



斯列恩馬論

781

853 = 2

2

編社放解

斯列恩馬論



3 0661 3762 5

出版者的話

本書是根據一九四一年五月延安新華書店版本翻印的。這次利用再版的機會，增加了『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及『馬克思年表』三文。讀者讀了這本書以後，如果還想進一步詳細地和有系統地研究馬、恩、列、斯四位革命導師的生活和活動，可看列寧著『卡爾·馬克思』一文及克魯普斯卡婭著『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蘇聯馬、恩、列、斯學院所編『列寧生平專業簡史』，蘇聯亞歷山大洛夫等著『斯大林傳略』三書（三書均有中文譯本）。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

102776

目 錄

馬克思小傳	恩格斯 (一)
馬克思墓前演說	恩格斯 (一六)
馬克思回憶錄	李卜克內西 (一九)
馬克思回憶錄	拉發格 (六四)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 (九一)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格略塞爾 (一〇四)
馬克思年表	(一一三)
馬克思和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辭	列寧 (一一九)
紀念恩格斯	列寧 (一二一)

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恩格斯·····	曼努意斯基（一三三）
列寧關於自己的敘述·····	（一七四）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底組織者和領袖·····	斯大林（一七八）
論列寧·····	斯大林（一八九）
關於列寧的逝世·····	斯大林（二〇三）
列寧為創立共產國際而奮鬥·····	雅魯斯拉夫斯基（二一〇）
列寧與工人階級底統一·····	鄧格爾（二三五）
宣傳家的列寧·····	潘克拉多娃（二五四）
摘自斯大林與德國作家魯特維格的談話·····	（二六八）
斯大林與國際無產階級·····	季米特洛夫（二七〇）
斯大林——列寧事業的繼承者·····	莫洛托夫（二九一）
斯大林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曼努意斯基（三〇八）
共產主義底偉大理論家——斯大林·····	曼努意斯基（三三六）

馬克思小傳

恩格爾



第一個給社會主義以科學基礎，因此也就是給我們這時代整個工人運動以科學基礎的人——馬克思，是在一八一八年生於特里爾。開始他在邦恩和柏林學法律，但不久就專門致力於研究歷史和哲學。當他在一八四二年正要成爲哲學講師的時候，威廉第三 (Frederick William III) 死後勃起的政治運動，使他一生轉向於一條不同的道路。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甘帕霍生、漢塞曼等，得他參加，於一八四二年秋，在科倫城創辦了『萊茵報』，馬克思由於對萊茵省議會的議事作了批評，引起了很大的注目，他被聘爲該報的主筆。『萊茵報』當然是在檢查之下發行的，但檢查並不能夠控制它。『萊茵報』差不多總是能夠登載必要的文章；最初他們對於檢查者供給一些不重要的材料讓他去刪除，到後來，他不是自行讓步，就是被第二天報紙就要停刊的威脅所強迫而讓步。如果有十種像『萊茵報』那樣有勇氣的報紙，他們底出版家不怕爲報紙排版而額

外花上幾百塊錢，那末在一八四三年，德國的報紙檢查就已成爲不可能了。可是，德國的報紙老闆們，都是些小氣的懦怯的庸人，只有「萊茵報」孤軍奮鬥。它把檢查員一個個都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它遭受雙重檢查：在第一次檢查之後，省長還要再作一次最後的檢查。這樣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三年初，政府宣稱對這個報紙已無可如何，而不再多費麻煩逕予封禁了。

這時馬克思已與後來作反動政府部長的威斯特伐倫底妹妹結了婚，他流亡至巴黎，在這兒與魯格(A. Ruge)共同出版「德法年鑑」。他在其中首先寫了「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接着連續寫了許多闡發社會主義的文章。後來又與恩格斯合著了「聖徒的家族、駁鮑威爾及其信徒」，這是一篇對於當時德國唯心論哲學底一種最新發展形式之諷刺批評。

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史而外，馬克思尚有足夠的時間乘機著文攻擊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爲報復起見，便在一八四五年春獲得基佐內閣允許，把馬克思從法國驅逐出境，看來亞力山大·胡堡爾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這上面，是起了中間人的作用的。馬克思於是遷到布魯塞爾，在這兒於一八四七年用法文發表了「哲學底貧困」，是批評蒲魯東底「貧困的哲學」的；在一八四八年又發表了「論自由貿易」。同時，他利用機會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德國工人聯合會，並開始了實際的革命鼓動。當一八四七年他與他底政治朋友加入了那已經存在了

好幾年的秘密的「共產主義同盟」之後，實際的革命鼓動，對於他更爲重要了。同盟底全部組織，這時已根本改變；前此多多少少是陰謀團體的組織，這時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它只在必要時才是秘密的），變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初的組織。任何地方，只要找得到德國工人聯合會，也就有這個同盟存在；差不多在英、比、法、瑞士等國的一切這樣的聯合會中，以及在德國的很多聯合會中，領導分子都有這一同盟的盟員，同盟在初期德國工人運動中所盡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同時，我們底同盟，首先強調地提出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國際性，並且在實踐中實現了它，因爲同盟的盟員有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其他等等國籍的人，而且它組織了（特別在倫敦）許多國際工人會議。

同盟的改選是在一八四七年所召開的兩次大會上實行的。其中第二次大會決定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草擬一個宣言，闡述並發表黨的綱領的基礎。這樣就產生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不久以前出世的「共產黨宣言」，往後這「宣言」便被譯成差不多一切歐洲的文字了。

馬克思參加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並在其中無情地揭破了祖國警察統治之歌舞昇平現象，於是普魯士政府又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但沒有成功。可是，由於二月革命的結果當在布魯塞爾也發生了民衆運動，看來似乎比國也處於革命前夜，這時候，比國政府，就毫無忌憚地速

捕了馬克思並把他驅逐出境了。同時法國臨時政府經過佛洛康●邀請他回到巴黎，他就接受了這個召請。

在巴黎，他首先反對當地德國僑民所臆想的那種野心計劃：就是在法國的德國工人，組成武裝隊伍，以便藉其幫助把革命和共和國運入到德國去。因為，一方面，德國的革命必須由德國自己來實行，另一方面，在法國所組織的每個外國革命隊伍，事前就都被臨時政府的拉馬丁●們出賣給這隊伍所要推翻的那個政府了。在比國和巴登就是如此。

三月革命以後，馬克思去到科倫，在那兒創辦了『新萊茵報』，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這是當時民主運動中代表無產階級觀點的唯一報紙。這已經表示在它對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暴動，表示無條件的擁護的這一點上，爲了這點，使它差不多全體股東，都脫離了它。『十字報』指斥『新萊茵報』對於一切神聖事物——上自國王和執政下至憲兵，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當時擁有八千警衛軍的普魯士堡壘內——的攻擊，是『登峯造極的狂妄』，但這指斥並沒有效力；突然變得反動的萊茵省自由主義庸人們底激怒，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八年秋天，科倫的戒嚴法使『新萊茵報』停版了一個頗長的期間，但也沒有效力；弗蘭克府的皇家司法部對『新萊茵報』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要求科倫的法院檢察官加以檢舉，還是沒有效

力：在當局注視之下，『新萊茵報』繼續編輯和印行，它攻擊政府與資產階級愈厲害，它的銷數與聲譽，也就愈加提高。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發生政變時，『新萊茵報』每天在報頭上號召人民拒絕納稅並以暴力對付暴力。在一八四九年春天，爲了這點同時爲了另外一篇文章，它被控訴於法庭，但兩次都被判決無罪。最後當一八四九年在德萊斯登和萊茵省的五月起義已被鎮壓下去，當在集中與動員極大軍事力量之後，普魯士開始對巴登法爾茲起義，實行出兵征討之時，政府認爲自己的力量足夠查封『新萊茵報』了。於是『新萊茵報』便在五月十九日用紅墨出版了最後一期報紙。

馬克思又到巴黎，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以後不過幾個禮拜，法國政府就要他選擇一條路：或是遷居到布里塔尼去，或是根本離開法國。他取了後一條路，流亡到倫敦，以後就住在這兒了。

一八五〇年，曾企圖用評論性的雜誌的形式，在漢堡繼續出版『新萊茵報』，可是由於反動的加厲，這一企圖永久就被迫放棄了。在一八五一年二月，法國發生政變以後不久，馬克思就發表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年初版於波斯頓，一八六九年戰事發生以後不久再版於漢堡）。在一八五三年，他寫了『對科倫審判共產黨案的揭發』（初版於巴塞爾，後再版於波斯

，最近又再版於萊比錫）。

在共產主義同盟的盟員在科倫被判罪以後，馬克思離開了政治鼓動，一方面在十年內專心研究大英博物院圖書館所供給的政治經濟學上的豐富寶藏，另一方面又在紐約「論壇報」上寫稿，這報紙直到美國國內戰爭爆發之前，不僅發表了他署名的通訊，而且發表了他底許多論歐洲與亞洲情況的社論文章。他根據對於英國官方文件的仔細研究，而寫了反對巴爾美斯登勳爵的尖銳的文章，這些文章，在倫敦被翻印成了小冊子。

在一八五九年，出現了他多年研究經濟學的第一次的成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部（柏林克爾書店出版）。這部著作包含着馬克思的價值學說包括貨幣學說之第一次有系統的闡述。在意大利戰爭期間，馬克思在倫敦出版的德文「人民報」上，一方面攻擊拿破崙主義，它在當時偽裝着是自由主義色彩並且假裝着執行被壓迫民族解放者的任務；同時他也攻擊當時的普魯士政策，它在中立的掩蓋之下，企圖混水摸魚。連帶着他就必須攻擊卡爾·福格特先生，這人在當時負着拿破崙皇子的使命，拿路易拿破崙第三的薪俸，鼓動德國的中立，甚至同情。當福格特把最可惡的有意的造謠誣讟加諸馬克思身上的時候，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一書來回答他。在這部書裏，馬克思揭破了福格特與其他帝國主義偽民主的棍徒們底面

目，並且根據內部和外來的證據，判定福格特是被十二月帝國所收買。十年以後，這事被證實了：一八七〇年在獲萊里發現並為九月政府所發表的拿破崙僱傭人名單裏，在「V」這個字母下面寫着：「福格特，一八五九年八月，付以四萬佛郎。」

最後，在一八九九年，漢堡出現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它闡明了他底經濟社會主義觀點之基點，以及他對於現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果的批判底基點。這一劃時代的著作，第二版出現於一八七二年；作者現正從事寫作第二卷。

可是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那時又強盛到這個地步，使馬克思能夠實現他懷抱了許久的願望：創立一個包含歐洲和美洲最前進國家的工人聯合會，這聯合會可以說，對於工人們自己與資產階級及政府，都活生生地顯示出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使無產階級興奮和加強，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恐懼起來。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的聖馬丁會堂開了一個羣衆大會暨援當時剛被俄國所蹂躪的波蘭，這大會給了提出本案的機會，提案被熱烈地通過了。「國際工人聯合會」成立了；在大會上，選舉出了一個臨時總委員會；會址設在倫敦，這一屆總委員會以及直到海牙大會之前的每屆總委員會的靈魂，都是馬克思。國際（按即第一國際——譯者）總委員會所發表的差不多一切的文件，自一八六四年的成立宣言，以至一八七一年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告會員

書」，都是由他起草的。詳述馬克思在國際的活動，就等於詳述「國際工人聯合會」本身的歷史，這「國際工人聯合會」仍然存在於歐洲工人的記憶之中。

巴黎公社之失敗，使國際陷於不能存在的境地。當它到處都失去了實際行動的勝利的可能之時，它却被推到歐洲歷史的前台上。同時，那些把它提高到第七強國地位的那些事變，又不允許它及時動員與實際運用它底戰鬥力量，因為不如是就怕要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而使工人運動倒退幾十年。此外各方面還有些份子，企圖利用聯合會的如此迅速增長起來的榮譽，來謀取自己個人底名譽或虛榮，他們不了解或不顧及國際底真正處境。當時必須採取一種果敢的決定，於是馬克思又負擔這一決定之責，並把它在海牙大會上通過了。經過鄭重的決定，國際拒絕替那些巴枯寧主義者（他們乃是那些無理智和不純潔的份子之中心）底行動負任何責任。以後，由於在普遍的反動之下不可能滿足那些對它所提出的加高的要求，而且，爲着保持它的行動的全部完整性起見，除了付整批犧牲的代價以外（在這犧牲中，工人運動就不得不流血）再無別的可能——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國際暫時從政治舞台引退而把總委員會移到美國。結果證明這個決議是如何的正確（但在當時以及後來，這一決定是常常被人指責的）。這樣以後，一方面，使得當時和以後一切藉國際之名作無益盲動的企圖都被停止；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黨間的不間斷的密切聯

系，證明了國際所喚起的各國無產階級利害相同休戚與共的自覺，即令沒有一個形式的國際聯合（它暫時變成了一種桎梏），仍然能够繼續前進。

在海牙大會之後，馬克思終於又得到了寧靜與空暇來重做他底理論工作，我們希望他不久就能把『資本論』第二卷寫好付印。

在馬克思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些發現把他底名字刻在科學歷史上），我們在這兒只能敘述兩點。

第一、是他在全部世界歷史觀中所造成的變革。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而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是從那兒來到人類腦中的？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只有在法國歷史家和部分英國歷史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這種信念，就是：歐洲歷史，至少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的推動力，乃是興發着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爲着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可是馬克思竟證明了，全部過去的歷史，乃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證明在一切單純的與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所爭的只是社會的這些或那些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而已，只是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

權，新興的階級，要獲取統治權而已。可是，這些階級是因爲什麼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各該時候物質的、純粹可以感得到的條件，就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所藉以生產與交換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據於細小農民村社的自足經濟之上，他們自己生產差不多他們所需的一切必需品，而幾乎不知有交換。戰鬥的貴族，給與他們以保護，使不受外界侵害，並使他們得到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結合。當城市興起，特殊的手工業和商業流轉（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隨之而興之時，城市資產階級也發展了，這種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封建制度內的一個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着歐洲以外的大陸的發現，成了從十五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因此也就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的刺激；在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具工廠性質的手工場所代替，而這種手工工場又被大工業所代替。此種大工業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前一世紀的種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氣機的發明，大工業反過來又影響於商業，排斥落後國家裏的手工業勞動，而在更進步的國家裏，建設起新的現代的交通工具——汽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更甚地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雖然政權在長時期內還未能染指，還仍然操在貴族和被貴族所支持的君主政權手裏。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以來——他們把政權也獲得

了，於是對於無產階級與小農就變成了統治階級了，從這個觀點看來，一切歷史上的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只要對於社會經濟狀況有充分了解就行，而這種了解在我們底專門歷史家們之中實在是完全缺乏的：——而每一歷史時期的人的思想與觀念，也可以很簡單的由人們生存的經濟條件，由這些經濟條件所決定的這一時期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來說明。歷史第一次被放在它底真正基礎上了；這種明顯的但前此一直被完全忽視的事實——就是人們在能夠爭取統治權，從事政治、宗教與哲學等等以前，首先就必須吃、喝、穿、住，因此就必須「工作」——這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終於被承認了。

可是，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世界觀，是有無上重要的意義的。它指示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中運行着的。過去一直存在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而人類的大多數，是一直被處於艱苦的勞動與痛苦的生活中的。爲什麼是這樣呢？簡單的是因爲在人類發展的一切以前的階段上，生產還是如此地很少發展，以至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矛盾形式中進行，而且歷史的進步，一般的整個的說來，只由極少數特權階級進行活動。而廣大羣衆則仍然被處於苦境，要用自己底勞動，去生產自己底貧乏的生活資料，此外還要爲特權階級經常增殖財富。可是這種歷史觀（它自然地合理地解釋了以往所存在的階級統治，而

過去則這種階級統治，是由人們性惡來說明的）也使我們得到這樣的一種信念，就是：由於現代生產力的如此巨大的發展，把人類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最後藉口也已經消滅了（至少在最前進的國家應當這樣）；統治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底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往前領導社會，而且已經變成了生產往前發展的障礙，這已由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一切國家裏工業大危機和狼狽情況所證明了。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移於無產階級，這一階級由於它的社會地位的一切條件，只能用消滅任何階級統治、任何奴役與任何剝削的方法來解放自己；而已經發展到了為資產階級所不能管理程度的那種生產力，要求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那時就能建立這樣的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都有可能不僅參加生產，而且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與管理，同時這種制度，經過全部生產的有計劃的組織，使社會生產力與其所製造的產品，增加到如此的多，俾得保證每個人底一切合理需要能够日益增加地被滿足。

馬克思底第二個重要發現，是在於澈底地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暴露：在現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當政治經濟學一旦提出這樣一個原則，說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之源泉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下述的問題：「那末，僱傭工人所得的，不是他底勞動所生產的全部價值量，而不得不把價值的一

部份交出給資本家——這一事實，怎樣能與上述的那點相符合呢？」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都企圖要給這問題以一個有科學根據的答覆，但都沒有結果，直到最後馬克思才出來予以解決。他底解決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須有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作前提；一方面是佔有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面是被剝奪了這些而僅有一種商品（勞動力）出賣的無產階級，他們不得不出賣他們這種勞動力以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可是商品價值是決定於商品之生產，因此也就是商品之再生產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量的；所以一個通常的人在一月或一年中勞動力的價值，是由一天一月或一年中維持這一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數量裏面所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資料，須要六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用同一意思的話來說，它們裏面所包含的勞動，代表六小時的勞動量，這樣，一天之內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將表示於包含六個工作小時的貨幣量上。再假定，僱傭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以這個數目，就是，以他勞動力之全部價值付給他。這樣說來，如果工人每天給資本家做六小時的工，那他就把資本家底支出完全抵補了——以六小時的勞動，抵償六小時的勞動。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資本家是賺不到什麼東西的；因此，資本家就要把事情弄成別個樣子。他說：我購買這工人底勞動力不是只購買六小時，而是購買一整天，因此他就逼迫工人按照情形做八小時、十小時、十

二小時、十四小時或者更多的工，這樣那第七、第八和其後各小時的生產品，就成爲無償勞動的生產品，而直接落到資本家衣袋裏了。這樣，爲資本家服役的工人，不僅再生產着他的得到資本家償付勞動力底價值，而且在此以外還要生產剩餘價值，這剩餘價值首先被資本家所佔有，然後按照一定的經濟法則分配於整個資本家階級之中，而成爲地租、利潤、資本積累所由產生的源泉——總之，就是一切不勞動階級所消耗或積蓄的財富的源泉。因此也就證明了，現代資本家之獲得財富，正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領主之獲得財富一樣，是在於佔有他人底無償勞動；證明，所有這些剝削形式之不同，不過在於佔有無償勞動之方法與方式各異而已。這樣，也就使有產階級之造作虛偽謊語，說什麼現社會制度裏統治着公道與正義，權利義務的平等，與普遍的利益協調，這類的謊語——失去了最後的根據。於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之被揭破，也並不較次於以前的各社會，就是說，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也同樣是經常減少的少數人剝削極大多數人的一個巨大機構而已。

現代科學社會主義是基於這兩個重要根據之上的。在『資本論』第二卷上，這兩個發現以及其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研究領域上的並不次要的發現，更將有進一步的發展，這樣就使政治經濟學上在第一卷裏所沒有論到的各方面，也將經受根本的革命。願馬克思不久就能夠把第二卷

寫好付印。

- ① 這篇小傳是恩格斯在一八七八年給社會民主黨員布雷克在布勞斯威克發行的『人民年鑑』寫作的。

——編輯部註

- ② 『萊茵報』的第一個檢查員，乃是警察顧問多里沙爾，有一次從『科倫報』上刪除一則但丁『神聖的喜劇』譯本廣告的就是這位先生（該書爲斐拉雷西斯即後來的薩克森尼邦國王約翰所譯）；他刪去了這廣告時批了這樣一句話：吾人不可以神聖事件作喜劇。

——恩格斯註

- ③ 佛洛康是民主派，是巴黎出版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報紙『改良』的編輯，在這報紙上恩格斯曾在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發表了自己的文章。

——編輯部註

- ④ 拉馬丁是所謂『臨時的』資產階級政府的領袖，這政府是在一八四八年二月民衆起義勝利後組織起來的。

馬克思墓前演說

恩格斯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講於倫敦海格特墳場

三月十四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獨處還不到兩分鐘，當我們回來時，我們發現他在圓椅中寧靜地熟睡着——可是已是永眠不起了。

這人之死，對於歐美戰鬥的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都是不可數計的損失。這一巨人死後所形成的空虛的缺陷，不久就可以感覺到了。

正像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他發現了直到當時被意識形態的層蓋所隱蔽的這個簡單事實，就是，人類在能夠從事於政治、科學、宗教、藝術等等之前，首先必須吃、喝、穿、住；因此，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之生產，也就是說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程度，形成了一種基礎，在這基礎上發展着這些人們的國家組織，

法律觀點，文學藝術以至宗教思想；這些東西，必須由這一基礎來解釋，而不像以前一樣與此相反的來解釋。

但不僅此也。馬克思更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此種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之運動的特殊規律。剩餘價值的發現，使這上面豁然明瞭起來，而過去一切的研究——無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或是社會主義批評家的却都是黑暗中的摸索而已。

一人的一生能有這樣的兩種發現，可說是至矣盡矣。一個人能有這樣的一種發現，已經是幸福的了。可是馬克思却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門內，——甚至在數學上——都作了獨立的發現，而他所研究的部門沒有一種研究是膚淺的。

這是科學家的馬克思。但馬克思主要的還不在於此。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歷史地運動的力量，一種革命的力量。不管任何理論科學之新發現（其實際應用，現在尚無從設想的），給他以如何的怡然的欣悅，可是當事情是關於對工業和一般歷史發展發生直接革命影響的那些發現時，他所感到的欣悅，便完全是另一種樣子了。例如他周密地注意電學部門內許多發現之發展，最近，特別注意馬舍爾德卜利（首先試驗自遠處傳導電力的法國物理學家）的那些發現。

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底一生之真正使命，乃是在於：用這種或那種方法參加推

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造成的政治制度之事業，參加解放現代無產階級的事業，這一階級，是他首先使之自覺到本身地位與需要，自覺到本身解放的條件。他底原質是鬥爭。他用一種很少人能與比擬的熱情與堅持性進行了鬥爭，他底成功，也很少人能與比擬。第一次出版的「萊茵報」（一八四二年）、「巴黎前進報」（一八四四年）、「布魯塞爾德意志報」（一八四七年）、「新萊茵報」（一八四八——四九年）和「紐約論壇報」，以外，許多戰鬥的著作以及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各革命組織中的工作，最後加上所有上述這些頂點偉大的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一國際）——這樣的事業。即使除此以外，再沒有做出什麼旁的東西，也足以使其創立者真正自豪的了。

這就是爲什麼馬克思成了那時代最遭嫉恨最受誣蔑的人。專制政府與共和政府，都把他驅逐出境，資產階級，不管是保守的或是極端民主的，都爭先恐後地把謾謗叢加於他身上。他把這一切，像蛛網一樣加以抹去，置之不理，只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加以答覆。現在他死了，被千百萬革命的工人戰友們所愛戴、崇敬和哀悼——自西伯利亞礦山以迄加利福尼亞，在整個歐洲以及美洲，——而我敢大膽地說，雖然他有許多敵人，但個人的私敵他怕一個也沒有。

他底名字及他的事業將永垂不朽！

馬克思回憶錄

李卜克內西

一 第一次會見馬克思

一八五〇年夏天從瑞士到倫敦以後不幾天（事實上我乃是從「自由的瑞士」監獄之一裏面出來，持一張被逐出境的護照，經過法國被遣送到倫敦來的），我與馬克思底兩個較長的女兒（十六歲，十七歲）間的友誼就開始了。我遇見馬克思一家，是當共產主義工人教育聯合會（Kommunistische Arbeiterbildungsverein）在倫敦附近一個地方作夏季郊遊的時候。我記不起是在格林威曲（Greenwich）還是在漢普敦廣場（Hampton Court）了。我第一次看見的「馬克思老爹」，立刻對我作一個嚴格的考察，銳利地逼視我，並且頗仔細地察看我底頭——這一種動作已由朋友古斯塔斯特魯孚（Gustav Struve）使我習慣了，他因為堅持成見懷疑我底「道德上的脊骨」，特別喜歡把我當作他底骨相學研究之犧牲品。可是，那種考驗順利地過去了；我抵

抗了那披着烏黑獅鬃的獅頭之逼視；考察變成了活潑愉快的談話。不久我們就毫無拘束地說笑起來——馬克思是一切人中最無拘束的一個——而我也就立刻認識了馬克思夫人，認識了那從少年時期起就一直作這個家庭的忠僕的倫迅（海倫·德穆絲），也認識了那些孩子們。

從那一天起，我在馬克思家裏便毫無客氣，並且天天要去看他們，這時他們住在牛津街支路之一的丹街上，而我則住在禮拜堂街附近。

二 第一次談話

我與馬克思第一次作更長的談話，是在我們在上述共產主義工人教育聯合會郊遊中相遇的後一天。當時相遇自然沒有任何詳談的機會，馬克思便請我第二天到聯合會開會的地方去，屆時恩格斯或許也在那兒。我在約定的時間稍早一點到，馬克思還不在那兒；但我遇到幾個舊友，正在愉快地談話時，馬克思便用手拍我底肩膀並以很友愛的態度向我招呼了。他說恩格斯在私人會客室裏，我們在那兒要更清靜些。我不知道一個私人會客室是怎樣一個東西，並且想着我現在要受「大」考了。可是，我很放心地跟着他。馬克思像頭一天似地給我同樣和藹可親的印象，他有一種使人信賴的特質。他扶着我底膀臂把我引到那個私人會客室裏，所謂私人會客室就是旅館主人

底內室——也許是女主人吧？——在那兒，已經給自己預備了滿滿一白鉛壺褐色烈性啤酒的恩格斯，立刻愉快地開着玩笑接待我。片刻之後我們就向那個敏捷的女侍者阿妹（Amy，或者照逋逃客們用德文重新給她的教名叫做『愛媽』——Emma，因為字音相同）要東西吃喝——在我們亡命者中間，肚皮問題是佔有重要地位的。不久啤酒就來了，我們就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面，馬克思與恩格斯面對着我。沉重堅實的桃花心木桌子，明亮的白鉛杯子，起着泡沫的烈性啤酒，用作料配着的真正英國的烤牛肉，引人想去吸它們的長陶器烟管——一切都是如此地舒服，使我鮮明地記起狄爾斯書上的英文的一幅插畫來。但『考試』却依然還在前面！可是，考試爲什麼就不可以順利過去呢？談話變得漸漸熱烈起來。……

我除了頭一年在日內瓦與恩格斯見過之外，與他們從來沒有過個人間的接觸。對於馬克思，我僅只知道他在巴黎『德法年鑑』中的那些文章和『哲學底貧困』一書。對於恩格斯，我僅只讀過他底『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從一八四六年以來便是共產主義者的我，僅只在帝國憲法運動後在與恩格斯見面的不久以前才得到『共產黨宣言』，雖然我當時早已聽說它並且早已知道它底內容了。我很少看到過『新萊茵報』。在它出世的十一個月中間，我不是在國外，就是在牢獄中，就是在起義者底緊張的混亂生活中。我被我底兩位主考官懷疑有小資產階級『民主』傾向和

『南部德國人之太富於感情』，我底許多對人對事的意見，都受了嚴厲的批判。整個地說來，考試是頗順利地過去了，談話的範圍漸漸變得更廣泛了。不久我們就談到了自然科學，馬克思嘲笑著幻想它已使革命窒息的，勝利的反動勢力，它沒想到自然科學已經在準備一個新的革命。蒸汽之王在前一世紀中使世界發生了革命，現在它底統治已將終結，另外一個比較更大的革命勢力要取而代之，這勢力就是電力的火花。接着馬克思又充滿着興奮和熱情地向我說，最近幾天在攝政街（Regent Street）上陳列有一個用電力機車拉一列火車的模型。『現在這問題已經解決了——結果如何是不能預測的。經濟的革命之後一定要跟着一個政治的革命，因為後者只是前者的表現而已。』在馬克思討論科學與機器進步的態度裏，他底世界觀，尤其是那被叫作『唯物史觀』的東西，是如此清晰地表現着，使我前此依舊保持着的某些疑點，像雪在春天的陽光中一般地融化了。那天晚上我根本沒有回家——我們談着，開着玩笑，喝着酒，直到第二天早晨很遲的時候；當我在就寢時，太陽已經高懸天際了。但我很久不能入睡。我底腦中充滿了我所聽到的一切事物。最後，我底洶湧不定的思潮又驅使我走出門，急急地跑到攝政街去，要看一看那個模型——這現代的特羅陽·木馬。資產階級社會在自殺的誘惑中很高興的把它引進了它底依利翁城，像從前的特羅陽男女做過的一般。那木馬會給它招來不可避免的毀滅。

密密的一羣人指明了那陳列窗的地點，窗子後面展示着那個模型。我擠了進去，一點也不錯，那火車頭和一系列火車在那兒——都在活躍地打圈子跑着。

這是一八五〇年七月初的事情。

三 革命者之導師與教育者的馬克思

馬克思雖然比我們「年青小夥子」年紀只大五六歲，却很感覺到他那成年人的全部優越權。他利用一切機會來試驗我們，尤其是我。以他讀書之豐富與記憶力之驚人，他能够很容易地難倒我們。當他把一個「青年學生」誘入困境並且就拿這人本身向他證明我們底大學和學院式教育是如何可哀的時候，他是多麼愉快喲！

但他也「教育」人，有計劃地教育人。我要以雙重的敬意說「他是我底老師」，就這句話的廣義與狹義而言都可以。你不能不在一切學術部門裏都追隨他，經濟學方面更不用說了。在教皇的宮殿裏我們不必去說教皇。後面我願把他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所作的經濟學講演略談一下。馬克思對現代和古代各種語言都極諳熟。我是一個語言學者，當他能够拿亞里斯多德或愛司契拉斯著作裏的難懂章句要我講解而我不能立刻懂得的時候，他就像小孩子一般快樂。有一天他

是如何地責罵我喲，因為我不懂——西班牙文！他頃刻就從一堆書中把「吉訶德先生」拖了出來，並且立刻進行授我一課。我從狄茲（Diaz）底拉丁系語言比較文法中，已經懂得了西班牙文法與字的結構之特點，所以，當我發生疑問或完全不懂的時候，在馬克思的最好指導與細心幫助之下，便能够很順利地進行。他在教導人的時候是那樣地有耐心，而在別的方面他却又是那樣地急躁！爲了進來一位客人，他底授課才算結束了。我每天要受考試，並且不得不從「吉訶德先生」或其他西班牙文書籍作翻譯——直到我底能力看來已十分有把握時爲止。

馬克思是一個最好的語言學家，就現代語而言比就古代語而言這麼說更加適當。他對於格利穆（Grimm）底德文文法有最深刻的研究，同時他對於格利穆兄弟的「德文字典」看來比這位語言學者更加諳熟。他用英文或法文寫作就像一個英國人或法國人一樣，不過他會話不很流利却是實在的。他給「紐約論壇報」寫的文章用的都是最好的英文，他那寫來回答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哲學底貧困」，用的是最好的法文——他請來校讀原稿以便付印的那位法國朋友，絕少發現須要改正的地方。

因爲馬克思了解語言的本質，又會努力研究它底起源、發展和結構，所以他覺得學習各種語言並不困難。在倫敦，他也曾學習俄文，當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時期，他甚至想學阿拉

伯文和土耳其文，但沒有實行。像一切熱望熟練一種語言的人一樣，他主要的方法是着誠於閱讀。

一個有好的記憶力的人——馬克思記憶力之強是罕見的，什麼都從不忘記——由於多讀，很快地就能學得一種語言的成語和字彙。於是實際的應用就容易學到了。

在一八五〇和一八五一兩年中，馬克思開了一個經濟學講習班。他決定這樣做是勉強的；但在他對一小部份朋友不公開地講了幾課之後，終於被我們勸服給較多的聽眾講演。在這個對於一切有幸運參加聽講的人都是極大愉快的課程中，馬克思已經把我們可以在『資本論』中見到的他那理論體系之基本特點完全展開了。在共產主義工人教育聯合會（這機關的所在地當時是在大風車街）裏一間擁擠的大廳裏，在『共產黨宣言』於兩年半以前在這兒議決的同一個大廳裏，馬克思顯示了他那在通俗化方面的驚人的才能。再沒有人比他更恨庸俗化，就是說曲解科學，使它膚淺而不能感人。可是，也沒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晰表現自己的才能。言語的明快乃是思想明快的結果；清楚的表現方式，一定為清楚的思維所決定。

馬克思很有方法地進行講授。他先提出一個儘量短的句子，然後用較長的解釋來說明它，以最大的小心避免使用會為工人們所不懂的說話。然後他叫聽眾向他提出問題來。如果沒有人問

他，他就要開始考問，他問得那麼富於教育學的技巧，沒有一點不懂或誤解能逃得過他。在表示對於他這種技巧的驚讚時，我聽說他在比京布魯塞爾工人聯合會裏已經作過政治經濟學講演了。不論如何，他是具備一個優良教師底一切條件的。在教授時他也用一個黑板，在上面寫出那些公式——我們全都熟悉的，『資本論』最前幾章裏的公式也包括在內。

這個講習班只進行了半年或者還不到半年，是一件可惜的事。共產主義者同盟裏參加進來一些馬克思不滿意的分子。當僑居外國的浪潮低落之後，同盟萎縮了，並且帶上頗具宗派意味的性質。魏特林（Weitling）與卡白特（Cabet）從前的黨徒們又出頭露面了。馬克思便撇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對於他，這樣一個小範圍的活動是太不夠了，而且在他當前，還有着比掃清這些陳腐東西更重要的任務。……

馬克思在說話上與修辭上是有潔癖的，他喜歡這樣幾乎到了迂腐的程度。而我底上海西亞（Upper Hessian）土語仍然頑強地粘着我——或者是我粘着它——使我遭受了無數的訓誡。我所以說到這樣的瑣事，是爲了要說明馬克思是如何地自覺着對於我們『年青小夥子』乃是一個『老師』。

這當然也在其他方面表示着。他要求的很多。——一當他發現我們底知識有缺陷時，他就堅

持必須彌補起來——他並且提供出必要的方法以達到這目的。如果有人單獨同他在一起，那就要受一次正規的考試。而且他底考試並不是玩笑。馬克思是不會被欺騙弄到把甲當乙的。如果他看到底努力一無結果，那友誼也就要終結了。有他這麼一個『老師』在我們是一種光榮。我從沒有與他在一起而不學到什麼東西過的。……

在那時候，即在工人階級中僅有極少的少數人已經生長到社會主義的高度；而在那些社會主義者自己中間，在馬克思底科學的意義上說來——在『共產黨宣言』的意義上說來，算得是社會主義者的，也僅只是少數人。對政治生活多少還有點覺悟的工人大眾，仍然滯留在感情的、民主的願望與空話的迷霧中，這類願望與空話是一八四八年工人運動和它底前奏與餘波中所特有的。羣衆的讚美，所謂衆望所歸，在馬克思看來就是一個人走上錯誤道路的證據，同時他最喜歡引用但丁（Dante）那驕傲的詩句：『走你自己底路，隨人們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好了。』

他常常向我們引用這句話，在『資本論』序言的結尾上也引用了這句話。對於排擠、打擊、蚊蚋的叮咬和臭蟲的嚙螫，沒有一個人會毫無感覺，而馬克思在走自己底道路時被從各方面攻擊，被每天的麵包問題的憂愁所苦惱，被人誤解，並且還真正時常被工人大眾所無禮地排斥（他正是在爲這些人底解放鬥爭而在漫漫長夜裏鍛鍊鬥爭武器，而他們則跟着花言巧語的空談家、僞

裝的叛賣者甚至公開的敵人後面跑），所以他在他那簡陋的真正無產階級式研究室孤寂中，一定常用但丁這個偉大的弗洛倫斯人底話語來鼓勵自己，並且從其中吸取新的力量。

他不讓自己被引入歧途。他不像『天方夜譚』裏那個王子一樣，因為被四周的鬧聲和可怕的景象所引誘而焦灼地回顧，以致失掉了勝利又失掉了勝利的報酬。——他大踏步走向前去，眼光永遠向前展望，盯視着光明的目標，『隨人們愛怎樣說就怎樣說』，而且，即令『地球坍塌毀滅了』，他也不會被阻止而不向前進的。勝利是被獎賞給他了。但勝利的報酬他實在沒有得到。

在征服一切的死把他毀掉之前，他活着看到他所種下的種子已經茁長得燦爛瑰麗，而且正要成熟，在等待着收穫者的鐮刀。不錯，勝利是他的，——勝利的報酬是我們的。

如果他憎恨所謂衆望，他對於企求爲羣衆所喜悅的行徑更有一種神聖的憤怒。花言巧語的說客對於他是一種厭惡，在他面前誰如以空洞辭句敷衍時，誰就會倒霉。他是不會被空言所動的。空談家 (Phrasieur) 在他嘴裏，是最嚴酷的譴責語。如果他一旦說某人是一個空談家的時候，他就再不會理他了。理論的思維和明晰的思想表現——這就是他每每灌輸給我們『年青小夥子』並強迫我們研究的。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大英博物院那宏麗的閱覽室已經建築好了，裏面有無盡藏的寶貴書籍，

馬克思自己每天去，同時也驅逐我們去。學習！學習！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聲叫出的無上命令，而他自己底榜樣也明示着這命令，真的，只要一見這永遠努力工作着的天才，你就會感到這是個絕對的命令。

當其他亡命者在計劃着怎樣推翻現社會，而又日日夜夜想着『明天就要開始』，用這麻醉劑來使自己陶醉的時候，我們這些『下流的一羣』、『匪徒』、『人類的渣滓』們，却坐在大英博物館裏努力教育我們自己，準備將來鬥爭的武器和彈藥。

我們常常沒有飯吃，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到圖書館去。——在那兒，無論如何總可以有舒適的椅子坐，在冬天更有適意的溫暖——這是家裏所沒有的，如果我們多少還算有個『家』的話。

馬克思是一個嚴厲的教師；他不僅強迫人去學習，而且他還要使自己相信一個人是否真正學習了。……

就一個教師而言，馬克思具有那種嚴厲而不使人沮喪的稀有的性格。

馬克思還有另外一種作教師的最好的才幹：他強迫我們實行自我批評，並且不允許一個人在有所成就之後就滿足而不再求進步。他用諷刺的鞭笞無情地鞭打耽於空想易感滿足的俗人。

四 馬克思底作風

存在着這樣的意見，似乎說馬克思是沒有作風或者作風很壞的。這是那些不懂什麼叫作風的人們所說的話——是那些花言巧語的空談家和說漂亮話的人們所說的話，他們沒有了解馬克思，也沒有能力去了解他。他們沒有能力去追隨他底思想之翱翔，翱翔到理智與熱情之極峯。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追隨他下降到人類痛苦與人類墮落之最深的深淵。如果巴鋒（Balfour）底話對任何人都都是對的，它對馬克思也如此：『作風即其人』——馬克思的作風就是馬克思自己。一個像他那樣澈底忠實的人，一個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個一當被說服某些道理並不正確便立刻把它們扔開——不管自己費了多少工夫才得到這些道理而又多麼珍愛它們——的人，在他底作品中當然只有把他底本色顯示出來。不會虛偽，不會假裝和忸怩作態，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樣地永遠保持本來面目。這是實在的，對於這樣一個多面性的、廣博的、多方面的人格，他底作風是不能像生活較為簡單狹窄的人們底作風那麼統一，那麼無變化甚至單調的。『資本論』創造者的馬克思，『拿破崙政變記』的馬克思與『福格特先生』（Herr Vogt）的馬克思乃是三個不同的人格，可是在不同中他們又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三位一體中仍然有一種統一——偉大人格的統

一，這人格在不同的領域裏不同地表現它自己，而又永遠還是同一的人格。當然，『資本論』的作風是很難了解的——但這書所闡明的主題，難道是不容易懂的麼？作風不僅表現其人，而且也表現其『物』，它必須使它本身適應於物。研究科學沒有什麼康莊大道，即令他有最好的導師，每個人必須自己能艱苦奮鬥，去向上攀登。抱怨『資本論』作風之難讀，難於消化甚至難於了解，只不過自己承認自己是一個人懶於思想或沒有思維能力而已。

『拿破崙政變記』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那種筆直地飛向目標的深深刺入肉體的箭，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那種妙手投出的正中敵人心窩的標槍，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拿破崙政變記』就是一些箭、一些標槍——它是烙印與格殺的作風。如果憎恨，輕蔑，對自由之熾熱的愛，曾經被用燃燒着破壞着和激勵着的話語表現過的話，那就是在『拿破崙政變記』這書裏面了，這書把塔西特士 (Tacitus) 的忿怒的嚴肅，玖溫納爾 (Fruenyl) 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 (Dante) 的神聖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這兒的作風乃是原來在羅馬人手裏的那種東西，一種 *Stilns*，一種用以書寫又用以刺刺的銳利的鋼針。這作風是用來定要刺中心窩的一支匕首。

在『福格特先生』——這個妙舌生花的幽默，這個尋開心，令人回憶起莎士比亞——中，把福格特當做一個法爾斯達夫 (Kalatakk) 而在福格特身上發見了無窮的笑柄。

可是，我不願在這兒再多談馬克思的作風。馬克思底作風實在就是馬克思自己。他曾被責備，說他企圖把儘量大的內容壓進儘量小的篇幅裏，但這正是馬克思所做的。

馬克思很重視表意的清楚與明確。他所選擇的最偉大的作家乃是歌德、萊辛 (Lessing)、莎士比亞、但丁與西萬提司，他每天都讀他們的作品。在文辭之簡潔與正確方面，他是最小心的。審慎的。

馬克思是個嚴格的修辭學者——他常常很費時費力地搜求正確的辭句。他憎恨濫用外國字。不過，如果說他自己也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外國字，那我們要記得那是由於他是長期僑居在國外的，尤其是在英國的關係。但不管他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國外渡過，我們在馬克思底著作中，發現了怎樣無盡富藏的、創作的、真正的德國文字表現與用辭呀。他對德文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是最卓越的德國散文底大匠與創造者之一。

五 政治家、教師和爲人的馬克思

政治對於馬克思是一種專門研究的對象。他像恨毒藥一樣恨政治的空談和空談者。而事實上我們又能想像出比這更蠢的事情嗎？歷史乃是自然界與人類中一切活動力量的產品，是人類思

想、人類熱情和人類需要的產品。而政治在理論方面說來，是對於這千百萬在『日月如梭』中起着作用的因子之認識，在實踐方面說來，是被這種知識所決定的行動。因此政治是科學，又是一種應用的東西。

當馬克思說到那些空頭的傢伙時——他們用幾句刻板的辭句去決定問題，把他們底或多或少糊塗的欲望與空想當作事實，在咖啡館的餐桌旁，在新聞紙上或公眾集會中或國會裏決定世界的命運。——當馬克思說到他們時，他可以變得如何忿怒呵。幸而社會對於這些傢伙毫不重視。在這些『空頭的傢伙』中，還包含得有些很著名，很受人恭維的『偉人』們哩。

關於這一層，馬克思不僅批判人家，而且自己做了一個模範的例子；特別在他關於法國最近發展情形的著作中、在論拿破崙政變中、在他給『紐約論壇報』的那些信裏面，他給了我們歷史上的政治著作之典型。

於此我不能不想起一個對比。馬克思在『拿破崙政變記』中論述的拿破崙政變，也給了黨俄(Victor Hugo)一本名著的題材——他乃是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和文辭藝術家。在這兩部著作與這兩個人中間，是有着一種多麼顯著的不同喲！一方面是怪傑的文辭和妙語生花的怪傑，另一方面則是有條理的事實之闡述——冷靜審慎的科學家和政治學家，忿怒了，但他的評判從不因他

的忿怒而所有偏頗。

一方面是轉倏即逝的閃光的泡沫，是令人感動的美麗文辭之迸發，是怪特的諷刺畫，而另一方面則每一字都是一枝瞄準的箭，赤裸的真實由於它底赤裸而使人信服——除掉把事實舉出並加一烙印而外並無任何憤激。寫俄底『小拿破崙』迅速地銷售了十版，但在今天已經被『忘記』了。而馬克思底『拿破崙政變記』再過幾千年也還要被人誦讀稱讚。寫俄底『小拿破崙』是供觀賞的花炮，而馬克思的『拿破崙政變記』則是歷史的著作，它對於未來的文化史家——將來除文化史而外不會再有其他的世界史——將要像莎西狄茲 (Thucydeo) 所作的『波羅婆尼西亞半島戰爭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馬克思在英國，便只能成爲他實際變成的這樣一個人物——這我在另外一個地方已經解釋過。在本世紀中葉以前的德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馬克思是不能達到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不能獲得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知識的，正猶之乎這個經濟落後的德國，不能够有經濟發展的英國那種政治制度一樣。同一切其他人類一般，馬克思也是依賴他的環境與他生活於其中的一切條件的，沒有這個環境和這些條件，他就不能成爲他這麼一個人物。再沒有人把這道理證明得比他自己更清楚了。

觀察這樣一個頭腦怎樣被他底環境條件所影響，而他又怎樣越來越深地鑽入社會底本質內——這種事情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精神的享受。而使我以一個毫無閱歷的滿懷知識飢渴的青年人有緣認識馬克思，並且使我得受他底影響和教誨的這種好運，更是我自己萬分慶幸的。

由於他的無所不包的頭腦底多面性，以至全面性，他的一個擁抱萬有的、深入一切重要的、細節微義的、從不把任何事物視為不重要和無意義的頭腦，自然使他底領導也一定是多面性的了。

馬克思是最先把握達爾文底學說之重要的人物之一。

早在達爾文『物種原始』出版的一八五九年以前——恰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出現於這一年——馬克思已經認識了達爾文之劃時代的意義。達爾文遠離大城市的煩囂，在他那寧靜的鄉下住宅裏準備着一個革命，這革命與馬克思自己在被暴風雨所掃蕩的世界中心裏準備着的革命是相似的。差別只在槓桿是應用於別一點而已。

特別在自然科學——包括物理與化學——和歷史學的範圍內，馬克思密切注意一切新的發現和新的進步。摩勒斯考特 (Moleschott)、李比格 (Liebig)、赫胥黎 (Huxley)——我們常很認真地聽他們底『通俗講演』——這些名字之常在我們周圍談論到，正好像李加圖 (Ricar-

do)、亞丹·斯密 (Adam Smith)、麥克高羅 (McCulloch) 以及蘇格蘭與意大利政治經濟學者們底名字一樣。當達爾文底研究得到結論並把它們公佈了的時候。有好幾個月我們除了談論達爾文和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是革命的力量而外，便什麼都不談了。我強調地敘述這一點，因為『急進派』的敵人們曾散佈謠言，說馬克思爲了妒嫉，只是很勉強地承認達爾文底功績，而且承認得很有限。

在估計別人功績時馬克思乃是最有胸襟最正直公道的人。他是太偉大了，決不會有妒嫉，正好像不會有虛榮心一樣。只有假裝的偉大，虛飾的榮名，在其中散播着低能與卑鄙，這才是馬克思所痛恨的——好像他恨一切虛假與偽造的東西一樣。

在我所認識的一些大的、中等的、或小的人物中，馬克思是完全不事虛飾的一個。他是太偉大、太剛強——當然也太自尊了，不屑於去虛飾。他從不裝模作樣而永遠是本色。他像小孩子一般不善於戴假面具或喬裝自己。除了在社會或政治的理由上必須如此的情形之下而外，他總是毫無保留地充分表露他底思想與感情，從他底臉上就可以看出它們。如果必須隱留點什麼，他就要現出一種我可以說像小孩一般的難爲情，常常使他底朋友們發笑。

再沒有比馬克思更忠實的人了——他簡直是真實的化身。一看到他，我們立刻就知道同我們

接觸的是怎樣的人了。在我們這時時存在着敵對狀態的『文明』社會裏，一個人當然不能永遠說真話的——這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敵人手裏或使自己為社會所排斥——但如果一個人常常不能說真話，他也並不因此就須要說假話。我不能永遠把我所感覺到或思想到的話語說出，但這並不是說我必須或應該說我沒有感覺到或思想到的話語。前者是智慧，而後者便是虛偽。馬克思是從不虛偽的，他簡直是沒有能力這樣做——真正像一個天真的孩子一樣。真的，他底夫人常常叫他為『我底大孩子』。沒有人比她更了解他、知道他的了——連恩格斯也不如她。這是一個事實：當他走進一個人們在其中要十分留心外表禮貌並須克制自己的所謂『上流社會』中時，我們底馬克思實際上是一個大孩子，而且會變得像個小孩子一般不知所措，面紅耳赤。

裝模作樣的人是他所厭惡的。我現在還記得他如何大笑著向我們述說他第一次與路易·勃朗 (Louis Blanc) 會見的故事。這還是他住在倫敦丹街時期的事。他所住的那所小屋子真正只有兩個房間，前面一間會客室是會客和工作用的，後面一間則適應一切其他的用途。路易·勃朗先已向倫迅說明來訪馬克思，她就把他引到前面一間房裏，馬克思則在另一間房裏急急穿衣服；可是，兩房間之間的那扇門是部份開着的，馬克思透過門縫可以看到一齣滑稽劇。這位偉大的歷史家和政治家是一個很矮小的人，並不比一個八歲的孩子高些，但却虛偽得可怕。在把那無產階級

的會客室環顧了一下之後，他在一個牆角裏發現了一面非常原始的鏡子，便立即在它前面站下了。他把自己擺好一個架子，把他那侏儒的身材向上伸長到最大的限度——他底鞋子後跟之高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很自滿地看着自己，開始像三月裏春情發動的野兔一樣扭捏作態，要儘量顯出一個最動人的姿勢。馬克思夫人也是親見了這可笑的一幕的，她很困難地才忍住不笑出聲來。馬克思整裝完畢的時候，他使勁兒咯了一聲，說明他要進來，於是那位花花公子式的護民官便能夠從鏡前退後一步，並與進來的馬克思相會時行了個時髦的鞠躬禮。當然，對馬克思裝模作樣是得不到什麼的。因此那位『小路易』——巴黎工人這樣稱呼他，來與路易波拿巴特（Louis Bonaparte）相對比——底行動不久也就儘其所能以求自然了。

六 工作中的馬克思

『天才就是勤奮』，有人會這麼說。如果這話也許不十分正確，但依然至少有很大限度是正確的。

沒有一個天才不是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的。完全沒有這兩個特點的所謂天才，不過是一個漂亮的肥皂泡，或者一張無處兌現的支票而已。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人精力與工作

能力比常人強得多，那我們就發現天才了。我曾遇見過許多人，他們自以為是天才，有時別人也認為他們是天才，可是他們沒有工作能力，實際上他們只是善於自吹自擂的一個游手好閒者而已。我所認識的一切真正卓越的人，都是極其勤勉而且工作極其努力的。這種說法是完全適用於馬克思的。他工作得非常多，而且，因為他在白天常被阻不能工作——尤其是在他作亡命客的第一個時期——他便在夜間工作。當他開罷會晚間很晏地歸家時，他照例要坐下工作幾個鐘頭。而這幾個鐘頭又一點點延長下去，幾乎整夜的工作，到早晨才去睡覺。他底夫人向他嚴重抗議，但他笑着說他性喜如此。我自己在校裏也會習慣於在深晚或漏夜去做較困難的工作，在這種時候我覺得心智最活躍，因此我對於這問題的看法與馬克思夫人不同。但她是對的。雖然馬克思體質是異常地強健，但在五十年代終了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痛感各種身體機能的不適了。於是不得不服從醫生的勸告。結果是要絕對停止夜間工作；還要多作身體鍛鍊，以散步與騎馬作療法。那時我常常與馬克思在倫敦近郊作過很多散步，尤其是在城北那些小山上。他很快地又恢復康健了，因為，在事實上他底體質是十分適宜於艱苦努力地執行工作的。可是，剛一覺得自己好了，他就又漸漸養成了夜間工作的習慣，直到另外一個危機發生，迫使他入於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為止。他總是這樣重復着。危機變得更加強烈——一種肝病發展了，惡性的腫脹出現了。他那鐵般的身體漸漸坍

台了，我相信，而且在他臨終時爲他醫病的醫生們也這樣說，如果馬克思能够下決心過一種正常生活，就是說過一種適應他體力需要的生活，或者可以說更適於衛生要求的生活，那他今天會仍然在活着。只有在逝世前幾年——這時已經太遲了——他才戒絕夜間工作。但他白天工作更加緊了。只要稍有可能，他任何時候總要工作的。就是去散步時，他也要帶一本筆記簿，並且時時在上面寫。他底工作從來不是皮毛的，可以有各種的工作法。他永遠是緊張而澈底地工作。我從他底女兒愛琳娜 (Eleanor) 得到一張歷史表格，是他寫着藉以爲某一不重要的註釋用的。當然，對於馬克思沒有東西是不重要的，而這給他自己眼前實用的表格，也是很多小心謹慎的寫起來的，就像要拿它去出版一樣。

馬克思工作之持久力，常常使我滿懷驚訝。他不知道什麼是疲倦。就在他的身體不能不坍台時，他仍然不表示軟弱。

如果一個人底價值是按照他所做過的工作來計算——好像事物的價值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勞動數量來計算一樣——那麼，即令從這觀點上說，馬克思底價值也是如此之高，知識界的巨人恐怕只有很少幾個能與他並駕齊驅的。

但資產階級社會對於這個龐大的工作總和給了些什麼報酬呢？他爲『資本論』工作了四十年

——而且那又是怎樣的工作！能這樣做工作的，只有馬克思。我這樣說並非誇大：德國賺工資最少的工人，在四十年中也比馬克思所得作爲『榮譽獎金』的數目要多些，而這獎金就算是獎給本世紀兩種最偉大的科學創造之一（另一種是達爾文底著作）的了。

『科學』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而我們又怎能希望資產階級社會給那『宣告自己死刑的判決書』支付一筆很大的價錢呢？

七 馬克思與孩子

馬克思像一切具有健強天性的人一樣，非常喜愛孩子。他不僅只是個最溫和的父親，能够與他底孩子們一起作一個孩子玩上幾個鐘頭，而且他還覺得自己好像被隨時遇見的孩子所吸引似地，尤其是那些窮苦無告的孩子。有好幾次當他在貧民區散步的時候，他忽然從我們跑開，爲了要去撫摩一個衣衫襤褸坐在一家門口的孩子底頭髮，並把一辨士或半辨士錢塞在那小手裏。他對乞丐已經懷疑了，因爲在倫敦，行乞已經變成了一種正規的生意經——而且真正是一種以黃金爲底的生意經，雖然它底收入只是銅。因此他不再讓自己長久被男女乞丐所欺騙，對於他們，他最初是從不拒絕一點給與的——只要他還有東西可給。他甚至對於有些虛偽地表示假裝的疾病與貧窮的

乞丐有一種強烈的忿怒，因為他把對於人類同情的剝削視爲一種特別下流的鄙行，一種對貧苦者的盜竊。但如果有個帶着一個哭泣着的孩子的乞丐行近馬克思，那他就不可挽回地失去自主了，即令那乞丐臉上是描畫着再清楚沒有的流氓相。他不能抵抗那孩子底哀求眼光。

身體上的柔弱可憫永遠能喚起他熱烈的同情。一個打老婆的人——打老婆的事當時在倫敦是很流行的——要把他拉來鞭打個半死才痛快。由於在這類情事中他那易於衝動的性格，他不止一次地把他自己和我們都捲入麻煩中。有一天晚上，當我與他坐在一輛街車頂上馳向漢普斯特路時，我們在一個酒店前面一個停車地方看見一羣人，從人羣裏發出一個女人底刺心的銳叫：凶手！凶手！馬克思像閃電一樣快地跳了下去，我也跟隨着他。我想拉住他——但就像想赤手去拉住一顆從快槍射出的槍彈一般。我們立刻就擠進了那人羣的中心，擁擠的人們在我們身後又合攏起來了。『怎麼回事？』這我們就很快知道了。一個吃醉酒的女人與她底丈夫吵了一架，丈夫想把她弄回家，她加以抗拒並且像個發瘋的人一樣大叫。對這種事我們沒有干涉的理由——這層我們看到了。但那吵鬧的一對兒也看到了，他們立刻和解而轉向我們，圍繞着我們的羣衆也愈加擠近我們，並且拿出一種威嚇的態度對付我們這倆『可惡的外國人』。那女人特別向馬克思作一種兇猛的攻击，以他那莊嚴光亮的黑鬚鬚爲攻擊目標。我努力想使這一場風波平息——可是無效。如

果不是兩個強有力的警察湊巧趕到戰場，我們定會爲我們去干涉的慈善意念而支付很大的代價。我們很欣幸能平安無損地走出來重行坐在一輛街車上奔向家中去。後來馬克思對於這類好管閒事的意念是更加小心一點了。

要想充分地認識馬克思這位科學英雄底天真稚氣與充滿感情的內心，你必須要看看他與他底孩子們在一起的情形。在他閑暇或散步時，他常帶着她們，與她們玩最放縱最愉快的遊戲——總之，他在孩子們中間就是一個孩子。我們常在漢普斯特草原上作『騎兵遊戲』：我把兩個小女孩之一揹在我底雙肩上，馬克思揹着另一個，於是我們比賽奔跑和跳躍。有時我們進行騎兵的戰鬥。因爲女孩子也像男孩子一樣地會玩也能够忍受一下打擊而不哭出來。

孩子的社會對於馬克思是一種必需品——他藉此可以休息和恢復他底精神。當他自己的孩子們長大了或者死了，她們底孩子又代替了她們底地位。小燕妮（Jenny）在七十年代初嫁了巴黎公社亡命客之一的朗桂特（Longuet），她給馬克思家裏添了幾個孩子——一些野娃子們。尤其是那最長的那個叫作吉安或絳萊的孩子，乃是外祖父底寵愛者，現在他已達兵役年齡，要在法國作一個不情願的『志願兵』了。他對馬克思能够爲所欲爲，而且他曉得是這樣。有一天，當我到倫敦去的時候，被他底父母從巴黎送來的絳萊——他每年總要有幾次被送到倫敦來——異想天開地

要把馬克思變作一輛街車，他自己坐在車廂——即馬克思底兩肩上，而恩格斯和我則被指派為拉車的馬。當我們車馬適當地裝配好了的時候，於是就作一種狂野的追逐——我本要說是一種猛烈的馳驅的——在梅蘭公園路馬克思底小屋後面那小小後園裏。是在攝政公園恩格斯家裏也說不定。通常的倫敦住屋是如此相似，以致很容易就把它們弄混淆了，尤其是屋子的後園。幾方米達小的沙石和草地，都密密地被一層倫敦的『黑灰』或『黑雪』所掩蓋，煤烟的微粒在周圍飛揚着，使你分不開沙石與草地的界限在那裏——這就是倫敦的『花園』。

現在他們開始奔馳了，快向前跑！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喊着國際的叫喝聲——Go on! Plus vite! 哈拉！馬克思不得不跑得汗從臉上直往下流，如果恩格斯或我稍一想把脚步放遲緩一點，那無情御者底鞭打立刻落在我們脊背上：你這懶惰的馬，前進呵（en avant）！

像這麼下去，直到馬克思再也跑不動了——於是和絳萊開始和平談判，結果算是暫時停戰了。

八 倫 迅

自從馬克思安了家的時候起，倫迅，照他底女兒之一底話說來，就變成這家中的靈魂了。有

什麼事情是她不做的？又有什麼事情她不快樂地去做？如果馬克思夫人有病，倫迅就執行母親的任務——在其他方面，她對於孩子們也就是第二個母親。她有堅強的意志。她以為必須怎樣做，就一定得怎樣做。

我們已經說過，倫迅是行使着一種狄克推多制的——爲要更貼切地表示這家庭裏的關係，我可以說：倫迅是這家裏的狄克推多，而馬克思夫人則是元首。馬克思像馴羊一般服從這狄克推多。有這樣一句成語：沒有一個人會在他底侍僕眼中視爲偉人。馬克思在倫迅眼中當然不偉大。如果必要或者可能，她可以爲他犧牲自己，爲他和馬克思夫人和每一個孩子把她底生命獻出一次——她也實在獻出她底生命了——但馬克思並不能使她感動佩服。她了解他和他底一切心情與弱點，她可以操縱他於股掌之上。不管他心情如何煩惱，不管他如何暴躁如雷以致任何別的人都不願意去接近他，而倫迅却能深入獅穴，如果他咆哮，她就很有力地教訓他一頓，使獅子變得像羊一般馴服。

九 與馬克思散步

想起我們到漢普斯特草原的那些旅行啊！讓我活到一千歲我也不會忘記它們！漢普斯特「草

原』位於櫻草崗外，由於狄更司 (Dickens) 底『匹克威克』(Pickwick) 一書的宣傳，非倫敦人對於這地方也很熟悉。它在今天仍然大半是草原，即丘陵起伏的鄉野，沒有蓋上房子，上面生着些多刺的金雀花叢和一簇簇的樹木。它有些具體而微的高山和幽谷，一切人都可以在其間任意遨遊和嬉戲，不用害怕因未經許可穿過人家底私產而要被神聖財產之監護者所制止與處罰。漢普斯特草原至今仍然是倫敦人喜去遊覽的地方，在晴好的禮拜日，它上面要遮滿男子的黑衣和女子的艷色服裝。婦女們特別喜歡把在任何時候都十分忍耐的驢子和出租的馬底忍耐性拿到這兒來試驗。四十年以前，漢普斯特草原比今天要大得而且古樸得多。在漢普斯特草原上度一個禮拜日是我們最大的快樂之一種。孩子們事前要整禮拜地談論它，就是對我們無論老年或青年的成人，它也是一個最大快樂的源地。連到那兒去的行程中都是很可喜的。女孩子們都是步行健者，像貓兒一樣輕快而不疲倦。從馬克思所住的丹街——離我所寄居的禮拜堂街只隔幾家——到那兒要費一點一刻鐘，我們照例是在上午十一點鐘出發。實際上我們常常出發得更晏，因為在倫敦人們是沒有早起習慣的，同時，把一切事情準備好——把孩子們裝束好，把籃子適當地包好——也總要費一些時間的。

那個籃子！它是如此真切，如此鮮明，如此吸引人，如此刺激食慾地站在或者毋寧說懸在我

底『精神的眼睛』前面，就像我看見它掛在倫迅膀臂上不過是昨天的事一般。

因爲，這籃子乃是我們底食物倉庫；當一個人有一個強健的胃，而衣袋裏却老是沒有換取食物必須的一點錢時（大批錢在當時更是完全不會有的了），那麼，食物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對於我們貧困因而經常挨餓的客人們，在胸膛裏懷有一顆同情心的好倫迅，對於這點知道得很清楚。很大一塊烤的小牛肉，乃是在漢普斯特草原上度禮拜日照例的主要食品。一隻在倫敦看來非常大的籃子，還是倫迅往日在特里烏斯（Trevos）保留下來的，便當作一個食物庫，一種貯盛一切聖品之聖品的神堂。與烤肉一起放着的有茶和糖，有時還有些水果、麪包與乳酪，我們會在那草原上買，在那兒，像在柏林的咖啡花園裏一樣，可以得到食具熱水與牛奶，每個人都能夠按照他底需要與財力買到麪包、乳酪、牛油、啤酒以及該處特產的小蝦、水堇菜和田螺。

旅途進行的次序通常是按照下面這樣配置的。我與兩個小女孩走在前面作先鋒——有時說故事，有時一頭走一頭作體操運動或尋折野花，在那時野花並不像現在這樣罕見。在我們後面是幾位朋友。接着是我們那支軍隊的主體：馬克思與其夫人，也許還有幾個需要招呼的禮拜日的訪客。在這些人後面，便是倫迅和最飢餓的客人，他幫助她攜帶籃子。如果還有更多的旅伴，他們會分散在隊伍的各個序列裏。按照情況和事實需要，這行軍次序或戰鬥序列是可以改變的——這

我似乎用不着說。

到達草原上以後，我們首先要尋找一個能够在那兒把帳幕支起來的地點，還要計算那地點便於得到茶和啤酒。

但吃喝一頓之後，遊客們就各自尋找最舒適的躺一下或坐一下的地方，如果自己不想睡着時，就從衣袋裏把路上所買的禮拜天報紙拿出來；這樣便開始讀報紙和談論政治問題了。同時孩子們很快地找到了玩伴，在那些金雀花叢裏作捉迷藏遊戲了。

但我們要得使我們安逸的生活起點變化，於是便舉行賽跑，有時還有角鬥，投石中的，或其他的遊戲。有一個禮拜日我們在附近發現了一棵果實已熟的毛栗樹。「讓我們看誰能打下來最多罷」，有人叫說，於是我們歡呼叫嘯着開始幹起來。馬克思像個瘋子一樣，但對於把毛栗子從樹上打下這工作他當然不是能手。不過他是毫不倦怠的——像我們一切人一樣。直到最後一顆毛栗子也在勝利的狂叫中得到手，我們才停止了轟炸。後來馬克思有八天右臂痛得不能動，而我也並不比他少受苦。

一切快樂中最大的快樂是騎驢子。其中有怎樣鼎沸的歡笑和樂趣嚟！而那些情景又是多麼諧趣橫生！馬克思怎樣地使他自己和我們快活呀！他使我們快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底騎術太

糟糕，一方面他又狂熱地說他對於騎技深有造詣。他底造詣包含有下列事實：做學生時期他曾上過騎術課——恩格斯說他總共只上了三次——還有就是在快樂的往年當他到曼徹斯特(Manchester)去的時候，他曾經與恩格斯一起出去騎馬，那匹馬又老又瘦，也許是老弗立茨(Fritz)，有一次送給可敬的吉列特(Gelett)的那匹馴羊般的溫和的老母馬之曾孫。

我們從漢普斯特草原回家總是很愉快的，雖然已經過去的快樂比不上事前所期待時那種快活。我們用諷嘲的諧趣避免心頭的煩惱，雖然我們有很多煩惱的理由。亡命者的不幸對我們並不存在，如果有人抱怨，我們就用最強調的口氣提醒他對於社會的職責。

歸途的行軍次序與出來時的路上是不同的。孩子們已經使她們自己跑疲倦了，便與倫迅在一起作殿軍，因為籃子已空，倫迅現在載重既輕，脚步也輕快些，便能夠照顧她們了。我們常常要唱起一隻歌來，很少唱政治性的歌，主要的是民歌，尤其是故國的情歌和『愛國』歌——這並不是說謊——如像『噢，斯特拉斯堡，噢，斯特拉斯堡，你奇美的城嶺，』(O Strassburg, O Strassburg, du, wunderschöne Stadt,) 乃是我們很喜歡唱的。否則孩子們就給我們唱黑人歌，甚至還作黑人舞——如果她們疲倦了的腿已稍復元的話。在行進中，談政治和談亡命者的悲哀是一樣不允許的。另一方面，我們對於文學和藝術談得很多，這時馬克思就有機會顯示他那極強的

記憶力了。他會長段的背誦但丁的『神曲』，這書他幾乎全部記誦得，還一場一場地背誦莎士比亞底劇詞，這種時候他那對莎士比亞深有研究的夫人就要常常幫助他背誦……

從五十年代末起，我們是住在倫敦城北的肯提市 (Kentish Town) 和海佛斯多小山 (Haverstock Hill)，這時我們喜歡在漢普斯特與魏峨門中間和後面的小山上和田野間散步。我們可以在這裏尋找和辨認花草，這種事情能給與城市的孩子以特別的喜悅，大城市裏冷酷而沸騰的星海，使他們內心裏產生一種對於自然界綠色景物之熱情的飢渴。當我們在漫遊中發現一個樹蔭掩蔽的小池，而我能夠向孩子們指出第一朵活着的『野的』勿忘我花時，那是怎麼一種快樂嚟！而當我們走到一個濃密的、黑天鵝絨一樣的綠苗草場，不管一切禁令把那草地詳細偵察後就冒險走進去，在一個避風的地方，在其他春花之間，發現了一棵野唐百合花的時候，我們底快樂就更大了。

一〇 病與死

當馬克思住在阿爾吉耳斯 (Algiers) 的時候，我就只知道這麼一些事情：那兒天氣非常壞，他在那兒找到了一個很聰明而又對他很友愛的醫生，旅館裏每個人對他都很懇懇很和善。

在一八八一——八二年的秋季和冬季，馬克思最初是與燕妮住在巴黎附近的阿根吐夷爾(Argenteuil)地方。我到那兒與他們相會並在一起過了幾個禮拜。後來他旅行到法國南部並且到阿爾吉耳斯去，但回來時病得很厲害。他在懷特島(The Isle of Wight) 上溫提諾爾(Ventnor)地方渡過一八八二——八三年的秋天和冬天，在一八八三年一月燕妮死後從那兒回來——燕妮是一月八號死的。

現在談談關於卡爾斯巴(Karlsbad)的事。我們第一次到那兒去是在一八七四年。馬克思爲了一種肝病和失眠就被送到那裏去。因爲第一次到那兒對於他底身體有很大幫助，次年——一八七五——他又獨自到那兒去了。下一年——一八七六——又是我伴着他去，因爲他說上一年他很想念我。在卡爾斯巴他十分小心地服藥療養，並且切實執行醫生一切的諄囑。我們在那兒認識了許多朋友。馬克思是一個很使人喜歡的旅行伴侶。他總是精神很愉快，急於享受一切，不管是美麗的風景還是一杯啤酒。由於對於歷史的廣博知識，他能够使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地方之過去的情形，比現在的實際情形更加鮮明生動。

關於馬克思住在卡爾斯巴的事情似乎已經有人寫了些文章。我聽到有一篇較長的東西，現在我記不得是在什麼報紙上，也許D.處的M.O.知道此事。他向我談到過一篇好文章。

在一八七四——七五年我們的萊浦齊 (Leipzig) 相見。後來在歸途中，我們會到濱根 (Binna) 去遊覽，馬克思想把這地方指示給我，因為他與我母親會在這兒度蜜月。除此以外，在這兩次旅行中我們還到過德雷斯登 (Dresden)、柏林、布拉格 (Prague)、漢堡 (Hamburg) 與紐倫堡 (Nuremberg)。

在一八七七年，馬克思本可以再回卡爾斯巴去的。可是有人向我們報告說德國和奧地利政府要驅逐他。如果要冒被驅逐的危險，則旅途太長而且太費錢了，因此他沒有再到卡爾斯巴去——這對他是不利的，因為他每到那兒療養之後，總覺得好像復返青春了一樣。

我們到柏林去主要地是爲了訪晤我父親底摯友——我親愛的舅舅埃第加威斯斐倫 (Edgar-von westphalen)。我們僅只停留了兩三天。這使馬克思很快活，我們後來聽說在第二天警察會到我們底旅館裏光顧他——恰在我們離開旅館一點鐘之後。

在一八八〇年秋——這時我們親愛的母親已經病得很少能够從病榻起身了——馬克思患了沉重的肋膜炎症。病變得如此危險，因為他一向是漠視他底病症的。醫生（我們底至友唐金——Donkin）認爲那症狀幾乎無望了。那真是可怕的時期。在前面大房間裏躺着我們底母親，後面小房間裏睡着馬克思。他們兩人前此是那樣熱，那樣親密，却不能住在一間屋子裏。

我們善良的老倫迅（你知道他對於我們是多麼可敬愛的）和我不得不看護他們兩人。醫生說我們底細心看護拯救了馬克思底生命。事情也許是如此，但我知道海倫（倫迅）和我有三個禮拜從沒有睡過覺。我們無論日夜都不入睡，都忙着，如果什麼時候我們絕對地精疲力盡了的時候，我們就輪流休息一小時。馬克思底病又好了一些。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覺得自己健強得能夠到母親房間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年青起來——一個戀愛着的少女和一個戀愛着的青年，他們一起又充滿生命了，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話別的一個被疾病摧毀了的老年男子和一個將死的衰老女人。

馬克思病好些了，如果他仍然還是不健康的話，可是他看來是健康的。

後來母親死了——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她最後的話是向她底『卡爾』說的，奇異得很，她說這話是用的英語。當我們親愛的『將軍』（恩格斯）來到的時候，他說『摩爾人（即馬克思——譯者）也死了喇』，這話當時幾乎使我發怒了。

但事實上確是如此。

馬克思底生命是與母親底生命一同逝去的。他盡力掙扎着不死，因為他是一個奮鬥到底的戰士。但他是一個沒有生命的人了。他一般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如果他更自私一點，他一定隨

事情自然發展以求解脫。可是，對於他有一種事物高出於一切其他事物之上——這就是他對於他底事業之忠誠。他想要完成他底偉大工作，因此他同意再作一次海上旅行，以求恢復健康。

在一八八二年春季，他到巴黎和阿根廷吐夷爾去，我在這兒與他相會，我們與燕妮和她底孩子們一塊過了幾天真正快樂的日子。後來馬克思就旅行到法國南部，最後去到阿爾吉耳斯。

在他停留在阿爾吉耳斯，尼斯(Nice)和坎市(Cannes)的全部時期中，到處都遇到壞天氣。他從阿爾吉耳斯給我寫許多長信。有許多我已經失去了，因為我依着他底要求，又把它們寄給燕妮看，而她僅把很少幾封退還我。

當最後馬克思再回家來時，他病得很厲害了。現在我們開始害怕他將不救，照醫生的勸告，他在懷特島上溫提諾爾地方度過秋季和冬季。我在這兒必須提到，在那時，我遵從馬克思的意旨，與燕妮最大的兒子吉安(Jean, 即絳尼——Johnny)在意大利過了三個月。一八八三年春，我就帶着評尼到馬克思那裏去，這孩子是他在所有外孫中特別喜歡的一個。我必得回去，因為我要得去教我底功課。

現在又發生了那最後一個可怕的打擊：燕妮的死耗。馬克思最鍾愛的長女燕妮突然死了（在一月八號）。我事前還接到馬克思底許多信（現在這些信就在我底面前），他在這些信裏寫着燕

妮健康已有進步，要我們（海倫與我）不要焦急。在接到馬克思底寫着上述種種的信之後一點鐘，我們就收到了報告她噩耗的電報。我立即上路往溫提諾爾去。

我一生曾經歷過許多悲哀的時光，但沒有比這次還悽慘的。我覺得我是在把父親的死刑之宣告帶給他。在焦愁的長途中，我苦心焦思着如何把這消息告知他。但並用不着我說出，我底面色洩露了我——馬克思立刻就說道：『我們底燕妮死了！』於是他就要求我立刻到巴黎去看顧那些孩子。我想同『他』在一起——但他不許我對他底話有所異議。我到溫提諾爾還不到半個鐘頭，便又已踏上悲悽苦惱的征途到倫敦去，以便立刻出發前赴巴黎。我做了馬克思爲了孩子們而要我做的事。

我不願多說途中的情況——我現在回想那時猶覺顫慄——那種精神上的痛苦，那種極端的慘痛——但不再多說這些了罷。足够了——我歸來了，馬克思也回家了——待死而已。

現在說點關於我母親的事。她垂死地臥床一整月，並忍受着那病症給她的一切可怕的慘苦。可是她活躍的精神與你所深知的無窮智慧，從沒有片刻失去。她像小孩子一般焦急地詢問當時德國舉行選舉（一八八一年）的結果，聽到我們底勝利她是如何快樂的。直到死爲止，她一直是愉快的，並且努力說笑以解我們爲她的焦愁。是的，不管她那可怕痛苦，她還說些笑話——她還

歡笑——她還笑醫生和我們一切人，因為我們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她幾乎直到彌留時神智一直是完全清醒的，當她再不能說話時——她最後的話是對「卡爾」說的——她緊握我們底手，並且盡力露出笑容。

至於馬克思哩，你知道，他從他底臥室去到梅蘭公園那書齋裏，坐在那安樂椅中靜靜地永眠了。

「將軍」保存這安樂椅直到他自己之死，現在它又歸我所有了。

如果你寫關於馬克思的著作，不要忘記了倫迅。我知道你不會忘記母親的——海倫在某限度裏說來乃是家中的軸心，一切事都圍繞着她轉動的。她是最好的最忠誠的朋友。因此你一定不要忘記海倫，如果你寫關於馬克思的東西的話。

現在，既然你要這樣，我就再多談點關於馬克思在南方的事情，我們——他和我——在一八八二年初與燕妮在阿根廷吐夷爾度了幾個禮拜。在三和四月，馬克思在阿爾吉耳斯，五月在蒙的卡羅（Monte Carlo）、尼斯和坎市。到六月尾和整個七月中，他又與燕妮在一起，而倫迅這時也到了阿根廷吐夷爾。從阿根廷吐夷爾，馬克思又與勞娜（Laura）到瑞士、威維（Vevey）等處去。到九月末或十月初，他回到英國並即刻去到溫提諾爾，絳尼與我就到那兒去看他。

對於你底問題還有一點材料。我們底小愛德加 (Edgar)，生於一八四七——但我不十分拿得穩——死於一八五五年末。『小孚開士亨利』 (Little Fawkes Heinrich) 生於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死時約兩週歲。我底小妹妹佛蘭西斯加 (Francisca) 生於一八五一年，還在嬰兒時期——約十一個月就死了。

現在來答覆你對於我們底好倫迅的問題——在她臨終幾年我們叫她『尼朱』，因為絳尼還是嬰孩的時候會這樣稱呼她，我也不知爲什麼，倫迅從威士斐利亞 (Westphalia) 到我外祖母家時，還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她與馬克思母親和愛德加威斯斐倫他們一起長大。海倫對於老威斯斐倫永遠有一種溫情的懷念。馬克思也是這樣。他從不厭倦地告訴我們關於老威斯斐倫男爵的故事，關於他對於莎士比亞與荷馬 (Homer) 的驚人知識。他能從頭至尾一字無誤地背誦許多荷馬的短詩，還能記誦大部分莎士比亞底戲劇，不僅記得英文的而且記得德文的。在另一方面，馬克思底父親——馬克思常崇拜他底父親——却是一個真正十八世紀的『德國人』。像威斯斐倫之記誦荷馬與莎士比亞一樣，他能記誦他底服爾德 (Voltaire) 與盧騷 (Rousseau)。無疑地，馬克思之驚人的淵博學識，有大部分是受了這些『遺傳』的影響。

再回頭來談海倫罷。我說不清她是在我底父母到巴黎去以前還是以後來的——他們到巴黎是

結婚後不久的事。我只知道外祖母遣送這青年的姑娘給我們底母親，是『作爲她能送她的最好禮品——忠誠的親愛的倫迅』。忠誠親愛的倫迅就同我底父母在一起，後來她底妹妹馬利昂(Marriane)也來了。你將不易想起『她』來，因爲這是你走以後的事情。

一一 窮乏與貧困

人們曾散播過關於馬克思的無數謠言——其中有的說他過一種放蕩奢侈的生活，而在他周圍的普通流亡者羣則生活在飢餓和貧困中。我並不以爲我自己有資格在這裏詳論一切，但我可以這樣說：那些在馬克思夫人底某些書信中所提到的那些非常窮困的時候，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經常可能發生的，特別對於那些無依無靠地生活在國外的人。馬克思與其一家有好些年都歷受着一個亡命者的生活之困苦。亡命客們中間很少有比馬克思及其全家更爲受苦的。就在後來那期間也還是如此，當收入較多而且較有經常性時，馬克思一家也未能免去爲每天吃飯問題而憂慮。在最苦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的整整好幾年中，『紐約論壇報』爲馬克思給它寫文章每禮拜付給他的一個金鎊，便是他一家僅有的固定收入。

一二 馬克思底墳墓

把它叫做馬克思底『全家合墓』倒要更正確些。墓地位於倫敦城北一座俯瞰這巨城的小山上的『巍峨門』墳場中。

馬克思不要給自己立什麼『紀念碑』。要想給『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創造者豎立任何其他的紀念碑，對於這偉大的死者就是一種侮辱。在千百萬因他底號召已經『團結起來』了的工人們底心臟與腦海中，不僅有他底一個比青銅更耐久的紀念碑，而且有一片有生命的土壤，在這土壤上，他所教導和願望的一切，都將生長成——有一部分已經生長成了——實際行動。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不承認什麼聖徒也沒有什麼聖墓，就只有千百萬人以感謝和崇敬追念在倫敦城北這個墓場裏永息的人。再過一千年，工人解放運動今天所遇到的野蠻與褊狹已經變成了不可信的過去的故事了，在那時，自由而高尚的人們將仍然站在這墓旁脫帽致敬，向他們底孩子們低聲說道：

『卡爾·馬克思就躺在這兒！』

卡爾·馬克思與他底一家躺在這兒。在大理石欄圍着的墳墓頭上，有一塊像枕頭一般的大

理石碑，周遭圍以長春藤，碑上有下列銘文：

燕妮·威斯斐倫

卡爾·馬克思之愛妻

生於一八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死於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

與卡爾·馬克思

生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死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

與他們底外孫哈利郎桂

生於一八七八年七月四日，死於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日

與海倫·德穆絲

生於一八三三年一月一日，死於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四日

這全家合墓並不包含他們全家；這是就他已死的家人而言。死在倫敦的他們那三個孩子，是葬在倫敦其他墳場裏——其中之一約愛德加一定是葬在圖登漢廣場路 (Tottenham Court Road) 的灰特斐爾禮拜堂 (Whitfield Chapel) 墓場，其他兩個也大概是葬在這裏。他所最寵愛的女兒燕妮·馬克思則永息於巴黎附近的阿根吐夷爾，她在這兒被死神從她那欣榮的家庭裏攫去了。

但如果死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兒女沒有完全在這全家合墓中佔一席之地，却還有一個並無血統關係而屬於這家庭的人在裏面：『那忠誠的倫迅』，即海倫·德穆絲。

她應當葬於這全家合墓中，早經馬克思夫人決定了，在她亡後馬克思也決定過。恩格斯，那忠誠不亞於倫迅的恩格斯，與馬克思家活着的孩子們共同執行了這個任務。

馬克思底孩子們對倫迅如何尊重，如何深情地愛她，如何深刻地敬仰她底遺愛，可以從馬克思最小的女兒在別處發表的一封信⁽²⁾裏看到。

當我最後一次遊倫敦後，經過巴黎回家時，我與羅爾迅 (Lorchen) 在德拉危爾 (Draveil) 暢叙倫敦舊遊的回憶；拉發格與他底夫人勞娜·馬克思在這地方給自己營築了一所令人羨妒的鄉居，當我談到我要寫這本紀念小冊時，她也說道：『不要忘記了倫迅』，正像塔西在上面發表的那封信裏所說和後來文親口說過的一樣。

現在——我沒有忘記倫迅，而且將來也不會忘記她。她不真正是與我相交四十年的一个朋友麼？在倫敦逃亡時期，她不真正常常也是我底『天』麼？當我袋裏空空而馬克思家還不過分困難時，她是怎樣常常以幾辨士給我濟急呀。而且，當我作裁縫的能力不够時，她又是怎樣常常爲我巧妙地縫補必不可少的衣着（爲了財政的原因，這衣着是無法更換的），使它能夠再穿上幾個禮

拜呀。

當我第一次看到倫迅時，她是二十七歲，雖然不美麗，但姣好而發育整齊，並且有很動人的姿態。她並非沒有傾慕她的男子，而且不止一次有可以締結美滿姻緣的機會。可是，雖不曾有過任何誓約，這對於她那忠誠的心却成了自然的事：她要得同馬克思和馬克思夫人以及孩子們留在一起。

她留下去——她青春的歲月逝去了。她在窮乏與貧困中留着，在幸運和惡運中都留着。當她將自己命運與之連在一起的那一雙男女都死去時，她才第一次得到休息。她從恩格斯處找到安息，並且死在他那兒——直到最後都是犧牲忘我的。現在她則永息於這個全家合墓中了。

★

★

★

友人毛特勒爾（Moller），現住在漢普斯特離巍峨門不遠處的那位「赤色郵政局長」，對於這墳墓作了下列敘述：

「馬克思墓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上面用黑色字體刻着姓名和生卒月日的小石板也是大理石質。我有一次從瑞士帶來的西班牙草、木本長春藤，還有小小幾叢玫瑰花作成簡單的裝飾，大部份都被野草遮蔽了——這兒有圍欄的墳墓裏的情形大概都是如此。我通常一禮拜有兩次要路過巍峨門墳場的馬克思墓旁，

如果草長得太厲害了，我就把它們拔去。很多的草在炎夏中都像後兩種東西一樣枯萎了（今年歐洲大陸上下了那樣多雨，而在英國却發生了旱災，與這同樣嚴重的荒旱簡直無人記得，連公園裏的草都完全枯槁了）。雖有雷斯勒（Lessner）底幫助，我也不能保護這墳墓不受熾烈的太陽所侵害，因此我們終於把它付託給看墳的園丁去經常照顧——這當然是得到阿維琳夫婦（Avelings，馬克思幼女及婿——譯者）同意的，他們爲了路程太遠，很少到這兒來。』

① 李卜克內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是德國民主黨建立人和領袖之一。本文是他於一八九六年發表的『馬克思回憶錄』中的一段。每節的標題是蘇聯版『馬恩選集』編者所加的。

② 這是馬克思最小的女兒塔茜（Tussy）——即愛琳諾（Eleanor）底一封信。

③ 是指此信開端所說到的那次旅行。

④ 見前第十節。

馬克思回憶錄

拉發格

一

我第一次看見馬克思，是在一八六五年二月。（第一）國際已經在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聖馬丁學院開會時成立了。我是從巴黎來，要把這剛成立不久的組織在那兒如何得到進步的消息帶給他。屠朗先生（Monsieur Tolain）曾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他現在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一個上議員，又是他參加柏林會議的代表之一。

我那時是二十四歲。我一生將永遠不會忘記那第一次拜訪給我的印象。馬克思那時身體很好，正在下苦功寫作『資本論』第一卷（這書在兩年後——一八六七年出版）。他恐怕他或許不能完成他底著作，很喜歡接見青年人，他時常的說道：『我應該準備好在我死後將繼續共產主義宣傳的人。』

卡爾·馬克思是那些罕見的天才之一，他們對科學和對社會改造的貢獻都應該位於前列。他把這二者聯合得如此密切，除非我們同時把他當作科學家又當作社會主義的戰士，那我們就永遠不能了解他。一方面，他主張研究各種科學都要為它本身而去研究，主張在從事研究科學的時候不要為會研究出什麼結果而煩心；同時他又堅持說，有學問的人如果不願意自己墮落，就必須不斷地參加社會事業——必須不把自己關在書齋或實驗室裏為滿足，像一條蛆蟲藏埋在一塊乳酪裏一樣，去逃避同時代的人們所遭遇的那種人生，所遭遇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鬥爭。

「科學必須不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享樂。有幸運能夠致力於科學研求的人們，應該首先拿他們底學識為人類服務。」他最喜歡說的名言之一是「為世界工作。」

雖然他深切地同情於工人階級的痛苦，但引導他走上共產主義觀點的並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由於研究歷史和政治經濟學。他堅持說，每一個不被私人利益所影響，不被階級偏見所蒙蔽的公正人士，毫無疑義地要得出同樣的結論。但他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雖然並不抱任何成見，他從事著作却有個固定的目標——要傳播他研究的結果，還有個堅定的決心——要給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一個科學的基礎，這種基礎到他那時代為止，一直是在空想的迷霧中找不到出路。至於他之參加社會活動，只是為了要促成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工作，這一階級的歷史使命是

一經取得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導權，就要去建立共產主義。同樣地，資產階級的使命是一取得政權就要打破妨礙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封建束縛；建立商品的自由交易，人與人間的自由往來，僱主與工人間的自由訂立契約；集中生產與交換手段；並且準備共產主義社會之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

馬克思並不把他底活動局限於他所生長底國度，『我是世界的公民』，他常說，『我走到哪兒就在哪兒工作』。事實上，被大的事變和政治迫害驅逐他去到的那些國度（法、比、英）裏展開的革命運動中，他都盡了很大的任務。

可是，當我第一次拜訪，在梅蘭公園路他底書齋裏看見他的時候，出現在我面前的他不是那個不屈不撓的、無與倫比的社會主義鼓動家，而是那個學者。黨的同志們從文明世界的各方面成羣地擁到他底書齋，爲了要就教於這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大師。這個房間已經變成有歷史價值的了。任何一個人，要想實在了解馬克思精神生活的內容，必須知道這個房間。它位置在二層樓上，有一個俯瞰公園的寬大的窗子，光線很充足。在壁爐的兩邊和窗子對過，有些放滿書籍的書架，在書架的頂上，堆着一包一包的報紙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在窗子的一邊有兩張桌子，同樣也滿置各種各樣的文件、報紙和書籍。在房間正中光線最好的地方，是一張樸素的小小寫字檯——三尺長兩尺寬，還有一把木頭的安樂椅。在這椅子和書架之一的中間，對着窗子，放有一隻

皮面的沙發，馬克思有時躺在這上面休息。在壁爐檯上邊有更多的書，中間點綴着雪茄烟、火柴匣、烟缸、紙鎮和他底女兒們、他底夫人、恩格斯以及吳爾夫（Wilhelm wolf）的一些照片。馬克思吸烟吸得很厲害。「『資本論』賺回來的錢，將不够償付我寫作它時所吸雪茄烟的烟價」，他對我說。但他用火柴用得更加浪費。他是那樣地常常忘記了他底烟頭或雪茄，以致不得不老是點上它，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內，就要用完一匣火柴。

他永遠不允許任何人去整理（其實是在攪亂）他底書籍和文件。原來的那種混亂只是表面的。在實際上，任何東西都在它底適當的地方，不須尋找，他就能伸手取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稿件。即令在談話時，他也常常停止話鋒，在指示書中有一章或一幅插圖。他與他底書齋是融成一體的，其中的書籍與文件就像他自己底四肢一樣服從他底意志。

他放置書籍時一點也不注意外表的整齊。四開本、八開本和小冊子緊挨着放在一起；他安排他底書籍不是依照本頭的大小，而是依照內容。書對於他乃是知識的工具，不是裝飾品。「它們是我底奴隸」，他常說，「一定要服從我底意志」。他對於它們底樣式、裝訂、紙張和印刷的美觀等絕少重視，他常摺疊書角，在章節下面畫橫線，用鉛筆把書邊空白上滿畫些記號。他不在書裏面寫批註，但當他發現作者寫滑了筆越出軌外的時候，他就忍不住要打上一個問號或一個驚嘆

符號。他底畫橫線的方法，使他能够十分容易地找到他要找的任何一節。他有這麼一種習慣，隔幾年要把他底劄記和他所讀過的書中做上了記號的章節再讀一讀，以便復新他底記憶——這記憶是非常有力而且精確的。在少年的時候他就聽從黑格爾的勸告，用一種不熟習的外國語去記誦詩歌，藉以鍛鍊他底記憶力。

他記得許多海涅與歌德的詩句，並且常在談話中引用他們底句子。他經常地研讀詩人們的著作，從一切的歐洲文字中選取作家。他年年總要把愛司契拉斯 (Aeschylus) 底希臘原文作品重讀一遍，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視爲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兩個戲劇天才。他對於莎士比亞有無限的崇敬，曾經深澈地研究過他，連他劇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馬克思都很熟悉。在他底家裏有一種真誠的莎士比亞崇敬，他底三個女兒都記得許多莎士比亞的名句。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不久，當馬克思想使他對於英語的知識達到完善境地的時候（他底英文閱書能力已經很好了），他把莎士比亞特殊風格的語句都搜尋出來並加以分類；對於考伯特 (William Colbet) 底論辯著作他也有了同樣的功夫——這位作者也是他很敬重的。但丁與朋士 (Burno) 也是他所喜愛的詩人，聽他底女兒們背誦朋士底諷刺詩或詠唱他底愛情歌，對於他永遠是一件樂事。

當古維埃 (Cuvier)，一個不知疲勞的工作者和偉大的科學家，作巴黎博物館館長的時候，

他有好幾個專爲他個人設備的工作室。每一室專用於一個特殊的研究部門，並設備這一部門所必需的書籍、儀器、解剖方面的工具等等。當他作某一種特殊研究疲倦了的時候，他就去到另外一個工作室，覺得精神上變換了工作就好像休息了一樣。馬克思也是個像古維埃般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但他不像他一樣有錢設備幾個工作室。他用在室內來回走動使自己休息，以致門與窗之間地毯上踏成了一條磨爛了毯面的痕跡，就像一條穿過草場的小徑一般顯明觸目。有時他就躺在沙發上讀一本小說；他常常面前放着兩三本，輪流地讀它們——因爲像達爾文(Darwin)一樣，他是一個博覽各種小說的人。他比較喜歡十八世紀的小說，特別愛好費爾丁(Fielding)所作的『湯姆瓊司』。他最喜愛的現代小說家是鮑爾柯克(Paul de Kock)、卡爾斯萊佛(Charles-Lever)、大仲馬和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司各特的『清教徒』，他認爲乃是一部傑作。他嗜愛探險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說。他認爲西萬提司和巴爾扎克是最偉大的傳奇作家。他認爲『唐·吉訶德』乃是武士制度衰落的史詩，這種人的德性在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就變成荒誕和愚蠢了。他對巴爾扎克的崇拜是如此強烈，以致曾經計劃一當把他底經濟學研究完功之後，就要寫一篇對於『人間喜劇』的批評文字。馬克思不僅把巴爾扎克看作他那時代社會生活的歷史家，而且把他看作一個先覺的人物典型的創造者，這種人物典型的刻劃，在路易·斐力普朝代不過剛剛是

胚胎，直到拿破崙第三時代巴爾扎克死了以後才達到成熟的發展。

馬克思能够閱讀一切主要歐洲國家的文字，並且能用德、法、英三國文字寫作，寫作時那種圓熟的運用，足以喚起一切深懂這幾種文字的人讚嘆；他喜歡這樣說：「一種外國語文是一種人生鬥爭的武器。」他有可驚的語文天才，這天才他底女兒們都繼承了。當他開始學俄文時他已經是五十歲，雖然他已經會了的那些死的和活的語文與俄文並沒有密切的語源關係，但他在半年中就能有那樣大的進步，能够閱讀他特別敬愛的詩人與作家——普希金、戈郭爾和謝德林們底原著作了。他要學俄文的原因是爲要能够閱讀某幾種官方的調查報告——這些東西是政府禁止發表的，因爲內容是如此地駭人聽聞。馬克思底幾個忠誠的朋友替他設法得到了這些文件，當然，他是當時西歐唯一的對這些文件有深刻認識的經濟學家。

除了讀詩歌與小說以外，馬克思更依賴於一種驚人的方法作精神的寬舒劑，就是他十分喜愛的數學。代數尤其給他更多的精神慰安；在他那驚濤駭浪的一生中有些最痛苦的時期，他總是在代數中求逃避。在他的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他覺得不能再照常地從事於他底科學工作了，他避免想到她底病苦情形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浸沉在數學裏。在這個精神痛苦的期間，他寫了一篇關於微積分的論文，據看過這篇論文的數學家們報告，它是很有價值的，並且將要把它印在他

底全集中。在較高深的數學中，他能够尋出辯證法之最合邏輯同時方式又最簡單的運動。按照他底思想方法，一種科學只有達到能在其中運用數學的形式，才算是真正完功了。

馬克思底圖書館藏了他一生很費力地搜集到的一千卷書，但這些書並不够他應用：有許多年，他經常不斷地到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去看書，這兒的書目錄是他十分愛重的。即令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的人；這並不僅就他專門研究的經濟學而言，對於各國的歷史、哲學和文學，他底學識也是很淵博的。

雖然他永遠是睡得很遲，但他總是每天早晨八、九點鐘就要起來。喝過一杯黑咖啡並讀完他底報紙之後，他就去到書齋中工作，直到深夜兩、三點鐘——就只在吃飯和到漢普斯草原去散步（當天氣好的時候）時把工作間斷一下。白天裏他要在沙發上睡一、兩個鐘頭。從年青時起，他就有整夜裏工作的習慣。工作對於馬克思簡直變成了一種狂熱，而且是一種如此專心致志的狂熱，以致動輒使他連吃飯都忘記了。他常常是要被呼喚好幾遍才下樓到餐室裏去，而且總是幾乎不等最後一口食物吞下肚，就又走向他底書桌去了。他吃得極少，甚至因胃口不佳而感痛苦，爲了克服這毛病，他盡力吃些調味很濃的有刺激性的食物，如像火腿、燻魚、魚子醬和泡菜等。爲了他底腦筋的煩重工作，他胃底消化力不能不受影響，真的，他全身都爲他底腦子犧牲了。思

想是他最高的快樂。我常聽他引用他青年時代的那位哲學大師黑格爾底這麼一句話：「即令是一個惡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裏的奇蹟更加偉大崇高些。」

無疑地，他底體質一定是很健強的，否則他就支持不了那樣非常的生活方式或那樣殫精竭慮的知識勞作。他底體格也實在是健強有力的。他身高在中人以上，肩寬、胸厚、四肢大概說來是很勻稱的，不過他底兩腿對於他底軀幹頗覺太短一點（這情形在猶太人中間是常見的）。如果他在年青時就練習體操，他一定會變成一個極其強壯的人。他所實行的身體鍛鍊只有散步。他能够一次散步幾個鐘頭，甚至攀登小山，不斷地吸着烟、談着話，一點不表示疲倦的樣子。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在他書齋中散步時就是他工作的時候。他僅只每隔些時間在書桌前坐一下，爲了要把他在地板上踱着時所想出的東西寫在紙上。他又喜歡在這樣散步時與人談話，只有當討論變得活躍、談話特別重要的時候，他才時而把脚步停止一下。

我有好幾年慣常陪他在漢普斯特草原上作晚間散步，我之從他獲得經濟學的教育，就是在穿過田野作這種散步的時候。他不知不覺地就把他當時正從事著作的『資本論』的全部內容，在這些談話中展示給我了。我一回到家裏，就要盡我最大的能力把我所聽到的東西摘錄下來；但最初我覺得要把馬克思那深湛繁複的思想程序是很困難的。不幸我把這些無價的札記都失去了，因

爲在巴黎公社以後，我存在巴黎和波爾都的文件都被警察搶去燒燬了。我特別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筆記也失去了，在這天晚上，馬克思以他所特有的那種豐富的旁證博引，向我講解了他那振聾發聵的人類進化史的學說。他那次講解就像在我眼前揭開了一層障幕一樣。我有生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歷史的邏輯，並且變得能夠用物質的原因解釋社會進化和人類思想進化的現象了——這些現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如此矛盾。這簡直使我眼花繚亂，而且這印象有好幾年沒有散去。當我盡我微末的能力向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們講解的時候，這理論對於他們也有同樣的影響。這是馬克思底學說中最偉大的學說，而且，毫無問題地也是人類心智所曾經闡發的最偉大的學說。

馬克思底頭腦是用數量多到令人不敢相信的歷史和科學的事實與哲學理論所武裝，而且他又是如此驚人地善於利用他長期心智勞作所獲得的一切知識與視察。無論何時，對於任何可以想像出來的題目，隨任何人盡可能提出任何請問，他都能給你一個確當的回答，每一回答總是伴着概括意義之哲學的想像。他底頭腦就像是一隻戰艦，停在軍港裏升火待發，準備停當了，只要片刻的通知，就可以出發開進任何思想的海洋裏。毫無疑義地，「資本論」向我們展示了一顆既有呢力又學識豐富而使人讚嘆的心靈。但在我看來，好像在一切熟知馬克思的人看來一樣，不管「

資本論』或是他其他的任何著作，都不能把他底廣博的知識或他底天才與學問之偉大崇高完全地表現出來。他這個人是轟然高聳在他底著作之上的。

我與馬克思一塊兒工作。我不過替他作書記把他口述的記下來而已，但這給了我一種觀察他怎樣思想怎樣寫作的機會。對於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時又是困難的。所以容易，因為對於不管什麼題目，恰當的事實與想像在第一個刺激之下就會豐富地湧上他底腦海；但就是這種豐富，使得完滿表現他底思想成爲吃力而困難了。

魏柯 (Vico) 寫過：「只有全知的上帝，才知道事物的實質；僅知道外表的凡人不過只看到表面而已。」馬克思之把握事物，就像是魏柯的上帝一樣；他不僅看到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底深處，在它一切組成部份的相互作用之中考察它們，又把每一個組成部份單獨隔離而追尋它發展的歷史。然後他就放下事物本身而去研究它底環境，觀察它們彼此間相互的影響。後來他又回頭去探討所研究的事物底本原，考察它所經歷的變化、進化與革命，最後甚至追尋到與它本身離開很遠的作用。他從來不使事物離開它底環境就事物本身孤立地看事物，而把事物看做一個極爲錯綜複雜的不斷運動發展的世界。他底目標是要用這個世界的各方面的情形和不斷變化着的正動與反動，去闡明這個世界的整個生命。福祿貝爾與龔古爾派的作家們常抱怨精確描寫我們所見的事

物之困難；可是他們所想要描寫的，也不過是魏柯所說的表面，是他們所得到的印象而已。他們底文學工作比起馬克思所担負的工作來，就成了小孩子弄玩意兒了。他需要十分超羣的思想力量去了解真實；也需要同樣超羣的本領把他所看到與他所想說的東西傳達給別人。他對他底寫作從來沒感滿意過，修改了又修改，並且總是覺得文字表現對於思想內容仍然是不及格的。巴爾扎克底一篇研究心理的作品『無人知道的傑作』——這篇東西曾被左拉（Zola）可憐地剽竊過——給了他一個深刻的印象，因為它有一部分就是描寫他自己底感情。一個有天才的畫家，爲了急於恰當地再現出他腦中已經結構好了的那幅圖畫，常是如此地焦灼，於是在他底畫布上塗了又塗，最後不過畫出了一堆不像樣子的顏色而已，但在他那有偏見的眼中看來，它似乎就是完美的現實之再現。

一個光輝燦爛的思想家必須具有的兩種才能，馬克思兼而有之。他那把一種事物分析出來它底各個組成部份的才能，是沒有人能與比擬的；同時，他又極善於把事物分析之後再綜合起來加以闡明，描述它底一切詳細內容，各種不同的發展形式，還極善於發現它內在的各種聯系。他底論證方法，並不在於像有些不能運用思想的經濟學者們所指責的玩弄抽象理論；他並不使用幾何學者們底伎倆。在把他們底定義與周圍環境隔離開以後，就進行在與現實完全脫離的領域內去

演繹出結論來。我們在『資本論』中間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定義或公式；我們所看到的是一串非常精微的分析，這些分析把最難捉摸的幾微之差和最不顯明的程度之不同，都探討了出來。開始他注意觀察這個顯著的事實：就是，實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的財富，乃是一大宗的商品積蓄；商品是具體的東西而非數學上的抽象理論，它就是建立資本主義財富的成分或細胞。馬克思緊緊抓住了商品這東西，從各方面扭弄它，把它翻過來倒轉去，把其中的秘密一個一個地抽出來——這些秘密是官家經濟學者半點也沒有發現的，而且，它們比人們信奉天主教的那些神秘是更加繁多、更加深奧。從各種視角研究了這商品之後，他就進而考察它在交換中所顯示的與其他商品的關係；然後他就去研究它底生產以及它底生產之歷史的先決條件。他探討商品之各種現象的形式，指示它怎樣從一個形式轉為另一形式，一個形式又怎樣必然要使另一形式產生。現象發展之邏輯上的過程被他用那樣登峯造極的藝術表現出來，簡直會使人們想像它乃是馬克思所發明；但它却是從現實產生，而且是商品之真正辯證法的再現。

馬克思永遠是以極端認真慎重的態度工作。他從來不引用他不能從最好的權威的得到實證的事實或數字。在引證這方面，他從不以間接的來源為滿足，總是要找原著尋根究底，不管這樣做定要費多少麻煩。即令是爲了給一個不重要的小題目找證據，他也要專於到大英博物館去走一

趨。所以，批評他的人從來不能證明他有一點由於疏忽而生的錯誤，或指出他底任何論證是根據不能嚴格考覈的事實。他底參考原著的習慣，使他連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讀到了，這些作家就只有他引用他們。『資本論』裏面包含了那麼多引證無名作家的材料，人們也許會以為這是要炫示學識淵博。但馬克思底動機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他說：『我創造歷史的裁判，要把每個人應得的功勞給他。』他覺得這是他底責任：首先發表一種思想或把這種思想闡述得比任何別人都更為精確的作家，不管是多麼無名多麼不爲人所注意，他都要把這作家的名字提出來。

他在著作方面的良心，並不下於他在科學方面的良心。他不僅從不根據一件他並未十分有把握的事實，而且對一個問題除非他澈底研究以後，他是完全不願談這問題的。在他未把一種作品再一修正並在形式上也獲得滿意以前，他決不願拿它去出版。拿半成熟的思想公之大衆，他決不能做。要把他沒有作最後校正的稿件拿給人看，在他會是最不舒服的事情。他底這種情操非常強烈，有一天他向我說，他寧願把他底稿件燒掉，不願把它們半生不熟的遺留於身後。他底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作非常繁多的事情，這些工作的繁重，讀他書的人恐怕很難夢想到。舉個例子說，爲要寫『資本論』中討論英國工廠法的二十頁多一點文章，他把整個圖書館裏英國與蘇格蘭工廠視察員所作特殊調查團底報告的藍皮書都參考遍了。那些鉛筆記號表示着他對這些書是每一頁都

看過了。他把這些報告視爲適用於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文件；而且，他對於作這些報告的人如此敬重，以致懷疑到在別的國度裏是否能找到「像英國工廠視察員這樣有學識、無偏見而又對人無勢利觀念的人」。這句使人注意的讚詞，可以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找到。

馬克思從這些藍皮書中得出了許多事實，它們本是散發給上院和下院議員們看的，但許多議員們只是把它們用作槍靶子，數槍彈穿透的頁數，來驗明他們底武器有多大效能，另外有些人把它們當作廢紙按重量出賣。後者是他們利用它們的最好方法，因爲這樣可以使馬克思能夠從長畝街 (Long Cre) 一個廢紙商人那裏以賤價買到它們，根據比斯利教授 (Beasley) 的話，馬克思最大限度地運用這些藍皮書來做科學研究，而且，事實上第一次使世人知道它們。但比斯利不知道早在一八四五年，恩格斯已經從這種英國藍皮書採取許多材料用在「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那篇論文裏了。

II

想了解馬克思的心靈並且愛它的人

是一顆在學者的外表之下那麼熱情地跳着的心——要

得看看把書本和稿件丟開時的馬克思。在家庭懷抱裡，在禮拜日晚間與他的朋友們談時的馬克思。在這種時候，他是一個最惹人喜愛的伴侶，談鋒裏閃耀着智慧，泛湧着風趣，是一個從內心發出真正愉快笑聲的人。當他傾聽別人明快的警語或機敏的答辯時，他底黑眼睛在他那濃密的眉毛下面閃動着。

他是一個溫情體貼的父親。他歡喜說這樣一句話：「孩子們必須教育他們底父母。」他底女兒們熱烈地愛他，他與她們底關係從來沒有一點父親的威嚴。他不命令她們做什麼，以請她們爲他幫一點忙，或要求她們不要去作一種他頗希望她們不作的的事情爲已足。但一個父親底意見再沒有比他這父親底意見更被聽從的了。他底女兒們把他當作一個朋友，對他的態度好像對一個玩伴一樣。她們不稱呼他「父親」而叫他爲「摩爾人」——這是由於他底黑色面孔和烏黑的頭髮與鬚鬚而給他的諱號。另一方面，早在一八四八年當他還不到三十歲的時候，他對於他那些共產主義同盟的同志們却是「馬克思父親」。

他常與他底孩子們一起玩幾個鐘頭。她們直到今天還記得那種海戰和全部紙船艦隊之被燃燒，這些紙船是他給她們作的，後來又在極端快樂中在一大桶水裏用火燃着它們。禮拜日孩子們是不允許他工作的；這一整天他是屬於她們的。當天氣好的時候，他們要全家到鄉下去漫遊一下，在

路旁小酒店裏吃一頓簡單的麵包、乳酪和薑啤酒的點心。當孩子們還是很小的時候，他常向她們說些再也講不完的故事來作縮地術，說些他一面走一面發明的奇異的神話，視路程之長短把故事拉長，使聽故事的孩子們忘記她們底疲倦。馬克思底詩意的想像力之豐富是無與倫比的，他最初在文學上就是致力於詩。他底夫人把這些少年時代的詩視爲至寶，但不讓任何人看它們。馬克思底父母本打算要他作一個文學家或大學教授的。在他們看來，他獻身於社會主義鼓動並專心研究政治經濟學（這種學問當時在法國是被人很看不起），乃是辱沒了自己。

馬克思有一次應允他底女兒們給她們寫一個關於格拉西（Gracchi）的劇本。不幸這個計劃從未實現。看看他這被稱爲「階級戰爭的武士」的人對於這古代社會中階級鬥爭一個可怖而生動的場面如何寫作，一定是很有趣的。這只是他底許多沒有實現的計劃之一。舉例說，他還想著一本關於論理學的書，還想著一本關於哲學史的書，後者是他早年喜歡研究的學術之一種。要使他能有機會寫出他所計劃的一切書，把他腦筋裏富藏之一部呈獻給世界，那他就需要活到一百歲才行。

在他整個一生中，他底夫人是他底一個最真實最美滿的伴侶。他們在兒童時代彼此就認識，而且是一塊生長大的。他們訂婚時馬克思不過十七歲。到他們一八四三年結婚時，他們需要等九

年的時間，但結婚後直到馬克思夫人死，他們從未分離過，夫人死後不久他也逝世了。雖然她是生長在一個日爾曼貴族家庭裏，但再沒有人比她底平等意識更强的了。社會地位的不同與區分對於她是不存在的。在她家裏，在她底餐桌上，穿着作工服裝的工人被歡迎的那種禮貌與誠摯就好像歡迎公爵或王子一樣。從各地方來的許多工人都快樂地享受她底殷勤款待，而且，我敢斷定，那些被她用那樣的樸實無僞的和愛予以招待的人們，沒有一個會夢想到他們底女主人是亞吉爾公爵女系的後裔，或夢想到她底哥哥曾經作過普魯士王的內政大臣。而她對於這些也毫不重視。她拋開了這一切而跟隨她底卡爾，同時她對於她這樣做也從不懊悔，即令是在他們最貧困的時候。

她底性格安祥而愉快。她給她底朋友們的那些信，用她那熟練的筆毫不費力寫出來，乃是一個活躍而有創造性的心靈之傑出的產物。接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視為快樂的日子。貝克爾 (Johann Phzlip Becker) 曾把這些信出版了一些。海涅這位無情諷刺作家，也害怕馬克思的譏嘲，但他對於馬克思夫人那種銳利敏感的睿智十分敬仰。當他們夫婦滯居巴黎時，他是他們家裏一個經常的客人。馬克思對於他夫人的才智與批判力是如此敬佩（他在一八六六年會這樣告訴我），把他一切的稿件都交給她看，並且非常重視她底批評。她在他底著作付印前要把它們抄寫一下。

馬克思夫人有許多孩子。有三個很小就死了。死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她們一家所歷受的貧困境況中，這時期他們在倫敦作亡命者，住在蘇河區丹街的兩間小房子裏。我只認識了他們家裏的三個女兒。當一八六五年我被介紹給馬克思的時候，最小的那個（現在是阿維林夫人）是一個可喜的幼兒，樣子很不像女孩而像男孩。馬克思常說他底夫人生伊琳諾時誤把性別弄錯了。兩位較長的女兒形成了人們所能想像得出的最動人最和諧的對比。較長的一個（現在是朗格夫人 *Mme. Longuet*）面色像她父親一樣黑，眼睛和頭髮也都是黑的；較小的一個（現在是拉發格夫人 *Mme. Lafarge*）則像她底母親，皮膚白晰，兩頰緋紅，有豐美的捲曲頭髮，金光閃耀，好像它所掩蓋着的乃是要落的夕陽似的。

除了上面已經說過的人之外，馬克思家中還有一個重要人員，名叫海倫·德穆絲（*Helene Demuth*）。她出身農家，很小的時候，在燕妮·威斯斐倫（*Jenny Ven Westphalen*）嫁給馬克思之前許多年，就成爲威斯斐倫家一個女僕了。在婚禮舉行的時候，海倫不願離開馬克思夫人，而以最高的自我犧牲的忠誠去追隨馬克思家的命運。她隨伴馬克思夫婦在歐洲各處飄零，分受他們所受的各種驅迫。她富於操理家務的實際精神，知道在最艱難的境遇中怎樣善爲應付。得力於她的有條有理、節儉和機敏，他們家裏從未忍受過無法維持的貧困，至少沒有缺少過必要的東西。

她是個精通一切家事的主婦，既作廚子，又任女傭，既管理孩子們的束裝事宜，還剪裁她們底衣衫，由馬克思夫人幫助縫紉。她同時又是一個家主婦和總管。孩子們像對母親一樣愛她，而她也以一個母親的感化力影響她們來回答她們底愛。馬克思與他底夫人都把她當作一個親愛的朋友。馬克思常與她下棋，並且總是常爲這個敵手所擊敗。海倫對於馬克思一家的愛護是熱狂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而且毫無疑義是好的；任何人要批評馬克思，就必須同她理論一下。一切與馬克思家有密切關係的人，她都放在她底母性保護之下；我們可以說那整個家庭都處在她底羽翼中。馬克思與其夫人死後她還活着，現在她又把她那周密的管理轉移到恩格斯家裏了。她在年青時就認識了恩格斯，喜愛他與喜愛馬克思一家相同。

而且，我們可以說恩格斯也就是馬克思家庭的一員。女孩子們談到他時都像談到第二個父親一樣。他是馬克思底『第一個我』(alter ego)。他倆底名字在德國有許多年永遠是聯合在一起，歷史將永遠把他們底名字一塊兒記載在史冊上。在我們現代，馬克思與恩格斯實現了古典作家所描繪的那種理想的友誼。他們年青時就互相認識，彼此平行地發展，在最親切的共同思想與感情中生活，參加同一革命鼓動，只要能夠在一起便總是在一塊兒工作。如果不是環境逼迫他們分別了二十年，他們也許畢生都是要在一塊兒工作的。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恩格斯不得

不到曼徹斯特去，而馬克思則被迫留在倫敦。但他們用通信的方法照舊分享彼此的精神生活。他們幾乎每天互相寫信，談論政治上和科學上發生的事件，談論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恩格斯一能夠脫離他在曼徹斯特的的工作，就急急跑到倫敦租下房子，離他所愛的馬克思家僅有步行十分鐘的距離。從一八七〇直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死為止，他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或在這一個或在那一個家裏。

當恩格斯來信說他要從曼徹斯特到倫敦來的時候，馬克思家裏總是快樂異常。在他到達這一天之前，這要來的訪問要有好幾天被當作談話的題材。在恩格斯要到來的一天，馬克思由於不耐於等待而不能工作。最後那重行融合在一起的時刻來到了，兩個朋友就要在一塊兒消磨一個整夜，抽着烟、喝着酒、談着他們上次見面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馬克思對恩格斯底意見比對任何別人的意見都更加重視。恩格斯是他認為值得與他共同工作的伴侶。實際止，恩格斯對他就是整個的社會大眾。爲要說服恩格斯，爲要使恩格斯贊成某一思想，馬克思覺得費多大氣力都值得。舉例說，我知道他有一次復讀整整好幾本書去尋找他所需要的真實，用以轉變恩格斯對於亞爾比根西斯（Albigenses）政治和宗教戰爭中一個小事件（我現在記不起是什麼事件了）的意見。說服恩格斯底意見在他是一種最大的愉快。

馬克思以有恩格斯這樣的友人爲榮。他曾愉快地向我詳述他這朋友的德性和才智；爲了把恩格斯介紹給我，他特別到曼徹斯特去了一次。他敬佩恩格斯那十分廣博的學識；爲了怕會有任何不幸事件落在恩格斯身上，他常爲之不安。「我總是覺得驚懼，惟恐他會在他那瘋狂的曠野馳騁中有一次會摔下馬來」，馬克思有一天向我這樣說。

馬克思是一個好朋友，正好像他是一個溫愛的丈夫與父親一樣。他底夫人、女兒們、海倫與恩格斯，都是像他自己一樣值得親愛的。

三

最初是急進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的馬克思，當他的反對派立場表現得太尖銳的時候，就發現他被他底同伴們拋棄了，而一當他轉變爲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他就被視爲仇敵了。一種騷亂的叫聲起來反對他，他被譏刺和造謠中傷，後來就被趕出德國；以後人們又組織一種「抹殺」的陰謀反對他個人和他底著作。他底『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完全無人注意，但這篇著作却使我們看到在一八四八年的切歷史家與政論家中，只有馬克思一個人是了解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那次政變的原因與結果之真正性質的，也只有他一個人是把它們加以闡發的。沒有一家資產階級的報紙提

到這篇著作，不管它是如何真實。『哲學底貧困』（是回答蒲魯東所作『貧困的哲學』的）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兩書也同樣無人注意。只有國際工人聯合會之成立和『資本論』第一卷之出版才把這持續了約有十五年的『抹殺』的陰謀打破。人們再不能不注意馬克思了；（第一）國際生長起來，世界上充滿着它底事業之榮名。雖然馬克思是在暗中主持而使別人露面作主要角色，但他這後台主人不久就被發現了。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了，很快地變成了一種俾士麥在攻擊它以前先曾向它獻媚的力量。拉薩爾底一個信徒西威茨爾發表了一些論文（馬克思認為它們值得注意），使『資本論』被工人階級知道了。（第一）國際大會通過了一件貝克爾提議的決議案，向國際社會主義者推薦這書作為工人階級的聖經。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起義之後（這中間人們以為是第一國際所主持的），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後（第一國際評議會曾為防禦公社與各國資產階級底報紙底咒罵底潮流鬥爭）馬克思這名字轟動了全世界。現在他被普遍地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無敵的理論家和最初的國際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了。『資本論』現在成了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教科書；一切社會主義者和勞動者的報紙都普遍地佈他底學說；在紐約大罷工中間，從他著作中摘錄的片段被印成傳單，用以感動工人們堅持下去，並向他們證明他們底要求之正大。『資本論』被從德文譯成讀者最廣大的其他歐洲文字：譯

成了俄文、法文與英文。片段的摘錄更印成了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荷蘭文。在歐洲或者美洲，每當敵人企圖駁倒馬克思學說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都能够找到有力的答辯。在今天，千真萬確地，『資本論』成了上述第一國際大會所宣稱的、工人階級的聖經了。

但馬克思活躍地參加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使他很少有時間致力於科學工作；由於他底夫人和長女郎格夫人之死，這工作更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馬克思與其夫人是被相互的愛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她底美麗對於他是一種快樂和驕傲；她底溫柔和熱誠，使他在忍受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底生活中所不能不有的貧困時，受到安慰。致馬克思夫人死命的那種痛苦，也決定了要縮短她丈夫的生命。在她那長期苦痛的患病期間，馬克思是精疲力盡了——在精神上是由於苦惱，在肉體上是由於失眠和缺乏新鮮空氣與運動。這些就是致他死命的那肺炎症之先決的因素。

在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馬克思夫人死了，她活着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和唯物論者，死時也是。死對於她並無恐怖。當她覺得自己頃刻就要死的時候，她說道：『卡爾，我底力量不能支持了。』這是她最後的能够發出聲來的話語。在十二月五日，她被葬埋在海格特墳場中不信神者的墓地裏。爲遵從她自己的生時的主張和她丈夫底意見，葬禮是盡可能地秘密，僅有很少幾個知交

伴送她底屍體到她最後的安息地。恩格斯在墓畔作了如下的演說：

『朋友們，我們現在葬埋的這德性崇高的女性，是在一八一四年生於沙爾茨威德爾（Salzweil）。不久以後，她底父親威斯斐倫男爵就被調到特里烏斯（Trevés）作內政部參事官，並且在這兒變成了馬克思家一個好朋友。孩子們都在一塊兒長大。這兩個得天優厚的孩子彼此互相發現了。當馬克思進大學的時候，他們已經下決心要把他們底生命聯合在一起。』

『他們在一八四三年結婚，其時正是頭一回出版的「萊茵報」被封之後，這報會由馬克思編輯了一個時期。此後燕妮·馬克思不僅分担了她丈夫的命運——她勞苦和鬥爭，而且以最充分的了解和最熾烈的熱情參加了它們。』

『這青年的夫婦走到巴黎，最初本是自願去流浪的，但很快就變成真正的流亡了。甚至在巴黎，普魯士政府也要伸張它對馬克思的迫害。我不能不扼腕地加以說明，很活躍地親自執行驅逐馬克思命令的，正是亞力山大·亨傑爾特（Alexind Ryon Hurnbol）這個人。馬克思一家被驅逐到北京布魯塞爾。後來就是二月革命到來。由於二月革命在比京爆發的騷動，比政府把馬克思逮捕了還不滿足，並且毫無理由地把他妻子也關在監牢裏。』

『一八四八年開始革命高漲，到第二年就低落蕭瑟了。接着又是流亡，最初在巴黎，後來由於法國政

府重加干涉，便跑到倫敦。這一次，對於燕妮·馬克思正是具有各種恐怖的流亡。可是她盡力支持物質上的困苦，由於這些困苦，她眼看着她底兩個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夭折了。但政府和資產階級反對派，從庸俗的自由黨到民主黨，共同安下一個大陰謀反對她底丈夫，他們用最卑鄙下流的造謠中傷誣蔑他，一切的報紙都不登載他的文章，因此有一時期他簡直毫無防衛地站在那兒忍受敵人的攻擊（對於這樣的敵人他和他底夫人只有輕蔑）。這都給了她一個很深的創傷！這種情形繼續了很長時間。

「但它並不能永遠持續下去。歐洲的無產階級又獲得了存在條件，在這條件之下，某種限度的獨立活動變成可能的了。（第一）國際組成了。階級鬥爭從這個國土蔓延到那個國土，她的丈夫卡爾·馬克思是作爲前鋒之前鋒戰鬥着。現在開始了她爲過去許多悲哀困苦取得報償的一個期間。她看見那曾經橫加於馬克思的許多造謠中傷，像糞糠當風一般被吹散了；她看見他那被抱有各種各樣意見的反動者——從封建擁護者到民主黨，所那樣盡最大力量壓迫的學說，現在是從許多屋頂上用文明社會的各國語言向羣衆說教了。她看見無產階級的運動——這運動乃是她底血肉之血肉——撼動了從俄羅斯到美利堅的舊世界的基礎，並且向前挺進，更有勝利的把握，不管反對力量是如何強大。她最後的歡欣之一是，看見了德國工人近來在最近一次國會的選舉中的那無盡的力量之驚人的證據。

「這樣一個女性，有這樣敏銳的批判的理解力，有這樣多的政治才能，這樣多的生命力和熱情，這樣

多的對於手携手作勞工運動的同志的熱誠，——這樣一個女性在過去四十年來作了些什麼並沒有使大眾知道，並沒有在同時代報章的年鑑裏記載下來。她只爲與她的事業一起生活過來的人們所了解。但這一點我是有把握的：巴黎公社逮捕者的妻子們將常常想到她，而我們許多人也將悲哀地懷想她那勇敢而聰明的意見——勇敢而從不誇大，聰明而從不有辱尊榮。

『我用不着說她爲人的德性了。她底朋友們都知道而且永遠不會忘記。如果曾有一個女性把使別人快樂視爲她自己的最上愉快，這就是她。』

在夫人死後，馬克思的生命只剩了一串冷靜地忍受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這痛苦由於一年後他底長女朗格夫人突然死去更爲加深了。他精疲力盡了，永沒有再康復。他死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時年六十七歲，是在書桌旁坐着死去的。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

萊斯奈爾

自從我們偉大的戰士逝世以後，他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寫了許多關於他，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的文章。但這些文章的作者們，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不是（讓我運用一個在『自由的』英國的職工會裏很流行的成語）真正的工人。就出身或生活地位說，他們大都是屬於所謂中等階級的

那末，作爲一個工人，一個卑微的成衣匠的我，趁這紀念節的機會，爲了比我年輕的同志們的利益，寫下我對我們不朽的戰士回憶，我的前輩總不致有什麼芥蒂吧。這些回憶是根據本人跟卡爾·馬克思的多年的來往。牠們一部分將描述馬克思給與我自己和別人的印象，而另外部分則將放大他的生活的畫面。

當我在四十年代的中葉，在德文『布魯塞爾報』(Deutsche Crüsseler Zeitung)上第一次看

見卡爾·馬克思這個名字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人。在一八四七年討論和通過「共產黨宣言」這個歷史文獻的時候，我更加認識了馬克思的主義。那時我正在倫敦工作，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Communist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的一個社員，該社的會址是德魯利街(Drury Lane)一九一號。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末尾和十二月初頭，在這裏開了一個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大會。卡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從布魯塞爾趕來出席這個會議，向聯盟的委員們發表他們關於現代共產主義及其跟政治和勞工運動的關係的意見。這個會議當然是在黃昏舉行。只有代表可以出席，但不是代表的我們也非常關心討論的進行，不斷獲得關於會議情形的報告。不久我們知道了：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一致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解釋的主義，公推他們把自己的見地寫成一通宣言。一八四八年春，這通宣言的原稿送到倫敦，我被給與了特權，得在這個劃時代的文件的出版工作中盡了相當的職務，我把原稿送到印刷所，到了時候又把校樣送給卡爾·沙伯(Karl Schapper)，他是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的創立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爆發以後。卡爾·馬克思和弗利特利支·恩格斯在科倫(Cologne)創辦『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共產主義聯盟的各色盟員和一羣被說服了的民主主義者都成了馬、恩的合作者。我也到了科倫，盡力幫助同志們做宣傳工作。不管到那裏工作，我

總是帶『新萊茵報』去散發，而在工作時還往往對夥伴們高聲朗誦其中的某些文章，夥伴們常常是很熱情的聽衆。一八四九年五月，在普魯士政府再三採取合法手段破壞該報之後，牠終於被迫停止發行，而馬克思則被逐出科倫。不久以後，我也分享他的命運。一八五一年，我在馬因斯(Mainz)被捕。在牢裏被拘禁了兩年之後，我在有名的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面前被判處三年囚禁徒刑，囚禁在要塞裏。我在格牢登茲(Graudenz)和在西利西亞(Silesia)邊界上的西爾保堡(Silberberg)渡過了我們的刑期。

在審判的時候，馬克思(當時住在倫敦)竭力營救我們；但警察廳長斯蒂保(Sieber)和他社會的救主們的陰謀詭計，陪審官的階級偏見，以及——我非悽然承認不可——若干我們自己人(他們的莽撞教我們來負責)的愚蠢，使馬克思及其朋友們的努力毫無成果。

那時候，已經有不少所謂行動家，過激的職業革命家，在他們的心目中，什麼都不够激烈。他們懷着一種錯覺，以為隨時都可以用『騷亂』或臨時的暴動引起革命。然而他們什九都是空談家，而不是實踐家，都是詞句的賣弄者，從沒有在運動中做過一些認真的工作。其中最激烈的分子的喧噪要使你覺得他們急想咬破一切剝削者的喉嚨，但後來他們自己都變成了大衆的最惡劣的剝削者。在後來的年頭，你可以看見其中的一些分子坐在自備馬車裏馳過倫敦的街道。

當我在要塞裏的刑期滿了以後，我於一八五六年回到倫敦，我在這裏終於跟馬克思直接接觸了。

一八五〇年，他和他們知友們脫離了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因為在威利支 (Willich) 領導下的「暴動派」，在該組織裏佔了優勢。但當過激的革命黨人之一欽克爾 (Kinkel) 被開除了的時候，我能敦勸馬克思重去參加那個組織，就政治經濟等課題發表演說。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和其他同志們也重新加入了組織。

欽克爾創辦了一種名為「赫爾曼」(Herermann) 的期刊，牠在意大利戰爭的時期宣傳波那帕脫黨人 (Bonapartist) 的口號。爲了對牠的反攻，「Das Volk」在一八五九年春出版了，馬克思被請爲牠的撰稿人。他替牠寫了一些關於普魯士對意大利紛擾的態度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同時又在他的朋友間奔走募捐，以支持這個新報紙。同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六〇年馬克思又出版了「福格特先生」(Herr Vogt)，暴露這位紳士及其贊助人和黨徒的波那帕脫派的陰謀。這部著作是駁斥福格特及其朋友們正在傳佈的無恥的誣蔑的。牠包含許多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避難運動的報導和歐洲各國內閣的外交陰謀的寶貴的記載。

到一八六四年。「國際」終於誕生了。我積極參加建立「國際」的工作，成爲總委員會

(General Council) 的一分子，因而跟馬克思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

他總是特別喜歡跟手藝工人接觸，喜歡找機會跟他們談話。他特別喜歡跟那些毫不躊躇地坦白反對他的意見的人作伴，喜歡跟那些不以諂媚苦惱他的人們作伴。他對於手藝工人關於工人運動的意見，感到絕大的興趣。他老是準備跟他們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要立刻發現他們是否真正懂得自己所討論的問題，如果發覺他們真正懂得，他就高興得了不得。他對於『國際』的理事會，始終沒有缺席過一次，散會後，我們大多數人，馬克思也包括在內，往往走到一間安靜的酒館裏，各人對着一杯啤酒，繼續作非正式的討論。在回家的途中，馬克思往往談論經常的工作日，因為早在一八六六年，我們已經開始為八小時工作日宣傳，而這成為一八六六年九月日內瓦大會中我們的綱領的一部分。馬克思老愛這樣說：『我們想建立八小時工作日，但我們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兩倍時間的工作！』這不幸是句真話，馬克思是太容易工作到超過規定的時間，使他因工作過度而毀了健康。光是『國際』的事務就得費去他大量時間和精力——到底費去多少，則任何局外人都無法知道。此外，他還必須為自己的生活工作，必須在大英博物館讀書室裏化去無數小時，為他歷史的和經濟的著作搜集材料。我的住址離博物館不遠，在他回到倫敦北市哈味斯托克山(Haverstock Hill) 梅特蘭(Maitland)地方的寓所的途中，馬克思往往折到我的家裏，跟

我談談一些有關「國際」的事業的事情。他回到家裏，就吃夜飯，飯後稍稍休息一會兒。隨後他又開始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甚至工作到下半夜兩三點鐘——特別是當他飯後由於同志們的訪問而離開寫字檯太久的時候。

馬克思的房子對於一個忠實的同志永遠開着房門。我永不能忘記自己跟其他許多同志一道化費在他的家庭圈裏的愉快的時光。他的夫人是最特出的人物。她是一個高高的、非常美麗的、面貌出衆的婦人，但同時又這樣和善，這樣可親可愛，這樣生氣虎虎，這樣自然而毫不做作，使客人們感覺到自己跟她在一塊兒，好像在家裏跟自己的母親或姊姊在一塊兒一樣。她醉心於工人的主義；她對於工人們在跟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獲得的勝利，不管如何渺小，總是欣喜欲狂。

三個女兒也是從幼就十分關懷現代工人階級運動，它始終是馬克思家裏談話的主要題目。馬克思跟他的女兒們的關係是在人們想像的範圍內最親密最無拘束的關係。她們對他的態度，與其說是對待父親的態度，不如說是對待兄弟或朋友的態度，因為馬克思不喜歡扮演有權威的父親的角色。在嚴肅的事情上，他是他孩子們的顧問；當他能夠分出一點時間的時候，他是她們的遊伴。他實在懷有極度對孩子們的愛，常常說自己最喜歡「聖經」裏的耶穌的地方，就是耶穌對孩子們的愛。當他不必到倫敦市中去的時候，當他向漢普斯特曠地散步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這位「資本論」

的作者常常跟街上的一羣孩子玩耍。

像一切真正的偉人一樣，馬克思絕對沒有傲慢的習氣，他對於一切忠誠的努力，給與應有的信任，他看重任何根據獨立思想的意見。像我在前面說過一樣，他時刻急想知道樸實的手藝工人對於勞工運動的意見。他在下午常常跑來看我，領我出去散步，對我無所不談，我當然盡可能地讓他說話，因為聽聽他思想的發展，在他有興致的時候聽他說話，這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我在這樣的場合總是被他吸引住了，覺得自己很難離開他。他跟人在一起時的吸引力，感動了，簡直可以說迷惑了一切跟他接觸的人。他有用之不竭的無限量的幽默，他的笑永遠是出於真誠。如果我們有些同志不論在那一國得到一點成功，他總要表現出真心的狂喜，使跟他作伴的人們也不由自主地被捲進愉快的洪流裏。他對於德國工人所獲得的每次選舉勝利總是高興得了不得，而對於每次勝利的罷工，也是這樣。要是他能親眼看見我們現在所能組織的大規模的「五一」示威運動，他該是何等的愉快呀！他的敵人們的攻擊不過使他覺得有趣，我喜歡聽他說到他們時那種幽默諷刺的口吻。當他自己的著作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時，他對牠們就顯得非常冷淡。要是談話中提到他某一期的著作，他就對我說：「如果你要看我全部的著作，你得向拉薩爾(Lassalle)設法，他保存着我全部作品。至於我自己呢，我對於大多數著作連一冊都沒有保存。」這不是一種修辭

學上的誇大，而是簡單的真實。要是他的某一著作碰巧有一冊存在我的手裏，他總要向我借閱。

有許多年，羣衆完全不知道馬克思的著作；就是今天，他們還是沒有充分瞭解牠們的價值。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後和革命期中所寫的著作，更其如此。這些著作的發行在當時遭遇着非常嚴重的困難。但是他的其他著作也不爲人們所週知，因爲他絕不是自吹法螺的人。有人說德國總工會(The General Union of German Workers)的成立是近代工人階級運動的開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的合作者們聽到這種論調，只好發笑。總工會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成立的，在這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們已經孜孜不倦地做了二十年的宣傳工作。我寫這些話沒有反對拉薩爾的意思。我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這一時期中結識拉薩爾，爲了他的火山決口似的精力而器重他，樂於承認他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強烈效果。應該感謝拉薩爾，他使勞工運動有了長足的進展。我最後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八五二年十月和十一月在科倫共產黨員被審判的時期，他當時是一個關心的聽審者。在他一再訪問倫敦的時候，我沒有會見他。他沒有到共產主義工人教育社來，而在馬克思的家裏，我也沒有碰到他。

一八六八年十月初，馬克思與沖沖地告訴我，「資本論」第一卷已被譯成俄文，在聖彼得堡排印。他非常看重俄國的勞工運動，讚揚俄國人（他們爲了研究和傳佈科學理論的著作而忍受巨

大的犧牲），推崇他們能够把握現代的思想。當他的著作俄文版第一部到達他手裏時，他覺得這彷彿是時代的一個顯著的徵兆，是值得歡欣鼓舞的事件，不僅馬克思一個人如此，即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亦是如此。

每當工人們在跟剝削階級的鬥爭中遭受一次失敗的時候，馬克思總是拳拳服膺戰敗者的主義，聚精會神的駁斥戰勝者必然發出的辱罵。他在「六月事變」(June Days) (一八四八年，巴黎)以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的反應是這樣，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應也是這樣——當時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大多數未覺醒的工人，都惡狠狠地攻擊任何敢於擁護「公社」的主義的人。馬克思是被屠殺、被逼害的「公社」戰士們的第一個保護人；而國際工人協會理事會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的宣言「法蘭西內戰」，證明他是用何等光輝的精力起草這個文件。真的，只有在失敗之後，我們才認識自己真正的女人。

「公社」倒台以後，「國際」的工作在馬克思看來是一天一天更惱人了，使他內心的滿意一天少似一天。每次革命固然吸引了許多勇猛的戰士，但同時也吸引了一羣投機分子，各種各樣的冒險家，他們希望從革命的局勢中獲得個人的利益。在「公社」的逃亡者隊伍中有許多這樣的角

色；因為他們從巴黎的事變中沒有得到利益，反而受到損害，他們現在盡力播種分裂的種子。這比較容易做的工作，因為在「公社」社員隊伍中已經存在着顯著的衝突。勃朗基主義派(Blanquistes)、蒲魯東主義派(Proudhonists)、自治主義派(Autonomists)、無政府主義派，以及其他各色各樣「主義派」，不住地互相攻擊。這些糾紛反映在理事會的開會場面。會場上常常湧起猛烈的風暴，馬克思簡直無法說服伙伴們保持理性。他在這些場合所表現的容忍，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失望的「公社」社員們的歪曲意見和瘋狂的計策，也不時使他耐不住發起怒來。

勃朗基主義者是最惡劣的暴躁漢，最無理性的分子。他們已經再度壓制革命，準備執行胡亂的屠殺。

直到此時為止，這些紛爭與其說是怎樣嚴重，不如說是非常有趣；但法國代表們的內鬨，却把其他國家的代表們也拖入了摩擦中了。有些同情這一派，有些同情那一派。加之頭號的陰謀家巴枯寧從中煽動，High Holborn（當時理事會開會的地點）的會場的騷動，實非言語所能形容。無止息的磨擦，言語的爭辯，意見和意氣的衝突，簡直無法保持會場的秩序。那些慣於責備馬克思缺乏容忍的人應該知道他帶着怎樣的手腕和耐心說服爭論者的觀念，指出他們思想錯誤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每個政治的戰士絕不能過分寬容；照我的意見，我們應該大大

感激馬克思，因為他用種種方法把野心勃勃的愛鬧的分子關在「國際」的門外。在組織的初期，一羣非常混雜的分子要求加入組織——其中有無神論的高級牧師布拉德羅 (Bradlaugh)。我們主要地應該感謝馬克思的地方，就是他教這些英雄豪傑們懂得國際工人協會不是培養宗派的機關，不管是信仰宗教的、反宗教的、或其他任何宗派。

當他的女兒燕妮和羅拉嫁給兩個跟他志同道合的優秀分子的時候，馬克思感到大大的快感。燕妮的丈夫是查理斯·朗格 (Charles Longuet)，而羅拉的丈夫則是保羅·拉發格 (Paul Lafargue)。他最小的女兒伊利諾到頭也嫁給一個有才能的社會主義者愛德華·阿維林 (Edward Aveling)；可惜她在她雙親過世以後才找到這個丈夫。否則他們瞧見自己的孩子們的活動都是為工人們的解放，應該感到何等的愉快！要是能夠歡迎最近十年來工人階級運動的進步，他們該是何等的歡喜！

馬克思的長女燕妮秉有她母親全部的品性，無比優良的品性。她母親在一八八一年的不合時宜的死亡，是發生於馬克思最不順適的時際的大不幸。馬克思的長女燕妮，在一八八二年死去，她母親比她僅僅早死十二個月。他受了這兩個可怕的打擊，始終沒有復原。他本來患着烈性的咳嗽症，他咳得那麼厲害，彷彿要把他強壯的軀體震得粉碎。但在這以前的許多年頭，頑強的過度工

作已經摧毀了他的體格。約在十年以前，醫生已經禁止他抽煙。他抽煙一向抽得很厲害，這是一種大大的犧牲。我在醫生的禁令頒佈後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他驕傲地告訴我，他有多少天不抽煙了。他說決心不再抽煙，直到獲得醫生的允許。在此後的幾次會見中，情形也是一樣；他總是告訴我他奉到醫生嚴厲的禁令後有多少天，多少星期了，而且向我保證決不破壞禁律。實際上，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真心在戒煙。不久以後，當他的醫藥顧問允許他一天抽一支雪茄煙的時候，他是愉快得多了。

馬克思沒有活到應有的年紀，這該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他的知交們老早就為他的健康擔心，因為當他的研究科學和從事勞工運動的興味摧毀着他的健康的時候，他沒有採取適當的攝養。在這些事情上，他的任何朋友和任何家人都說不動他。他的遺著足以說明他帶了多少學問的財富一同進了坟墓，雖然這些著作還不及他預備寫的著作十分之一。然而這些文章到底作為他的遺產而傳給我們了，而且將為我們所理解。我們應該慶賀自己，因為馬克思最老、最知己的朋友弗利特利支·恩格斯還是精強力壯地跟我們一同活着，他將負起編輯馬克思的遺著的責任。

馬克思甚至在死後還給與我們這樣新的學識和新的見地，他的遺教正在戰鬥的無產階級中間日益廣泛的傳佈着，他們日益加甚地影響着任何地方的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思不但向羣衆發出

全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這個强有力的口號，便算滿足，他還提供了一個能使他們聯合起來而且正在聯合着的組織。以卡爾·馬克思爲主腦的『國際』已經再生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大；現在被國際勞工運動中的工人階級的戰鬥部隊所圍聚的旗幟，就是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豎起來的旗幟，戰鬥的無產階級已將這頂旗子捋負了整整的一個世代。在這旗子底下，工人的軍隊正在往前行進，不斷地獲得勝利。

——林談秋譯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

M·格略塞爾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說的時候，曾經這樣講起馬克思：

「假如你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爲什麼馬克思的學說，能够抓住最革命階級中的千百萬人的心呢？那麼你們就只能得到一個回答，因爲馬克思是站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所能獲得的各種知識的成果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研究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共產主義；而主要的，還是因爲他根據了對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所作的最精確的、最詳細的和最深入的研究，再靠了他完全把握住以前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證明出這一點。」

「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批判地加以改造過，一絲一毫都沒有放鬆忽視。」（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六頁）

馬克思一生都在學習。當他讀完了大學和得到博士學位時，他又重新研究科學，而同時又從事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鼓動與編輯的工作。馬克思的科學研究工作，時時刻刻都是因革命鬥爭的要求而決定。馬克思本人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文中，曾經這樣描寫了他這個時期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

『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當我任「萊茵報」的編輯時，我最初才碰到了必須對所謂物質利害關係的問題發表意見的困難情況。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伐和土地所有權再加劃分的問題的討論，當時萊茵省省長馮·夏培爾先生關於摩賽爾農民情況的問題對「萊茵報」所作的官方的論戰，最後，還有關於自由貿易與保護關稅的討論，都給了我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以最初的激動。從另一方面講，當「向前邁進」的善良願望正好多倍地超過於專門學識之上的時候，在「萊茵報」上就可以聽到一種帶着輕微的哲學色彩的法蘭西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反響。我自己發表了反對這種愛好的意見，但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論戰中，我又坦白地承認了我當時的知識，還不容許我對這些法蘭西思潮的內容作任何獨立的判斷。』（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二卷第一分冊第五——六頁）

馬克思的這段故事，告訴我們他善於正確而及時地認清他自己知識上的缺點，並且毫不羞於承認這個缺點，他對於任何一個問題，假如還沒有充分的準備時，他決不冒險地「作任何獨立

的判斷』，而立刻就進而作更詳細的研究。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也曾向青年團員們講起這一點，警告他們要反對理論研究上的膚淺的毛病。他這樣講過：「假如我曉得我知道的事情很少，那我就想辦法要多知道一點。」（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馬克思爲了要充實他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三年所感覺到的那種知識上的不足，他是從不惜勞苦去加以研究的。

一八四三年的秋天，恩格斯這樣寫道：

『馬克思懷着狂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法國史。這個研究的結果，就是他本人轉向社會主義。』（見『馬克思全集』俄文本第十六卷第二分冊第二五六頁）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在他所製定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世界觀上，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馬克思一直到死的那天，都沒有中止他對於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所遺留下來的原稿、抄本、提綱、摘錄、以及他在批判地整理他所研究的各種問題時所做的雜記，都給了我們一種可能足以從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天才奠基者的創造工作的實驗室中，抽取出他最寶貴的教訓。

爲了要達到馬克思所造成的那種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刻認識，不僅僅需要有巨人似的智力，同

時還需要對於科學與生活的一切部門有着巨人似的知識。而馬克思本人就是完全能掌握這些知識的。

保羅·拉發格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頭腦，是用歷史與自然科學部門中的以及哲學理論中的多得難以盡信的事實來武裝起來的，他並且善於卓越地利用他在長期思想勞動中所聚集起來的全部知識與觀察。』（見『馬恩選集』俄文本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卷第九二頁）

馬克思善於積極地從過去科學中，提取出科學在人類知識的各種最不同的部門中所能提供給他的一切東西。凡是他爲了這個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生產工具』，他都用他自己的手來爲自己鑄造出來。

馬克思用最精細的方法，時常多次反覆地來研究這一本書或是另一本書，他不僅研究了在他以前所出版的全部哲學的、歷史的與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他還研究了技術史、實用經濟、各國工業與農業的情況、統計學，甚至還研究過意大利的複式簿記。他的記憶力是異常驚人的。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學會了鞏固與發展自己的記憶力，他按照黑格爾的勸告，學習用他不熟悉的語言來背誦詩歌。雖然這樣，他從不單靠他自己的記憶力，他還時常在他自己的抄本裏，記出他

想豐富他自己的記憶力的各種實際資料。他有一種時常重讀自己的筆記、並將他所集起來的材料再加以系統化的習慣。

從馬克思的抄本和通信中，同樣地也可以看出，他是用了多麼大的注意力於獲得正確的知識。他特別研究過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研究過自然科學，甚至還研究過生理學和解剖學。例如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七月五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

「在這個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當中（馬克思這個時候正患着流行性感冒——原作者註），我讀了加本特的生理學，洛爾德的同一著作，克里凱爾關於組織學的學說，希普茲漢的腦與神經系統的解剖學，希萬和希萊頓的細胞學說……。在最近這個時期中，我想多多地研究解剖學和生理學，除此之外，我還準備去聽當場有實物展覽和解剖的課程。」（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三卷第一九三頁）

當一八六三年正月間，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時，他曾到地質學院聽過威里斯教授的實用工藝學教程；研究過地租的問題，研究過土壤化學。

馬克思不斷地工作着，他常以休息的形式，從這一個對象轉移到另一個對象，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多樣化。閱讀文藝作品，閱讀莎士比亞、海涅、巴爾扎克以及其他所喜歡的作家及詩人的作品，這對於他就是休息。

拉發格寫道：

「除去閱讀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之外，馬克思還有一個特別的休息腦力的方法：這就是弄數學，他對於這門科學是有着特別的摯愛的……。」（見『馬克思選集』俄文本第一卷第九〇頁）

當他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他無法繼續他經常的研究工作，「就寫成了一篇關於無限微積分的論文，據許多看見過這篇文章的數學專家們的批評，它是具有極大的科學價值的……。」（見前書同頁）

當馬克思生病的時候，正像我們從前面引的信中所見到的一樣，他就研究「一些比較輕鬆」的科學，例如生理學和解剖學。

至於馬克思怎樣組織他自己的工作和怎樣處理書籍的情形，拉發格曾經這樣告訴我們：

「馬克思從不讓任何人整理，其實講得更正確一些，是弄亂了他的書籍和紙張。它們只有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紊亂的；其實每一件東西都是放在它一定的位置上，他用不着尋找，很快地就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書籍或是抄本。甚至在講話的時候，他也時常會停下來，找出書中的一段引用的文字或數字給你看。和他他自己的工作室合而為一個整體，在他的工作室裡面的書籍和紙張，就像是他身體的四肢一樣地，服從他的意志。」

「在排列書籍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滿意於外表的整齊；各種開本的書和小冊子都一本一本地緊排在一起；他不是按照它們的開本，而是按照它們的內容來排列的。對於他，書籍是智力勞動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裝飾品。」它們是我的奴隸，它們應該按照我的要求而為我服務」……他在書本上劃線的辦法，使得他很容易找到書中所需要的地方。」（見前書第八八頁）

馬克思特別重視做提要的工作。視為是一種通曉他所讀過的材料的工作的過程，我們從這樣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為他自己個人的藏書做提要。但是我們知道，馬克思並不滿足於單純的閱讀和為書本做提要的工作，他批判地攝取了它們的內容，檢查了書本中所引用的事實，給它們以最嚴格的分析，有時為了證實某些事實而研究了堆積如山的統計資料。馬克思從不利用任何沒有檢查過的資料來源，正像恩格斯所說的，「他是不採用間接得來的資料的，他永遠努力搜求直接的材料來源；而甚至根據直接的資料來源來檢查次等的材料，並專為這件事不惜多到大英博物館的閱書室去走一趟」。在研究每一個對象和現象時，馬克思都要研究它的歷史來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很明顯地，就是每一個研究的對象，都引起了他心中的許多新的問題。如當他在寫作「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一部分時，他特別研究了原始社會史、農學、俄國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以及其他許多問題。為了能更好地研究俄國的土地關係，他還化了很多的時間專門認

真地學習俄文。

爲了遵守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根據直接資料來源研究問題的方法，馬克思特別學習把握任他在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外國語言。好用這種文字的原文來閱讀資料原著。馬克思能閱讀歐洲各國文字的書籍，並能毫無錯誤地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寫文章。除此之外，他還學了古斯拉夫文、俄國文和塞爾維亞文。馬克思非常重視學習外國語言。照保羅·拉發格的說法，他喜歡重覆這樣一句話：『外國語言是生活鬭爭中的一種武器。』我們從他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寫給他父親的信中就可以看出，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已經不只是單純地，換句話說，就是靠文法的幫助學習英意兩種語言，他還把很多東西從外國文翻譯成德文。從外國文翻譯，這是學習外國語文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列寧後來也曾這樣地實踐過。

當馬克思努力學習俄國文時，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在一八七七年底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曾經這樣講道：

『爲了要具有批評現代俄國經濟發展的知識的可能，我學習了俄國的語言……此後好多年當中，又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許多官方及其他的出版物。』（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在馬克思的抄本中，到現在還保留了許多筆記，足以證明他是用了怎樣的頑強的和勤勉的精

神來研究俄國語言。他記下了每個生字的意義、格的變化和動詞變化表，還化了很多的力氣於把握俄國文的特點，如動詞的各種形式和格的語尾等等。他第一本作為實習之用而讀的書，就是赫爾岑的『牢獄和放逐生活』（見赫氏著的『過去和思想』的回憶錄）。在他開始學習俄文的六個月之後，他已經能夠閱讀原文的俄國文藝作品，他讀了普式庚、果戈理和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著作；再過了六個月，他在二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寫信告訴齊格菲里德·邁耶爾，說他已能非常流利地閱讀俄文了。

下面就是從這封信中引出的一段話：

『我不知道會否告訴過你，我從一八七〇年初，就開始學習俄文，現在我能非常流利地閱讀這個文字。這是因為有人從彼得堡寄來了一本弗萊羅夫斯基所著的非常有趣的「論俄國工人階級（特別是農民）狀況」的著作而引起的，同時我也想能閱讀車爾尼謝夫斯基的優越的經濟論著（他會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七年之久）。在我這樣的年紀，要能把握一種和古典的、日耳曼系與羅曼斯系的語言截然不同的文字，這是要化很大的氣力的。現在俄國的思想運動，證明出了一件事，就是民心的動搖不安是越來越深了，思想時時刻刻都是用許多看不見的線和人民的身體相聯繫着的……。」（見『馬恩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六卷第七——八八頁）

葆荃譯自「論馬列主義古典作家們的研究與寫作方法」

馬克思年表

- 一八一八 (五月五號) 馬克思誕生於居利。
- 一八三五 畢業於居利高級中學。
- 一八三五—三六 在波恩大學學習法律。和燕妮女士訂婚。
- 一八三六—四一 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歷史和哲學。開始研究黑格爾。加入青年黑格爾派；波爾、盧登堡、米陽和戈本等。初次文藝習作(詩及其他)。
- 一八三八 馬克思底父親死了。
- 一八四一 畢業於萊那大學。
- 一八四二—四三 投稿於科隆『萊茵報』，後來任編輯。與魯格合作。
- 一八四三 與燕妮結婚。

一八四三—四四 旅居巴黎

一八四四 與魯格共同發行『德法年書』。投稿於巴黎『前進』（伯恩斯坦和貝那士主持）。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結交海涅、普魯東等。初次會見恩格斯：研究經濟學和哲學。

一八四五 基佐應允普魯士政府的請求把他逐出巴黎。

一八四五—四八 旅居布魯塞爾。與恩格斯合作『聖徒的家族』和『德意志思想體系』（和黑格爾派、費爾巴哈、斯丁納爾及『真正社會主義者』論戰）。投稿於『社會之鏡』、『維斯特伐崙汽船』和『德文布魯塞爾報』。

一八四七 和維特林會見並且討論。和普魯東論戰，作『哲學底困難』。加入共產主義者同盟。講演保護貿易、自由貿易、工銀勞動和資本。與恩格斯同被委任起草『共產黨宣言』。

一八四八 『共產黨宣言』出版。被逐出布魯塞爾。改組共產主義者同盟（恩格斯、斯卡伯、烏爾伏、斯蒂方、波恩等）。

一八四八—四九 在科隆任『新萊茵報』編輯。會見拉塞爾和弗利里格來士。遊歷維也納：對維

也納工人協會講演。

一八四九

被控違犯出版法及煽動武裝叛亂，旋由科隆檢查官宣告無罪開釋。馬克思被逐出科隆，『新萊茵報』停刊。代表德國民主黨出席巴黎民族會議。被逐出巴黎。

一八四九—八三

流寓倫敦。

一八五〇

恩格斯到倫敦，然後到曼徹斯特。發行『新萊茵評論』。對倫敦工人教育協會講演。最小的兒子死了。

一八五二

最小的女兒死了。擔任『紐約論壇報』通訊員（一直到一八六一年）。投稿於大憲章派的報紙。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與德國流亡者爭論。科隆共產黨案。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一八五五

馬克思的兒子愛加死了。

一八五七—五八

編纂『美國新百科全書』。和拉塞爾通信。

一八五九

『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投稿於倫敦的『羣衆』。

一八六〇

與福格特論戰。

一八六一—六二 投繯維也納「自由報」。

一八六一 重返德國。在柏林會見拉塞爾。

一八六三 拉塞爾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

一八六四 拉塞爾死。在倫敦聖馬丁堂中成立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起草「成立宣言」。

威廉·烏爾伏死。

一八六五 奧斯乞委塞底「社會民主」短期合作之後脫離全德工人聯合會。講演「價值價

格和利潤」。倫敦國際會議。

一八六六 日內瓦第一次國際大會。「先驅」是國際的機關報。

一八六七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洛桑稜第二次國際大會。

一八六八 布魯塞爾第三次國際大會。巴枯寧建立國際社會民主聯盟。

一八六八—六九 西歐中歐罷工運動盛行。

一八六九 伊森那赫德國社會民主勞工黨大會。巴斯勃第四次國際大會。關於巴枯寧的機

密通告。

一八七〇 國際理事會對於普法戰爭的宣言：恩格斯定居於倫敦。

- 一八七一 巴黎公社。國際理事會宣言：「法蘭西內戰」。倫敦第二次國際會議。與萊比錫『民國報』合作。
- 一八七二 海牙國際大會。開除巴枯寧。國際理事會移至紐約。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演說。
- 一八七三 作反對巴枯寧的小冊子：『社會民主聯盟和旅行家國際協會』。馬克思患重病。
- 一八七五 德國各勞工黨派在哥達合併。馬克思作『哥達綱領批評』。
- 一八七六 巴枯寧死。
- 一八七七 與恩格斯合作『反杜林論』。
- 一八七八 德國宣佈反社會主義法令。
- 一八七九—八三 馬克思患病。
- 一八八一 馬克思夫人燕妮死。
- 一八八二 旅行至阿格斯和法國。馬克思女兒燕妮死。
- 一八八三 (三月十四號)馬克思死。
- 一八八五 『資本論』第二卷出版。

一八九四

『資本論』第三卷出版・

一八九五

恩格斯死。

馬克思和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辭

列寧

我們把世界工人革命的領導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之紀念碑之幕揭開了。

人數極少的剝削者，虐待着千千萬萬的勞苦民衆；人類在這些剝削者底統治之下蒙受痛苦而憔悴。較前的一個時期底剝削者——地主——所掠奪和壓迫的農奴，是不團結的，散處各地的，無識無知的；但新時代底剝削者——資本家——看到了在被蹂躪的民衆中間，有些民衆底先鋒隊——城市的工廠的產業工人——與他們對立着。工廠使這些產業工人團結，城市的生活使他們開化，而共同的罷工鬥爭與革命行動把他們鍊成鋼鐵。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他們以科學的分析，證明資本主義底崩潰與過渡到不再有人剝削人的共產主義，是不能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他們對一切國度的無產者，指出無產者底作

用、任務、使命，是要最先起來對資本作革命鬭爭，並把一切勞苦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團結在他們之周圍來對資本作鬥爭。

我們是生活於幸福的時代，偉大社會主義者底預言已在開始實現。在許多國度中，無產階級底國際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已經破曉了。國與國之間的帝國主義的屠殺，隨處都激起了被壓迫的民衆底英勇的起義，並使他們爭取解放的鬥爭力量增加了十倍。

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每看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紀念碑，就將想起我們在鬥爭中並不是孤立無援的。較前進的國度中的工人與我們並肩地起義了。還有劇烈的戰爭在等待着他們和我們。在共同鬥爭中，資本底統治將被破毀。而社會主義也將在最後達到呵！

紀念恩格斯

列寧

呵，怎樣一盞理智的明燈熄滅了！

呵，怎樣一顆偉大的心停止跳動了！

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死於倫敦。在他的朋友馬克思逝世（他死於一八八三年）後，他是全文明世界中最著名的學者，現代無產階級底導師。自從命運使馬克思與恩格斯遇合之後，他們各人底畢生工作，就成爲他們倆底共同事業。所以要知道恩格斯對無產階級有什麼貢獻，必先明白馬克思爲發展近代勞動運動之工作與學說底意義。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最先指明這一真理的，即，工人階級與工人階級底要求是現代經濟制度底必然產物；現代經濟制度，除資產階級外，又免不了創造和組織無產階級。他們又指出，人類現在受罪惡所壓迫着，把人類從罪惡解放出來的，並不是思想高尙的個人底善意的努力，而是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

是最先在他們底科學的著作中解說這一真理的，即，社會主義並不是夢想家底發明品，而是近代社會底生產力發展之最終目標與必然結果。有史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是社會某一階級統治其他階級與戰勝其他階級之蟬聯的歷史。這將一直延續到階級鬥爭與階級統治底基礎——私有財產與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生產——消滅為止。無產階級底利益要求着把這些基礎毀滅，所以，有組織的工人底有意識的階級鬥爭一定要向着這些基礎攻擊。每一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馬克思與恩格斯這些見解，現在已被那正在為爭求他們底解放而鬥爭着的無產階級全體所採取了。但是，在四十年代，當這兩位朋友參加他們那個時代底社會主義宣傳與社會運動時，這些意見是絕對新的。在那個時候，有許多人，不論是有才幹的無才幹的，誠實的不誠實的，他們雖然參加了為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為反對皇帝、警察和教士底專橫而鬥爭，但他們看不到資產階級利益與無產階級利益之對立。這些人，甚至連「工人應作為一獨立的社會力量而行動」這個觀念也不承認。在另一方面，有許多的夢想家（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是天才），以為只要使統治者與統治階級相信近代社會制度不合正義，就很容易在世上建立和平與普遍福利。他們夢想着沒有鬥爭的社會主義。最後，那時的社會主義者以及一般工人階級底朋友，他們差不多全體都把無產階級當做只是一個潰瘡，懷着恐懼地看着這個潰瘡跟工業發展而長大。所以，他們都專心於如何

阻止工業與無產階級底發展，如何阻止『歷史底車輪』之前進。可是，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和大家一樣懼怕無產階級底發展，而反是把他們一切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底不斷生長。無產階級底人數越多，他們作爲一個革命階級的力量就越大，而社會主義也就越近，越有可能。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貢獻，可用幾個字來表述：他們教工人階級了解他自己，意識他自己，而且他們以科學代替了夢想。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恩格斯底名字與生平，是每一個工人所應該知道的。正因爲這個緣故，我們一定要在這份雜誌（這雜誌與我們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樣，是以喚起俄國工人底階級意識爲目的）中概述恩格斯——近代無產階級底二位偉大導師之一——底生平與事業。

恩格斯於一八二〇年生於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的巴爾孟(Barmen)。他的父親是一個製造家。在一八三八年，恩格斯還沒有讀完中學，就被家庭環境所迫，到勃勒孟(Bremen)的一個商號去當店員。商業事務並沒有阻止恩格斯繼續着他底科學的和政治的教育。當他還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他就已憎惡專制政治與官僚專制。哲學底研究使他更向前進。在那個時候，支配着德國哲學的是黑格爾底學說；恩格斯變成黑格爾底信徒。黑格爾自己，雖是專制的普魯士國家底讚美者，爲普魯士國家效勞，當柏林大學的教授；黑格爾底學說是革命的。黑格爾信仰着人類的理性與它底權

利，他底哲學根本命題是：宇宙是不斷地變化着、發展着。這位柏林哲學家底這種學說，引導着他底那些不願意與現狀妥協的信徒們，達到這樣的一個觀念，即反對現狀之鬥爭，反對現在的不公與流行的罪惡之鬥爭，也是基於永久發展底總定律，如果一切事物都發展，如果制度都不斷爲別的制度所代替，那末，爲什麼普魯士王底專制政治，或俄國沙皇底專制政治，要永遠延續呢？爲什麼極少數人剝奪大多數人以自肥之制度，或資產階級對人民之支配，要永遠延續呢？黑格爾底哲學說什麼心底發展，觀念底發展；他底哲學是唯心論的。他底哲學，從心底發展，演繹出自然底發展，人底發展，人類社會關係底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保留着黑格爾底「永久發展過程」底觀念，而拒絕其先入唯心論的見解；他們轉向於生活事實，看到了並不是心底發展解釋自然底發展，而反是要從自然、從物質來找得心底解釋……。與黑格爾不同，與別的黑格爾派不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唯物論者。他們從唯物論的觀點，來觀察世界與人類，而明瞭了正如自然底一切現象底基礎是物質因素一樣，所以人類社會底發展是受物質的生產力底發展所制約。人類爲要滿足他們底需要而從事生產所需的物品，他們在生產中，人與人之間就發生相互關係；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依生產力底發展而定。而社會生活底一切現象，人類的熱望、觀念與法律，都要從這些關係，找得它們底解釋。生產力底發展創造了建築在私有財產之上的社會關係；但是，我

們現在看到了剝奪了大多數人底財產而集中於極少數人之手的，也正是這生產力底發展。它毀滅財產——近代社會制度底基礎，它自己朝着社會主義者所努力的目標前進。社會主義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許多社會力量之中，認識出一個社會力量，因它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並且，要使這個社會力量意識到它底利益與它的歷史使命。這一個社會力量就是無產階級。恩格斯在英國，在英國工業中心曼徹斯特（Manchester）見到了這一點。他於一八四二年定居於曼徹斯特，在他父親與人合股開設的一個商號中服務。他在曼徹斯特的時候並不是老坐在工廠辦公室中，而是常到工人所住的貧民窟去跑跑。他親眼看見工人的貧乏窮苦。但他並不限於個人的觀察。他把看到的所有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讀物都讀了，把能夠得到的所有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政府文件都仔細地研究。這些研究與觀察底成果，就是在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爲『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著作者的恩格斯底所有主要貢獻，我們已經說過，就是在恩格斯以前也已有許多人描寫無產階級底痛苦並指出幫助無產階級之必要，但是，恩格斯是第一個人，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蒙受着痛苦的階級，而且是在事實上它底極窮苦的經濟狀況迫使它不得不前進，不得不爲爭取它底最後的解放而鬥爭。戰鬥的無產階級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一定要使工人認識他們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

得到解放。反過來說，社會主義也只有在它變成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之目標時才成爲一個力量。恩格斯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底主要觀念就是這些。這些觀念，現在已爲有思想的和戰鬥的無產者全體所採納；但在他那個時候，是完全新的。這些觀念是在一本寫得很動人而又充滿着英國無產階級底窮苦之最確實與最驚人的描寫的書中說明着的。這本書是控告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之最可怕的訴狀。它創造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各處開始徵引着恩格斯底書，視它爲對近代無產階級狀況之最好的描寫。實在說起來，不論是在一八四五年以前或在一八四五年以後，都沒有一本書把工人階級底窮苦描寫得這麼動人，這麼真確的。恩格斯是到了英國之後才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在曼徹斯特與那時的英國勞動運動的活動分子聯絡並開始爲英國的社會主義出版物寫文章。在一八四四年，當他回德國時，經過巴黎，在巴黎認識了馬克思，他未在巴黎與馬克思會面之前早已就與馬克思信札往來了。馬克思受了法國社會主義者與法國生活底影響，也在巴黎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這裏，這兩位朋友合著了一本書，書名叫做『聖徒的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主義底批判』。這本書比『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先出版一年，大部分是馬克思寫的；這本書包含着革命的唯物的社會主義底基礎，即我們在上面已經解釋過的那些主要觀念。『聖徒的家族』是給哲學家鮑威爾(Bauer)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一個諧謔的綽號。這些先生們宣傳一種

批判主義，那種批判主義是超乎一切的現實，超乎黨派和政治，拒絕一切的實踐活動，而只是「批判地」沉思周圍的世界與發生於世界的事件。鮑爾兄弟這些先生們蔑視無產階級爲「非批判」的羣衆。馬克思與恩格斯很劇烈地反對這種謬誤的和有害的傾向。他們代表一真正的人類的人格——被統治階級與國家所踐踏的工人，不要求沉思，而要求爲實現更好的社會制度而鬥爭。他們當然是把無產階級視爲一個能從事這種鬥爭而且要從事這種鬥爭之力量。就是在「聖徒的家族」出版以前，恩格斯已在馬克思與魯格（Ruge）所合編的「德法年書」中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論文，他在論文中，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研究近代經濟制度底主要現象而斷定謂它們是私有財產底統治底必然結果。與恩格斯的往來，無疑地是馬克思決定研究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底著作在經濟學中產生了一個真真實實的革命）之一個因素。

從一八四五到一八四七年，恩格斯住居於布魯塞爾與巴黎，他一面從事科學的研究，一面又在布魯塞爾與巴黎的德國工人中間從事實際活動。在這裏，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秘密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聯絡，由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派他們把他們所研究出來的社會主義底主要原理加以解釋。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有名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本小冊，價值與若干本大書相等。它的精神鼓勵着並推動着全世界底有組織的戰鬥的無產階級，一直

到現在。

一八四八年底革命，先爆發於法國，而蔓延於西歐其他國家；這次革命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回到他們本國去。他們在普魯士萊茵省主持着出版於科倫（Cologne）的民主主義的『新萊茵報』。這兩位朋友，是萊茵區域的普魯士之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的熱望的心臟與靈魂。他們保衛人民底利益，保衛自由底利益，反抗反革命的勢力到底。我們知道，反革命勢力得了優勝，『新萊茵報』被封。馬克思（他流亡於外國時已喪失他的普魯士國籍）被逐出國；但恩格斯參加了武裝的人民暴動，在三次會戰中爲自由而戰；革命失敗之後，他就經由瑞士逃往倫敦。

馬克思也定居於倫敦。恩格斯不久就重又回到他在四十年代所已工作過的那個曼徹斯特商號去做店員，後來成爲股東。他住於曼徹斯特（直至一八七〇年），而馬克思則住於倫敦。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保持着一种最活躍的智慧的溝通：他們差不多每天都通信。這兩位朋友，在通信中互相交換見解與知識，並繼續合力完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在一八七〇年，恩格斯移居倫敦，他們底努力工作的智慧的共同生活，一直延續到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爲止。他們智慧的共同生活之成果，在馬克思方面，是『資本論』——我們時代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最偉大的著作。在恩格斯方面，是許多大大小小的著作。馬克思從事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底複雜現象，恩格斯呢，他在寫得

很簡易而又常是與人論爭的著作中討論比較一般的科學的問題，並本着唯物史觀與馬克思經濟學說之精神討論過去與現在底各種不同現象。在恩格斯底許多著作中，我們所要提到的是『反杜林論』（在這書中，分析着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領域內的極重要的問題）^①、『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底起源』（俄文譯本出版於彼得格勒，一八九四年三版）、『費爾巴哈論』（俄文譯本，有普列漢諾夫的註解，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二年）、一篇論俄國政府外交政策的論文（俄譯文登於日內瓦『社會民主黨』第一期和第二期）、幾篇值得注意的論住宅問題的論文、最後是二篇很短小而却極有價值的論俄國經濟發展的論文（『恩格斯論俄國』，由查蘇里奇譯爲俄文，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四年）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底巨著『資本論』就逝世了。可是，『資本論』底草稿已寫好。恩格斯在他底朋友死後，就負着『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之整理和出版的繁重工作。他在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二卷，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第三卷（他底死使他不能整理第四卷），整理這兩卷『資本論』是要費許多勞力的。奧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亞特勒（Adler）說得很對：恩格斯把『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就是爲那位會做他朋友的天才家樹立一座莊嚴華麗的紀念碑；在這座紀念碑的上面，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上去了，雖然他自己並沒有這樣的存心。實在說，『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的合作作品。古代的故事

中，有許多動人的友誼故事，歐洲的無產階級可以這樣說，無產階級底科學是由兩位學者兼戰士所創造的，他們兩人間的相互關係，是超過了古人中間友誼的最動人的故事。恩格斯總是把馬克思底名字放在前面，自己的名字放在後面，就全體來說，是公正的。他在寫給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說：「當馬克思在世的時候，我奏着第二把提琴。」（譯者註：意即謂他是第二把手。）他對在世的馬克思之親愛，對於棄世的馬克思之敬念，是無限的。這位堅決的戰士與嚴正的思想家底身軀內，有一個摯愛的心在跳動着呢。

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底運動之後，流亡異國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並不只是埋頭研究科學。在一八六四年，馬克思創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並領導着它至十年之久。恩格斯也積極參加它底會務。國際工人協會依循着馬克思之主張，從事於團結各國的無產階級；這一工作，對於勞動運動的發展，有絕大的意義，但就使是在七十年代國際工人協會已解散之後，馬克思與恩格斯之使各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作用也並沒有停止。恰恰相反，勞動運動不斷地發展着，而他們做勞動運動底精神上的導師之重要性，也一天比一天增加。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單獨繼續為歐洲社會主義者底顧問與導師。不論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雖受政府逼迫，但力量繼續長大的很快）或是落後的國家如西班牙、羅馬尼亞和俄國底代表們（他們還不得不研究與估量

他們底工作的第一步），都同樣要向恩格斯請教。他們都依靠着老年的恩格斯底知識與經驗底豐富的寶庫。

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都懂得俄文，讀俄文的書，對俄國極注意，抱着同情的態度注視俄國的革命運動，並與俄國革命家保持聯絡。他們倆人在未變為社會主義者之前都是民主主義者，而對政治專制之仇視的這種民主主義的感情，他們非常濃厚。這種直接的政治感情，再加以對政治的專制與經濟的壓迫之間的關聯之深博的學理上的理解，與他們底豐富的人生經驗，使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政治方面是非常地善感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俄國極少數的革命者之反對強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鬥爭，能够在這些飽受磨鍊的革命者之心中引起最同情的反應。在另一方面，有一種傾向，為求空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俄國社會主義者底目前主要任務——即奪取政治的自由；這一傾向，他們自然是以為可疑的，他們甚至視之為直接出賣了社會革命底偉大事業，「無產階級底解放，一定要無產階級自己幹」，——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斷地這樣教我們。但無產階級為要爭取經濟的解放，一定要為自身爭得某些政治的權利。而且，馬克思與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出，俄國的政治革命，對西歐的勞動運動也定會有絕大的意義。專制的俄國，一向是歐洲一般反動勢力之堡寨。俄國因一八七〇年戰爭底結果，使俄國在國際上享有非常優越的地位，俄國利用這國際優越的

地位，使德國與法國之間長期不和；這當然只是增加了專制的俄國作爲一反動勢力底重要性。只有一個自由的俄國，用不到壓迫波蘭人、芬蘭人、日耳曼人、亞美尼亞人或任何其他弱小民族，也用不着不斷挑撥德法兩國互相反對，只有這樣的一個俄國，才能使近代歐洲擺脫戰爭的担負，才能削弱歐洲的一切反動分子，才能增加歐洲工人階級底力量。所以，恩格斯熱望着在俄國建立起政治的自由，使俄國與西方的勞動運動都能進步。恩格斯之死，使俄國革命者喪失了他們最好的朋友。

願恩格斯，這一位無產階級底偉大戰士與導師，永垂不朽！

● 這本書是極豐富和有教育價值的，可惜只有一小部分，概述社會主義發展的那一小部分，譯成了俄文。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出版於日內瓦，一八九二年第二版）

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恩格斯

曼努意斯基

一 恩格斯及其在創造科學社會主義上所起的作用

四十年前，卡爾·馬克思最親密的戰友，人類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底組織者和領袖弗列德力克·恩格斯逝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名字永世爲各民族所紀念，因爲這兩個人是兩個偉大天才，是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底鼻祖。

恩格斯底革命活動與馬克思底生活和活動有分不開的聯系。四十年前，列寧寫道：

『古代的傳說講到朋友交情上各種動人聽聞的例子。歐洲的無產階級能够說：它的科學是由兩個學者和戰士創造起來的，這兩個個人底關係，勝過古代關於人類交情的一切最動人聽聞的傳說。』（列寧著：『紀念恩格斯』，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四頁，俄文第三版）

今天我們紀念恩格斯逝世底第四十週年的時候，正是世界工人運動起着轉變的時候；正是在

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影響之下，在資本主義陷入極深刻的危機的影響之下，社會民主黨工人和非黨工人底極廣大羣衆轉而趨向於共產主義的時候；正是第二國際迅速崩壞的時候。

蘇聯無產階級底勝利，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底增長，這是布爾什維克底黨、列寧和斯大林底國際政黨始終盡忠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而產生出來的直接結果。

第二國際底崩壞，第二國際屬下政黨底失敗和破產，這是它們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曲解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而產生出來的歷史上必然的結果。由於這種背叛，現時千百萬勞動者，不得不在危機底高壓之下，不得不在法西斯主義底斬殺刑罰之下，不得不在日益擴大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戰場中間，來受苦受難。

第二國際中各種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柯諾、考茨基、汪德威以及與他們同類的人物，曾責備恩格斯，說恩格斯罪該萬死，他們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對立起來，他們既企圖『駁斥』恩格斯，又企圖『駁斥』馬克思，而實質上却是企圖閹割馬克思主義底革命精髓。第二國際中的修正派首先就在理論和實際底一切基本問題上正是去攻擊恩格斯，這班修正派早已轉上與資產階級合作的陣地，並漸次滾入反動底營壘，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完全合規律的和必然的。

恩格斯一開始自己的革命活動，就與馬克思一起進行鬥爭，以便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方面，

在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奠定和發展科學的社會主義，以便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日益廣泛地深入無產階級羣衆底意識。

恩格斯進行了鬥爭去反對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大慈大悲的『保護人權和正義的大禪師』，反對這些妄自尊大的申言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和平』與『民族間和平』的預言家，反對這些假和平主義者以及沒有氣節的人道主義者。恩格斯在這個鬥爭中教導無產階級羣衆，使他們對於階級敵人發生無情的義憤，號召他們與階級敵人及其思想上的奴僕——僧侶、律師、國會要人，完全斷絕關係。

恩格斯進行猛烈的鬥爭去反對拉薩爾派，反對這些用舌頭舐俾斯麥皮靴的『普魯士皇室的社會主義者』，這些『社會主義者』擁護『國家的迷信』，抱着唯心論的偏見，空談『全人類的權利』，定出什麼『工資鐵則』，這種『鐵則』否認工人階級獨立的經濟鬥爭和獨立的職工組織。

恩格斯捍衛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使這種學說通俗化，再三指出無產階級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中間不可分離的聯繫，同時他指出拉薩爾學說底改良主義的實質，揭破它對於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國家的逢迎適應，揭破它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變節。

恩格斯反對蒲魯東主義和巴枯寧主義，反對工人運動中這兩個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烏托邦

的、無政府主義的派別。這兩個派別提倡『組織和平合作社來互相幫助』，主張『各階級平等』，主張『破壞一切的和各種的國家』，他們用這些空話來替代羣衆的革命鬥爭；恩格斯反對他們這些主張，而堅持必須組織無產階級底政黨，必須進行政治鬥爭去建立工人階級底專政。

在恩格斯進行鬥爭去反對一切假社會主義的和假革命的派別時，他總是根據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中經濟關係底分析，來證明用強力去推翻資產階級是免不了的事情，證明無產階級要起全世界有歷史意義的作用，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底掘墓人，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底創造者。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證明：階級鬥爭一定趨於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乃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間的過渡時期底國家形式，他們證明：如果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獨立的政黨來領導，那末，它就不能在這個鬥爭中得到勝利。

恩格斯從事於真正科學的分析，這種分析深入歷史現象和政治經濟過程底最深奧的地方，同時恩格斯却具有無產階級導師和領袖底熱烈情感，他號召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鬥爭。科學的社會主義說明人類社會一切過去、現在和將來，指示給無產階級看：在它以前被剝削和被奴役的階級是什麼，它本身又是什麼，它應成爲什麼。因此，恩格斯教導工人們說：你們要遵照這種革命理論來行動，要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你們的解放將是全人類底解放，將是各種剝削、壓迫和

暴力底消滅！

革命理論與革命行動一致，這個思想在恩格斯一切科學的著作中，一切辯論的論文中和黨的指令中，都有線索可尋。

在政治經濟方面，恩格斯規定一條對於一切剝削的社會所不變不易的規律：

『在生產方面每進一步，同時就等於被壓迫階級、即極大多數人底處境倒退一步。凡是這一班人的福利必然是別些人底禍害。凡是一個階級得到新的解放，這對於別一個階級必然是一種新的壓迫。』（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第九章第二〇八頁，馬恩列學院和黨出版局一九三三年印行本）

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剝削的社會這一種內部矛盾表現得最爲明顯。這種矛盾底具體代表就是無產階級，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階級，因此也就是歷史上一切被剝削階級中最革命的階級。恩格斯說：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居民日益增多的大多數變爲無產者，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造成一種力量，這個力量恐怕本身歸於滅亡，因此不得不實行這種革命。』（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三章——『社會主義』，見『馬恩文集』第十四卷第二八三頁）

恩格斯在自己最初的一篇作品中描寫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底狀況，他描寫得千真萬確和異常深刻，因此令人十分感動。到現在已經過去九十多年了。你們把這一段描寫讀給資本主義國家底任何工人聽，他就會在這一面鏡子裏看見自己，看見資本主義注定給他的命運。

『如果一個人使別個人身體受傷，而別個人因傷致死，我們就把這件事情叫做殺人行爲；如果殺人犯故意要使這個人受致命傷，那末，我們就把他的行動叫做有意殺人行爲。如果社會使成千成萬的無產者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以致於他們一定要先期、不自然地死亡，這種死亡也是由於強迫，而與死於刀劍或子彈一樣；如果社會使自己成千成萬的分子喪失必要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處在他們不能生活的條件之中；如果社會用法律底威力，強迫他們在必然的結果還沒有到來之前，死還沒有到來之前，一定要處在這些條件之內；如果社會知道，很好地知道，成千成萬的人應當做這些條件底犧牲，然而它並不取消這些條件，那末，這也是殺人行爲，與個人底殺人行爲毫無二致，不過這種殺人行爲是隱蔽的、狡猾的、誰都不能防備的，它並沒有殺人的樣子，因爲看不見凶手，因爲一切都是這種凶手，同時任何人都不是這種凶手，因爲這些人做了犧牲而死，有自然死去的模範。』（恩格斯著：『英國工人階級底狀況』，見『馬恩文集』

第三卷第三八八到三八九頁）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具、機器、土地都與工人相對立，而成爲一種與工人相違異和敵對

的力量。這個矛盾底最高表現，就是週期的危機，這種危機根本動搖剝削制度，使統治階級看見他們自己的軟弱無能，以致不能去駕御這樣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統治階級自己叫它產生出來的，這種力量好像盲目的天災一樣，異常猖獗，蹂躪全人類，使繁盛的國家、城市和鄉村成爲荒野，使千百萬人歸於死亡和退化。

恩格斯指明：無產階級底發展（無產階級底生活狀況推動它去進行社會革命）以及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將超出資本主義社會底範圍），一定會突破資本主義社會底範圍，一定會走到社會革命。

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最近將來的最終目的』——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點。

恩格斯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進行了鬥爭，他在這種鬥爭中十分明顯地研究和解決了下列問題：在社會發展底全部歷史上經濟與政治底相互作用問題，並以這個問題爲基礎而解決了剝削階級底國家實質問題。他在自己的天才的綱要中，也指示了社會主義建設底輪廓。

恩格斯對於整個所謂『文化』，就是對於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底歷史，從事了極深刻的分析，由這種分析得出結論，說階級和國家底泯滅，也是歷史上必然的現象，正同它們底產生以及它們

直到現在的發展一樣。

恩格斯寫道：「在現在的時候，我們用迅速的步驟去接近生產發展底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底存在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成爲生產上的直接障礙。」（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

起源』，第九章第二〇四頁，一九三三年馬恩列學院與黨出版局印行）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國家必然消滅的這條原理，曾在擁護資產階級制度和擁護資產階級私產的賣身的律師方面，引起了怎樣的狂吠，怎樣的暴跳和憤怒；所有伯恩斯坦派和考茨基派方面的人，過去和現在，對於這條原理都完全不瞭解，在他們看來，稍稍加以修飾和改良的資產階級國家乃是人類進化底最高峯。

當恩格斯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者以及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曾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中也把剝削者底國家與無產階級底國家中間有什麼根本區別的問題，放在第一位。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以特具之天才，發展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學說，就中也發展了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對立問題的很好的綱要。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學說，認爲國家是剝削階級抓住被剝削階級，使被剝削階級服從的機關。正是在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異常猖獗的環境裏，有了怎樣牢

不可破的例證，來證實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這一種學說！而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却認為國家是「人民共同利益底代表」，認為國家可以調解各階級互相衝突的利益並超出階級之上。他們這一種撒謊的論調已經怎樣可恥地烟消雲散了。恩格斯說過：「國家，這就是武裝的隊伍、警察、軍隊、監獄和法庭。」在今天，尤其是在法西斯蒂的國家，恩格斯這種名言，有了怎樣的證驗。財政資本底法西斯蒂的僱傭軍隊、秘密的國家警察、希特勒和格林的衛隊、法西斯蒂的監獄、苦工營和刑場，——凡此種種，暴露出剝削者的國家底本質，這種國家拋棄資產階級民主底裝飾品，踐踏勞動羣衆在長期血戰中所獲得的民主權利和民主自由底最後殘餘。有一班人曲解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他們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底道路，並協同諾斯克和季維林格保護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使它不受革命羣衆底襲擊，這一般人，目前在上述那些牢不可破的事實面前，又有什麼話說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來對抗資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終身都進行了鬥爭去創造這樣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可以引導羣衆去奪取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巴黎公社以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首要任務這個問題所給的一切指示，都着重於一點，就是利用巴黎公社底經驗，這種經驗應當作為無產階級新的羣衆的政黨底綱領基礎。

弗列德力克·恩格斯在臨死之前，在巴黎公社第二十週年紀念的時候，寫了下面一段話：

「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又開始驚惶失措。縉紳先生們，你們願意知道這個專政是什麼東西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著：『法蘭西內戰』，請看『馬克思文選』，第二卷第三五七頁，一九三三年黨出版局印行）

只有布爾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把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要求，列入自己的政綱。一九一七年，列寧引證恩格斯和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經驗所說的話，他當時寫道：

「在修改我們黨綱的時候，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勸告，無條件地應當加以注意，以便愈加接近真理，以便肅清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而復興馬克思主義，以便愈加切實地引導工人階級謀解放的鬥爭。」（列寧著：『國家與革命』，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一四頁，俄文第三版）

只有布爾什維克，在列寧和斯大林底領導之下，把建立『巴黎公社』式底國家，當作無產階級革命最近的目標；除巴黎公社底經驗外，又加以俄國兩次革命底極豐富的經驗，因此，布爾什維克能够領導千百萬無產階級和貧農羣衆，去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去建立以蘇維埃爲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恩格斯說過：無產階級把政權奪在自己的手中並利用自己的專政去根本改變一切生產關係。

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將極大開展。

今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在不調和的革命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勞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底偉大試驗室裏，在列寧和斯大林底領導之下，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得到、而且日益得到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開展。業已勝利的無產階級正在創造時代，關於這個時代，恩格斯說道：

『……無產階級奪取社會的政權，並借助於這個政權，把資產階級手裡剝奪下來的社會的生產資料，變爲社會的財產。無產階級用這種辦法，使生產資料脫離它們以前所帶有的資本的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本性有完全發展的自由。遵照事先規定的計劃而進行社會的生產，成爲可能的事情。』（恩格斯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章，見『馬恩文集』第十五卷，第五四七頁）

布爾什維克做到了這件事情，他們剝奪了資本家和地主，使物質的生產力以及歷史上最偉大的創造力——無產階級，都脫離了資本底桎梏，用社會主義的計劃，去替代資本主義的混亂。

恩格斯說過：

『把生產資料轉變爲社會的財產，這不僅會消除目前對於經濟發展底正確進程所造作起來的障礙，而且也會消除現時所不免的對於生產力和生產品的真正濫費和損壞，在發生危機的時候，這種濫費和損壞最爲厲害；此外，這種轉變，消滅現時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窮奢極慾的行爲，因此，替社會節省很多的生

產資料和生產品。」（恩格斯著：『反杜林論』，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八六頁）

布爾什維克做到了這件事情。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中，永遠消滅了危機和失業現象，消滅了剝削的、寄生的階級，不能隨意浪費勞動底生產品，人民經濟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以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獨霸全國。

恩格斯講過那一種生產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參加生產勞動的責任，推諉給別人，另一方面，生產勞動不再做奴役底手段，而成爲解放的手段。

布爾什維克做到了這件事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是可詛咒的東西，而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勞動已成爲英雄豪傑底光榮事業，在社會主義競賽底大學校中，產生着集體勞動底新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講過必須消滅城市與鄉村對立的現象，講過有計劃地去佈置生產力，講過創造前提以便人們在智力上和體力上各方面都得到發展，布爾什維克正在執行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種天才的指示。然而這種驚奇的、有先見之明的指示，入黨的以及非黨的布爾什維克正在具體地實現着，他們用現代最有天才的人物——列寧和斯大林——底創作思想，去使這種指示更加豐富，他們用羣衆革命鬥爭底活經驗去補充這種指示。

恩格斯說過：將來負着使命去完全消滅剝削社會底基礎並建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

人，一定有極大的理論上的眼光和鐵一般的意志。

恩格斯天才的眼光在數十年以前所預先看見的，正是我們的黨，以列寧和斯大林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

恩格斯所說的，就是那些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千百萬人。

恩格斯所說的那些將在全世界上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定的偉大目的的人們已出現於歷史舞台。

二 無產階級領袖與無產階級策略底能手

恩格斯不僅是無產階級最偉大的理論家。他和馬克思一樣，首先就是一個革命家。他和馬克思一樣，他的真正性格，首先就是鬥爭——百折不回的、澈底的、熱烈的爲共產主義而進行的鬥爭。

四十年代的上半期，年青的恩格斯正在開始活動。他與基督教的、普魯士的庸俗界斷絕關係，而開闢道路，走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他與馬克思晤會，他們訂立了戰鬥同盟，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底兩個天才訂結偉大的交誼。他們共同組織和領導共產主義者同盟，共同草定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國際共產主義第一個綱領式的文件。

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恩格斯在『新萊茵報』編輯部中工作，他與馬克思一起擁護民主黨底極左派，無情地揭穿民主黨的動搖，捍衛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特別利益。

六十年代，成立第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政黨——第一國際。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很積極地參加了第一國際底工作。在第一國際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擊破它的一切敵人而取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巴黎公社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了新時代，產生了新的任務，就是要在個別國家中組織羣衆的無產階級政黨，恩格斯對於這些政黨底發展，有了重大的影響。

還在一八四六年，恩格斯不過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就十分確切地規定共產主義者底任務：

『（一）捍衛無產者底利益，反對資本家底利益；（二）廢除財產私有制而代以財產公有制，用這種方法來辦到上述一件事情；（三）要貫徹這些目的，除了強力的、民主的革命之外，認爲沒有任何其他辦法。』（『馬恩文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九頁）

從此以後，過了許多年，恩格斯說道：

『我們要消滅階級，要達到這個目的，究竟有什麼辦法呢？所有的辦法就是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然而政治上最高的動作就是革命；凡是承認這件事情的人，就應當採取這樣一種辦法，這樣一種政治動

作，這種辦法準備革命，這種辦法教育工人去進行革命，如果沒有這種辦法，工人在交戰後的第二天，總是要受法夫爾[●]和皮阿[●]這一流人的愚弄……應當使得黨不做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底尾巴，而成爲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固有的目的，自己固有的政策。」（恩格斯在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該演說在一九三四年第二十九期『共產國際』雜誌第五十一頁上發表）

爲了效勞於這些任務，恩格斯進行了整整五十年的鬥爭。

列寧很確切地說出恩格斯這個工人階級政治家底特色。這種特色就是：

「……他對於無產階級底根本改造的目的，有極深刻的瞭解，他能够根據這些革命的目的，同時對於機會主義或革命空談絲毫不遷就，這樣來非常靈活地規定當時的策略任務。」（列寧著：『馬克思與恩格斯往來信件』，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十頁，俄文第三版）

我現在要更加詳細地說到恩格斯是無產階級策略底能手。我們的黨，我們各支部底領導機關，要多多學習偉大的無產階級名將策略藝術底好模範。

恩格斯規定了和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中應用了許多策略上的要領。由這些策略要領底豐富寶庫中，我只講幾個問題，因爲這幾個問題與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底中心任務——訓練和組織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者以便進行決戰的任務——，有直接的聯系。

在恩格斯底時代有不少這樣的人，現在也有不少這樣的人，這種人不用辯證的精神，而是用機械的態度，去思索無產階級革命，他們以為：在一個營壘內，是覺悟的、澈底的、「純潔的」革命家，而在別一個營壘內完全是一般反動的人；階級力量底對比沒有任何變化，因為各階級已經一成不變地站定革命的呆板規律中給它們指定的障地；沒有任何猶移不定的、介乎中間的階層，因為所有這個階層早已歸入反動的門類；沒有什麼先鋒隊和後備軍，因為所有他們都是密集在一起的革命羣衆；沒有什麼剛才接近革命的羣衆，因為他們早已列入革命先鋒隊底營壘；在革命鬥爭的發展中沒有任何階段，因為在他們的頭腦中已把羣衆放上「最後決戰」底最高階段；革命的政黨用不着進行任何日常工作去教育和培養羣衆以便羣衆對於鬥爭有所準備，因為羣衆只是等待時機，時機一到，他們就會在超等革命的領袖領導之下前去戰鬥；用不着任何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去使運動底進展加速起來，因為這個運動底自發力量替我們做工作。恩格斯譏笑了這一種人所想像的革命發展底呆板規則，他說：

『所有正式的政黨，都在一邊聯合成爲一個集團，而我們，社會主義者呢，却在另外一邊嚴陣以待。

大決戰開始，在全綫上一下子都得到勝利！但實際上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在實際上革命的開始恰恰相反：

人民底大多數以及正式的政黨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因此政府處於孤立的地位而被推翻；只是到了這個時

候，才發生人民底大分化，而這個時候才有我們統治底可能，然而這種可能，只是在那些還可以存在的正式政黨，彼此互相反對，而逐個歸於消滅之後，才可實現。

『如果我們要立刻由革命的最後動作來開始革命，那末，對於我們是很不好的。』（『馬恩書札』第三三七頁，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一九三二年黨出版局發行）

恩格斯關於革命進程和發展的這一條不朽的原理，過了三十多年以來，列寧發揮得更加明顯和完滿：

『如果有人想：不用殖民地 and 歐洲弱小民族的起義，不用具有一切成見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不用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不覺悟的群眾進行運動去反對地主的、教堂的、皇家的、民族的及其他種種的壓迫，而可以實現社會革命，如果有人這樣想，那就等於否認社會革命，難道會在一個地方出現一支軍隊並且說：「我們擁護社會主義」，而在別個地方却出現別一支軍隊並且說：「我們擁護帝國主義」，難道這也算是社會革命……什麼人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這個人永遠也等待它不到。這個人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而只在口頭上說空話的革命家。』（列寧著：『關於民族自決問題討論的總結』。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十九頁，俄文第三版）

列寧又說：

『歐洲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切和各種被壓迫者和不滿意者底群眾鬥爭之爆發。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及落後的工人必然要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他們不參加，那末，群眾的鬥爭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時必然把他們的偏見、反動的幻想、弱點和錯誤，帶進這種運動來。但是客觀上，他們將進攻資本；革命底覺悟先鋒隊，進步的無產階級，如果能够代表聲色不同的、複雜的、外表上零亂的群眾鬥爭底這個客觀真理，它就能够統一和領導這種鬥爭，就能够奪取政權，奪取銀行，剝奪大家所痛恨的（雖然痛恨的原因不同）托拉斯，實現其他的專政辦法，採用這些辦法的結果，就能顛覆資產階級，就能獲得社會主義底勝利，而社會主義底勝利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肅清」小資產階級的渣滓的。』（列寧著：『關於民族自決問題的討論總結』，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九頁，俄文第三版）

恩格斯和列寧這幾段很深刻的話中間包含幾個基本點，根據這幾點就可以回答我們今天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戰爭危險的鬥爭怎樣能够得到勝利的問題。在這幾段話中間，已經包括下列三件事情：（一）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對於本階級的羣衆以及對於同盟者規定正確的政策；（二）應當建立廣大的全民鬥爭戰綫；（三）善於利用國際的矛盾來鞏固無產階級底陣地。所有我們的經驗不只一次證實：用簡單化的、幼稚的觀念去觀察革命事變的政黨，就不能出來充當革命的組織者和領袖。對於一個活動的和鬥爭的政黨最危險的東西，就是事先準備好的、

用推論的方法得來的，毫無生氣的定義，因為這種定義蒙蔽鬥爭條件和鬥爭形式底一切靈活的和複雜的現象。

有些人認為革命將一直發展下去，如同離弦之矢一樣，認為在日益成熟的革命過程中，不會發生停頓、中斷和後退以便愈加有力地向前躍進的現象，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有些人認為革命政黨底策略不應當建築在現有的階級力量對比上，而應當建築在我們願意有的階級力量的對比上，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有些人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無論在準備革命的過程中，或是在革命底本身發展中，只要依靠先鋒隊底力量就夠了，而不要依靠工人階級底大多數，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有些人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藐視其他階級底力量，並不企圖把動搖的階級拉到革命方面來（雖然是暫時的也好），以為這樣就可以形成「階級反對階級」的明顯局面，這種思想是不正確的。有些人認為不要利用敵人營壘中的衝突，不要與其他革命化的階級和團體及其政治組織成立暫時的、局部的妥協，就可以準備革命和實現革命，這是不正確的。

一八八九年，恩格斯致丹麥社會主義者脫里爾的信中，勸告人們為工人階級底利益來利用其他的政黨：

「……應當暫時地擁護其他的政黨，應當擁護那些直接有利於無產階級的設施，或者那些足以促進經

濟發展或促進政治自由的設施……」

恩格斯接着說道：

『但是我主張這種辦法，只有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就是一定要這種辦法對於我們、或者對於國家底經濟政治的歷史發展有直接的益處，而且這種益處是不能否認的，是值得我們去努力追求的。同時，凡此種種都要有以下一個條件，就是黨底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質不會因此而發生問題。這對於我們是絕對的界限。』（見一九三二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二十一期，第八十四頁）

黨底階級性質底鞏固，無產階級覺悟程度底提高，無產階級戰鬥能力底提高，無產階級陣地底鞏固，階級仇敵陣地底削弱，這就是解決是否容許妥協的問題時，恩格斯認為必須採用的標準。

但是這個策略却十分反對國際社會民主黨所進行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從事階級合作的政策，因為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使得黨喪失它的階級性質，這種政策鞏固資產階級底陣地，削弱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的隊伍渙散起來。恩格斯的革命策略，與『害小』的政策，與投票贊成奧登堡，與聯合勃留寧這種種政策，絲毫不同，因為社會民主黨採用『害小』的政策，曾把無產階級底陣地，節節退讓與資產階級，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並準備了無產階級底失敗。

經過了三十年之後，列寧根據俄國三次革命底經驗，繼續發揮了恩格斯這個意見，他用這樣

靈活和機變的策略去訓練年輕的共產黨，這種策略足以幫助年輕的共產黨消除左派幼稚病，足以幫助他們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去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

列寧說：

『爲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較之通常國家與國家間所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要困難百倍，複雜百倍，而且時間也要延長百倍；要進行這種戰爭，但事先就反對採用機變，反對利用敵人中間的利益矛盾（雖然是暫時的矛盾），反對與可能的（雖然是暫時的、不可靠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協定和妥協，這難道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嗎？……』

『爲要戰勝比自己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十分努力，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利用敵人中間的各種「裂痕」（雖然是最小的「裂痕」也要利用），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中間以及每一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種派別和種類中間利害關係上的各種矛盾，同時也要利用各種可能（雖然是極小的可能也好），去得到同盟者，甚至這個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瞭解這一層，這個人就絲毫不瞭解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就是根本上絲毫不瞭解科學的、現代的、「文明的」社會主義』（列寧著：『「左派」幼稚病』，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一〇頁，俄文第三版）。

同志們，如果你們細細思索恩格斯和列寧這幾段話，並把這幾段話應用到我們的時代上去，

應用到我們的大會現時所規定的最近時期內的政策上去，那末，你們就懂得：全世界工人運動幾十年來的經驗所證實的這個策略，現時在共產國際面前，在共產國際一切支部面前，關開極大的可能，使我們跳出我們發展底鼓動宣傳時期，而成爲個別國家和全世界現時全部政治生活底極強大的因素。但是，正因爲我們目前走上大規模的、羣衆的政策底康莊大道，正是因爲我們目前要上算的，不僅是幾十萬人，而是千百萬人，正是因爲我們吸引昨天還是在社會民主黨隊伍內的或者不管政治的那一部分人到我們的影響下面來，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底各支部，應當特別小心，去防範有些人對於我們的羣衆政策加以右的和機會主義的曲解，因爲這一種曲解將阻止我們的影響在羣衆中發展起來，將阻止無產階級底戰鬥能力加強起來，因此就將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條件中止成熟，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再一次去請教我們的導師恩格斯，並回憶他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這種鬥爭是無情的、不屈不撓的，這種鬥爭把這個政治戰士底生活佔去了五十年。

小資產階級的庸俗分子，裝出幾十種不同的面目，企圖在工人運動中打下基礎，以便使這種運動削弱和解體，恩格斯把這種分子看得非常透澈。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冷嘲熱笑的態度和極中肯的理由，揭開這種庸俗分子的假面具，這種分子外表上裝出光明正大的樣子，而骨子裏却隱藏着庸人俗子底一切偷偷摸摸的行爲。這種庸人認爲自己做各種卑鄙的事情是合理的，因爲他認爲

他「由於純潔」而做卑鄙的人。

「在這種俗人看起來，甚至愚蠢也是長處，因為愚蠢是信仰堅定的鐵證。他的各種背人的意見，由於他相信自己的純潔而認為正確，他愈加堅決地籌劃什麼欺騙技術或齷齪行爲，則他愈加表示光明正大。」這種俗人無異「一個垃圾桶，在這個垃圾桶裡，哲學底、民主底和各種空談底一切矛盾都亂七八糟、混在一起。」（見『馬恩文存』第五卷，第三一九頁）

恩格斯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他抨擊德國的改良主義者，法國的可能派，英國的費邊派，又抨擊超左派；同時恩格斯十分堅決而又十分忍耐地批評和糾正無產階級政黨底領袖們如威里格爾姆、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拉法爾和海德這一流人所犯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因為恩格斯進行這種不調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尤其是反調和派的鬥爭，所以有幾個被他攻擊的領袖，就給他起一個徽號，把他叫做「歐洲的極魯莽的人」。恩格斯爲了黨底事業，爲了革命底事業，而善於做「魯莽的人」，我們所有的人，都應當由他那裏去學習他這種舉動和熱情。

恩格斯主張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團結在統一的工人政黨底隊伍之內，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熱情，任何人也比不上。他要做這件事情，如同我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一樣，然而他已經知道和看

見：無原則的聯合將削弱工人階級。如果無產階級是在羣衆的政黨底隊伍內，而這個政黨却驅使無產階級去與資產階級合作，那末，這又有什麼意義呢？一八八二年法國工黨與馬龍及勃羅斯分裂，因為他們兩個人放棄了階級鬥爭，犧牲了運動底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質，使分裂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當時恩格斯曾歡迎這種分裂。他說：

『這更好……統一還是可能的時候，統一是很好的東西，然而有些東西比統一更重要些。』（見『馬

恩文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三頁。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一九三五年黨出

版局印行）

在此地，在這個代表大會上，我們高舉着國際工人階級政治統一底旗幟，正是現在，我們認爲必須記起恩格斯上述一段話。

由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這次代表大會特別明顯地表示出大會的意志，決意要在每個國家中爲統一的工人政黨而鬥爭，在全世界上爲統一的工人政黨而鬥爭。然而這個政黨底基礎，只有是原則上的統一，而不是按照第二國際底模範，結成小資產階級分子和無產階級分子底腐敗聯盟。成千成萬和幾十萬社會民主黨工人既然認自己其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繼承者和學生，那末，我們就使他們記起下述一點：假的『統一』曾引起八月四日的破產，曾使一部分工人階級

與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而歸根到底，會使法西斯主義容易得到勝利；如果我們要去恢復這一種假的『統一』，那末，我們和他們對於我們的階級都犯了罪惡。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工人階級並不需要統一！我們所需要的統一却是我們的導師——弗列德力克·恩格斯終生奮鬥要想達到的統一。我們要用一切力量去建立這種統一，我們一定可以達到這種統一。

然而能夠達到這種統一的，只有這樣一種政黨，這個政黨底積極性日益提高，因此取得羣衆底信仰，這個政黨對於羣衆運動廢除了墨守成規的陋習和簡單化的辦法。恩格斯曾經爲了建立這種政黨而鬥爭。他無情地攻擊過消極和毫無動作，認爲這是機會主義最有害底形式之一。他致工人領袖的信札中，不斷重複說：黨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都應當行動；應當參加國內的整個政治生活；應當利用內政外交上的每個事實，把這種事實作爲積極行動的緣由；隨時隨地，都與羣衆在一起而不須與離開羣衆；及時提出真實的、由羣衆本身中出來的、鬥爭口號，根據運動進展的程度，用新的口號來替代舊的口號；這就是恩格斯所堅持的無產階級政黨應遵守的基本策略規律。

如果一個政黨處在自己幾個同志底狹隘的、閉關的範圍之內，它站在民衆生活底外面，它不會抓住羣衆目前所不安的問題，它不會把民衆的不滿和期望歸納在明確的、容易瞭解的口號之內，——這樣的政黨就不會成爲羣衆運動底領袖。

有些人在羣衆鬥爭底決戰關頭而臨陣脫逃，對於這些人，恩格斯特別嚴厲地加以攻擊。關於這件事情，恩格斯簡直說：放過這種決戰關頭而沒有參加決戰的政黨，在若干時間內，將成爲僵死的政黨。

有些人常常用『左的』空話來粉飾消極和毫無動作，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動不動就用保守秘密、愛護秘密組織這一套話來掩藏自己的消極和毫無動作，而這種消極和毫無動作往往發育起來成爲與工人政黨底精神格格不相入的加爾抱拿里主義。在另一方面，對國會發生狂熱，無論如何總要去適應資產階級的合法條件，否認不合法的組織形式底意義，害怕採用強力，凡此種種也麻痺工人階級底戰鬥能力。

恩格斯反對這兩種消極底表現。他教導無產階級的政黨盡量利用資產階級的合法條件，以便集合工人階級底力量，以便訓練這種力量去奪取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來，就把資產階級的合法條件，變爲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恩格斯揭破國際警察利用來反對工人組織的巴枯寧——布蘭克的陰謀手段，他勸告工人組織要特別警惕去對付打入工人組織的奸細和偵探。同時他却不惜打擊那些社會民主黨員，這班人在政府面前獻媚，宣稱：工人的政黨並不是革命強力的政黨。

恩格斯忿忿不平地寫道：

『人們攻擊強力，認爲強力本身是要不得的東西，同時我們却知道：不用強力，歸根到底，什麼東西也達不到！……』（見『馬恩文集』，卷一（六），第七十八頁，一八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恩格斯致

白羅斯的信』）

恩格斯堅決主張：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要善於利用一切鬥爭形式去反對階級仇敵。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底領導之下，根據恩格斯的這種指示，把公開工作形式與祕密工作形式配合起來，在這一方面，他有了極豐富的、二十五年的經驗，大家都知道：這種經驗就做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組織決議案』底基礎。

我們的支部是否已把這種指示和經驗利用到底了呢？沒有的，沒有利用。許多同志深信：在法西斯蒂白色恐怖底條件之下，在工作中『公開的』餘地是沒有的，公開地表現工人運動，開展大規模的羣衆鬥爭，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法西斯主義却不得不建立羣衆的基礎，設立自己的羣衆組織，採用社會問題上的籠絡宣傳。因此，共產黨員底任務，就是打入法西斯蒂的羣衆組織，用法西斯蒂的關於社會問題的籠絡宣傳去反對法西斯蒂專政，用這種方法去毀壞法西斯主義底羣衆基礎。不在法西斯蒂的羣衆組織內進行日常的有系統的工作，不把公開的和祕密的工作方法互相配合起來，那就不能接近羣衆。

同時有人認爲：在工人運動公開的國家中，我們絲毫不需要秘密的組織，這是不正確的。在一切國家中業主的恐怖手段迫得我們不得不在企業中秘密建立支部。法西斯蒂威脅底加強，使得『公開的』共產黨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來準備轉入秘密的狀態，以便不致重複意大利和德國共產黨所犯過的錯誤。應當記得：統一戰線底運動將不顧一切，使得最受追逐和取締的共產黨『公開起來』，羣衆的鬥爭將把最深的秘密組織烘托出來。

恩格斯所反對過的那種墨守成規的陋習和簡單化的辦法之一種，就是不估計到每個國家條件之不同而機械地應用基本的策略定律。

我們是無產階級底世界政黨，這個政黨建築在真正的政治統一和組織統一的基礎上面，這個政黨綜合和融會世界工人運動底全部經驗，這個政黨具有真正國際的、以國際無產階級共同利益爲基礎的策略。然而這個國際的策略並不忽視各國發展底特點所形成的差別。世界工人運動經驗底國際化，這並不是製定各國工人運動一律適用的呆板規律。如果有人以爲只須有幾條現成的規律在口袋裏，就可以使全世界工人運動歸於一律，那末，這個人就不是使工人運動國際化，而是使它僵死和阻礙它的發展。

恩格斯是真正國際領袖底模範，他十分精通訣巧，去把我們共產主義運動底國際性質與這種

運動的民族特點，正確配合起來。他曾經與德國工人運動發生密切聯繫，他也十分詳細地知道法國工人運動；他從一八四四年起就是一個積極參加英國無產階級鬥爭的人，他很深刻地研究過美國工人運動（他親身到過美國）；他是一個專門的通家，他很知道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山脈所經過的各國無產階級鬥爭底條件和進程；他深刻注意過俄羅斯、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各國底革命運動。

正是由於恩格斯深刻知道各別國家底情形，所以他能够領導這些國家底工人政黨，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國際底真正領袖和組織者。

恩格斯寫給包維奧道：

『將來意大利農民底解放形式，與英國工廠工人將來所實現的解放形式不同；然而他們各自愈加利用適合於各自條件的種種形式，這就愈加符合於事情底實質。』（『馬恩文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三頁。

一八七二年四月十六日『恩格斯致包維奧的信』。）

以我們的偉大時代的眼光看起來，從我們代表大會底任務底眼光看起來，恩格斯底極其重要的策略上的指示，就是這樣。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在規定我們策略的時候，不應當用一種想像出來的呆板規則，事先

準備好了的準繩，去觀察各民族生活中活動的革命過程，而應當深刻研究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階級力量底分佈，估計到每個階級底狀況，階級中每個集團底狀況，研究一切階級矛盾底總和，研究無產階級怎樣可以利用這些矛盾的方法，同時必須估計到整個國際環境。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成爲戰鬥的、行動的政黨，無論在運動浪潮高漲的時候，無論在浪潮暫時低落的時候，都能够找到對於羣衆有切身利害關係的特點，這就使得黨能够擴大和鞏固它與工人階級及勞動者的聯系，使得黨當運動已經開始的時候，不僅能够加入運動，而且能够準備、組織運動，能够取得羣衆信仰而領導運動，使得黨能够應付驚動羣衆的每個事變，能够在決戰以前開展極大的運動，因此就能够把黨變爲這樣一個力量，這個力量，爲一切勞動者所同情，這個力量提高一切勞動者對於他們本身力量的信念。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不要在勝利的時候趾高氣揚，不要在暫時失敗的時候垂頭喪氣。在失敗的時候，不要害怕重新開始，但是開始就要有堅決的信念，相信第二次我們應當達到勝利。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進行這樣一種羣衆政策，這種政策符合於最廣大勞動羣衆底切身利益，促使農民羣衆以及城市勞動者團結在無產階級底周圍。在現時的環境之下，這首先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建立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戰綫，在國際舞台上建立各民族的反對戰爭的戰綫。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要確實估計形勢，當廣大羣衆還沒有轉入運動時，不要跑到前面去，但是也不要落在這些羣衆底尾巴後面，不要降低自己的策略，使之與最落後的一部分羣衆並齊，能夠用堅決和迅速的行動引導這些羣衆前進，能够使運動底每次勝利鞏固起來，使得每次勝利都成爲新勝利的出發點。

恩格斯教導我們，叫我們進行鬥爭去爭取工人階級種種權利；利用敵人營壘內的每一個矛盾，同時，無論如何不犧牲黨底階級性質，也不犧牲足以使無產階級加強起來的利益；凡是工人羣衆所在的組織都要打進去；應用秘密的和公開的鬥爭形式，這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就是說：要推廣秘密組織在羣衆中的公開影響，這樣去鞏固秘密組織，要用鞏固秘密組織的方法去推廣公開的影響。

我們生活和鬥爭的環境，較之恩格斯時代底環境，不知要複雜多少倍。但是恩格斯底極豐富的策略遺產，在目前新環境內，對於我們，也保存着自己的意義。共產黨員還要很長久地來應用這種遺產，他們將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實現恩格斯底指示。

這是不是說，用來決定我們的策略，這些指示已經足够了？自然不是的。恩格斯也和馬克思一樣，由於歷史的條件，還不能創造、同時也不會創造關於革命無產階級戰略和策略的完滿科

學。然而列寧和斯大林底天才所創造的這種科學的基礎，却是共產主義偉大的鼻祖關於戰略和策略所發揮而且盡力實現的不可磨滅的思想。

三 我們繼續着恩格斯底事業

我們共產黨員是恩格斯事業底繼承者。

恩格斯和馬克思所創造的革命學說底偉大的、牢不可破的力量，在於這種學說與鬥爭的無產階級共同生活和發展，用無產階級的新經驗使這種學說豐富起來，在與無產階級底敵人作鬥爭中使這種學說受到磨礪。

第二國際底領袖不能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他們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行動底南針，並不是講到必須準備羣衆用強力去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去根本消滅階級的學說。有一批第二國際底領袖們修改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上『加上』這樣一句話，說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並不是階級矛盾加劇，而是階級矛盾緩和。其他一批領袖們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但同時却把這些原理變爲教條，這種教條主張與資本主義的實際情形調和，主張擁護改良派的實際。這一班人稱自己爲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曲解馬克思主義，使

它庸俗化並閹割了它的革命實質。這樣，第二國際底理論和實際會層出不窮地重新創造出恩格斯終身所反對的那種庸俗的小資產階級的哲理。第二國際底領袖和思想家並不是恩格斯事業底繼承者，而是他的仇敵底事業底繼承者。

恩格斯離我們而去世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年代中葉。但是正是在那幾年，列寧開始自己的革命工作。列寧底名字已成爲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底引路明星。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生活、工作和鬥爭，是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當時資產階級社會底發展，一般地講起來，是上升的；當時是民族戰爭和西歐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當時英國還佔世界工商業的第一位，而德國無產階級還是世界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當時工人運動還在成爲獨立的政治運動，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還只是開始形成，這個時代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切必要的條件，以使用革命理論底强有力的武器去武裝無產階級。

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奢望過，要事先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底精確道路，要事先給它規定精確的策略規則，要答覆他們時代底條件下所不能解決的那些問題。

恩格斯有很好的作品講到由烏托邦到科學社會主義底發展，他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只一次譏笑那一種人，這種人離開科學的基礎，而幻想『將來社會底結構』。恩格斯不只一次寫過，說

他對於『將來社會底人』是放心得過的，『因為將來社會底人無論如何總不會比我們愚蠢些』。

恩格斯關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寫道：『這種批評底結果也包含着所謂解決底萌芽，既然這種解決在現時一般地講起來是可能的。』這當然也可以完全應用到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上去。這些天才的意見、綱要、萌芽，第二國際中眼光短小的庸人却盲然不察，而偉大的布爾什維克——列寧和斯大林却加以發揮。使之成爲一貫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對於列寧並不是教條，而是領導革命行動的指南。還在上一世紀末葉，由於黨綱上的爭論，列寧寫道：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底理論看作是業已完全告竣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反之，我們深信：馬克思底理論只是那種科學底基石，這種科學，社會主義者應當在各方面加以推進，如果他們不願落後於生活的話。』（列寧著：『我們的綱領』，見『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九二頁，俄文第三版）

在『資本論』中就已預言資本主義的壟斷將大大的發展。在恩格斯底最後幾種作品中（例如『交易所略說』），已經有了企圖，去說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許多新現象。但是恩格斯死了，因此來不及發現九十年代業已開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底特點。

日益屬化的壟斷的資本主義；一切資本主義矛盾空前的緊張；以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世

界大戰爲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和開闢人類歷史新時代的十月革命勝利；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這就是恩格斯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的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應當加以融會貫通並用去武裝革命無產階級以便它繼續進行鬥爭的新東西。

斯大林與美國工人代表團那篇談話中，在幾頁的篇幅裏，斯大林就很簡括地說出列寧放入馬克思主義寶庫中的珍品。這不大的幾頁篇幅，應當讀而又讀；這幾頁篇幅等於許多卷書。在這段談話中斯大林撮要說出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列寧的階段：分析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東西——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研究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社會主義建設底形式和方法問題；創造無產階級領導權一貫的學說；研究民族殖民地問題，把這個問題看作是無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問題；創造關於黨的學說。

決定共產黨員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就是列寧的功績。列寧把共產黨員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表明在一個口號內，這個口號就是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國內戰爭。我們之所以更須着重指出這一點，就因爲有些人企圖曲解事實，認爲這個口號底始祖是恩格斯。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恩格斯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有很多的功績，用不着我們再把他沒有說過的東西，硬派給他。恩格斯沒有生在帝國主義底時代，他曾不得不規定國際社會主義，主要的，是對於民族戰爭所採

取的态度。如果布爾什維克用篤守教條的精神去對待恩格斯九十年代的著作，那末，他們就不能够在帝國主義戰爭底問題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如同列寧所發展的一樣。列寧，只有列寧，無論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性質的問題上，無論是在無產階級政黨對於這種戰爭所應採取的態度問題上，都規定原則上新的和唯一正確的立場。正因為我們恭敬紀念我們偉大的導師恩格斯，我們反對把他變為偶像而不去說出或粉飾歷史的事實。

列寧已經把馬克思主義抬上新階段，在各方面繼續列寧事業的，就是斯大林。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言論中，在斯大林及他所領導的布爾什維主義底國際政黨之整個活動中，馬克思——列寧的理論生活着、發育着和日益豐富起來，這種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就是恩格斯。

斯大林在我們時代底一個基本問題上——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不死死抓住恩格斯底舊說法，因為這種說法曾在另一個早已過去的階段上適用。布爾什維克在斯大林底領導之下，迎頭擊破了企圖利用這種說法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那種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也夫派。列寧已經證明：在帝國主義條件中不平衡的、跳躍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之下，在一個國家中社會主義得到勝利是可能的。斯大林發展、捍衛並實現了這個理論。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道：

『前世紀四十年代，在壟斷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之下，恩格斯認為在一個國家內無從實現並且是不可能的東西，已經在我們的國家內，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之下，成爲業已實現的和可能的東西了。

『當然，如果恩格斯活着，他一定不會緊緊抓住舊說法，反之他一定竭誠慶賀我們的革命，他要

說：「打倒一切舊說法，已在蘇聯勝利的革命萬歲！」。（斯大林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傾向』，見『論反對派』一書，第三七九頁，一九二八年國家出版局印行）

無論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上，無論是在恩格斯底著作中，無論是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中都沒有提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底具體問題，而斯大林却提出這些問題並用極大的勇氣很深刻地解決了這些問題。

當時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是在貧窮和破產的國家中是在由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來的技術經濟程度都是很低的國家中，是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國家中。同時我們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遭。

斯大林繼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底學說，用創造的精神實現了他們的學說，他第一個具體製定我們國內社會主義進攻底統一的和深深考慮過的計劃；他仔細研究和解決下列各種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是蘇聯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條件；集體農莊的建設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社會

主義的精神去改造農民的道路；消滅資本主義分子，應經過什麼階段和採用什麼方法（由限制這些分子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下怎樣組織勞動；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均等主義；消滅人們意識中資本主義餘毒的條件和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斯大林指明：建設社會主義，這首先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但無產階級專政底鞏固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却使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發達起來。斯大林底所有這些理論上底原則，已由布爾什維克在斯大林底領導下把它們變為實際。

斯大林底這一種著作和演說，例如他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他在農業學家——馬克思主義者底會議上的演說，他的著名的六條件，斯大林的集體農莊章程，他所擬定的新的蘇維埃憲法，他關於精通技術的新人物的演說，總之，斯大林底每一篇著作和演說，不僅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路標，同時這也是使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豐富起來和愈加深刻的標誌。各國進步的工人正在用這些著作來學習，而且將來也要用這些著作來學習的。

斯大林規定無產階級國家政策底模範，這個國家正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中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斯大林確定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共產國際——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底條件下，在兩個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條件下所進行的政策底基礎原則。斯大林根

據中國革命底經驗解決了民族革命運動轉變為蘇維埃革命的具體道路問題。斯大林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學說提上新階段。

列寧和斯大林對於戰略和策略的問題，不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片段的綱要。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書中，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家每人手執一卷的這一本書中，斯大林寫道：只有

在
『……無產階級公開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當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問題已成了直接的實際問題的時候，當關於無產階級底後備軍（戰略）問題已成爲最迫切問題之一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底形式——議會形式及非議會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只有到了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審劃精密的策略。』（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版第五一頁，中文新譯本第八六頁）

列寧和斯大林底功績在於：他們並不限於恢復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策略原則，他們繼續發展這些原則並創造了列寧主義的戰略和策略——創造了關於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整個科學。

★

★

★

自從弗列德力克·恩格斯逝世之日起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中世界工人運動走了多

麼長的一段路，全人類走了多麼長的一段路！在舊的、沙皇的專制政體底廢址上，出現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偉大國家。年代湮遠的古城牆正在崩壞；四萬萬中國人民起來參加運動；蘇維埃革命底旗幟在中國六個省份中飄揚，那裏有一萬萬人口。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在蘇聯社會主義得到勝利的影響之下，勞動羣衆中發展和推廣着強有力的趨向於社會主義的運動。資本主義國家底資產階級，使國家和城市歸於荒蕪，恢復中世紀的牢獄來對待被奴役的人民，這樣它就引起一切被壓迫羣衆底疾惡和痛恨。現時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第一國際，第二國際日益解體，如同腐化的東西一樣，但是勞動底人們一天比一天密切地在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國際、蘇聯勝利的社會主義底國際、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國際周圍團結起來。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寫道：

『我以爲下一屆國際——在馬克思底作品許多年內不斷發生影響之後——將是純粹共產主義的國際，將無條件地提出我們的原则。』（見『馬恩文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七四頁，『恩格斯致左爾格的信』。着重點是我加的——曼努斯基註。）

這一個共產主義國際底代表就在此地，就在這個會場上。它包括六十餘國，它在一切民族和人種中間，在全世界各地，有千百萬受共產黨影響的同情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單獨統治

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作這種學說後盾的，有強大的國家，有百萬萬財富的社會主義經濟；做這種學說後盾的，有一萬萬七千萬人口的國家。這種學說正在全世界破壞奴隸底鐵鏈，正在統治全世界。

用這種學說武裝起來的共產黨員，不怕恐怖手段，不怕苦刑和取締，他們總在那裏組織、團結和喚起無產者、勞動者、殖民地的奴隸，去進行鬥爭並領導他們得到勝利。共產國際已成爲拯救人類，使人類脫離窮困、脫離法西斯主義、脫離戰爭的救星和燈塔。

共產國際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底偉大的牢不可破的政黨，共產國際萬歲！

① 求里·法夫爾是法國資產階級的共和黨人，是個律師，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事變以後充當總長，他是基爾鎮壓巴黎公社時的右手。

② 費里克斯·皮阿是法國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分子。

③ 加爾抱拿里，是一個秘密的團體，該團體在十九世紀初年成立於意大利。——譯者註。

列寧關於自己的敘述

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填的代表履歷表。

一 年齡——一千八百七十年生。

二 身體健康嗎？——身體健康。

三 知道那些語言？——知道英文和德文；對於法文知道得不好；對於意文知道得很不好。

四 知道俄國那些地方和在那些地方住了多久？——知道窩瓦河下游區域，在這裏生和一直生長到十七歲。

五 參加了那些全俄代表大會？——除一九一七年的七月（舊曆八月）代表大會以外，所有的代表大會都參加過。

六 是否到外國住過？——到西歐許多國家裏都住過，第一次是一八九五年，第二次由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五年，第三次由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七年。

七 有沒有軍事訓練？——沒有。

八 教育程度——一八九一年在彼得堡大學法科畢業（通學生）。

九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基本職業——著作家。

一〇 有什麼專門技術？——沒有。

一一 在一九一七年以後，除黨的工作、工會工作及蘇維埃工作以外，還做了些什麼工作呢？——除以上所講的工作以外，且做了著作上的工作。

一二 現在是那個工會的會員呢？——是新聞記者工會底會員。

一三 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的工作——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勞動國防局主席。

一四 那一年加入俄國共產黨的？——一八九四年。

一五 加入過別的政黨沒有，如果加入過，那末黨的名稱怎樣呢？——沒有加入過

一六 參加革命運動的時間和地點：

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 在沙馬爾

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 在彼得堡

一八九五到一八九七年 在監獄裏

一八九八到一九〇〇年 在葉尼塞省

一九〇〇到一九〇五年 在國外

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 在彼得堡

一九〇八到一九一七年 在國外

在那個組織裏：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未成立以前，是在秘密小組內工作，自從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時候起，便是黨員。

一七 是否因做革命工作而受過政府的高壓？——受過高壓：在一八八七年被監禁，從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被監禁，從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〇年被放逐在西伯利亞，在一九〇〇年被監禁。

一八 在監獄裏坐了多少時候？——第一次坐了幾天，第二次坐了十四個月。

一九 被派作苦工或被放逐多少時候？——三年。

二十 在國外僑居多少時候？——第一次五年，第二次十年。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底組織者和領袖

斯大林

——為列寧五十壽辰而作

現在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面做工作，都是把自己當作「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派。可是，這兩派人究竟還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在兩派中間，還橫着一條鴻溝，因為，兩派人底工作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第一派人，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照例只是在口頭上得意地宣揚馬克思主義，他們不會或者不願意認識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不會或者不願意實行馬克思主義，他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底活潑的革命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底計算來做工作底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做工作底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

符——這就是這一派人底基本的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意於那個常欺騙他們的『厄運』。這一派人底名字，便是孟什維主義（在俄國），就是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西里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上給了這派人一個很中肯的估計，他說：這一派人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

第二派人却正是相反，第二派人把問題底重心，由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移到實行馬克思主義，移到將馬克思主義化爲實際。規定適合於環境的方法和手段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因環境發生變更而變更這些方法和手段，這就是這一派人所最注意的事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周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是拿引證和成語來做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做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底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的，馬克思底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當僅限於說明世界，而且應當更進一步去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者是應該遵守這幾句話的。馬克思底這幾句話，完全和這一派人相符合。這一派人底名字，就是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人底組織者和領袖，便是列寧。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組織者。



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在一種特別情形下面組成的，這種情形和在西歐組織工人政黨時的情形不同。在西歐、在德國、在法國，工人政黨是由工會中產生的，那個時候的情形是這樣，工會和政黨可以公開存在，資產階級的革命已經發生，存在着資產階級的國會，當時，已經獲得政權的資產階級直接和無產階級對立着：——而在俄國組織無產階級的政黨時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在極端殘酷的沙皇制度下面組成的，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要發生的時候組成的，當時，一方面，在黨的組織內充滿了資產階級的『公開馬克思主義的』分子，他們渴望着利用工人階級去做資產階級的革命；另一方面，優秀的黨的工作人員，又逐漸被沙皇的憲兵們抓去，而當時自發的革命運動底生長，却需要有一個由革命家們組織起來的堅忍不拔的、團結堅固的和充分秘密的戰鬥的核心，這個核心要能夠引導運動去推翻專制制度。

當時的任務就是：使綿羊和山羊分開，使自己的人 and 異己分子分開，在各地組織有經驗的革命家的幹部，授給他們明白的綱領和堅固的策略，末了，把這些幹部集成爲革命職業家的統一的戰鬥的組織，這個組織應當這樣秘密，以至於可以抵抗憲兵的襲擊，而同時，這個組織又必須

與羣衆有這樣密切的聯系，以至於在必要時可以引導羣衆去鬥爭。

孟什維克，即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法，却很簡單：既然在西歐，工人政黨是從非黨的、爲改善工人階級底經濟狀況而鬥爭的、職工會中產生的，那末，在俄國，也應該盡可能地照這個樣子來做，就是說，此刻，只應當在各地做工人與廠主及政府間的經濟鬥爭，並不組織全俄的戰鬥的組織，然後……然後，如果，到那個時候還沒有產生職工會，那末，就召集一個非黨的工人代表大會，並宣佈這個大會爲政黨。

孟什維克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計劃』，是完全不適合於俄國的情形的，是憑空想出來的，可是，這個『計劃』却打算做一種大規模的鼓動工作，以降低黨性思想，以推翻黨的幹部，把無產階級弄到沒有政黨的地位，把工人階級交給自由派去吞食，——關於這一些事情，孟什維克當時並沒有猜想到，而且，許許多多布爾什維克也沒有猜想到。

列寧在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面前的最大的功勞，就是在孟什維克的組織『計劃』底起草人還剛剛把這個『計劃』底大綱勉強明白想出來的時候，列寧就已經完全揭露了這個『計劃』底危險性，揭露了以後，馬上就很激烈地反對了孟什維克底組織上的放蕩性，把實際工作者底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這個問題上。因爲，當時這個問題，是黨底生死存亡問題。

列寧在自己的名著——『做什麼？』——『進一步退兩步』——中間，發揮了自己的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創辦全俄的政治報，使這個政治報成爲一個吸引黨的力量中心；在各地組織堅忍不拔的黨員幹部，使這些幹部成爲黨底『常備隊』；經過這個報紙來把這些幹部集合起來，並把他們團結成爲一個全俄的戰鬥黨，這個黨應該有鮮明的界限，明白的綱領，堅定的策略，一致的意志。這個計劃底價值就是，它完全適合了俄國的實情，很靈巧地歸納了優秀實際工作者底組織經驗。在爲這個計劃而鬥爭的時候，大多數的在俄國做實際工作的人，都曾經是堅決地跟着列寧走的，都曾經不惜實行分裂。這個計劃的勝利，便立下了那個世上無雙最團結得鞏固的、最鍛鍊得結實的共產黨底基礎。

往往連我們的同志（可見不僅只是孟什維克！）也責備列寧，說他太喜歡爭辯和太喜歡分裂，說他向調和派作了毫不調和的鬥爭等等。用不着懷疑，這兩點都曾經是事實。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不難懂得的，這就是，如果我們的黨當時沒有把非無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分子逐出黨外，那末，我們的黨當時就不會消除內部的軟弱性和散漫性，當時就不會獲得它所有的力量和堅固性。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有在它與黨內及工人階級內的机会主義的、反革命的、反黨的分門鬥爭的時候，才能發展和鞏固起來。拉薩爾曾經說得對：『黨是因爲清洗

自己而鞏固起來的」。責備人的人們照例總是藉口說德國黨，說在德國黨內曾經盛行着黨內的「一致」。可是，第一，並不是任何的一致都是力量的標誌；第二，現在只要看看過去的德國黨早已分裂成爲三個政黨，這件事實就能完全懂得謝德曼、諾斯克這般人和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間的「一致」，是多麼假裝，多麼虛偽。如果，德國黨底革命分子曾經按時和德國黨底反革命分子實行了分裂，這對於德國無產階級豈不是好些嗎？……列寧當時引導黨去和反黨的、反革命分子作不調和的鬥爭，這是做得萬分正確的。因爲，只是由於實行了這個組織的政策，我們的黨才能够內造成了這樣一種內部的一致和驚人的團結，因爲帶有這種內部的一致和驚人的團結，我們的黨，便很順利地走出了克倫斯基統治時的七月危機，擔任完成了十月暴動，平安地渡過了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組織了戰勝協約國的戰爭，末了，得到了這樣一個空前的隨機應變的本事，因爲有這個本事，它能够隨時改編自己的隊伍，集中幾十萬的黨員去做無論那一個巨大的工作，而同時却不致於使黨內發生絲毫慌張的現象。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底領袖。

可是，俄國共產黨組織上的優點，還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俄國共產黨工作底政治內

容，俄國共產黨底綱領和策略，是不適合於俄國的實際情形的，如果，俄國共產黨底口號，沒有鼓動工人羣衆和沒有推進革命運動，那末，俄國共產黨就不會發展和鞏固得這樣快了。現在，我們就要說到事情底這一方面。

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發生時的條件和西歐各國（例如法國和德國）革命政變時的條件不同，在西歐爆發革命的時候，還是手工場的時期，階級鬥爭還沒有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還薄弱，人數還稀少，還沒有自己的、能規定它的要求的政黨；而資產階級却還這樣革命，以至於能使工人和農人相信它，以至於能引導他們去反對貴族；至於俄國的情形，却恰巧相反，當革命開始的時候（一九〇五年），已經是機器的時期，階級鬥爭已經發展，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比較很多，並且已被資本主義團結起來，它已經和資產階級作過多次鬥爭，它已經有了自己的比資產階級的政黨更團結得堅固些的政黨，它已經有了自己的階級的要求；而俄國資產階級却是靠着政府底定貨單生存的，它已經被無產階級底革命精神所嚇倒，所以總是設法和聯合政府及地主來共同反對工人和農人。至於俄國革命是因俄國政府在滿洲戰場上遭了軍事失敗而爆發的，這一件事實，只是促進了事變，可是絲毫也沒有變更事情的本質。

當時的環境，會要求無產階級去領導革命，會要求無產階級去把革命的農民團結在自己的周

鬥，去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同時反對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爲的是要使俄國完全民主化和保證自己的階級的利益。

可是，孟什維克們，即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的人們，當時却曾經按照他們自己的主張來解決問題，他們說，既然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本來是由資產階級代表領導的（請看法國革命及德國革命的歷史），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爲俄國革命底領導者；應該把領導權讓給俄國的資產階級（即那個出賣了革命的資產階級），同樣也應該把農民讓給資產階級去支配，而無產階級則應該仍舊站在極左的反對派的立場上。這是很卑鄙地重複下列自由派底調子，而孟什維克們當時却把這種卑鄙的重複，當作「真正」馬克思主義底新發明！

列寧在俄國革命面前的最大的功勞，就在於他根本揭破了孟什維克們底那種把歷史上相同的

事情拿來做根據的方法，說這種方法是空洞而無內容的；就在於他完全揭破了孟什維克們底那種「革命計劃」的危險性，說這種「革命計劃」是要把工人的事業交給資產階級去吞食。是建立工農的革命民主專政，而不是建立資產階級的專政；是抵制布留根國會和實行武裝暴動，而不是參加國會和在國會裏面做建設工作；在國會始終還是成立了的時候，便是主張結成「左派聯盟」，主張利用國會講台來協助國會以外的鬥爭，而不是主張立憲民主黨的內閣，而不是主張對國會作反動的

「愛惜」，是主張和立憲民主黨這個反革命勢力作鬥爭，而不是去和他聯盟——這就是列寧在自已的著名的小冊子上，就是說在「兩個策略」和「立憲民主黨底勝利」上，發揮了的策略的計劃。

這個計劃的價值就在於：這個計劃因直接地和堅決地規定了無產階級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階級要求，便利了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包含了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萌芽。當時俄國大多數實際工作者，都堅決地和逕直地跟着列寧擁護了這個策略的計劃。這個計劃底勝利，替這樣一個革命策略立下了基礎，我們黨因為有了這個革命策略，所以現在動搖着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

事變向前的發展，四年帝國主義的戰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動搖，二月革命和著名的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臨時政府這個資產階級反革命底發源地和彼得堡蘇維埃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形式，十月革命和解散立憲會議，取消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和宣佈蘇維埃的共和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而世界帝國主義却協同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出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最後，孟什維克把立憲會議當救生圈抓着，他們被無產階級投在水裏，被革命浪潮捲到了資本主義的岸上，弄到可憐的地步——所有這些，都還不過是證明：列寧在「兩個策略」上所規定的革命策略底基礎，是正確的。黨因有了這樣的遺產，所以能够不怕水底的暗礁而勇敢地往前游去。

在現今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政黨底每一個口號和領袖底每一句話，都是被人在事業中間審

查的，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要求自己的領袖帶有許多特別的品性。在歷史上，有過這樣一種無產階級的領袖，這種領袖，是狂風時期的領袖，實行家式的領袖，這種領袖是不怕犧牲的，是很勇敢的，可是，在理論上是很薄弱的。羣衆們很不容易忘記這種領袖底名字。可是，整個運動，是不能專靠回憶往事來生存的；運動所需要的，是明顯的目的（綱領），鞏固的路線（策略）。比方，德國的拉薩爾，法國的布蘭克，就是這一類的領袖，這便是和平時期的領袖，這種領袖，在理論上很有力量，可是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却很軟弱。這種領袖只是在無產階級底上層分子裏面才有名望，而且這種名望也不過是暫時的；一等到革命時代到來的時候，當羣衆們要求領袖們提出革命的實際口號的時候，這些理論家就會退出舞台，就會讓給新興的人物。比方，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德國的考茨基，便是這一類的領袖。

誰要始終保持無產階級革命底和無產階級專政底領袖地位，誰就要同時具備有理論的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底實際工作的和組織工作的經驗。當阿雪洛德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關於列寧曾經這樣寫道：「列寧真是幸運得很，他既具備有好的實際家底經驗，又具備有理論的知識和廣闊的政治眼界。」（請看阿雪洛德給列寧底『社會民主黨底任務』這本小冊子做的序言）「文明」資本主義底思想家，阿雪洛德先生現在又會怎樣評論列寧同志，這是不難猜到的；但是，在

我們這些熟悉列寧的和能够以客觀態度觀察事物的人們看來，列寧還完全保存着他的這個品性，這是毫無疑義的，列寧，正是列寧，現在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和最有鍛鍊的無產階級政黨底領袖，這個事實的原因之一，也就在這裏。

論列寧

斯大林

——在克里姆林宮軍事學校晚會（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的演說

同志們！有人對我說過，在你們這裏舉行回憶列寧的晚會，並請我也到晚會裏來做一個報告人。我以爲，這裏不必把列寧的工作做一個有一貫聯系的報告。我想，倒不如只是把幾件可以表明列寧這個人物底幾個特點的事實，報告給你們。在這些事實中間，也許沒有內部的聯系，可是，這並不能有什麼決定的意義，以至於使我們不能得到一個關於列寧的概念。無論如何，在這一次，除這一點而外，我是不能給你們更多的東西的。

山鷹氣概

我最初與列寧認識，是在一九〇三年。固然，這次認識，並不是親眼見面的認識，而是書信

上的認識。可是這次認識却在我腦筋裏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我整個在黨內工作的過程中，這個印象都是從來沒有離開我的。那時，我正被放逐在西伯利亞。當我看到列寧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和尤其是在一九〇一年以後，在『火星報』出版以後的革命工作時，我就已經相信，列寧是一個非常的人物。那時，在我看來，他並不是我們黨底一個簡單的領導者，而是我們黨底事實上的創造人。因為，只有他一人，才瞭解了我們黨底內部的實質與迫切的需要。當時，我會經拿列寧去與我們黨底其他領導者作比較，那時，我總覺得，列寧底戰友——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雪洛德及其他等人，是遠遠趕不上列寧的；要是拿列寧和他們去比較，那末，列寧便不僅是領導者之一，而是最高等的領導者，是一個山鷹，在鬥爭中不知道有什麼可怕的事體，勇敢地領導我們黨按照俄國革命運動底新鮮道路前進。這個印象竟這樣深刻地印入了我的心靈，結果，我竟覺得必須寫封信來把印象告訴我的一個親密的朋友（那時，我的這個朋友正僑居國外），並要求他給我以評判。經過一些時候，即在一九〇三年末，那時，我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我收到了我的朋友底愉快的答覆和列寧底簡單的、可是富有內容的信，原來我的朋友，已經把我寫的那封信交給列寧讀過了。列寧底這封信兒，比較並不大，可是，這封信兒，却勇敢無畏地批評了我們黨底實際工作，很簡單而明瞭地發揮了我們黨在最近時期內的全部工作計劃。只有列寧才

能够這樣簡單而明瞭地，這樣簡略而勇敢地描寫最複雜的事情，他的每一句話，並不像一句話，而是像一顆子彈。這一封簡單而勇敢的信，會使我更加相信，列寧是我們黨底山鷹。可惜，我已經按照老秘密工作者底習慣，而把列寧底這封信及許多別的信，一共燒掉了，關於這一點，我實在不能原諒自己。

從此時起，我就開始與列寧相認識了。

謙遜態度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塔墨爾福斯（在芬蘭境內）布爾什維克底代表會議上，我第一次和列寧見面了。在未見面時，我指望會看到我們黨底這個山鷹，這個偉人。這個人將不僅在政治上是偉大的，而且在體格上也一定是偉大的！因為，當時在我的想像中，列寧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和威風凜凜的大漢子。可是，當我看見了他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最平常的人，比中等身材的人還短小些，簡直和平常人沒有絲毫分別；當時，我覺得大失所望。

照例來說，「偉人」照常是應當遲到會議的。以便使會議上的人們，都去望眼欲穿地等他到場；而在偉人快要到場的時候，會議上的人們都警告別人說：不要作聲；……不要作聲……他來

了。我那時覺得這種儀式，並不是多餘的事情，因為這種儀式，可以引起敬重的心理。可是，當時列寧却比代表們還先到會，在屋角裏和代表會議裏那些最平常的代表，作最通俗的最平常的談話，在我知道了這種情形以後，我覺得大失所望。老實說，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得像他這樣做，那是違背了幾個必要的規則的。

只是在後來，我才懂得了：列寧底這種平常的色彩和謙遜的態度，這樣希望不露頭角，至少是不出風頭和不故意表彰自己的高大的地位——這一個特性，便是列寧底最優秀的特性之一，是新式羣衆（人類中間最簡單最平常最下層的『下層人衆』）底這位新式領袖底最優秀的特性之一。

邏輯力量

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列寧做了兩個很好的演說，第一個演說是關於時局問題，第二個演說是關於土地問題。可是這兩個演說，都沒有保存起來。這實在是一個精神煥發的演說，會使得全場代表都覺得非常高興。這兩個演說的特點，就是含有非常大的說服人心的力量，所引用的證據，十分簡單而明瞭，所應用的語句，非常簡短而通俗，沒有含半點矯揉造作的色彩，沒有半點迷人耳目的花樣，沒有用半句故意刺激聽衆的辭藻——所有這些特點，會使得列寧底演說和通常的『國

會的』演說家底演說大不相同，使得列寧底演說比通常的『國會的』演說家底演說優越百倍。

可是，當時使我佩服的，並不是列寧演說底這一方面的優點，當時使我佩服的，倒是列寧演說中的這樣一種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這種邏輯力量，未曾有過枯燥地，可是很著實地抓住了聽衆，一步一步地感動了聽衆，然後便把聽衆完全俘虜起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有很多代表曾經這樣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種萬能的手爪，這手爪用指頭把你一把抓住，使得你無法逃走，使得你不是表示投降，便是決意去完全失敗。』

我以為，列寧演說中的這一個特點，是他的演說術中的最強有力的方面。

不灰心失望

我第二次和列寧相會，是在一九〇六年我們黨的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大家都知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曾經是佔少數的，曾經是受了失敗的。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在失敗者的地位。當時，他絲毫也不像那些因失敗而灰心失望的領袖。正是相反，正是因為遭了失敗，列寧倒更加充滿了堅忍不拔的精神，以鼓舞着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戰鬥，去取得將來的勝利。我現在是說列寧底失敗。可是，這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失敗呢？那時，要看看列寧的對頭，

即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的勝利者——普列漢諾夫、阿雪洛德、馬爾托夫及其他等人，他們這些人是很少像真正勝利者的。因為列寧在自己對孟什維主義的無情批評中，已經把他們批評得所謂體無完膚了。我現在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即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們，曾經集合在一塊，向列寧看着，向他請求指教。在有幾位代表底說話中，會充滿精神疲倦和灰心失望的心理；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列寧曾經很嚴厲地回答這些代表說：『同志們，不要灰心吧，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因為我們是有道理的。』仇恨那些灰心失望的知識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勝利的前途，——這就是列寧當時和我們談話時所說到的事。當時，我們都覺得，布爾什維克們底失敗是暫時的失敗。布爾什維克們是應當在最近將來就要勝利的。

『不因爲失敗而灰心失望』，——這就是列寧底工作中的這樣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會幫助他來把那個始終忠實的和相信本身力量的軍隊，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不自鳴得意

在下一次的代表大會上，即一九〇七年的倫敦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已成了勝利者。當時，我第一次看見列寧處在勝利者的地位。有些領袖，照例是因勝利而洋洋得意的，因勝利而自

鳴得意的。在得到勝利時，他們便誇揚勝利，安心樂意。可是，列寧却絲毫不像這樣的領袖，正是相反，正是在勝利以後，他倒更特別警惕和謹防起來。我現在還記得：列寧曾經堅決地向代表們這樣說：『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被勝利弄得頭昏眼花，不要自鳴得意；第二件事，就是固定自己的勝利；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完全打倒敵人，因為敵人還只受了打擊，可是還沒有被完全打倒。』當時，他很苛刻地譏笑了這樣的一些代表，這些代表粗心浮氣地認為：『從此以後，孟什維克已經沒有什麼作爲了。』當時，他以為很容易證明：孟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還有自己的根源，我們還應當善於和孟什維克作鬥爭，切不要誇大自己的力量，切不要輕視敵人底力量。

『不因爲勝利而自鳴得意』——這就是列寧性格中的這樣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會幫助他來認真地估量敵人的力量，會幫助他來使我們黨不遭受那種可能的意外危險。

原則精神

黨的領袖，是不能不尊重黨內大多數人底意見的。大多數人是一種力量，是領袖所不能不顧及的力量。列寧是懂得這一點的，而且並不比黨的其他領袖懂得壞些。可是，列寧從來也沒有做大多數人底俘虜，而尤其是當這大多數人沒有原則的立場的時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中，曾經有

過這樣一種時期，在這種時期內，黨內大多數人底意見，或者是黨底暫時的利益，會和無產階級底根本利益發生衝突。在這種情形下面，列寧總是毫不遲疑地堅決地站在原則精神方面來反對黨內大多數人底意見。而且，在這種情形下面，他甚至於不怕簡直以一人來反對全體，因此，他指望到——他往往這樣說，——「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有兩件事實，可以特別顯明地表明這一點。

第一件事實。這是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這個時期內的事實。在那個時候，黨已被反革命所打破，處在完全的瓦解情況中，這是一個不相信黨的時期，在這個時候，退出黨的現象，風行一時，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甚至於有一部分工人，也退出黨了；這是一個否認秘密工作的時期，取消思想及瓦解現象盛行時期。當時，不僅孟什維克派，而且布爾什維克派，也分成了許多政團和派別，而大部分政團和派別都是脫離了工人運動的。大家都知道，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了這樣一種思想：完全取消秘密工作，將工人組織為合法的自由主義的斯托雷平的政黨。在那時，只有列寧一人，才沒有隨波逐流，反而高舉了黨性的旗幟，以驚人的忍耐心和非常的堅決心來聚集了黨底零散的殘部，反對了工人運動中的一切反黨的派別，以非常的勇氣和向前的努力來擁護了黨性。

大家都知道，在這個爲擁護黨性的爭論中，結果是列寧得了勝利。

第二件事實。這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這個時期裏，即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時期裏的事實。在那個時候，所有的，或者幾乎是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附和了一般愛國主義的醉毒，都賣身給本國的帝國主義去效勞。在這個時期裏，第二國際已經在資產階級面前低下了自己的旗幟，國家主義的潮流，非常高漲，甚至普列漢諾夫、考茨基、黑得等這樣的人，都被捲入這個潮流了。當時，只有列寧，或者是幾乎只有列寧，才發動了堅決的鬥爭來反對社會國家主義及社會和平主義，揭露了黑得派和考茨基派底叛變行爲，痛斥了那些折衷派的『革命家』底不徹底性。當時，列寧知道，他只有很少數的同情者，可是，他認爲，這一點並沒有什麼決定的意義。因爲，他知道澈底的國際主義的政策，是唯一可靠的和有希望的政策；因爲，他知道，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這個爲新的國際而鬥爭的爭論中，結果也是列寧得了勝利。

『原則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這一個公式，就是列寧拿來取得了勝利的公式，列寧用這個公式，逕直奪到了許多新的『險要』地帶，而把無產階級底優秀分子奪到了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相信羣衆

在各政黨中，有這樣一種理論家和領袖，這種理論家和領袖，知道各民族底歷史，熟悉各種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往往帶着一種不體面的毛病。這種毛病就是所謂害怕羣衆，不相信羣衆底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往往產生領袖對羣衆的貴族態度，而羣衆雖然不精通各種革命底歷史，可是，却有破壞舊制度而建設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盲動起來，怕羣衆『破壞得太多』，想像裸母一樣來照書本子教訓羣衆，却不肯向羣衆去學習，——這種心理，便是這種貴族態度底基礎。

列寧却完全與這種領袖相反。除列寧而外，我再沒有碰到第二個革命者，像列寧這樣深刻地相信無產階級底創造力量，相信無產階級階級本能底適合於革命目的的品質。除列寧而外，我沒有再碰到第二個革命者，能够像列寧這麼無情地打擊這樣一種高傲的批評家，這種批評家喜歡批評『革命底紊亂狀態』和『羣衆任意行動的胡鬧』。我還記得，在有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曾經說：『在革命以後，應該有常態的秩序。』當時，列寧以譏笑態度回答這位同志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公然忘記了革命秩序便是歷史上最常態的秩序，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因此，列寧很輕視那一切想鄙視羣衆和想拿書本子來教訓羣衆的人。因此，列寧始終都勸人去向羣衆學習，去理解羣衆底行動，細心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經驗。

相信羣衆的創造能力，這就是列寧底活動中的這樣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會使他可以理解自發勢力，指引這個自發勢力底運動走上無產階級革命底軌道。

革命天才

列寧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真是革命爆發底天才，他真是極偉大的革命領導的妙手。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沒有像在革命震動時代那麼覺得爽快，我這並不是想說，列寧曾經一樣贊成一切的革命震動，或者說，無論在什麼時候和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他都主張革命的爆發：我絲毫也不是想這樣說。我這只是想說，無論在什麼時候列寧底天才的明達都沒有像在革命爆發時期裏那樣表現得圓滿和明白。在革命轉折的時候，他簡直像花草一樣地開起花來，眼光明晃得像鏡子一樣，預先猜透各階級底運動和革命底必然的曲線進程，他看見這些東西時看得這樣明白，簡直像看手掌上的東西一樣。無怪在我們黨員中間時常有人說：『列寧會在革命波浪上游泳，好像魚兒會在水裏游泳一樣。』

因此，列寧所指出的策略的口號，明顯得使人『眼花』，列寧所想出的革命的計謀，勇敢得使人『頭昏』。

爲要說明列寧底這一個特點，我現在且舉出兩件特別出色的事實。

第一件事實，這件事實是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內發生的。在那個時候，成千百萬的工人、農人和兵士，受着後方和前線上的危機的逼迫，要求了和平和自由；在那個時候，軍閥和資產階級，爲要做到『戰爭到底』，準備了軍事的專政；在那個時候，整個的所謂『輿論』，一切所謂『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是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鄙視他們，說他們是『德國的偵探』；在那個時候，克倫斯基想把——而且局部地已經把——布爾什維克黨驅逐到秘密狀況下去；在那個時候，德奧同盟國底還很強壯的有紀律的軍隊，與俄國的疲倦的解體的軍隊對峙着，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們』都平安地和自己的政府聯合着，以便『使戰爭達到完全的勝利』……。

在這樣的時候舉行暴動，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這樣的環境裏舉行暴動，這就是孤注一擲。可是，列寧並沒有怕去冒險，因爲他知道了，明眼看到了，暴動是必不可免的，暴動是會勝利的，俄國的暴動會造成一種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俄國的暴動會激動西方的苦楚的羣衆，俄國的暴動會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爲國內的戰爭，暴動結果會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共和國將成爲

全世界革命運動底城堡。

大家都知道，列寧底這個革命的預料，後來已絲毫不差地實現了。

第二件事實。這是十月革命以後最初幾天內的事情。當時，人民委員會想強迫那個譁變將軍——總司令杜鶴麟停止軍事行動和開始同德國人談判休戰條約。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列寧、克里林科（後來的總司令）和我自己，跑到彼得堡總司令部裏和杜鶴麟用電報談判，當時的情形，十分危急。杜鶴麟和前敵總司令都絕對不肯執行人民委員會底命令。軍隊裏的長官們，完全落到前敵總司令部手裏。至於說到兵士羣衆，那當時並不知道，這一千二百萬軍隊，即在那些抱着反蘇維埃政權的心理的所謂軍團組織統率之下的軍隊，究竟會表示什麼態度。大家都知道，當時在彼得堡本城裏面，也就要發生軍官學生底暴動。除此以外，克倫斯基已向彼得堡進攻着。記得在當時，列寧在發電機旁邊稍許靜默一下以後，他面孔上忽然發出非常鮮明的光輝。當時顯然看得出來，他已經決定方針了。那時列寧向我們說道：『我們到無線電站那裏去罷，無線電站一定可以幫助我們：我們好用無線電通知全國，下一道特別命令，撤消杜鶴麟將軍，任命克里林科同志爲總司令來代替他，超過軍事長官而直接號召兵士們去包圍自己的將軍，去停止軍事行動，去與德奧兵士聯歡，去把和平事業拿到自己手裏來。』

在當時這樣做法，真是等於「冒險」猛進。可是，列寧並沒有害怕這種「猛進」，反而歡迎這種「猛進」。因為，他知道了，軍隊是希望和平的，軍隊將掃除和平道路上的一切的和各種的障礙，而奪得這個和平；因為，他知道了，用這種方法來保得和平，一定會影響到德奧的兵士，加強一切戰線上的趨向和平的志願。

大家都知道，列寧底這一個革命的預見，後來也絲毫不差地實現了。

天才的英明眼光，能很快就看透和猜到當前事變底內容的這種本事——這就是列寧底一種品性，因為有了這種品性，所以列寧在革命運動底各個轉折關頭上都能規定正確的戰略和明白的行動路線。

關於列寧的逝世

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講演

原文載『真理報』二十三號

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的材料製成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略家底軍隊，列寧同志底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個隊員，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為創立人和領導者的黨底黨員稱號，是再高貴不過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這個黨底黨員的。與這個黨底黨員相聯系的艱辛與風波，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經受得起的。工人階級的兒女，貧困和鬥爭的兒女，經受非凡痛苦和英勇努力鬥爭的兒女，——才首先應當成爲這個黨底黨員，這就是爲什麼列寧主義者底黨，共產主義者底黨，同時也被稱爲是工人階級底黨。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高舉着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持這個偉大稱號底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一定要光榮地實現！

二十五年來，列寧同志撫育了我們的黨並把它撫育壯大，成爲世界上最鞏固的與最堅強的工人政黨，沙皇制度及其走卒們底打擊，資產階級與地主們底憎恨，高爾察克與鄧尼金底武裝攻擊，英國與法國底武裝干涉，誑騙的資產階級報章底造謠與中傷——所有這些蠅子們，在二十五年中，都曾不斷地整刺到我們黨底頭上。然而我們的黨却像岩石一般地屹立着，擊退了敵人無窮的打擊，並引導了工人階級走向勝利。在殘酷的戰鬥中，我們的黨鍛鍊了自己隊伍底一致和團結。它用這種一致和團結，戰勝了工人階級底各種敵人。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保持我們黨底一致，好像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實現。

工人階級底遭遇是艱苦的和難堪的。勞動人民底苦難是淒厲的和慘重的。奴隸與奴隸主們，農奴們與農奴主們，農民們與地主們，工人們與資本家們，被壓迫者們與壓迫者們，——好久以來，世界就是這樣構成的，而且現在在大多數的國度中，也還是這樣的。許多世紀中，勞動人民十次百次地企圖從自己肩上拋開壓迫者和建立自己的統治。然而每一次，他們都被打擊與糟踏，

而被迫退却，把屈辱和賤視，仇恨和絕望隱藏在心中，而眼望着冥昧無知的蒼天，期待從那裏得到解救，奴役底枷鎖依然留存不變，或者舊的枷鎖由同樣慘重的和屈辱的新枷鎖來代替，只有在我們的國度中，被壓迫的和被踐踏的勞動羣衆，才得勝利地推翻了地主與資本家底統治而建立了工人和農民意底統治。同志們，你們知道，而現在全世界也確認，領導這個偉大鬥爭的，是列寧同志和列寧底黨。列寧底偉大，首先就在於，他創立了蘇維埃共和國，這樣便在事實上向全世界被壓迫羣衆證明了：解放的希望並沒有失去，地主和資本家底統治是不長久的，勞動底王國能夠由勞動人民自己的努力來創造，勞動底王國應當是建立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這樣他就以解放的希望燃起了全世界工人和農民意底心火。列寧底名字成爲勞動人民和被剝削羣衆所最敬愛的名字，這一事實，也可由此得到證明。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保持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要不遺餘力來光榮地加以實現！

我國（指蘇聯——譯者）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在工農聯盟底基礎之上的。工農聯盟是蘇維埃共和國底第一個和根本的基礎。如果沒有工農聯盟底存在，工人和農民，就不能去戰勝資本家和地主，如果沒有農民的援助，工人就不能擊敗資本家。如果沒有工人方面的領導，農民就不能

擊敗地主，我國內戰底全部歷史已說明了這一點。但是鞏固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還遠沒有完結，——它不過採取了新的形式。以前，工農聯盟具有軍事聯盟底形式，因為這個聯盟是去反對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現在，工農聯盟應當採取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工人與農民之間的經濟合作底形式，因為這個聯盟是要去反對商人和富農，因為這個聯盟立定目的，要使工人與農民互相供給一切必需品。你們大家都知道，任何人也不會如列寧同志那樣堅持地執行了這一個任務。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用全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一定要光榮地實現的！

我們國內各民族勞動人民底聯盟，是蘇維埃共和國底第二個基礎。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巴希基爾人與白俄羅斯人，格魯金（即喬治亞——譯者）人與阿才倍疆人，阿美尼亞人與達克斯坦人，韃靼人與吉爾吉斯人，烏茲比克人與土克曼人，——所有這一切人，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上，具有一致的利害關係。不僅無產階級專政把這些民族從枷鎖與壓迫之下解救了出來，而且這些民族，也以自己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無限忠誠，以自己的為蘇維埃共和國而犧牲的決心，把蘇維埃共和國從工人階級底敵人們底陰謀與危害之下解救了出來。因此，列寧同志會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們國內各民族自願聯盟之必要，說明我們國內各民族在蘇聯範圍內實現兄弟合作

之必要。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鞏固並擴大共和國的聯盟。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要光榮地實現的！

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紅海軍，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第三個基礎。列寧會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從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爭取得來的休息可能是短期的。列寧會不止一次地訓示我們，鞏固紅軍並改進紅軍狀況，是我們黨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寇松最後通牒及德國危機所引起的事變，又一次地證明了列寧是對的，正如他在其他一切時候一樣。同志們！我們大家現在宣誓吧！我們將不遺餘力地鞏固我們的紅軍，鞏固我們的紅海軍。

爲資產階級國家底汪洋大海所包圍着的我們國度是像巨岩一般地屹立着。它遭受着一陣陣的波濤的擊盪，有被淹沒和沖潰的威脅。可是岩石却不動搖地被堅持着。我們國度底力量在那裏呢？它力量不僅在於我們國度堅持於工農聯盟之上，不僅在於我們國度實現着自由的各民族聯盟，不僅在於我們國度有強大的紅軍與紅海軍的保護。我們國度底力量，它的鞏固，它的堅強還在於：它在全世界的工人與農民底心中得到深刻的同情與不能被毀裂的援助。全世界的工人與農民，要保持蘇維埃共和國，把它看作是列寧堅強的手向敵人陣地上放射出去的利箭，看作是他們

自己從壓迫與剝削下解放出來的希望底支柱，看作是對他們指示解放道路的可靠的燈塔，他們要保持蘇維埃共和國，而不讓地主資木家摧毀它。我們的力量在這裏。一切國度勞動人民底力量，在這裏。全世界資產階級弱點也在這裏。

列寧從來不會把蘇維埃共和國看作一個自願的東西。他始終把它看作是加強西方東方各國革命運動底一個必要環節，看作是便利於全世界勞動人民去戰勝資本的一個必要環節，列寧深知，只有這樣的認識，才是正確的，不僅從國際的觀點出發，而且從保持蘇維埃共和國本身的觀點出發，都是這樣。列寧深知，只有經過這樣的道路，才能把全世界勞動人民底心火燃燒起來，來作堅決的爭取解放的戰鬥。這就是爲什麼他，無產階級天才領袖中的最天才的領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國際底基礎。這就是爲什麼他不倦地擴大和鞏固全世界勞動者底聯盟——共產國際。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看見成萬成幾十萬的勞動人民，來向列寧同志底靈柩致敬。過些日子，你們大家就將看到數百萬勞動人民代表來向列寧同志底陵寢致敬。在數百萬人的代表之後，將有世界各地數千萬數萬萬人的代表接踵而來，以證明列寧不僅是俄國無產階級底領袖，不僅是歐洲工人階級底領袖，不僅是殖民地的東方底領袖，而且是地球上全體勞動人民底領袖——這點是無

庸懷疑的。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了，他囑咐我們忠實於共產國際底原則。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我們一定將奮不顧身地鞏固和擴大全世界勞動者底聯盟——共產國際！

●英國外相寇松爵士，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提出最後通牒，全國把蘇維埃俄羅斯捲入戰爭中。

列寧爲創立共產國際而奮鬥

雅魯斯拉夫斯基

馬克思死的時候，俄國還沒有社會民主工黨，在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便成立了。

這一個在國外的、本質上是學術的團體，對於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集團與社會民主派，有些思想意識上的影響，但它絕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參謀部。

九十年代，列寧在政治活動的舞台上出現了。雖然年青，他已經是個有學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僅通曉古典的語言，並且通曉法文德文和英文；他不僅熟悉譯本的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並且讀了許多原文的著述。

列寧實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國際瓦解後的理想；關於這個理想，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九月給蘇爾智的信裏說道：

『我想下一個國際——在馬克思的著作已佔了幾年優勢之後——將直接是共產主義的，並將公開宣佈我們的原則。』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個理想還沒實現，恩格斯便逝世了。恩格斯死後，歐洲社會民主黨內沒有人能擔當完成這個工作——組織一個共產國際。

國際工人運動這時經過了一個期間，這個期間裏機會主義在第二國際佔統治地位。但早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列寧的政治活動便顯示着：未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第一個細胞——『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是在俄國形成了。這個組織建築在一個岩石般堅固的基礎——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之上；在這個年青的組織面前高堆着巨大的工作，這些工作不僅對俄國重要，並且有着國際的重要性。列寧在當時寫道：

『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最近的任務，是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中最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是破壞歐洲的，同時（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也是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有力的據點，這樣就會把俄國無產階級變成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九十年代，列寧着手在聖彼得堡的工人中間活動。當時資本主義開始走上它最高的階段——帝國主義，這就是資本主義衰落腐敗的開始，不僅在歐美最高發展的國家如此，連俄國也是如此

的。俄國成了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會合點。

「……在俄國，革命醞釀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的一些最壞的方面都總合起來了。」

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不可避免地要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誰要想推翻沙皇制度，就一定要同時推翻帝國主義，如果他打算真正不只要打碎沙皇制度，而且把他一絲不留地消除的話。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接近了，並且應該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

九十年代的初期，年青的列寧便認識了這點。在他反對民粹派（這般人不把無產階級看作最前進的革命力量）鬥爭的過程中，在他的傑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其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中，列寧預見到俄國工人階級未來的整個活動和未來的整個革命過程。

一八九四年，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了俄國工人、農民和其他階級的地位之後，得到這樣的一個信念，即：

「俄國工人佔着一切民主成份的首位，將推翻專制制度，並領導俄國無產階級（與各國無產階級一起），沿着公開的政治鬥爭的正確路線，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這樣，列寧在四十五年前便確切地預言了俄國革命發展的途徑；他指出無產階級在那個革命中所必要扮演的角色；他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這個革命不是由無產階級單獨來完成，而是由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來完成的；他發揮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顯然的，這樣巨大的任務需要一個新式的黨。列寧盡其一切精力來建立這樣一個政黨——布爾什維克黨。

帝國主義的發展，使整個國際局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個國際局面的特點是什麼，以及由這個局面所發生的任務是什麼，斯大林同志在他所著『列寧主義底基礎』一文中，輝煌地概述出來：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爭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的、和軟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需重新審查第二國際的全部工作，他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態度、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當時，必需審查第二國際的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的武器。當時假如沒有作這種預備工作，那麼就根本不要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作這種工作，那麼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鬥爭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

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污濁馬廐拿來作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的身上。」

年青的列寧起來攻擊了第二國際一切重大的罪惡——社會沙文主義、社會和平主義和各種的機會主義。

列寧認清機會主義是工人運動的死敵。從他從事政治活動的第一天，他便和機會主義進行鬥爭，反對民粹派、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派、俄國的伯恩斯坦主義，以及伯恩斯坦、黑爾茲、達維德、奧弗爾等等的主張在俄國的代表者。

黨綱的制定、以及在『火星報』編輯部中圍繞着這個問題所展開的鬥爭——反對普列漢諾夫、阿雪洛德和其他機會主義的鬥爭——使列寧清楚地了解：在這個鬥爭中，他不僅要反對俄國的機會主義者，並且還要反對國際的『經濟主義』。

當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間發生齟齬的消息，首次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的報紙上登載時，社會民主的報紙是站在機會主義者一方面。

所以，列寧不得不在第二國際進行鬥爭，將第二國際中那些堅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結成一個集團，來反對機會主義，反對與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反對對於奪取殖民地政策的機會主義態度。

以及其他形式的機會主義。在這個鬥爭中，列寧曾受到第二國際左翼分子的援助。

但是，第二國際的左翼分子除布爾什維克外，從來沒有堅決地反對過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例如盧森堡便屢次站在孟什維克方面，並在一整串的問題上援助了機會主義者，雖然像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這些人，在第二國際算是最好的分子。

斯大林同志問道：『誰能懷疑俄國布爾什維克會盡力促使西歐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去和他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及中間派破裂與分離呢？西歐左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幼稚，以致不能追隨俄國布爾什維克，這不是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錯誤。』

在帝國主義大戰很久以前，布爾什維克黨便以一個完全新的方法解決了許多國際工人運動問題。在提出並解決一個革命的最重要問題——無產階級的後備軍和同盟軍問題上——列寧對於這個運動有了極偉大的貢獻。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關鍵，在於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上和民族問題上。

遠在第一次革命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便規定了馬克思主義者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斯大林同志對那所謂包威爾奧國派的機會主義理論，作了無情的批評。在以後的整個鬥爭過程中，更證明了列寧和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新的看法是如何的正確。

布爾什維克遵循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分裂的路線，並由其與俄國機會主義分裂、及組織獨立

的革命工人政黨的行動作證。建立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的國際的問題，在帝國主義大戰開始時便提到了最高的地位。

誰都知道，大戰一爆發，列寧便在奧國被捕，監禁於加里西亞臘威塔格。非常有趣的是：俄國邊疆警察特派員（由沙皇警察廳一種文件所透露）報告警察廳長謂：列寧被禁於獄中，並說最好將列寧從監獄引渡到俄國（實在，這個報告中誤稱列寧被禁於克拉科）。於是姜克夫斯基——當時內政部長助理人——寫信給西南方前線的司令官亞萊吉葉夫，說：

「烏拉基米爾·烏利亞諾夫及其他所提到的諸人，現在很可能是囚於克拉科。前述第一人，其列寧的名字更爲人所知，是社會民主黨中最著名的代表，並有許多年的革命歷史。他是警察廳要逮捕的一個，這個烏利亞諾夫還是該黨的中央委員，而且是該黨內一個特殊派別的創始者。」

把上面的情形告訴你。並考慮到一旦這些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留在戰場上，他們可能由傳佈革命思想，對於和他們接觸的人們，發生最有害的影響，余謹請閣下，不要忘却開寫拘票，逮捕上述諸人，並設法把他們解交彼得格勒的司令官。」

假使在大戰剛開始時沙皇政府逮住了列寧，他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毫無疑義地，他將被殺害，因爲沙皇政府沒有比列寧再大的敵人。所以，早在二十世紀初，沙皇的憲兵團長蘇巴托夫便

要求殺死列寧。說他是俄國最危險的革命黨人，這不是沒有緣故的。

從帝國主義大戰一開始，列寧便努力要組織一個共產國際。他到達了瑞士的伯恩——當時成爲革命的中心——列寧和那些已經被大戰破裂的工人階級各種組織取得聯系。

這次戰爭，刺鐵絲網和許多戰場，把歐洲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分裂了。它同樣也是被那出賣工人階級事業的叛徒——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的沙文主義活動所分裂了。考茨基、萬德威及其他人以爲這種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說第二國際是『和平的工具』，在戰爭到來的時候便失去作用。一旦戰爭結束了，他們大家便會彼此原諒其機會主義的罪惡，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便再坐到一起，重建工人階級的統一。中間派宣傳重建第二國際。

列寧發出警告，提防這個危險：

『「單純地」重建第二國際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爲依着考茨基和萬德威的路線，走到一個沒勇氣、和解的決議底危險，是非常重大的！）。』

只有很少數的工人階級的組織，仍然忠實於國際主義，其中首要的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組織。列寧得意地宣稱：

『不管沙皇政府那十倍增加的壓迫，我們俄國的工人同志們已經在發表他們首次非法的反戰號召，盡

其對民主、國際所負的義務。」

中間派不是企圖消滅第二國際破產的實據，便是企圖以民主辭句來掩蓋它。列寧認爲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危險，說道：

「相反地，應該公開承認這個破產，明白它的原因，以便能建立一個更經久的、包括各國工人的社會主義聯合。」

但是叛變的機會主義者們在辯護他們的行爲，他們的口實是：如果他們宣佈反對這個戰爭，如果他們對戰債投反對票；總之，如果他們反對沙文主義，他們的組織便會失去法律的保護，便會被迫走到非法的地位去。下面是列寧當時對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回答：

「讓機會主義者在叛賣他們自己底信仰的代價下來拯救那合法的組織吧！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將利用工人階級的組織習慣和關係，創立非法的、適合於一個危機時期的組織形式，以便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使工人不和他們各自國度裏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聯合在一起，而是和各國的工人聯合在一起。無產階級的國際並沒有消滅，也將不會消滅。勞苦大眾將克服各種困難，創造一個新的國際。」

第二國際的使命完結了。在那勝敗攸關的時機，它證明本身是帝國主義手裏的一個可憐的玩物。它叛賣了無產階級。這就說明爲什麼把第二國際「洗乾淨」而重新建立起來，如像托洛茨基

和其他中間派所倡議的那樣，是已不能成爲問題了。當時唯一的問題便是建立一個第三國際；因爲恰當帝國主義大戰的這個艱難時期，所以它的任務是非常繁重的。

『第三國際當前的任務是：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向資產階級的政府作革命的進攻，以國內戰爭來反對各國的資產階級，以奪取政權，以求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一步，列寧召集集國外布爾什維克的小組，開了一次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伯恩舉行的。在這次會議上，布哈林、皮達可夫、柯魯倫克及其他已鑽進黨內的反對列寧的人，都反對列寧的立場。他們和叛徒季諾維也夫共同倡議重建舊的國際的計劃，更得到托洛茨基及其同類的援助。

『要想恢復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際，而不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組織界線來，那便是個有害的幻想。』列寧這樣說道。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必需援助無產階級底一切國際的和革命的羣衆行動；它必需努力把國際底一切反對沙文主義的分子團結在一起。』

列寧抓住一切機會，來表示他反對這種的再聯合的企圖。他認爲這種企圖是極端有害的。在給柯倫泰的信中，列寧說道：

『羅蘭、郝斯特與拉克夫斯基（你看過他的法文小冊子嗎？）以及托洛茨基，照我的判斷，都是最有名的「考茨基主義者」，因為他們在這一種或另外一種形式下，都主張與機會主義者聯合，在這一種或另外一種形式下，都在爲機會主義掩飾；他們（各人有各人的方法）都提倡折衷主義而不是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一九一五年二月，在萬德威提議下，協約國（英、法、比）社會民主派的團體在倫敦開會。『社會革命』黨人（俄國的）也參加了。

馬克辛莫維支同志（李德維諾夫）接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指示，要在這次會議上誦讀一個宣言。但是機會主義者拒絕李德維諾夫同志宣讀，並且接連地插嘴，阻礙他發言。

在這個宣言中，布爾什維克要求萬德威、蓋斯得和塞母巴辭去他們在比利時和法國的資產階級政府所任的官職，要求拆散社會黨人和資產階級的聯合，停止向沙皇制度諂媚的政策，恢復援助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這個宣言又指出：按照巴塞爾大會的決議，應當與德國和奧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攜手，德奧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已經用組織有利於革命行動的宣傳，回答了宣戰。

『像李卜克內西，像塞爾維亞和意大利的社會黨人，像英國獨立工黨中的同志們以及英國社會黨一部分黨員——俄國工人對於像這種行動的社會黨人，伸出他們同志的手來……』

我們號召你們走這條路，這條社會主義的路。打倒破壞工人階級事業的沙文主義！國際社會主義萬歲！

列寧和斯大林預先便清楚明瞭地表示了他們對這次戰爭、對創造新的、共產國際的態度。當大戰爆發的時候，斯大林同志依然被放逐在遙遠的特魯坎斯克。在宣戰之後，斯大林同志召集被流放的幾個中央委員開會，通過了全部擁護與社會沙文主義斷絕關係，以及擁護堅決的國際主義的路線。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央發表了由列寧起草的一個宣言，其中包含着這樣的口號：

『爲反對各國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和愛國主義而聯合起來的國際工人團體萬歲！』

『肅清了機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萬歲！』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這方面的活動，最初只得到社會民主黨人中的小團體和工人運動的個別領袖們響應。無疑的，在西歐各國中，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蔡特金，在關於保障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上，是採取了最富戰鬥性的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幾乎都去幫助德國皇帝了；要公開與德國社會沙文主義鬥爭，是需要勇敢的。李卜克內西是勇敢的，才會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和一九一五年對戰債投反對票。要有像李卜克內西這樣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底勇氣，才

敢宣佈：『主要的敵人是在我們國內』。

當此工人運動非常危急的時候，列寧想把那依然忠實於革命的同志們，如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集合在一起。謹慎地選擇並團結國際的力量是必要的，縱然他們可能不是永遠堅決的。

集合這種國際力量的第一個嘗試，到達第三國際的路途上的第一步，就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在齊美瓦爾德開的國際社會黨人會議。和列寧一道並在他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人用盡一切力量，以求達到使各國真正國際主義的代表們，能參加這次會議。

但是出席這次會議的，大約三分之二（三十一人中有十九個）是中間派左翼和中間派分子；他們遠非堅決的國際主義者。這就說明了爲什麼這次會議的決議是極不澈底的。

這次會議拒絕了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他拒絕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失敗的口號。它否認與社會愛國主義者完全分裂的必要性，也不同意組織一個新的，共產主義的國際。

列寧繼續處於少數的地位。但是列寧深知並力言布爾什維克路線無疑義地是要勝利的。

在『第一步』這篇文章裏，他說：

『我們這條路線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把這些事實比較一下：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們中央的宣言……』

是獨一無二的。一九一五年一月，國際婦女代表會議通過一個怪可憐的和平主義的決議案，而且組織委員會又盲從者。一九一五年九月，我們把自己團結成一個國際左派的團體。我們公佈我們的策略；我們在一個共同的宣言中表明我們許多基本的思想；我們參與組織一個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這實際就是舊的國際社會主義局所不願的，在直接斥責它的策略的那個宣言的基礎上所成立的一個新國際社會主義局。』

這次會議拒絕了布爾什維克底提案，並未使列寧灰心。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會議後更格外活動並在兩種文件裏傳播他們向該會議所提出的意見：第一，『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第二，『一個宣言草案』。

正是依據這些文件中所倡導的意見，才形成了『齊美瓦爾德左派』；對於這個集團，列寧認為有極大的重要性，儘管其中有些分子還遠非堅定。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曾嚴重地批評了他們，特別是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底見解。

但是，列寧指出德國左派的不堅定，並且攻擊它，因為它害怕與機會主義堅決分裂。列寧批評了德國左派的錯誤，也承認它對運動的偉大的功績。他着重說明德國的左派——

『……在担負出版非法的傳單與反對考茨基主義的鬥爭上，是獲得了成效，雖然他們是獨自來幹的。他們將會知道怎樣繼續走正確的道路。』

約在此時，列寧在連續的幾篇論文和小冊子中，嚴厲地斥責了拉狄克、布哈林和皮達可夫，暴露出他們的見解裏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列寧率直地稱皮達可夫的見解爲「馬克思主義的滑稽畫」：

『在他的著作中，唯一正確的東西——如果數字沒有錯誤的話——就是一個關於銀行的統計材料之附註，其餘都是一團胡說……。』

一九一六年四月，第二屆國際社會黨代表會議開幕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三——三十日在肯蔡爾）。這無疑地表示了布爾什維克的國際主義成份底力量大大加強了。到會的四十三個代表中，十二個明確地站在左派方面，而在表決個別的問題時，一部分動搖分子也站在他們一起。在布爾什維克底批評的影響下，有些中間派分子走到左邊來。與第一屆齊美瓦爾德會議比較，第二屆無疑地是前進了一步。可是在這次會議中，那必要的統一也是不能得到的。

在俄國革命爆發前不久，列寧聽說社會主義青年將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二在瑞典召開大會，會間將依照「齊美瓦爾德原則」，建立一個新的黨。

列寧在憤怒之下，寫信給柯侖泰同志說：

『我必需承認我非常受這個消息擾亂和激怒。因爲齊美瓦爾德已經明顯地破產了，一個好名稱現在又

蒙蔽着腐敗的實質了。齊美瓦爾德的多數——以屠拉梯及其伙伴、考茨基與李德伯、莫爾萊姆爲代表——已經全體走到社會和平主義的陣營去了。在肯蔡爾，社會和平主義是那樣嚴肅地（那樣徒然地！）被譴責過。考茨基及其伙伴們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的宣言，意大利社會黨那一批決議，莫爾萊姆、如歐和龍格·布德隆的決議（除開拉芬·杜謹和林腦代爾一致的決議以外）——所有這些不是代表齊美瓦爾德的破產嗎？齊美瓦爾德的「中派」的葛里姆，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和瑞士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結成同盟，來作反對左派的鬥爭！葛里姆辱罵各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但不罵瑞士社會愛國主義者，而掩護他們。對於這些惡徒們，我真是憤怒若狂，我憎惡聽到他們、或關於他們的任何事情，更憎惡和他們合作的念頭。一幕喜劇！」

列寧一得到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消息，他即刻提出共產國際的問題來。即當他還在國外時，他便寫道：

『永遠不再走第二國際的路線！永遠不再跟考茨基在一起！無論如何要一個更革命的綱領和一個更革命的策略（李卜克內西，美國社會主義工黨，荷蘭馬克思主義者……等，指出這種綱領和策略的要點來）並且無論如何要把合法工作與不合法的工作結合起來。』

幾天之後，列寧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他惟恐布爾什維克被中間派方面要求聯合的企圖所迷

惑。他說：

『我恐怕「單純的」熱情病正流行於彼得格勒，而對創設一個新式的黨，則沒有有系統的努力。這個黨決不與第二國際的政黨相像。』

在那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列寧把這個任務確切地規定出來：

『改造國際；

發起創造一個革命的國際，這個國際是反對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反對「中派」的。』

在那篇『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的文章中，列寧回答了那些認為可能依照「齊美瓦爾德原則」聯合的人們。當時的問題是：布爾什維克留在齊美瓦爾德呢還是和它分裂呢？季維諾也夫反對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贊成留在這個齊美瓦爾德的聯合中。列寧用下面的辭句回答了這種隱藏面目的社會沙文主義者：

『我們不能再陷於這齊美瓦爾德泥潭中。因為齊美瓦爾德「考茨基主義者」的緣故，我們決不繼續或多或少地和普列漢諾夫們與謝德曼們的沙文主義國際聯合了。我們必須與這個國際分裂。我們留在齊美瓦爾德，祇是採集消息而已。』

正是我們這些人，需要現在立即創立一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或者不如說，不怕公開承

認這個新的國際已經是建立好，並在工作了。』

列寧在這點上格外堅決，並着重指出：當時在俄國進行創立一個新國際的工作，是有着異常順利的條件的。在當時，任何國度裏都沒有有一個地方有像俄國那樣的自由。列寧號召工人們利用這個自由：

『不是去援助資產階級或是資產階級底「革命防守主義」，而是組織一個第三國際。這個國際是勇敢的、誠實的、無產階級的，是李卜克內西所要求的那樣，是將大胆地反對一切叛徒、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以及「中派」的游移者的。』

列寧當時沒有想像到這個國際會馬上在各國成爲一個羣衆的組織。他知道組織一個無所不包的、羣衆的共產國際，是需要着鬥爭，不屈不撓的工作去爭取羣衆。然而只有和社會沙文主義完全分裂的人們，才能創造這樣一個國際。在『俄國的政黨與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列寧描寫了各個政黨對於國際問題的態度，並在下面的語句中，概述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各國人民祇需要這樣的國際，這個國際團結真正革命的工人，能够停止這個可怕的罪惡的屠殺，能够把人類從資本主義的纏絆中拯救出來。只有像這樣的人（小組、政黨等），像現在獄中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祇有始終不懈地反對本國政府、本國的資產階級、本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以及本國的

「中派」的這樣的人物，才能够而且必須即刻建立那個爲各國人民所需要的國際。」

在布爾什維克黨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類的罷工破壞者們，認爲儘量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保持接觸是必要的。當一九一七年八月社會黨人又召開會議時，叛徒加米涅夫蔑視黨的紀律，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說布爾什維克必須參加這次會議。列寧用確切的語句斥責這種態度。他宣稱這種態度「必然不可避免地引起那忠於自己黨、忠於自己主義的那些布爾什維克之反對」，因爲在斯托哥爾摩開會的人們，是要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是要與帝國主義者講條件的。

「不是革命的旗幟，而是小商人的、妥協的、主張大赦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與銀行家協商劃分併吞領土的旗幟——這就是開始在斯托哥爾摩飄揚的旗幟。」

一個國際主義的政黨，它在全世界面前擔負着革命的國際主義底責任，如果與俄國和德國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許謀弔膀子，與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政府的總長們、加爾諾夫、斯克比烈夫、及其伙伴們的許謀弔膀子，而致危及自身時，那是不能容忍的。

我們已經決議創建第三國際。我們必須貫徹我們的決議，不怕任何困難。決不向後倒退一步，決不與社會帝國主義者和叛徒的社會黨人成立協定。」

列寧稱斯托哥爾摩會議爲社會沙文主義者一幕喜劇，布爾什維克必須唾棄這般人們，並使羣

衆明瞭這般人的真面目，以便指示他們鬥爭的正確道路。

關於此次斯托哥爾摩會議，列寧曾經宣稱：

『我們必須立刻脫離齊美瓦爾德。脫離腐敗的齊美瓦爾德，我們必需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的中央全會上即時決定：「我們要召集一個左派的會議」。』

十月革命前不久，列寧更具體地提出了審查黨綱的問題。大家知道，在『四月提綱』中，他已經談到過這個問題。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裏，他指出在最近的將來，雖無舉行廣大的大會、舉行一次各國革命的國際主義者政黨會議的可能性，然而必需利用當時存在於俄國的相對的自由，來舉行國際主義者的大會：

『那就是爲什麼我們必定要發起召集之原因。那就是我們作爲國際主義者所應負的任務。』

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開始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造成一個完全新的國際局面。在人類歷史上，工人和貧苦農民第一次在一個廣大的國家裏奪得政權，而在數月之前，這個國家還是被沙皇政府統治着。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由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而成爲現實了。列寧和斯大林從開始政治活動起，便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

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所進行的巨大的、國際主義的教育工作，結了它的果

實。布爾什維克黨是站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堅固基礎上的。它是爲完成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偉大底希望——創立新的，共產主義的國際——的心願所鼓舞的。這次革命推動了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並加速使羣衆運動走到左邊來。

在工人階級的政黨面前的，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這個巨大任務。從十月革命的時候起，我們就成了社會主義祖國的保衛者了。

黨進行了極劇烈的鬥爭，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底出賣工人階級的挑撥的政策，這些匪徒們企圖破壞對社會主義的祖國之保衛。

黨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它的國際任務。一九一八年三月，在黨的七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終於改了它的名稱，不再叫社會民主黨而改爲俄國共產黨（布）。這是第一個共產黨。以後不久，其他的共產黨也產生了：一九一八年八月產生於芬蘭；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產生於奧大利和匈牙利；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產生於波蘭和德國。

回答叛徒考茨基，列寧指出新的共產國際已經建立，並且在它的建立上，布爾什維主義盡了一個偉大的功勞；因爲布爾什維主義不僅指出了從戰爭與帝國主義的恐怖走向得救的正確途徑，還表明了：「布爾什維主義在策略上堪作大家的模範。」

布爾什維主義把謝德曼與考茨基輩、倫諾德與龍格輩、亨德孫與麥克唐納輩底陳舊的腐敗的國際完全推翻了，這些人互相追隨，夢想『統一』，企圖使死屍復活。布爾什維主義創造了第三國際底思想上與策略上的基礎，這個國際，估計到和平時代的勝利，同時又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的經驗。

『布爾什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全世界上通俗化起來，把這幾個字起初從拉丁文譯成俄文，然後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且拿蘇維埃政權底活的實例來指示出：甚至落後的國家中，甚至最少經驗、最少教育與最少組織習慣的工人與貧農，在極大的困難中，在同剝削者（被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所扶助的剝削者）的鬥爭中，能够保持勞動者的政權一個整年，造成比世界上所有一切民主更高更廣的民主，並且得到了數千百萬工農底創造能力之幫助而開始在實際上實現社會主義。』

德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促使共產國際最後組成的要素；列寧對於此點，認為特別重要。在他『給歐美工人的一封信』中，他說：

『當德國的斯巴達克團——有着這樣舉世知名的、忠實於工人階級的領袖，如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蔡特金、梅林格最後與那謝德曼和叔德昆之流的社會主義者，與那些一向因爲和掠奪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德國及威廉第二聯合而玷污了自己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嘴裡是社會主義，行動上是沙文主義

者）斷絕關係時——當斯巴達克團稱自己爲德國共產黨時，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主義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建立，便成爲事實了。從形式上說這個組織還未建立，然而事實上第三國際已經存在了。」

一九一八年一月，由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召集贊成新的共產國際的社會黨底代表們，在彼得格勒開會。這次大會選舉了一個國際局。同時，俄國共產黨又組織一個國際主義者的外國團體聯合會——內中包括國際主義的俘虜們——這個組織對於那些準備回到故鄉去的，國際主義的俘虜們進行了極大的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工作，並在歐洲各個國家裏共產黨的建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一九年初，外國團體在列寧領導下，開會於莫斯科。這次會上，決定了对三十九個共產黨、左派社會主義的政黨和團體的聲請書。這個聲請書由八個組織簽名，裏面把共產國際的綱領及組織原則都明白地寫出來。

復次，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

在『已經得到的和寫下來的是什麼』那篇文章中，列寧說：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把不僅是爲全俄無產階級群眾所獲得的，而且也是德國的、奧國的、匈牙利的、芬蘭的、瑞士的，一句話，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群眾所獲得的勝利，寫下來

了。」

列寧深信共產國際的建立，將幫助國際工人運動找得新的道路。

『共產國際的成立』，列寧寫道，『打開了那往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往國際社會主義勝利去的大門。』

創造共產國際的這件巨大的工作，是歸功於布爾什維克黨，歸功於它天才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列寧和斯大林。

在二十年的生存中，共產國際已經成爲一個偉大的力量。它的重要性在加速了新社會的誕生。它給全世界工人指出他們解放的唯一道路——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在他的『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一篇文章中，列寧總結了三個國際活動的成績：

『第一國際奠定了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國際鬥爭的基礎。

第二國際的時期，其特點是在許多國度中準備着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運動之基礎。

第三國際收集了第二國際工作的成果，排除了它機會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污穢，並且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從列寧寫這幾段話的時候到現在，幾乎已經二十年了。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中，共產黨

起着偉大的作用。列寧論到馬克思的許多教言，說『它們是萬能的，因為它們是正確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些教言，已經成爲千萬人的財產。它們一天天地變成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將改變世界。在這爲實現新世界——這個世界裏將不知有人剝削人的事情——的偉大的鬥爭中，領導到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去的，過去是、現在是、並且將來也是共產國際的旗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旗幟。

列寧與工人階級底統一

鄧格爾

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工人階級底革命的先鋒隊把無產階級的大多數爭取過來，能夠得到整個階級底擁護或善意的中立的時候，才能夠成功。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與策略的列寧主義，把這個命題作為它底最重要的原則之一而發展了起來。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說：

『倘然整個階級，廣大羣衆不直接擁護先鋒隊，或至少不對先鋒隊嚴守善意的中立，對於敵人不是絕不贊助，那末，這時僅把先鋒隊驅入決死的鬥爭中，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一種罪惡。』

因此列寧爲了工人階級底統一而進行了不倦的鬥爭。

在他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所寫的『論工人底統一』一文中，他說：

『統一對於工人階級是必須的……而這種統一對於工人階級是無限地寶貴，無限地重要的。分裂了，工人們是一無所有，統一了起來他們却是一切。』

列寧爲了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藉以使它能夠和農民取得聯盟而推翻沙皇政府，掃蕩地主資本家底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底專政而勝利地建立社會主義。爲了能夠勝任這個任務，工人階級需要有革命的經驗與革命的鍛鍊。因此，列寧常常爲了根本的革命的統一而鬥爭，而反對和一切種類的機會主義『統一』，反對沒有具體的革命內容的統一。

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列寧爲工人階級底統一而作的鬥爭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初，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已經存在了兩種不同的思想、兩種策略：布爾什維克的與孟什維克的。由於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機會主義與分裂策略，俄國社會民主黨那時已經分裂成爲兩派。那時分裂還並不澈底，兩派並不是正式的兩黨，但事實上它們是很像兩個黨的。

但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在組織與策略問題上所存在着深刻而又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並沒有阻止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偉大鬥爭中，去和還在孟什維克影響之下的工人們在罷工、示威與武裝起義中共同行動，藉此在鬥爭的過程中，使工人們根據自己底經驗，相信布爾什維克的口號與策略之正確，把動搖不定的人吸引到布爾什維克這邊來。

在他那篇『論黨的改組』文章中，列寧寫着，極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工人都很關心於分裂而要求統一，而工人們以『從下層伸出他們的拳頭來』相威脅藉以用武力獲得統一，是並不爲奇的。列寧指出，在一切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內工人都佔極大多數，他說：

『只要兩派之內的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決定要統一，那末現在不僅僅能够促進統一，不僅僅能够答應統一，而在事實上可以統一起來。』

在一九〇五年，列寧與布爾什維克是主張統一的，因爲他們相信，在偉大的蓬勃的革命運動中，分裂是可以而且必須加以克服的。在這裏，他們是以工人羣衆底渴望統一爲根據的，他們確信，根據了經驗與鬥爭（這些經驗與鬥爭會使工人們相信布爾什維克底口號與策略之正確），工人們底革命的自覺性必將迅速地得到發展。

爲了促進這個聯盟，爲了使工人運動真正統一起來，不應該把分歧隱藏起來、化小起來，布爾什維克底隊伍必須站得很堅定。因此，列寧反對在他們自己隊伍中調和，反對任何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輕輕放過的企圖。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塔墨爾福斯舉行的黨代表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列寧與斯大林第一次會見），決定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來恢復黨底統一。在十二月武裝起義中獲得了豐富經驗的工人

們，也要求黨內的統一。布爾什維克向孟什維克提議，應該召集一個統一的代表會議。但是列寧要求，布爾什維克必須帶着他們自己的綱領參加會議，好讓工人能夠看清楚。布爾什維克所採取的是什麼立場，在怎麼樣的基礎上可以進行統一。

於是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哥爾摩舉行了統一的代表會議，在這個會議中孟什維克佔了多數，這個會議所決議的議案，並不符合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它通過了孟什維克的綱領，選出了一個孟什維克所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孟什維克公然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說：

『在這次會議上只做到了形式上的統一。在實際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還保留着他們自己的見解與他們自己獨立的組織。』

在斯托哥爾摩會議以後，在社會民主黨各種組織所舉行的討論中，極大多數的工人都擁護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在一九〇六年的革命鬥爭中，更多的工人們相信了布爾什維克策略的正確，而從孟什維克底領導中解放了出來，孟什維克底領導是不能夠指揮羣衆底革命鬥爭的。

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集一次新的黨大會。在一九〇七年五月，第五次黨大會開會於倫敦。這次黨大會，是布爾什維克工人運動中一大成功，因為在這次大會上，完成了黨底實際上的統一。在

『一個代表底印象記』這篇文章裏，斯大林同志這樣描寫了第五次黨大會底成功：

『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旗幟下，在事實上把全俄先進工人統一爲一個全俄的黨——這就是倫敦代表大會底意義，這就是它的一般性質。』

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幾年中列寧爲爭取統一的鬥爭

在困難的反動年頭，當沙皇政府想靠了恐怖與絞首臺的幫助而把革命的工人運動斬草除根的時候，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雖然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黨大會的決議，也並沒有停止。在這些反動的年頭，布爾什維克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反對那些自由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取消派，另一方面反對那些『變形的取消派』——召回派。

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這幾年裏，在俄國革命運動重又向前進展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底道路終於和孟什維克的道路分開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拉加代表會議，從以前布爾什維克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得出了終結，把孟什維克攆斥出黨外。布拉加會議把布爾什維克的各種組織統一成爲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它終於使自己有了確定的形式，成爲無產階級的階級政黨，一個新型的政

黨，在它底隊伍裏不容許有機會主義，一個在思想上統一的，它底政策是在統一的集中領導之下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懂得怎樣來成功地組織秘密的與合法的工作，怎樣來領導工人階級。

在那幾個年頭裏，托洛茨基叛徒們想假裝爲工人運動底『統一者』。列寧說過，托洛茨基是比那些公開的取消派還要可恥還要有害，因爲他想假裝站在反對派外面以欺騙工人，托洛茨基完全擁護孟什維克取消派。對於那些爲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的領袖所擁護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其他妥協分子，列寧進行了毫不妥協的堅決鬥爭。列寧說：

『跟那些自由主義的工人政客們，和那些破壞工人運動違反大多數意志的人，是談不到統一的，既談不到聯盟的統一也談不到其他的統一。一切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底統一，一切擁護馬克思主義者底完整、擁護不受取消派影響而且把它們擯斥在外的獨立的口號的戰士底統一，這才是能够而且必須做到的統一。』

在跟取消派作最尖銳的鬥爭的時候，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們想把動搖的社會民主黨人吸引到他們這邊來。並不是所有的孟什維克都是取消派。那些以普列漢諾夫爲首的所謂『護黨的孟什維克』不但反對取消派而且反對托洛茨基底所謂八月聯盟。因此，布爾什維克和『護黨的孟什維克』成立了暫時的聯盟以反對那些反黨分子。這一個奇特的和普列漢諾夫派訂立的統一戰線，幫

助了布爾什維克把取消派攆出工人運動之外，特別是把他們攆出了那時還存在的合法組織之外，而抓取了一些孟什維克的組織。

在一切工人階級底羣衆工人運動裏，布爾什維克總和孟什維克底工人組織取得了聯合（例如，在彼得堡舉行第四屆國會的選舉時）。

在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第二國際破產了。它實際上分裂成爲互相攻擊的各個社會沙文主義政黨。第二國際各黨底領袖們分裂了工人階級，破壞了工人底國際團結，背叛了他們在幾年以前所立下的莊嚴的諾言。

在一九一五年之末，列寧在他那篇『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破產』文章裏，提到了第二國際在一九一二年的國際大會中所通過的『巴塞爾宣言』。這篇宣言裏說，各國的工人認爲，爲了資本家底更多利潤而互相廝殺是一種罪惡。列寧說：

『「巴塞爾宣言」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那些投票贊成軍事費用的、加入內閣的、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贊成保衛祖國的社會黨底背叛社會主義，這個背叛是無可否認的。只有僞善者才能否認它。』

在那個時候，當機會主義澈頭澈尾表現爲社會沙文主義，當所有黨派除了布爾什維克以外都投向帝國主義的時候，列寧勇敢地高舉起了國際工人團結底旗幟。

『但是各國底政府與資產階級愈是用力來分裂工人，使他們互相斃，爲了這高尚的目的而愈殘酷地採用戒嚴法令與軍事檢查……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底責任也就愈迫切，它底責任就是要保衛它的階級團結、它底社會主義、它底社會主義信念，以反對各國「愛國的」資產階級集團底沙文主義底對壘。』

列寧之採取這個促進工人階級底真正統一的明確立場，受到一切機會主義者底攻擊。

正像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鬥爭中，跟那些否認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的人談不到真正的統一一樣，因此在世界大戰中，也不可能和那些與帝國主義聯合起來而使工人不能進行鬥爭的人講統一。只有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工人運動內部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和平論者的堅決而無情的鬥爭底基礎上，才能够做到工人底真正統一。

完成工人階級底統一——不是假的、浮面的與形式的，而是真正的統一——這是工人階級中有階級意識的一部分人所必須用堅決的鬥爭來爭取的一件事。列寧在『論統一』（一九一四年六月）的一篇文章中，非常明確清楚地講到了這一點：

『統一，對於工人的確是必須的。但最必須的是要把握住，沒有一個工人自己以外的人會「賜給」他們統一，沒有人能够幫助他們做到統一。人們不能夠「允許」統一——這一定是空洞的吹牛，自己欺騙自己；統一不能夠由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底「理解」而「創造」出來——這是最可憐、最傻氣、最大的錯

誤。

統一是一必須爭取得來的，而只有工人們自己，只有階級覺醒的工人們自己，才能用不屈不撓的堅決鬥爭來達到這點……。」

在第二國際崩潰以後，在列寧領導之下的布爾什維克黨就成了新的國際工人團結底組織者。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們在宣傳上在組織上展開了廣泛的工作，藉以替一個脫離機會主義的新國際作下基礎。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齊美瓦爾德會議並沒有在社會黨的隊伍中達到思想上的澄清。在這次會議上沒有達到統一。甚至圍繞在列寧週圍的『齊美瓦爾德左派』也不是統一的。但是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們並不氣餒。他們確信必然的革命發展，他們確信他們表率底力量，確信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勝利。而他們終於成功了。

在一九一七年時列寧與斯大林爲爭取工人階級統一而鬥爭

在推翻沙皇政府以後，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九月這一個時期內，布爾什維克，在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爭取到了俄國工人階級底大部分。他們團結工人們爲和平、麵包與自由，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布爾什維克一步一步地打破了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並且克服了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底影響。他們最犀利地批評階級協調的政策，他們指摘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政策。

在反對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跟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跟地主的反革命合作的鬥爭中，布爾什維克同時也爲了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而不倦地鬥爭。布爾什維克不容許對於這個爭取統一的綱領表示懷疑。他們主張擯棄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主張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成立聯盟，主張承認蘇維埃是新政權的機關。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當反革命派，在科爾尼洛夫領導之下，舉行反對臨時政府的叛亂時，布爾什維克是一切反對科爾尼洛夫底力量，反對白衛軍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力量底統一戰線底組織者。列寧在他的『俄國革命與國內戰爭』一文中寫着：

『布爾什維克跟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聯合起來反對立憲民主黨與反對資產階級的聯盟，還沒有考驗過，或者說得更精確些，這樣一個聯盟只有在一條戰線上受過考驗，只有在科爾尼洛夫事變中，從八月二十六日——三十一日這個五天中。在這個時候，這個聯盟獲得了一個對反革命的完全勝利，這個勝利是用了在任何革命中以前永沒有經驗過的方便得到的。它獲得了這樣一個勝利，殲滅了資產階級、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與立憲民主黨反革命的聯盟，使在這條戰線上的國內戰爭潰退了。』

用堅決的革命的辦法來保持共和國的與民主的成就，是布爾什維克在這個時候的任務。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的領袖們，看見了科爾尼洛夫底起事嚇得要死，他們託庇於布爾什維克底保護之下，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布爾什維克能夠動員羣衆來打退科爾尼洛夫底力量。

在布爾什維克動員了羣衆以進行反科爾尼洛夫鬥爭的時候，他們一刻兒也沒有停止了他們反對克倫斯基政府的鬥爭。他們在羣衆的眼睛面前揭發臨時政府，他們揭發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由於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是在客觀上幫助了科爾尼洛夫反革命陰謀底組織的。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九日，斯大林同志在布爾什維克報紙『工人之路』上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題爲『在革命的戰線上』，在這篇文章裏他說：

『你們要和布爾什維克結成統一戰線嗎？那麼請和克倫斯基政府一刀兩斷，請擁護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蘇維埃吧——這樣就可以建立統一。爲什麼在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時候，這樣容易這樣簡單就建立起統一來了呢？』

因爲在那時候，統一不是由於無止境的討論的結果，而是在和反革命直接鬥爭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這樣，在列寧與斯大林領導之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階級鬥爭底過程中建立了革命的統一戰

列寧、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爲了統一戰線的鬥爭

列寧——共產國際創立者與領袖，在各方面周密地注意到各國真正共產黨底發展與布爾什維克化。列寧總是主張，共產黨員要和羣衆保持密切的聯系，要在決議中在行動中考慮到羣衆所已達到的發展階段，要把羣衆底政治認識與覺醒程度提高到革命先鋒隊底水準。只有這樣，它才能够爭取到工人階級底大多數，因爲像『左翼分子』所想像的『純粹的』無產階級是不存在的。

『而這一切使得這成爲必要——絕對地必要，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有階級意識的一部分——共產黨要對各種各樣的無產者，對工人和小有產者底各種黨派施用策略，講妥協。問題底中心是在於懂得怎樣來這樣地運用這些策略，要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無產階級階級覺醒的一般水準，他們底革命精神以及他們進行鬥爭與戰勝敵人的能力。』（『列寧選集』第十卷）

列寧在一個具體的例子裏，告訴我們，共產黨員，即使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之下也必須做到建立統一戰線。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向英國的共產黨員提議：

『……把他們底四個政黨及派別……根據第三國際底原則，根據必須參加議會的條件，聯合成一個共

產黨。』

列寧並且向工黨的領袖們提議成立『妥協』或者訂立選舉協定，俾能戰勝那時存在着的自由黨與保守黨底反動聯盟，使工黨底成立成爲可能。

在工黨領袖們拒絕了這個妥協以後，列寧更進一步建議，共產黨應該只在少數的選區內提出候選人，而到處採取投工黨候選人底票而反對資產階級候選人這個原則。

在一九二一年的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列寧最銳利地最堅決地擁護統一戰線的策略，關於統一戰線底必要他已經在『左派幼稚病』裏講到了。

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五金工人工會底斯徒加組織，通過了一個擁護工人與農民利益底鬥爭綱領。這個綱領在許多工會的會議上提出討論，它號召工人們在要求增加工資，增加社會費用，供給工作，保證食物救濟費，幫助農民增加農業生產，以及要求統制生產的鬥爭中聯合起來。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了一封『公開信』給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黨以及改良主義的總工會（A·G·B·工會總同盟）。那些改良主義者拒絕了這個提議，但是工人階級底羣衆歡迎德國共產黨所採取的這個步驟，而要求採取聯合行動。那時在某些德國底工業中心建立了統一，列寧在第三次共產國際大會的演講中也提到了這封『公

「開信」：

「但是我認爲，經過了這樣長時間的辯論以後，還在大會上聽見說這封「公開信」是機會主義的話，是一種耻辱與失面子的事。……」

這封「公開信」是一個模範的政治步驟。這正是我們在我們底提綱中所提出的。而這正是我們所必須絕對堅持的。這是一個模範的步驟，因爲在爭取工人階級底大多數這個路線中，它是第一個實際步驟。」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過的那個「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提綱是清楚地遵從着列寧關於統一戰線策略底理論的。這提綱後來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擴大會議與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所認可。這些提綱是從羣衆還沒有失去他們對改良主義者的信仰這個原則引伸出來的。羣衆對於統一的渴望，使共產黨員們能够成功地打擊改良主義領袖們底分裂策略與怠工，建立工人階級底統一以維護工人階級自己底利益。各國的共產黨被號召來發動促成工人統一戰線底實現。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擴大會議（會期自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四日）同意了這些提綱，並且決議，在那個由所謂「第二半國際」——社會黨底維也納工人聯合會所發起召集的國際工人組織會議中，共產國際也要參加。

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擴大執行委員會底決議案如下：

『共產國際提議，在將開的國際會議中，只有那些與工人羣衆底直接的、實際的、以及統一的行動有關的問題才應該加以討論。

國際會議底議事日程，必須完全符合於這個目的而安排起來，以便保證，雖然有政治見解底根本歧異，工人羣衆在行動上的統一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工人們是很知道這些歧異之深的，但他們仍然根據工人階級絕大多數的意見，要求在有關工人階級底急迫與當前的實際利益上採取行動上的統一。

工人羣衆底這個正當的要求是和共產國際底態度完全符合的。』

這個會議於一九二二年四月開會於柏林。在這個會議結束之後，列寧就寫了一篇評論談判結果的文章，題爲『我們已經付出得太多了』。

『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底代表們，他們底行動有如敲竹槓的傢伙，想爲資產階級底利益而從無產階級勒索政治上的讓步，而另一方面却拒絕，或至少並沒有作任何嘗試，使國際資產階級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作一些讓步。』

雖然共產國際底代表們讓自己在這次會議上受第二與『第二半國際』底反動領袖們底欺騙（共產國際底代表們答應，對於在俄國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不執行死刑，蘇維埃政府將准許三個國

際的代表在審判時出席），列寧也並不認為應該撕毀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與第三國際代表間所簽訂的協定。

在那時候，改良主義者們用了一切方法想從羣衆要求統一戰線的壓力中解放出來。當三個國際底代表在柏林開談判的時候，第二國際底報紙與組織，進行了一個有組織的誹謗蘇聯與破壞統一戰線的運動。

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列寧底朋友與同伴斯大林同志，以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這封信裏他揭發了第二國際反蘇聯的誹謗，並且指出這些誹謗只是對於反對資本主義進攻的統一戰線採取怠工的一種辯解

這封信中說：

「第二國際想藉這樣的宣傳來替它對統一戰線的堅決怠工來辯護，並且想藉此不致蒙那種直接的罪名——說它沒有完成一個社會主義者底起碼責任：擁護工人階級的地位而反對那日益蠻橫起來的資本。」

「蘇俄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有鑒於上述的情形，申明它準備（假使這可以滿足第二國際的話）從聯合宣言中撤消一切有關擁護蘇維埃政權的口號，蘇維埃政權是懂得怎樣靠了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助而捍衛它自己的。俄共中央的確認爲，在反對資本主義反動的鬥爭中，工人階級底統一當前的主要任務。」

在列寧底『我們已經付出得太多了』那篇文章底末尾也充滿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精神。列寧說，在全世界上，無產階級底羣衆正遭受着資本主義底屠殺，於是他繼續說：

『我們採取統一戰線的策略，俾能幫助這些羣衆跟資本作鬥爭，幫助他們了解在整個國際經濟中以及在整個國際政治中兩條戰線底「狡猾的詭計」；我們將執行這些策略到底。』

列寧底這些話對於一切共產黨員是一宗寶貴的遺產。

共產國際爲工人階級反戰反法西斯的統一而作的鬥爭

列寧底工作還活着，並且茁長了。他底工作由他最親密的同伴與最忠實的學生斯大林同志執行與發展了。和列寧一樣，斯大林幫助各國的共產黨將布爾什維主義底戰略與策略變成他們自己的。

各國的共產黨必須克服嚴重的試驗，重大的障礙與困難。他們在斯大林領導之下從勝利的布爾什維克黨底模範中學習而且發展了。

在第七次世界大會中，共產國際經過了季米特洛夫同志，高舉起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無產階級統一底旗幟。

「資本主義各國成千百萬工人和勞動者發問道：怎樣去阻止法西斯主義上台執政和怎樣去推翻已經得到勝利的法西斯主義呢？共產國際回答道：第一件應當做的事情，開始就必須做的事情就是：在每個工廠裡、在每個區域裡、在每個省份裡、在每個國家裡、在全世界上，建立工人統一戰線，實行工人行動統一。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和全世界範圍內實行行動統一，這就是強大的武器，這種武器使工人不僅有能力去作順利的防禦，而且有能力去順利地反攻法西斯主義，反攻階級敵人。」（季米特洛夫）

忠實於列寧、斯大林底學說，季米特洛夫同志說：

「甚至在工人階級底大多數統一起來推翻資本主義與爭取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以前，就必須使工人階級各部分不論他們所屬的黨派或組織而建立行動底統一。」

列寧指示我們，要建立工人階級統一，必須要爲了團結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而在各方面進行堅忍而细心的工作。列寧指示我們，統一必須在對主要的分歧加以思想的澄清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沒有這，行動底統一建立不起來的。最重要的是，統一必須在工廠中、在工會等等中建立起來。光是一紙協定是不够的——羣衆自己必須在他們的日常鬥爭中把活生生的生命放進協定中去。

列寧主張，在爭取統一及實現統一戰線的鬥爭中，批評的自由必須要保持，俾能充分利用工

人先鋒隊底經驗，提高整個工人階級底階級覺醒。

列寧教訓我們，要對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代理人作無情的鬥爭，要對那些爲了資產階級底利益而分裂工人與工人隊伍的工人運動統一底敵人作無情的鬥爭。

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們從沒有把他們爭取工人階級統一的鬥爭與爭取半無產者或小資產者，特別是農民羣衆的鬥爭分開來。在它的歷史鬥爭中，工人階級必須和這些羣衆成立聯盟，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列寧關於工人階級統一的學說，是和他關於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任務與它領導世界上每一個進步運動的能力的學說不可分地聯系着的。正因爲列寧看清了工人階級底這個崇高的歷史任務，他才這樣無情地堅決地鬥爭，反對任何形式的機會主義，反對工人運動底資產階級墮落，擁護工人階級底真正統一。一切經驗都已證明了列寧教訓底正確。

宣傳家的列寧

潘克拉多娃

——這是從潘克拉多娃教授的一篇論文中摘錄的

一

在無產階級爲推翻剝削世界、建立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一切階段上，馬列主義的宣傳都起了格外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當俄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歷史舞台、爲自身解放而進行偉大門爭的時候，列寧把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作爲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一個最迫切的任務。

列寧說，俄國社會民主派，認爲他們的主要任務，包括「宣傳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工人中間散佈對現代社會經濟制度的正確了解、對這個制度的基礎與發展的正確了解，對俄國社會中

各階級的正確了解、對這些階級間互相關係的正確了解、對它們之間鬥爭的正確了解，對工人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任務的正確了解，工人階級對於沒落着和發展着的各階級之態度的正確了解，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之過去與將來的態度的正確了解，對國際社會民主黨和俄國工人階級底歷史任務的正確了解。」（『列寧選集』卷一第四九六——四九七頁）

列寧說明了鼓動與宣傳在性質上的區別。

一個宣傳者，列寧說，應當傳達為少數人所吸收的許多思想。一個鼓動者，論及同一問題，應當給羣衆一個單一的思想。例如：當一個宣傳者演講失業問題時，他應當給工人解釋經濟危機的本質，應當指出爲什麼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經濟危機不能避免，應當概述怎樣必須把資本主義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等等。當一個鼓動者論及失業時，他應當只抓住一個具體問題，例如說，一個失業者家庭的餓斃事件，並且他應當利用這一個和相似的例子，在羣衆中激發反對這種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秩序的義憤情緒，把綜合解釋這種社會制度的工作，留給宣傳家去做。

列寧曾反覆指出不能把理論、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分開。這樣，鼓動——把理論和實踐聯系起來——就是組織羣衆、激動他們行動、並使他們團結在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周圍。

遠在一八九〇年，列寧便極力主張停止那種草率地進行宣傳工作的方法，將全部宣傳事宜集

中於市或縣底範圍內黨的領導委員會手中、並預定使有能力的宣傳者巡視各個城市。列寧指明有系統地訓練宣傳工作部隊，以及經常努力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的必要性。

列寧特別着重地指出慎重選擇宣傳者的必要。「事實上、擅長的、有理論基礎和訓練的宣傳者非常稀少（要成爲這樣一個宣傳者需要有相當的訓練和經驗的儲積）；所以他們必須專門化，我們必須把他們完全放在這個工作上，並且多多地關心他們。」（列寧：「論組織」）

在革命的一切階段上，列寧都着重指出，需要把「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有系統的研究」，與羣衆革命鬥爭的實際課題密切聯結起來。

列寧要求黨的宣傳者能永久和羣衆在一起，但是永遠不要落到羣衆的後面。

二

分析列寧——宣傳家和鼓動家——的親身經歷，比任何都能更好地說明列寧主義宣傳和鼓動的概念。

列寧是布爾什維克宣傳和鼓動的偉大卓越的專家。他的宣傳體裁的特徵，首先就在於明示布爾什維克事業正確性的偉大感動力量。在解釋馬克思主義中間、列寧用階級鬥爭的新經驗，顯著

地發展了、並且創造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假定。列寧所宣傳的每個字，都充滿了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和對剝削者激烈的憎恨。

深信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學說的正確性，列寧還在年青的時候，便已認真的研究了他們的著作、反覆閱讀他們的文章。

列寧認為一個宣傳者的首要義務，就是對於他所講的題目有着完美的知識。列寧不僅精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遠在九十年代，列寧便闡發他們的思想），而且他是一個對一般問題都格外淵博、有着百科知識的人。他對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法律和社會主義，都有完美的知識，他學會了幾種外國語言，能讀外國原文的著作。

作為一個宣傳家的列寧，不僅由於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易為羣衆接受與了解，而且同時由於使它成爲行動指南的這種非常才幹而著稱的。

在與工人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要旨時，列寧便把它和工人的生活境域聯系起來，把革命理論和革命的實踐聯系起來。列寧會給工人宣傳者擬成一組詳細的問答題目。要回答這些題目，他們就必須熟悉企業生活，必須與勞動羣衆建立活的關係，並了解他們的日常需要。

九十年代的下半年，在列寧領導之下，社會民主派開始從在研究團體中的宣傳，走上了鼓動

活動。列寧時常走出奈夫門與那爾夫門（按爲彼得格勒兩個街道——譯者），並到瓦西列葉夫島上，去會晤先進的工人宣傳者和鼓動者。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教導他們怎樣進行宣傳和鼓動、怎樣說明了人的被剝削以及怎樣激發工人的行動以反抗剝削者。這些工人宣傳者的數目日益增加着。列寧極端關懷着他們的發展，並把他們的進程導上了正當的軌道。他把他們吸收到『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集會中，苦心孤詣地訓練他們成爲社會民主派組織未來的領導者。

列寧的宣傳總是具體的。他恒把易於刺人心坎的問題銳利地提出來，偶爾有意地加重其中的語句。宣傳者與羣衆講話，必須給他們以確切的對答。許多同志們的回憶錄中，都講到列寧在從工人階級生活中收集具體的事實上所用的巨大精力，並指出他怎樣巧妙地把這些事實用到他的宣傳上。

克魯普斯卡雅在回憶列寧對工人的研究團體所進行的工作時說：在列寧與工人宣傳者會晤中，輒將一半的時間費在講解『資本論』上，其餘的時間，則用來詢問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爲了鼓勵這些團體的會員們獨立討論問題，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慣於推動他們起來衛護自己的意見。

體察着這種團體裏面會員們進步水平，列寧能够運用極端不相同的宣傳方法。對於進步較高

的工人，他讀『資本論』；對於比較落後的工人，他便實行談話，偶爾兼讀小說。這樣，舉例說，在一八九五年秋天，列寧便會對托思頓織布工廠研究團體裏的工人們讀解霍卜特曼所著的『職工』。

在她的列寧回憶錄裏，克魯普斯卡雅寫道：

「他（指列寧——譯者）不以爲給工人的就必須是很簡單的東西，他感覺給他們以全部完整的科學是必要的。正如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從馬克思那裡獲得了許多東西，並且認爲工人同樣必須聆悉馬克思所講過的話。」（『列寧與文化』第一四七頁）

三

在他一切刊印的作品中，列寧都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列寧的每個輝煌著作，如：『什麼是「人民之友」和他們怎樣反對社會民主派』、『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做什麼？』、『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都是精湛的科學作品，同時又是馬克思主義宣傳的優良模範，——把俄國革命發展中的每個複雜問題，都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聯結起來。

列寧許多刊印的作品，是從他的演說、講演和鼓動的談話而來的。列寧採用文字或口頭宣傳，是依照情況而定的。

列寧特別精於使言詞通俗化的藝術。遠在一八九五年，他便給工人寫過一本有名通俗的小冊子，討論罰金問題。

一八九七年秋天，列寧寫了一本小冊子，名曰『新工廠法』；一八九九年又寫了兩本：『論工業法庭』和『論罷工』。這些小冊子都是文字宣傳上的模範。

列寧認為能用通俗的體裁講話和寫作，是極端重要的，但這同時必須是科學的。給羣衆看的政治問題的小冊子，一定是要有目的，清楚地闡明基本思想，並且簡單、具體、生動地表現出來。

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中，列寧主義的報紙『火星』曾作了巨大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在以後的年份中，這個偉大的工作，便由列寧指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報紙——『前進』、『無產者』和『真理』代理了。

辦理着『火星』報，列寧同時在海外進行了許多宣傳性質的演講工作。這種工作幾乎可以全部列入爲黨綱而進行的理論和政治鬥爭的部類中。從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三年，列寧約有十次關於

土地綱領的演講，提出反對機會主義者修改馬克思主義的土地理論，並反對資產階級和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

當時，列寧曾利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所掌握的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校，來闡明馬克思主義。一九〇三年二月，他在那兒作了幾次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講。由於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從馬克思的『批評者』等等的著作中所摘錄和引證的那些材料（見『列寧雜錄』第十九卷），便可證明他是極端當心地準備這些演講。列寧在這些演講前所作提綱的兩種不同稿本，現在還存留着。爲着他的聽衆，列寧甚至把恩格斯的『德國農民問題』特別翻譯一遍，並且編製了統計表。列寧那個輝煌的宣傳小冊子——『告鄉村貧民書』，便是他這些演講和閱讀農民問題文章的一個結果。

列寧教以宣傳鼓動的形式和方法，應當是格外靈活、並適合於一定的條件的。

由於列寧的指示，黨從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開展了許多合法的黨報、出版所和書賈協會。列寧親身指導這些合法與非法的布爾什維克報紙，並領導『浪潮』、『前進』、『無產者』等日刊和『勞動』等週刊的布爾什維克編輯部工作。

列寧在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運動中的活動，是列寧主義鼓動的輝煌榜樣。

一九〇六年五月，列寧首次在俄國向一個公開的羣衆大會講話。這個大會舉行於潘尼那會堂（人民會堂），參加者三千人。工人以雷動的采聲歡迎他們的領袖。列寧以無比的簡練和感動力演說着。他指出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該參加杜馬，並號召工人們準備一個新的起義。列寧講話完畢時，那感奮的工人聽衆們跳了起來，給列寧以歡騰的喝采。工人們在列寧的鼓動演說後散去時，唱着革命的歌曲；他們是深深地被感動、深懷着勝利的信心了。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的下半月，由於反動的到來，使列寧不得不離開俄國。可是他所訓練的布爾什維克工人依然繼續着鬥爭，列寧在國外依然繼續指導他們的革命活動。

在反動的年份中，列寧把給工人宣傳者以馬克思主義的訓練問題，尖銳地提出來。爲了衛護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基礎，列寧進行了圍繞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最重要問題的思想鬥爭；他閱讀報章，並作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問題和當前政治問題的演講。在宣傳馬克思主義上，起了偉大作用的，便是他那輝煌的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在這個著作裏，列寧總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恩格斯死後的發展，並就這個時期中最重要的科學成就（主要是關於自然科學的成就），作了一個唯物主義的概述。

一九〇九年，列寧在距巴黎不遠的龍吉牟村，組織了一個黨校。

他親自擬定課程計劃，選擇了經過考驗的、馬克思主義的講師團，並親身出席講授，且於一九一一年監理學校的全部工作。

在列寧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反動年份中所受的理論上的鍛鍊，到世界大戰時期便起了特別的功用。以列寧爲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發動一個猛烈的運動，來反對俄國的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

大戰期間，列寧在科學的理論工作方面，曾盡了很大的力量。就在這個時期，他完成了他的『帝國主義論』一書，並給『葛蘭那百科全書』寫了一篇論馬克思的文章，其中附加的廣泛書目，便指明列寧希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所應有的深邃知識。

四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列寧的鼓動和宣傳工作，也是極端有啓導意義的。列寧以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宣傳和鼓動的實質必須澈底改變。黨面對着一個歷史任務——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任務，可是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即刻來着手。宣傳與鼓動必須依照這種方針進行，即：使共產主義爲全體勞動人民所了解。着重於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後宣傳

上的不同，列寧寫道：

『舊式的宣傳是解釋、並舉例說明什麼是共產主義。可是，由於今天需要在實踐中顯示社會主義一定要怎樣建設。所以這種舊式的宣傳是不適宜了。我們的全部宣傳，應以經濟建設的政治經驗作爲根據。』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四五四頁）

當列寧作了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的行政首長，他並未停止向工人的集會作講演。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中，他演說的次數格外多。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俄羅斯共產黨（布）莫斯科委員會在莫斯科各區召集關於『內戰』的會議。這些會議是在最高的熱情中舉行的。列寧在一個會議（舉行於汽車工廠——現在的斯大林汽車工廠）上講話。兩千工人到工廠的大食堂裏參加這次會議，並用熱烈的采聲歡迎他們的領袖。列寧講話歷一小時半。工廠裏一個老練工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餓着肚子，穿着爛鞋子、破衣服，——可是我們却以最高的熱情和興緻傾聽着每一個字……伊里奇用他那超出人力以上的工作，給我們立下了榜樣。』

五

列寧認爲在紅軍士兵中的宣傳和鼓動工作有決定的重要意義，並且經常向紅色戰士的聽衆們講話。

由於列寧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內戰最初的年份中，無數極不相同的政治研究團體和訓練班，便在前後方紅軍組織單位中創立起來。在專門的軍事學校以及炮兵和機關槍手等等訓練班中，對於學生的政治教育，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最優秀的布爾什維克鼓動者和宣傳者們，被派去和學生們講話；列寧也時常在各種軍事訓練班裏演說。

在關於教育紅軍士兵和改造優秀的舊軍事專家上，列寧特別注重軍隊裏的政治委員與共產黨單位的宣傳和鼓動工作。

列寧曾提出使後方與前方一律服從於保衛國家、反對干涉軍和白衛隊反革命的單一任務，也會使那在工、農及紅軍士兵中的全部政治運動，服從於這個歷史任務。在這些年份中，列寧竭盡一切努力，使鼓動和宣傳成爲全國性的、全民族的、普及於羣衆的任務，而非單單個別黨部和專門從事這種工作的工人的任務。

六

在演說和著作中，列寧從不依靠什麼辯論術和浮誇之詞。對於最嚴重最緊要的問題，他都講得非常簡明流暢，使他的話永遠能為羣衆所了解，使他推究的真理能為最廣大的羣衆所接受。他講話不作詞藻上的炫示，不用冗長複雜的句子，很清楚、很明白。由於言詞的真誠和感動力，使他的演說吸住聽衆、深深透入他們的心坎，並停留在那兒不可磨滅。這種難得的明暢，同樣也是列寧向羣衆發表的那些文章的特徵。論及列寧的宣傳體裁，斯大林同志寫道：

「只有列寧能把最錯雜的問題寫得那樣簡明、清楚，那樣確切、奔放，致使每句話都不像嘴說的聲音，而是來福槍般的響聲……」

「我是被列寧演說裏那種邏輯的不可抵抗力所俘虜了。他的演說雖然有些簡括，却完全支配住聽衆，逐漸激動他們，於是，如同諺語所說，就通通把他們俘住了。」（斯大林：「論列寧」）

老的布基洛夫工廠的工人們，在回憶列寧在該廠演說所給聽衆的印象時，說：

「列寧的話使我們鼓舞，使我們激發。畏懼逝去了，疲倦消除了。這似乎不獨是列寧的聲音，而且是四千個——坐着的、站着的、貼着屋頂的——工人的呼聲，一種表達他們內心思想的呼聲。」

在和克萊拉·蔡特金的一次會談中，列寧講到他在演說中對羣衆的接近：

「我只知道當我作為一個演說者出現時，與其說我是永遠想到聽者，不如說是永遠想到工廠。我要教

他們了解我的話。一個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地方講話，都必須想到羣衆，必須爲他們說話。」（蔡特金：

『論列寧』）

列寧作爲一個熾熱的宣傳家與鼓動家的偉大經驗，是被那些在他指導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中訓練過的，他的最親近的學生們所吸收了，是被那執行列寧訓言的一代革命職業家所吸收了。

摘自斯大林與德國作家魯特維格的談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是的，自然，大彼得曾做了許多事，以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的商人階級。彼得曾做了非常多的事，來創立和鞏固地主與商人底民族國家。同時，需要說明，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的商人階級和鞏固這些階級底民族國家，是犧牲農奴的農民而進行的，——從這種農民身上剝去三層皮。至於我呢，我只是列寧底學生，我的目的也就是做他的一個够格的學生。我所爲之貢獻自己生命的那個任務，是在於提高另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這個任務也不是在於鞏固任何什麼民族國家，而是在於鞏固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國際主義的國家；而這個國家之任何的鞏固，也就是幫助了全體國際工人階級底鞏固。如果我的工作——提高工人階級和鞏固這個階級底社會主義國家——底每一步，不是爲着鞏固與改進工人階級底地位，那末，我就認爲，我的生活是沒有目

的的。

……
至於說到列寧和大彼得，那末，後者只是大洋中的一滴水，而列寧却是整個的大洋。

斯大林與國際無產階級

季米特洛夫

一

資本主義世界各個角落裏的千百萬人們和無限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的人民，以快慰、誇耀、深厚的敬意和無限尊愛的情感，共同紀念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壽辰。

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千百萬工人和勞動者都把斯大林看作是自己的朋友、英明的導師和偉大的領袖。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人，如同我們的斯大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事業的英明繼承者，在各國工人運動的隊伍中和勞動界的隊伍中受到那樣的不可動搖的信賴和威信。

千百萬人們熾熱地聽取着和研究着斯大林同志的每次發言，他們被斯大林言詞的鼓勵走向英勇的偉業而且取得對社會主義將在全世界上勝利的新的信心。

斯大林的不可度量的影響力歸根於什麼呢？爲什麼勞動羣衆如此尊敬他和親愛他呢？因爲他

們知道，斯大林除保護被壓迫者和受苦難人羣的利益外，沒有其他利益，除了他那獻給勞動人民的福利的生命外沒有其他生命。因為他們知道，斯大林的全部理論和實際的活動，他的整個生命，是與社會主義不可分離的；他們知道，蘇聯人民在他的領導之下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把多年來人類優秀智能的幻想變成今天的卓越的實際。因為他們認定蘇聯是自己解放鬥爭的有力堡壘，而斯大林是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勞動者的祖國——的英明舵師。因為他們知道，斯大林和蘇聯人民一致的想法和一致的意志是爲着全體被壓迫者、被剝削及被剝奪者的利益而服務的。

斯大林的影響的力量，就在於他那偉大的、爲千百萬次的經驗所考驗過的學說，就在於他那被不朽的偉蹟所確定了的事業的正確性。資產階級的學者在數十年中肯定地說社會主義是烏托邦（幻想），現在斯大林已經把社會主義的活的現實，昭示給千百萬人們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在數十年中肯定地說農民是具有「反集體的腦殼」，說他任何時候都和社會主義不相容，斯大林同志證明了：農民在工人階級的國家領導之下，將永遠碇泊在社會主義的岸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者肯定說，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才能走到社會主義，斯大林證明了，人民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走到社會主義，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則是開闢着資本主義反動的道路，且使帝國主義

的戰爭奔放起來的。他們肯定說，人類經過資本主義的穩定能夠進入「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局面，斯大林證明了，資本主義是要墜入深淵，並為巨大的革命所震盪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是正確的。

現在人民羣衆都看見，當着資本主義使得他們走向赤貧、飢餓和失業而且投入殲滅戰的血潭中去的時候，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之下不僅防止着自己的一萬萬八千三百萬人民捲入帝國主義的戰爭，而且建立着强有力的屏障以反對這個戰爭變成普遍全世界的大屠殺。

全世界上千百萬勞動人民都認定把斯大林、斯大林的學說和領導是布爾什維克黨無敵的力量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理論的綜合化，是工人階級無敵的力量綜合化。從此，便有那深刻的思想上的信念，它的前進運動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住，並且它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推動着革命戰士的隊伍。

二

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工人階級正從斯大林那裏學習着並且將來也要學習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和戰勝階級敵人的藝術。他的學說——用社會主義勝利鬥爭的鉅大經驗所考驗過的和確定過的學說，

成了在思想上武裝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無窮的來源。

斯大林在自己的革命活動的全部進程中，用堅持的徹底性，執行着列寧這一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會有革命運動』。

比其他許多更明瞭的兩個顯著的例證可以說明斯大林同志怎樣重視理論。在俄國第一次革命的前夜，當斯大林同志爲建立布爾什維克黨而鬥爭、且在機會主義者的攻擊之下保持列寧的學說時，他便說明了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理論相互聯結的切身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小冊子『略論黨內的分歧意見』上寫道：

『自發的工人運動——無社會主義的運動是不可免的要墮落且要帶着工聯主義的色彩——受資產階級的思想的支配……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離開工人時就成爲空談，不管它是站在何等科學基礎上，都要失掉其意義的……』

結論是什麼呢？工人運動必須和社會主義聯合起來，實際活動必須緊密地和理論聯系起來，且以此給自發的工人運動增添社會民主的意識和面貌……』

另外的一個例證是最近的事，斯大林同志不顧他領導社會主義國家是如何繁忙，但他還是爲着編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工作，他給黨史寫了關於辯證法及歷史唯物論的專門一章，

這一章成爲馬克思哲學科學的最高峯。因爲斯大林同志這個工作建立着我們時代的卓越理論的創造——它是馬克思、列寧理論的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它是國際無產階級在其推翻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可靠的指南針。

在數十年中斯大林同志發展着、增進着和豐富着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斯大林同志的這一整個的偉大工作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化。他是一切教條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不能忍受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具體問題使用那現成的模型和死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指示出以絕大的靈活性配合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絕妙典型，他精巧地應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同時不斷的警告反對把某一些國度的經驗機械的轉到在另一種條件中的其他國度的工人運動上去。他要求各方面分析每個具體的歷史形勢，要求分析各階級力量之配備，要求估計到每個國家裏的民族特性和特點。他教訓共產主義者應在研究生動的實際上建立自己的戰略和策略，不把理論看成抽象教條之集合而成行動的領導。

斯大林同志在其紀念列寧的五十壽辰的論文內對於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區別，作了一個明確的敘述。斯大林同志當比較戰前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and 以列寧爲領袖的布爾什維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時，曾這樣寫道：

『第二派（即布爾什維克——季米特洛夫註）是相反的，他們不著重在外表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是著重在它的實現、它的成爲實際。指出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適合實際的道途和方法，當着實際改變的時候而改變這些道途和方法——這就是這些人特別注意的地方，這一派所提出的指令和指示並非取之於歷史上的類似點和相同點，而是由於研究周圍的條件，在自己的活動上他們不是依靠引證和格言，而是依靠實際的經驗，在自己的經驗上檢驗自己的每一步驟，在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且教育別人建設新生命，這實際上就說明，爲什麼在這派的活動上，言語和行動是沒有差異，爲什麼馬克思的學說充分的保持着自己的生動的革命力量。馬克思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夠停止在說明世界，應該爲着改變它而向前進行——對於這派是很恰當的。這一派的名稱就是布爾什維克，就是共產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推動着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前進，同時進行了且繼續進行着不可調和的鬥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者企圖更改和曲解列寧主義。

在政策中的叛逆通常是由理論上的修改開端的。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的實例便是如此。孟什維克的實例便是如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季諾維也夫以及黨和工人階級的其他敵人的實例，也是如此。爲革命理論的純潔而鬥爭，反對污辱和曲解理論的不可調和的鬥爭，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不可分立的特點。布爾什維主義的領袖和理論家——列寧和斯大林極端看重這個鬥

爭，而且親身不間斷的進行了這個鬥爭。

斯大林同志的整個活動，便是如何保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一個不可超越的榜樣。斯大林同志——正好像列寧在多年反對整個一羣修正派的『理論家』，不讓他們閹割馬克思主義，並從中規去其革命的實質——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敵人奸細的曲解這個學說且由此削弱無產階級的卑劣企圖。

斯大林同志對於工人階級先進理論的純潔性之不斷的關心以及他對於理論的發展上的供獻，在現在情況下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工人階級的敵人，已經開始了反對這個理論的十字軍，在那裏，聯系着帝國主義戰爭和世界反動的進攻，展開了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瘋狂運動。敵人用死勁仇視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因為他們看見這個理論對羣衆的影響是開展着，且成爲物質力量，因爲這個理論指示勞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及資本主義的奴役的正確的道路。

資產階級爲達到其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階級武器的目的，使用了一切的一切，教堂宣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十字軍，在這裏，他們有資產階級的有學識的奴僕們的支撐，有第二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奸細們贊助。專門設立的宣傳部，正進行着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咆哮，愚鈍的運動；反動瘋狂的

狙擊隊破毀着和焚燒着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

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行軍中正把狡猾的欺騙和野蠻的憲警懲罰結合在一起，把誘惑和威脅、收買和軍事法庭結合在一起。——但這一切企圖都是徒勞無益。他們之所以徒勞無益者，因為先進的工人正從斯大林那裏學習着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學習怎樣能夠從一切敵人的進攻中保持這個理論，學習把這個理論運用到廣大的勞苦羣衆中去，學習怎樣把理論和實際階級鬥爭配合起來且保證其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不可分割的統治。

三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正從斯大林同志那裏學習認識工人階級政黨的偉大領導作用，認識建設和鞏固這個政黨的技術，多方加強這個政黨的戰鬥能力和機動性，擴大這個政黨和工人羣衆的聯系，他們學習布爾什維克在保證工人階級對於一切其他勞動界的領導作用的藝術。

斯大林對於聯共黨光榮英勇歷史的輝煌的說明中，包含着論黨在工人階級事業中的重要性的重要的敘述：

「黨史首先教訓我們說：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它是不受機會主義沾染的，是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是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採取革命態度的，——就沒有可能。」

建設、鞏固和多方發展這個歷史上空前的黨，曾是且永遠是斯大林同志的重要關懷。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數十年中，在艱苦的沙皇時代的秘密條件中，接着又在新的蘇維埃情況中，斯大林同志天天都是同列寧在一起建設、鍛鍊和鞏固布爾什維克黨，無論沙皇主義的憲警鎮壓，無論臨時政府的追究，無論資產階級的陰謀詭計，無論是孟什維克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及其他階級敵人的奸細破壞工作，都不能停止爲着黨的這種鬥爭。

列寧和斯大林克服了一切障礙，摧毀了舊世界上的一切力量的抵抗，因爲布爾什維主義的領袖們在這個鬥爭中是憑靠工人階級的偉力，且表現着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的卑污暗害行爲，而在列寧死後，用加倍橫暴性出來反對黨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基本原則，同樣不能阻止布爾什維克黨的鞏固和發展。

斯大林粉碎了一切敵人的陰謀，把他們從工人階級的勝利道路上撇開去，保持了黨，鞏固了黨隊伍的鐵一般的統一，且把黨提到最偉大的勝利的高峯。他把整個布爾什維克黨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時代以及在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建設的偉大歷史經驗聚集在一起，並且這個綜合起來的

經驗武裝了國際無產階級。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斯大林的『結束語』中用極端明顯、深刻和確切性表明了布爾什維克黨曾是，而現在仍是什麼樣的黨——它成爲資本主義國度裏無產階級政黨的典型。

在布爾什維主義發生之初，列寧曾提出了自己關於組織工人階級的重要性的著名提綱。他這樣教訓道：『在爲政權而鬥爭中，無產階級除了組織而外，並無別的武器』。無產階級這個組織的切實的具體化，便是無產階級的戰鬥參謀部，沒有它，爲着達到勝利而聚集無產階級的力量，建立它的強有力的階級組織，保證工人階級和城市及鄉村的勞動者的聯合便不可能。所以對於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工人階級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具有第一等重要性的任務，就是鍛鍊真正的革命黨——新形式的黨。

爲着鍛鍊這樣的黨，需要什麼呢？那就是爲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不停止的鬥爭。一方面從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經驗出發，另一方面估計到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共產主義運動在其發展的條件中的特殊性，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化的實質安在以及怎樣實現它：

『爲着實施布爾什維克化——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寫道——至少必須求得某些基本條件；沒有它，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第一，黨必須不把自己看作國會選舉的機器的附屬品，如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表現的那樣，而且不是看作對職工會的不值錢的附屬品，如同某些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有時肯定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負着領導無產階級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必須充分地掌握了和革命實踐密切聯系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黨必須把它的口號與指示建築在精細分析革命運動的具體情況——國內的和國際的——的上面，並且在這裡絕對要注意到各國革命的經驗，而不是建築在死的記住了的公式和歷史相似的基礎。

『第四，黨必須在群眾革命鬥爭的烽火中考驗這些口號和指示的正確性。

『第五，黨的一切工作，特別若是在黨裡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除去時，必須在新的、革命的基礎上重新改造——這樣使黨的每一步驟和黨的每一行動自然地走到使群眾革命化，並在革命的精神上訓練和教育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

『第六，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須能把對於原則的無上忠實（不要把這和關門主義相混）和與羣衆的最大限度的聯系及接觸（不要把這和尾巴主義相混）相配合，不這樣，黨不僅沒有可能教育羣衆，而且沒

有可能在群眾面前學習，不僅沒有可能領導群眾和把群眾提高到黨的水平上，而且沒有可能傾聽群眾的呼聲，以及推知群眾急切的需要。

『第七，黨必須在自己的工作中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和革命冒險主義相混）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機動性（不要把這和機會主義相混）相結合，不這樣，黨便沒有可能掌握鬥爭和各種組織的形式，沒有可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利益聯系起來，且無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上，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黨必須不隱藏自己的錯誤，它必須不怕批評，能運用自己的錯誤作榜樣來改進和教育自己的隊伍。

『第九，黨必須能選擇先進戰鬥員中的最優秀的分子，成爲基本的領導中心。他們有充分的忠誠作爲革命無產階級裡面的真正的代表，並且他們應是充分的有經驗，以便能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運用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

『第十，黨必須經常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份，清洗那帶有腐化性的機會主義分子，以便達到最高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黨必須建立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應當是建築在思想的一致、運動目標的明顯

性、實際行動的統一及一般黨員對黨的任務有清楚的了解的基礎。

『第十二，黨必須有系統的檢查對於自己的決議和指示的執行，不這樣，那決議和指示有成爲空文的危險，並且能破壞黨內廣大無產階級群眾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什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及關於布爾什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號）

斯大林所列出的這些布爾什維克化的條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鞏固上會起了且起着巨大的作用。這些條件的重要性，可以同列寧名著『做什麼？』及『進一步退兩步』所起的作用相媲美。

斯大林同志的這幾個卓絕原則的意義，便由於今天存在着的情況而無限地增加了重要性。它所以增加重要性，是由於在已展開的帝國主義戰爭和瘋狂的世界反動的情況下，國際工人運動中正產生着巨大的變化，給予着共產黨以日益嶄新複雜的任務。這個事實，他所以增加了重要性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出賣的結果。千百萬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現在處在歧途上，他們的優秀部分，更多更多的覺悟到與共產主義者共同鬥爭的必要，並且工人階級戰鬥統一之迅速實現，將主要依靠共產主義者的布爾什維克的技術。斯大林這些原則的意義的加重，更因爲在共產黨的

面前擺着從工人運動的隊伍中排擠資產階級奸細的特別急切的任務，以便堅決的把這個運動領導到真正的無產階級政策的道路上。

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共產黨跟斯大林同志學習，便在自己的布爾什維克化上得到了不少的成就。它們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發展了，它們在清洗異己的機會主義分子上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它們鞏固了自己隊伍的團結，且如最近事件所指示的，它們已經經起了嚴厲的考驗，而未曾離開正確的道路。但是它們感覺着和認識到，要成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它們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是不夠的。

所以共產主義者並不鬆手的，他們還要更加努力的把斯大林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原則運用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中去，沒有這個，是沒有可能保障工人階級的勝利。

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先進工人已經從斯大林那裏學得了，而且現在還學習着如何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進行反對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資產階級影響及其奸細的鬥爭。及時的暴露傳佈這個影響的人來，找出他傳佈這個影響的途徑，撕破那僞飾爲無產階級「朋友」的人們的假面具，無情的揭穿，瓦解他們那腐化工作毒害的後果，這是對整個工人階級有切身利益的。

各國工人運動史證明：資產階級除了使用公開的暴力外，還廣泛地利用從工人運動的隊伍內

部腐化的方法。資產階級用不同的方策馴服、收買、誘引工人運動中的那些易受奉迎、貪求賤價的聲望和各種物質賜與的分子；資產階級允許他們到自已的大客廳來，請他們吃飯，諂媚他們的驕傲心，撫愛和恭維他們所做的每件卑劣行爲。資產階級憑藉殖民地的額外利潤來豢養他們提拔出來的工人貴族。同時資產階級經過自己的國家政權機關派遣偵探和奸細到工人運動中去，企圖使他們拔舉到領導地位上，以便有系統地破壞工人運動，使它陷入四分五裂及無力的狀態中。除此而外，大家都知道，工人階級並沒有和其他部分的居民被一堵牆隔離開，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分分子經常地流入黨的隊伍中來。

結果，非無產階級的影響便浸入工人運動中來了。這就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活動的組織和政黨的思想意識及政策上有它的表現。在工人運動中不與資產階級影響和資產階級奸細作鬥爭，就不能保護無產階級日常的利益和需要，也無從達到無產階級運動最終目的。

在資本主義國度裏，資產階級的影響深入工人階級來的主要渠道，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社會民主主義。

在理論方面社會民主主義不是俗化和曲解馬克思主義，便是無恥的侮衊它，即和馬克思主義公開分裂而轉到資產階級思想的立場上。實際上，社會民主主義是調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

級矛盾底政策，是使這兩個階級合作，並使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是反對堅強團結的而領導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作堅決鬥爭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培養無產階級組織中的散漫性，它分裂工人運動。社會民主主義侮罵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它掩飾工人階級隊伍中的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的假面具。社會民主主義是帝國主義在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誹謗運動中最卑污、最有毒素的武器。

資產階級在社會民主主義幫助之下企圖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破壞工人階級對自己力量的信心，用懷疑和猶豫毒害它的頭腦、麻痺它的意志、瓦解它的隊伍，使它的隊伍中的一部和另外一部對立起來，這樣就企圖在保持其階級統治之目的上把工人階級放在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的威力之下。

國際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明顯的指出社會民主主義的險惡的作用。在歷史的現階段上社會民主主義及其代言人是資產階級手中的一把武器，利用這個武器資產階級企圖使工人階級離開它革命的道路，使工人階級的組織為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反對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反革命進軍而服務。

當蘇聯力求停止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當先進的無產者高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發動反

對這個戰爭時，社會民主主義的門徒們，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一切這些勃魯姆、西特林、唐那、杉德列和海格郎輩就成了戰爭最狂暴的挑撥者和反共及反蘇運動的最毒狠的發動者，他們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在一起，協同着芬蘭白軍及血腥的劊子手曼納林共同幹着反對芬蘭人民、反對芬蘭人民的民主共和國和反對蘇聯勾當。他們忠實地爲自己帝國主義的主人服務，瘋狂地反對共產主義，主張壓制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印刷品，設計警察的襲擊且要求把共產主義者投入監獄和集中營去。已腐臭到骨髓中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反對革命運動，反對社會主義國家上團結了一切罪惡和毒狠的行動。

社會民主主義開始修正馬克思主義，終於完全否認它。在數十年中，作了毀敗和破壞工人運動的工具，現在已經成了鎮壓工人們的武器，成了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及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反革命進攻的武器。

斯大林同志對於國際無產階級所盡的功勞之一，就是他在數十年中，進行了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可調和的鬥爭，揭露了它的社會根源和它的影響的原因，並指出了克服和根絕它的途徑和方法。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斯大林同志寫道：

『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思想上的支柱……工人運動如不解除社會民主主義，那末，

要解除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同志這個結論的深刻的真理，被資本主義國度中的工人運動的整個經驗所證實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現在也領悟着這個真理，他們愈加劇烈地增長着對於他們領袖們的出賣政策的憤怒。

爲着從社會民主主義有害的影響之下解救被騙的工人，爲着吸引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工人共同行動，爲着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澈底根絕社會民主主義而進行鬥爭——這是共產黨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們正在跟斯大林同志學習且將繼續學習順利地解決這個任務的藝術。

四

在國際工人階級的心目中，斯大林同志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他理想地綜合了這個階級的一切最優秀的特質和品性——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在於改造世界。

斯大林是我們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優秀的代表。斯大林的全部活動和學說，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活動和學說一樣，是被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所浸透了的。這個國際主義的深奧根源就包含在工人階級的天性裏。

斯大林是國際的，如同工人階級是國際的一樣；斯大林是國際的，如同那指示全地球上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們解放之路的馬克思、列寧學說是國際的一樣。斯大林同志的理論和實際的工作，是關係於各國工人、各民族和各種族的利益的。

斯大林同志向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所極力培養的民族主義及沙文主義進行着最不調和的鬥爭，和列寧一樣，他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上教育和教育着國際無產階級及蘇聯的勞動者。他教導我們：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資本主義國度裏勞動人民解放運動的有力的柱石。他教導蘇聯人民：如果沒有國際工人階級的援助，那末，這個勝利是不可能的。他教導我們：蘇聯人民的成就，增強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勞動者在其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的地位。他教導我們：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勞動者的鬥爭，便利於蘇維埃國家向共產主義前進。資本主義國度裏的工人每天都感覺到斯大林同志這個深刻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他們不僅把斯大林看作是蘇聯人民的領袖，而且是整個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一個把自己的生命貢獻到爲實現他們所懷抱的希望和意願的領袖。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是密切地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聯系着。由於列寧和斯大林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毫不懈怠的工作，在俄羅斯和在國際的舞台上反對機會主義的多年的、原則上不調

和的鬥爭，發展馬克思主義以適合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以及在蘇聯保證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他們便奠定了共產國際的基礎。共產國際在他們的偉大學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並且根據他們的學說來進行鬥爭。共產國際在自己的整個的活動中，是以列寧、斯大林所鍛鍊的卓絕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鬥爭模範為指南的。共產國際就是列寧、斯大林的國際，正如第一國際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國際一樣。

社會民主黨的走狗企圖中傷共產主義者，常常把他們叫做『斯大林主義者』。但是我們共產主義者却以這個名稱引以自豪，正如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名稱自豪一樣。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沒有比成爲真正的列寧主義者、真正的斯大林主義者、成爲列寧、斯大林的忠實信徒更光榮的。對於共產主義者，也沒有比在偉大斯大林領導之下、爲國際無產階級的正義事業的勝利而鬥爭，再快慰的了。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爲斯大林主義者的。列寧、斯大林主義者的光榮名號，是應該以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布爾什維克的堅定性、純粹忠實於工人階級的事業而得到的。在地球的各個角落裏，每天增長着、擴大着列寧、斯大林主義的無產階級戰士的隊伍——世界工人運動的寶庫。只有他們，而非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走狗，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需求，並且，這個光榮的戰

士，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旗幟之下將領導國際無產階級戰勝舊世界的力量。

可是布爾什維克知道，在任何時候，勝利都不會自己到來的，而必須去爭取它。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什麼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黨；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怎樣在一切條件下鞏固與羣衆的聯系；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怎樣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革命的勇敢和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在戰鬥中毫不畏懼，對於階級敵人毫不留情；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以不可屈服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難和戰勝敵人；我們必須跟斯大林學習自始至終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事業——因為這些是準備和爭取工人階級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

斯大林——列寧事業的繼承者

莫洛托夫

斯大林同志是偉大列寧事業的公認的優秀的繼承者。他不僅在我們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心目中是這樣，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每個戰士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心目中，也是這樣。這樣說主要就表明斯大林同志是蘇聯共產黨（布）和蘇聯的領袖。

今天，在列寧逝世十六年以後，不難了解爲什麼那些劣跡昭著的、覬覦我們黨裏領導地位的人們，遭到如此可恥的失敗，並且他們的圖謀對於我國勞動人民是何等的危險。但是在當時，所有這班自命爲列寧的『助手』——實則在每一緊要關頭都出來反對列寧和他的政策——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們，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樣，曾給黨和我國製造了許多嚴重的困難，意在分裂布爾什維克黨、震撼蘇維埃國家，並使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反蘇的戰爭。當時必須給他們以應得的打擊，指出他們的政策對黨及勞動人民的利益有着怎樣的毒害。當時必須徹底粉碎這些隱

掩的社會主義的敵人集團和小組織，剷除他們後來爲執行外國特務機關的反蘇訓令所建立的偵探和破壞機關。這一切，我們黨在斯大林同志——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者和思想的領導者——領導下，是全部勝利地完成了。在與那些用僞列寧主義的虛僞旗幟、狡猾地掩飾他們罪惡的反蘇活動的人們作鬥爭中，我們黨沒有使自己的隊伍分裂，却把他們團結得更形緊密——它的數量增大了，它的力量更堅強了；它增加了自己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力，擴張了自己的活動範圍，並且提高了自己在勞動羣衆中的威信。因此，這指導我國一切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布爾什維克黨，便在建成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大大地增高了蘇聯的威望。

在這一切當中，主要的、卓異的功績應該歸諸斯大林同志——列寧的繼承者、蘇聯共產黨（布）和蘇聯的領袖。

一 斯大林——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

在布爾什維主義發軔時，斯大林同志就是列寧在建黨中的助手。以後，他便成了列寧在黨的領導上主要的助手了。

革命前，斯大林同志是以布爾什維克的戰士、布爾什維克的組織者著稱的。這並不是說他當

時未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相反，就當他早年在外高加索從事新聞工作時，他便顯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完美的知識，及對列寧關於組織一個新類型的、戰鬥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關於反對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的鬥爭，以及關於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革命的策略的觀點——這些觀點在當時是新穎的——和依照這些列寧主義的觀點所提出的俄國革命性質，有了澈底的了解。以後的事實，便顯然證明斯大林同志是個馬列主義的偉大理論家；而最重要的，還是斯大林同志一向站在激烈的實際革命工作的中心這個事實。在十月革命前以及在十月革命後，斯大林同志是把「理論的力量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結合在自己的身上——借用他自己在描寫列寧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是蘇聯共產黨（布）的組織者和領袖時所用的詞句。

正是這種巨大的革命經驗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深邃了解的結合，才說明爲什麼任何人都不及斯大林同志那樣深刻地了解列寧對於新式馬克思主義政黨問題的卓見：這個政黨如同事實所證明了的，是被註定從一個革命職業家的地下組織，變成布爾什維克黨——勝利地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黨。在斯大林同志一九〇五年所發表的「關於黨內分歧」的論文中，這點便早已闡明了。

在他那著名的「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書中，斯大林同志更充分地發揮了這個問題。這裏，他給了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的政黨們一個恰中要害的確當的評論，指出「第二國際的政

黨們不適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它們不是領導工人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戰鬥的政黨，而是適應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器」。這些政黨實際是國會黨團的「附屬品和服務人」。它們起於「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在它們領導之下，「當然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了」。

隨着新時期的到來——就是說，目前這個時期，公開的階級衝突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發動的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工人階級政黨的問題便轉入一個新方向。此時，工人階級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個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以至於足以繞過一切橫在到達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沒有這樣的政黨，就甚至於莫想推翻帝國主義，莫想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的政黨。」

談到進行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關於工人階級現代化的政黨、新形式的、戰鬥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成了這種政黨的模範——的見解，便透露了問題的實質。列寧創造了、模塑了這樣的一個政黨。在許多年中，斯大林同志和列寧一起建築這個黨；他不僅深刻地了解這個組織力量對於戰勝資本主義、並在社會主義革命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性，而且他可以說

是永遠把自己的心靈放在建設與鞏固布爾什維克黨、排除一切機會主義的污穢、並在反對所有各樣布爾什維主義的敵人的革命戰鬥中鍛鍊黨的上頭。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如同我們所知道的，敘述了布爾什維克黨整個發展的途徑；讀了它，不僅可以教育各國的共產黨人，並且可以教育一切掙脫資本主義的羈絆和爭求共產主義勝利的勞動人民。爲着這點，絕對需要了解這偉大的組織力量——列寧主義的政黨——的重要性。斯大林同志就教導我們來了解，而且對於這個工作貢獻了許多精力和他那卓絕的組織才能，或者更確切地說，組織的藝術。

我們回想回想列寧的箴言：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的組織作用『是它的主要作用』。因爲，工人階級作爲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指導力量，不僅要有一個鍛鍊得堅強完整的革命核心——由紀律團結起來的政黨——而且要與全體勞動羣衆保持格外堅強、切實和緊密的連結，以便完成這個有決定意義的任務——『用極長久、緩慢和細心的組織工作來改造、重新教育全體勞動羣衆，包括廣大的非無產階級羣衆』。

由於完成了千百萬農戶的集體化，我們黨就充分表示了它不僅了解列寧這些箴言，並能將其實現出來。我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在這方面的偉大功勞，我們都知道斯大林同志是黨和蘇維埃國

家——包括建立紅軍——的最優秀的組織者，是在所有我們日益發展的黨和國家建設事業上列寧的繼承者，是以偉大的、多方面的實際經驗為源本，了解我們的幹部和蘇聯各民族生活狀況的領袖、建設者。

永遠與實際活動密切地聯系着——在布爾什維克黨轉入地下的艱苦年份，在組織十月起義的戰鬥日子，在國內戰爭中的主要戰線上，在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者和投降派的無數次鬥爭中，在建設蘇維埃國家工作的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範圍內，包括一切國防問題——斯大林同志永遠傾聽着羣衆的呼聲，留心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意見，並且在重大的決定上，永遠是靈活、貫徹和勇敢的。因為他有一個指南針指導自己——那便是馬列主義。正是斯大林同志說過這句話：『沒有革命理論照耀着道路，實踐便是盲目的』。誠然，在他一切巨大的、多方面的實際工作中，斯大林同志是個貫徹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妥協的列寧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不只一次的說過：有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真的、創造的、布爾什維克的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又有另一種式樣的馬克思主義——帶括號的、教條式的、孟什維克的、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它只在外表上與馬克思主義有關，而實質上是和馬克思、列寧革命的共產主義學說背馳的。

斯大林同志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最卓越的代表。不僅如此，他又是列寧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顯著的繼承者。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在我們這個時代——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便叫做列寧主義。

正像以前資產階級及其來自工人階級一切機會主義和反革命集團的思想上的扈從們那樣，試圖（事實上他們今天還在試圖着）修改馬克思主義以迎合自己的意向，用偽科學方法排去它革命共產主義的核心，藉使對資本主義無害，在我們的時代，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所有其他偽造者流，同樣作了並且正在作着企圖，想除去近代馬克思主義那征服一切的、革命的、創造性的思想——列寧主義思想——的實質。從列寧死後，我們黨裏便進行着鬥爭，反對機會主義者和投降分子歪曲列寧主義的企圖。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我們黨勝利地反對了這些企圖，保衛了列寧主義。

這種爲衛護列寧主義的思想而進行的鬥爭，正反映了擺在革命面前，因而也擺在黨面前的新問題、新任務。對於由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進展所提出來的新問題沒有一個清楚的馬列主義的回答，便不能對所有這些「左的」和右的懷疑動搖（最後分析起來都是反布爾什維克反革命的）給以應有的打擊。

黨經由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和演講給了這些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回答就是宣佈列寧主義的敵人
在思想上的失敗。同時，這些回答更發展了列寧主義的思想。

這裏，我只想在最重要的問題上談一談。

在資本主義國度包圍之下，一個國度裏社會主義成功的可能性問題，自然成了我們時代的基
本問題。列寧奠定了對於這個問題肯定回答的基礎；他的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勝利的著名論
題，主要就是科學地依據着帝國主義時代（在資本主義已經達到最高發展階段的情況下）資本主
義國度發展的不平衡。

鑑於機會主義者和投降派無數次試圖歪曲這個列寧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同志充分地發展了列
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國單獨勝利，同時，能在蘇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學說。斯大林同
志顯示了這個列寧主義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運用到資本主義的當前時代——的發展上，是前
進了怎樣重要的一步；並且，由於指出了在為共產主義而鬥爭中的清楚的勝利遠景，他又武裝了
我們的黨，否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便不能勝利地進行。正是斯大林同志全面地證
明了、發展了這些列寧主義的思想，並用一個長明不熄的火炬照耀着共產主義為徹底戰勝資本主
義而鬥爭的整個歷史過程。

我不想涉及斯大林同志著作中其他關於理論上發展了列寧主義的問題了，我只舉述其中最重大的幾個，如：蘇聯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基礎；千百萬農戶的集體化（第一個階段以勞動組合爲基礎）；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水平以達工程師和專門技術家的程度，是在共產主義下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的先決條件；盡力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它是被資本主義國度包圍着——以求確保共產主義最後戰勝資本主義；保證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領導並建立兩者相互關係上的適當形式。至於說到我們的時代需要創造新類型的、布爾什維克類型的革命政黨，以求工人階級爲共產主義鬥爭的勝利——這個列寧主義的思想，斯大林同志不僅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深刻，並且更發展了它。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創作的著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單純是我黨重要事件和光榮偉績的史書。它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時期的理論綜合，是對馬列主義科學最寶貴的貢獻；如果不能精通它，便不能真正在理論上武裝我們自己，以便爲蘇聯共產主義、爲整個共產主義事業作進一步的奮鬥。

此外，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顯示着：只有這樣一個政黨才能產生和鍛鍊像列寧、像斯大林這樣偉大的領袖。

二 斯大林——蘇聯的領袖

斯大林同志是蘇聯共產黨（布）的領袖，同時又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領袖。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黨是在蘇維埃國家中佔着領導的地位，並在與勞動農民聯盟的基礎上實行着工人階級專政的。

斯大林同志作為蘇聯領袖的作用，值得格外注意。特別是因為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同於黨。黨是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的自願組織，所以，如同列寧所說：『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而這國家，乃是一個包括全體人民、存在着階級分別的組織；全國公民必須服從國家當局的意志——這國家，以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為代表，是代表着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因此，顯然可以看出：第一，黨對國家組織的領導是如何重要、如何負有決定的意義。第二，如何需要使這種領導的特殊形式適合於各時期、適合於不同的國家活動部門的性質。對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黨和工人階級問題，斯大林同志曾作了一個模範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因而給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們的列寧主義的偽造以一個壓倒的、理論的打擊，這般奸徒們庸俗地把無產階級專政視作『黨的專政』。這兒，我們應當特別提到斯大林同志那著名的論文『關於列寧

主義問題」。

然而，就拿斯大林同志所寫的一切東西來說，也不過是他爲黨、爲勞動人民，在談話、開會和商討中從理論上闡明革命的基本問題（社會主義國家諸任務問題）所作的工作的一小部分。應當聯帶指出的是：他的參與國家事務——表面上並非時常可以看到，但實際上是最積極的——在各方面和每一步驟上，都可以覺察到的。

我們都知道在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建立上，斯大林同志盡了怎樣卓異的職分。

斯大林同志盡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力量，使那聯合得不够充分的各蘇維埃共和國，變成在政治上聯合上堅固的蘇維埃聯盟，並起草了它第一個憲法。於是，這以蘇維埃人民偉大友誼爲依據的強大的蘇維埃國家，便奠下了基礎。

目前蘇聯的憲法，已經被人民稱爲「斯大林憲法」了。這不僅是表揚起草人的名字，並且着重指出這一面旗幟——在它的下面，蘇聯獲得了載在我們憲法上的偉大勝利。這個憲法鞏固了在這多民族的蘇維埃聯盟中各民族的廣大民主權利，同時又把蘇聯團結成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表現出一個全世界各民族兄弟合作的模範來。

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斯大林同志會充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這不是偶然的。豎立各民族間的

合作以至於相互信任，不是一種容易的事情。在這些民族中，俄羅斯人數百年來便是統治民族，所有其他民族，則處於被壓迫或純粹殖民地的地位。斯大林同志卓著地遂行了他的工作，因為他堅決地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殘餘，因為他耐心地在那些曾受帝俄壓迫的民族的代表中間進行工作，以求撫育蘇聯各民族間的互信互愛。

這點之所以成爲可能，是因爲斯大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在解決民族問題上，也依照了列寧主義的途徑。距革命很久以前，斯大林同志便會同列寧製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理論原則。他的小冊子『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出版）應當列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著作之中。從那裏面，可以看出作者當時早已是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了。所以，爲什麼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一向被稱作『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現在就可以明瞭爲什麼不僅黨，而且全國各民族都把斯大林同志看作自己的領袖、蘇聯的領袖了。

在列寧的指導下，斯大林同志是那奠定蘇維埃政權基礎的十月起義的首要組織者。十月革命勝利後，他又是紅軍的主要建設者；在他直接領導之下，在國內戰爭的主要戰線上，紅軍擊敗了帝國主義的干涉軍，保衛了蘇維埃國家的生存。在這些年份中，他成了全部鞏固紅軍——蘇聯國

家獨立的可靠的保證——力量工作的鼓舞者。因此，我們的國家就強固起來，不怕任何外國的進攻了。

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黨已在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工作，列寧——蘇聯的創立者——沒得成就便死去了。一個用最新式技術充分裝備了的、繼續發展着的大工業，已經建造起來了。精通技術的幹部已經成長起來了。在過去，幹部非常缺乏；今天，斯大哈諾夫工作者和斯大哈諾夫的事業中的負擔者，便構成一個巨大的力量，並表現着社會主義自覺勞動的日新月異的成績。以前小農場充斥的鄉村，現在已被按照新的方針改造了；具有偉大可能力量的集體農場制度建立了，各種部門農業顯異發展的道路被開闢了。工人、農民和廣大知識分子階層的物質、文化生活情況，已經有了澈底的改善。各民族的文化——科學、文學與藝術，從物質的束縛以及對於富人那可憎的服役中解放出來——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了這種機會，使得創造的活動充分為人民服務，為繁榮他們那自由、快樂的生活而服務。

誰都知道：不論在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大事務，以及在日常事務和關心改善我們各種組織的（甚至於最瑣小的）工作上，『斯大林五年計劃』和斯大林同志個人的主動是起了怎樣的鼓舞和組織作用。這些年來，黨和政府在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度——所建設了的、或者正在建設

着的一切重要事項，都是和斯大林同志的主動以及最積極的參加分不開的。

在創立和發展蘇聯（這個有着繁盛的民族文化的多民族國家、由於各民族兄弟的合作與友誼而強固的國家）的工作上，斯大林同志盡了最大的功勞。單只蘇聯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不絕往上發展的國家的存在——單只這個事實，便足以預定資本主義世界的不會長久的命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政策是煽動民族仇恨，對許多殖民地民族施用難堪的壓迫；爲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私利，進行毀滅人民的、罪惡的帝國主義戰爭。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我們勝利地擊破了人民的敵人，我們已經、並將繼續把那危害分子、奸細和破壞分子從國家機關中清洗出去。大家知道：這種步驟，大大地加強了我們機關的工作，開闢着提拔新的、忠誠的和覺悟的工人幹部及鞏固我們國家底道路。我們認爲布爾什維克的覺悟性（不是口頭的、而是實際行動上的警覺性）就是我們的部隊、黨和國家的戰鬥力與成熟性底最好的指標。

我們在內政和外交範圍內的一切決定，也和斯大林同志的主動和指導分不開的。這些決定保障了蘇聯各民族的安寧和持久的和平，保障了蘇聯在國際範圍內的威望。

在蘇聯，共產黨人與『非黨布爾什維克』間，已經建立了卓著的關係。這種『非黨布爾什維

克』的人數，在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間都很快地增加起來。這是近年來我黨一個偉大的成就。

在蘇聯各民族間，也實現了異常親密的關係。雖然它們在歷史發展和生活習慣上有着許多不同，但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社會基礎在蘇聯的建成（這種社會解脫了那舊時的、人對人的剝削，並在共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上把各個民族的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便保證着各個蘇維埃民族間兄弟友愛的顯然的增長，保證着蘇聯進一步勝利的無限能力。

在我們的社會裏，每個民族都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並在繼續走向蘇聯各民族快樂生活的當中，各個民族都互相幫助着；我們社會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團結，便是我國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的發展和改造的輝煌結果。這種民族團結的領導者和旗幟，蘇聯各民族領袖，如同全世界勞動人民所熟知的，便是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我們的斯大林。在他的周圍，我們黨、各蘇維埃民族以及世界解放運動中一切最優秀兒女們，是緊密地團結着。



各國的工人們自然把布爾什維主義的領袖、蘇聯各民族領袖也看作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在這點上，斯大林同志同樣是列寧的優秀繼承者。

蘇聯已經使共產主義的學說見諸實現了。由於蘇聯的存在這個事實，由於它在為新社會徹底勝利而鬥爭中的許多成就，蘇聯便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着無限的貢獻。這點，斯大林同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在為獲取蘇聯更新的勝利上，斯大林同志從不感覺疲倦的。

共產黨人時常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難，去了解並向羣衆解釋當前事變中某些新變故的原委，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用了一切東西來為它服務、來遮掩、或者至少歪曲發展着的事變中那些為它所「不喜歡」的部分。奮力地、不顧那無數的困難，共產主義的學說是在開闢前進的道路，前進到完全勝利去的道路。

在我國人民打開了一條新生活的出路，而且，作為現代民族的先鋒隊，完成了十月革命，並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使全世界勞動人民和被壓迫者為之榮耀和欣慰以前——在這以前，情形就是這樣的。可是在這以後，情形便基本地改變了。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的根據地，從那時起便迅速地發展着；而主要的一點，還是那對勝利行將到來的信心，正繼續在工人階級以及一切勞動人民和被資本壓迫的全體羣衆中成長着的事實。

由於蘇聯的發展，由於它的力量的增長和為勞動人民建立燦爛生活的無限能力，便顯示着共產主義的力量，指示着勞動人民到達徹底勝利所必需遵循的道路。蘇聯清楚地指出布爾什維克黨

的組織力量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重要性，指出它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創造工作的
重要性。

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的領袖。斯大林同志是列寧偉大事業的優秀繼承者。這就說明爲什麼斯大林同志這樣爲勞動人民所信任和愛戴了。

斯大林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曼努意斯基

——為共產國際二十週年紀念而作

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不僅對於蘇聯勞動者有很大的意義，並且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裏全體勞動者，也有很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每次的演說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具有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具有像鐵一般的邏輯力量，具有明確的政治前途和目標；這個報告表示蘇聯進到新的階段，進到建成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並且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地球上成百萬的勞動人們明白：解決這樣偉大的任務，對於全人類的將來命運，將具有如何偉大的意義。不管一切敵人的誹謗，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將在斯大林同志英明領導之下，勝利地完成這個任務。

在黨的第十八次大會上斯大林同志重新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提出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

之下共產主義社會內國家問題，他把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推向沒有探險過的道路前進。斯大林在馬列主義論國家學說上的發揮，在重新審查聯共（布）舊黨綱和製定新黨綱方面，給了一個基本的方針，並且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思想高漲的來源。斯大林同志的報告，對於全世界工人運動的綱領和策略問題，對於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綱領和策略問題，具有很大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作用問題，給資本主義國家裏共產黨員一個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以擊潰資產階級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斯大林同志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者一個領導線索，便於了解目前異常緊張的國際形勢，便於了解全世界的反動派走往那裏去，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羣衆應該用什麼方法和道路，去破壞國際反動派的罪惡計劃，加速自己的解放事業。

共產黨員常常在列寧、斯大林的學說中，找到他們底鬥爭問題的回答。這個偉大的學說，是他們在最複雜和最困難情況下指路的明星。全世界共產黨的軍隊在斯大林同志的報告中，找到他們所最關心問題的回答。斯大林同志的報告，武裝共產黨員的頭腦，以便預見事變的發展，準備應付一切意外的事變，準備應付階級鬥爭中可能的急變。

具有歷史意義的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恰恰與共產國際二十週年紀念相符合了。各國共產

黨員在這個紀念時，用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去考察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二十年內所已走過的道路，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共產黨的理論水準，更加鍛鍊自己思想的和政治的武器，以準備將來的決鬥。



共產國際是第一國際的繼承者與繼續者，它是馬克思、恩格斯國際的繼承者與繼續者。

第一國際發生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它發生在當時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當時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更不用說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鬥爭，還沒有成為工人階級底直接實際任務。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國際。

在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斯大林之間，曾有一個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統治的整個時期。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是從許多年的原則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列寧、斯大林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反對第二國際領袖機會主義的曲解和偽造馬克思主義，反對了第二國際黨在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時的叛變行為。

共產國際產生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反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烽火中，

它產生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國內戰爭的暴風雨中，它產生在戰後歐洲許多國家的革命高漲與革命浪潮之中。共產國際產生在列寧和斯大林學說的基礎上，列寧和斯大林估計到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條件，補充和發揚馬克思主義；這個學說的正確性，在偉大社會主義勝利的斯大林憲法中得到了證實，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日益生長的力量上得到證實。

共產國際產生在列寧底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它產生在列寧、斯大林論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的基礎上，它產生在列寧和斯大林論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政權爲這個專政的形式理論基礎上。共產國際生長在列寧和斯大林論革命動力、論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論被帝國主義所奴役的被壓迫民族與殖民地人民解放鬥爭，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很大作用和意義的學說基礎上。

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是一貫的完整的學說。不能把這個學說割裂成爲幾塊，如像把一塊作爲是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用的，把另一塊作爲是蘇維埃國家內工人階級用的。蘇聯人民爲社會主義而鬥爭，正是全世界勞動者爲從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共同鬥爭事業中的一部分；而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及殖民地裏被壓迫人民的鬥爭，也正是蘇聯人民爲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不可分的一部分。馬列主義的學說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財產，是整個共產主義的財產，這個學說在蘇聯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爲社會主義而進行偉大的決鬥中，由斯大林同志加以發

揮和補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就是創造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古典著作的模範，在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情形之下，更加充實和加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

根據列寧論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學說，根據列寧論社會主義在各國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學說，根據列寧論在個別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是可能的學說，斯大林同志製定出在個別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的完整理論，這個理論的每一個環節，都是馬列主義寶藏中有價值的寶物。直接從列寧合作社計劃出發，斯大林指出了幾百萬的個別農民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與方法，這麼一來，就解決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就解決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數十年來所要解決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用辯證法的方法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問題，他提出了論消滅階級的道路的學說，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問題，如像：他提出了論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論在社會主義下的貨幣與蘇維埃商業的作用等等問題，都給國際無產階級以很大的幫助，使它們更容易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斯大林指出了在用各種方法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基礎上，把無產階級專政發展成為全體人民底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指出了解放全體勞動人類唯一正確的道路——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共產國際生長起來了，鞏固起來了和發展起來了。

★

★

★

共產國際初成立的年代，曾是革命危機與羣衆衝擊資本主義的時期。在這些年代內，列寧曾經直接領導了共產國際。他進行了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不可調和的鬥爭，特別是他進行了反對中派考茨基和阿托·鮑威爾的鬥爭，這般先生們曾企圖在保護資產階級的民主藉口之下，阻礙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幫助資產階級走出死路。當時帝國主義戰爭把資產階級引進了死路，並由於戰爭的結果，異常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當時會有社會民主黨的洪流，威脅了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還未鞏固起來的年青的共產主義運動。列寧爲了反對這個危險，曾經提出了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給年青的共產黨以很大的幫助，以保證自己隊伍的純潔性，以避免異己分子侵入自己的隊伍。

當時在年青的共產主義運動裏表現出了各種形式的動搖，如像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當着正要引導羣衆去向資本主義衝鋒時，這些動搖會是特別危險的，因爲，這種動搖可以孤立共產黨，使共產黨脫離羣衆。列寧無情地批評這種動搖，把這些極『左』的幼稚病打得一個粉碎。他給各國共產黨員一個有力的武器，他寫了一本論布爾什維克底策略的古典式的著作——

「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和後來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著作，都是共產主義運動基本策略方針的資本。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歐洲的大革命浪潮被當權的階級所擊退了。資產階級在社會民主黨幫助之下，用部分的改良避免了羣衆的革命衝鋒。資產階級做到了這一點，曾經是由於各國共產黨還是非常軟弱的，還不能引導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去勝利地推翻資本主義。在這個時候列寧逝世了。喪失了列寧以後，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正處在困難的和複雜的時期，當時蘇維埃國家正是被帝國主義戰爭、被國內戰爭和被武裝干涉所毀壞了，當時資本主義各國內共產主義運動剛剛走了第一步，也是處在困難的和複雜的時期。

正在這個時期，一般偵探、破壞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匪徒們，在黨內反對派的掩飾之下，開始了瘋狂似的鬥爭，攻擊聯共（布）斯大林的領導，攻擊列寧和斯大林論一國內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他們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這般匪徒們在共產國際內部進行了破壞工作，製造了接二連三的陰謀暗害。共產國際在這些年代裏，經過了最嚴厲的最頑強的鬥爭道路，經過了反對內部和反對外部敵人的道路，這般敵人曾企圖從內部和外部破壞共產國際，他們曾企圖用一切方法使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主義運動脫離羣衆，他們阻碍共產國際的布爾什維克化，他

們企圖把共產國際推出列寧和斯大林的道路，瓦解它和毀壞它。這些托洛茨基派、季諾維也夫派和布哈林派分子，都是勞動者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們是法西斯劊子手的走狗，他們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可恥叛徒。他們會集中火力，攻擊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他們會企圖分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隊伍，他們會企圖把資本主義國家裏共產國際各支部與聯共（布）對立起來，他們會企圖在這些支部內進行警察式的「小組組織」鬥爭，以圖摧毀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的先鋒隊。

那怕這般敵人走狗的搗亂，但是，共產國際却終沒有越出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這是首先因爲，斯大林同志和他領導下的聯共（布）澈底揭穿了這些偵探們、破壞分子們和暗害分子們，給他們當頭打擊，肅清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勝利的道路，肅清了社會主義繼續向前強大發展的道路，這麼一來，才鞏固了國際工人階級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陣地。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在緊急事變時，沒有越出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軌道，首先就是因爲：在列寧同志死後，在斯大林同志的報告、論文和演說裏，他們找到了斯大林同志對於情況底異常有力的分析，對於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正確估計，以及對於前途有明確的分析，這種前途後來爲事變繼續發展過程所證實了的。共產國際底各國支部在當時堅持了共產主義的旗幟，這是由於他們向自己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同志學會了：怎樣建立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政黨，怎樣清洗一切壞分子出黨，怎樣鞏固黨與羣衆

的聯繫。

把共產國際變為真正全世界的統一的共產主義的政黨。在實際上有能力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一切鬥爭形式，這從共產國際過去二十年的鬥爭歷史中，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統一的共產國際就是在組織形式上反映出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思想。斯大林同志不斷地用這種國際團結的思想來教育一切勞動羣衆。這種統一的國際必須有統一的理論基礎，必須有它所依靠的統一的學說，必須有建立各國支部的統一組織原則，必須有統一的策略原則和整個統一的共產主義運動。這樣的國際必須有爲各國支部所共同遵守的統一的紀律。這樣的國際不能是一個特別的宗派的組織，而應該是與工人階級羣衆有密切的聯繫。它團結工人的最廣大階層，同時它還團結其他勞動者階層到自己方面來。這樣的國際不能只是「文明」國家的國際，它是各國、各種族和各大陸的國際，它在實際上是全世界的國際。

共產國際爲了達到這樣的統一性，在革命退潮的年代要做些什麼呢？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同志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像列寧一樣，告訴共產黨員「做什麼」，他指出了：首先要打進羣衆中去。但是，怎樣打進羣衆中去呢？斯大林同志回答了這個問題。他不僅告訴我們做什麼，而且告訴我們怎樣做。他指出了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內，打進羣衆中去的基本道路是經過

職工會。因此，斯大林同志說：擺在各國共產黨員面前的頭等任務：

『就是西歐各國的共產黨應和職工會密切聯系起來，也就是進行職工運動的統一運動。爲了進行這個運動到底，一切共產黨員必須無條件地加入職工會，在職工會裡有系統地進行聯絡工人，反對資本家的統一戰線的工作，這麼一來，就造成共產黨依靠職工會的條件。』（『列寧斯大林選集』俄文版第三卷第十

二頁）

斯大林同志懂得西歐工人運動的特點，向各國共產黨員耐煩地解釋：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員爲什麼要在職工會內工作，解釋這個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用簡單的幾句話指出了：西歐工人運動與俄國工人運動有很大的不同。斯大林同志特別着重地指出：俄國的職工會是產生在政黨以後，並且是環繞於工人階級政黨的周圍，俄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領導了工人的政治鬥爭，並且領導了工人的經濟鬥爭。

『西歐的職工會，完全是在另一環境中發展起來的。第一，它們在有工人階級政黨以前，是早就產生和鞏固起來了。第二，在那裏職工會不是環繞於工人階級政黨而發展起來的，反之，工人階級的政黨本身是從職工會產生出來的。第三，因爲最接近工人階級經濟方面的鬥爭已被職工會奪去了，所以政黨大都從事於國會的政治鬥爭，並且，不能不影響到它們工作的性質，及工人眼中對於它們的比重。就是因爲那

裏的政黨是後於職工會而產生的，就是因為職工會的產生早於政黨，並且它們在無產階級階和資本鬥爭中，能够築成一個無產階級的堡壘，因此，政黨是一個獨立的力量，是不依靠職工會的，它只佔着次要的地位。

但是，從這裏應該明白，如果西歐各國共產黨願意成爲一個真正羣衆的力量，能够推動革命前進，它們應該和職工會聯絡，並且依靠它。

不估計到西歐這種特殊的環境，必然會戕害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列寧斯大林選集』俄文版第三卷第十二頁）

在二十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證明了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是完全正確的。在那一個國家裏共產黨員執行了這個聖明的指示，實現了這個任務，這個國家裏的共產黨就走上了羣衆運動的康莊大道，這個國家裏共產黨就不僅獲得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並且獲得在其他勞動階層中的影響，因而也就在自己國家裏和人民中成爲一個有嚴重意義的政治因素。但是，爲了使共產黨員獲得在職工會內的影響，爲了深入羣衆，爲了領導羣衆的日常鬥爭，並且爲了不疲倦地準備羣衆去進行決定勝負的戰鬥，共產黨首先要改造自己，首先要肅清過去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應該成爲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化的政黨。若不實現這個任務，就根本談不上革命。斯大林同志很坦白地

把這個任務提到資本主義國家裏共產黨員們的面前。斯大林同志反對把已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聯共（布）的策略、工作方法與工作形式，機械地搬到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裏去。他估計西歐各國共產黨的特殊條件，指出了西歐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化的任務。他曾經解釋道：

『西歐各國的共產黨在自己特殊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第一，就它們的成份來說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從已經過舊學校的社會民主黨員和還沒有經過革命鍛鍊的年青黨員所共同組織成的。第二，就他們的幹部來說，也不純粹是布爾什維克的，因為他們還是從其他政黨出身的黨員，他們在黨內擔負負責的工作，他們還沒有完全去掉社會民主黨的殘餘。第三，在這些共產黨面前有一個富於經驗的政敵——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隊伍裡還代表一個很大的政治力量。最後，它們有一個強有力的敵人——歐洲的資產階級，歐洲資產階級有它的久經考驗過的國家機關和它的有力的各種報紙與其他出版物。這些共產黨若想「立刻」推翻歐洲資產階級的制度，那是很大的錯誤。所以，目前的任務就是：把歐洲各國共產黨變成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政黨，鍛鍊真正革命的幹部，並且善於用革命的精神，用準備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眾，去改造黨的一切實際工作。』（斯大林：『論國際形勢』，『布爾什維克雜誌』俄文版，一九二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頁）

斯大林同志估計當時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情形是非常正確的。這個估計是根據對於工人階

級和資產階級力量的正確計算，這個估計是根據對於共產黨形成的歷史速度的正確計算。這個估計還給各國共產黨員指出了一個基本環節，他們若把握住了這個基本環節，就能獲得整個鐵鏈，就能完成放在他們面前的整個任務，成千的人們會爲這個最重要的事業而鬥爭了。然而，階級敵人並沒有睡覺。混在共產主義運動裏階級敵人底走狗們，曾用一切力量來破壞這個任務的實現。

一部分人們曾經公開反對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曾經企圖開倒車，回到社會民主黨。另一部分人却在布爾什維克化的藉口之下，曾經企圖推動黨走向冒險主義的道路，強迫黨採用命令主義的方法，採用鞭撻羣衆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所不容許的，這種方法是從階級敵人那裏學來的，這種方法是企圖推開羣衆脫離共產黨的方法。斯大林同志揭穿了階級敵人這些可恥的陰謀。他給各國共產黨員很大幫助，告訴他們在實行布爾什維克化時怎樣避免錯誤。他曾經指出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實質是什麼，最主要的政治內容是什麼。他提出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個條件。他所提出的這個文獻是非常有力、非常明確和富有說服性的文獻，這個文獻永遠是共產國際思想和政治寶藏中最好的武器之一。他教導我們說：

『爲着實行布爾什維克化，最少必須實行一些基本的條件，沒有這些基本條件，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

化是不可能的。

一，必須把黨看成不是國會選舉制度的附屬品，不是把自己實質上看成爲社會民主黨，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把黨看成職工會的不值錢的附屬品；而是把黨看成無產階級階級聯合的高級形式，承認黨有權領導無產階級的其他組織形式，從職工會一直到國會的黨團。

二，必須使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分子，完全精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並與革命的實踐有不斷的聯系。

三，必須使黨在提出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所學的公式與歷史的平行主義，而是根據詳細分析革命運動的具體環境，根據國內和國際的具體條件，並且，一定要估計到各國革命的經驗。

四，必須使黨在羣衆革命鬥爭的烽火中，審查這些口號和指示的正確性。

五，必須使黨的一切工作，建築在新的革命的作風上，必須使黨的每一個步驟，黨的每一次主張，都是引導羣衆革命化，都是用革命的精神去準備和教育工人階級的廣大羣衆，這點對於那些還沒有消除社會民主黨的傳統的黨，特別重要。

六，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高度的原則性（不要和宗派主義相混淆起來）與同羣衆保持最高限度的聯系（不要和尾巴主義混淆起來）配合起來。如果沒有這種配合，那麼黨就不僅不能教育羣衆，

並且不能向羣衆學習；不僅不能引導羣衆，提高羣衆到黨的水準，並且不能傾聽羣衆的意見和體貼他們的痛苦。

七，必須使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調和的革命性（不要和革命的冒險主義混淆起來！）與最高限度的機動性（不要和機會主義混淆起來！）配合起來，如果沒有這種配合，那末，黨就不能運用各種鬥爭形式與組織形式，不能把無產階級的日常利益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不能在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八，必須使黨不隱藏自己的錯誤，使它不怕批評，使它善於運用幹部本身的錯誤，來教育幹部。

九，必須使黨善於挑選前進戰士中最優秀的分子，作爲黨的基本的領導集團，他們必須是十分忠實的，真正是革命無產階級意志的真正代表者；他們必須是有充分經驗的，真能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寧主義的策略和戰略。

十，必須使黨有系統地改善黨的社會成份，清洗一切腐化的機會主義的分子，以達到最高限度的統一性。

十一，必須使黨製定出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根據思想上的團結性，根據正確認識運動底目標，根據實際行動的一致性，並且根據黨的廣大羣衆自覺地執行黨的任務。

十二，必須使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決定和指示的執行程度，如果沒有這種工作的檢查，那末這些決定和指示將都變成白紙黑字的空文，將只是破壞無產階級的廣大羣衆對於黨的信仰。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和類似的條件，那末布爾什維克化將變成一句空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真理報』，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論布爾什維克化』）

這個文獻的每一條都有最深刻的意思，都像放出一道光芒，並給共產國際各國支部指出當前的任務。

各國共產黨員會研究了、研究着和將研究這個文獻。他們在這個文獻中得到和將得到一個有力的刺激，去思考目前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迫切問題。

應用斯大林同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方針在實際上將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按時發現和揭穿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的傾向，不讓這種傾向發展成爲難以醫治的病癥。這就是說：在與各種傾向鬥爭中，教育和鍛鍊黨的幹部，提高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警覺性，斯大林同志在各國問題委員會（如中國的、德國的、波蘭的、南斯拉夫的）上的講演，給各國共產黨員很大的幫助，在各國問題委員會上用鐵的邏輯，揭露一切政治錯誤的根源，指出這些錯誤將來發展到那裏去，告訴各國共產黨的年青幹部以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戰略和策略。在實際上應用斯大林

同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方針；第二，就是主張消滅共產國際個別支部內無原則的小組織鬥爭。斯大林同志最嚴厲地反對這種無原則的小組織鬥爭。他認為這種鬥爭是形成共產國際各國統一支部的障礙，他告訴共產黨員要有高度的原則性，他告訴他們必須把黨的利益、把工人階級事業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

斯大林同志曾經解釋：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還是組織在一個共同的黨內時，爲了與機會主義鬥爭的利益，爲了與他們完全分裂和建立起自己的共產主義的政黨，在當時組織布爾什維克在一個團體內是合法的和必需的。但是，當已經建立起各國的共產黨，已經形成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時，小組織的鬥爭是不容許的、罪惡的和有害的。

斯大林同志說：

『在共產黨隊伍內小組織鬥爭的害處在什麼地方呢？首先就在於小組織減弱黨性的感覺，把革命的警覺性變成非常遲鈍，并把黨的行動家迷於小組織的鬥爭，而把小組織的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放在共產國際的利益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之上。』

第二，就在於小組織妨礙黨用原則政策的精神，去教育黨，它妨礙黨用忠誠的無產階級的不可收買的革命性來教育幹部，它妨礙黨擺脫一切腐化的外交和無原則的勾結等等。

第三，就在於小組織削弱黨底意志的統一，破壞黨的鐵的紀律，在黨內造成一種特別的小組織的統治，在這樣統治之下，一切黨內生活的秘密都在階級敵人的面前公開了，而黨本身有變成資產階級的奸細手中玩物的危險。」（斯大林：『論美國共產黨內右傾小組織者』，國家出版所本，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一二七—一三〇頁）

現今只要我們讀一讀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望明的話，就相信斯大林同志善於看出問題的實質，就相信斯大林同志具有英明的遠見，這些遠見由許多年後的事實與事變所證實了的。斯大林同志特別警告共產黨員，在小組織鬥爭狂中，他們有變成階級敵人手中玩物的危險。假使當時共產黨員仔細地考慮了這些話，那末從這些話中就能得出應有的教訓，而能按時揭露許多偵探、暗害分子和奸細。這般奸細們會企圖製造黨內小組織的鬥爭，以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在資本主義部分穩定的年代，第二國際的領袖們預見法西斯蒂反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他們也開展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領導了這個運動。

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復辟者也在蘇聯抬起頭來了，他們會要求擴大新經濟政策，他們會要求把蘇維埃經濟的經濟命脈交給外國資本；他們會要求城市裏投機商人和農村富農們的自由行動；他們曾經與『有組織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希法亭互相呼應，證明資

本主義已不是無政府狀態的，說什麼資本主義將沒有危機、沒有戰爭和沒有階級鬥爭，將按照協調的道路往前發展。美國「永久繁榮」的傳說，產生了各種反革命的「理論」，如像說資本主義穩定的長期性。但是敵人的打算還是失敗了。偉大的蘇維埃國家依照斯大林的光榮道路前進了。

聯共（布）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對於資本主義成份，開展了強有力的社會主義的進攻，把投在外國資本懷抱裏的階級敵人底走狗們，從前進道路上肅清開了。

在斯大林同志的講演詞內，特別着重指出了資本主義穩定的腐化性、動搖性、部分性和相對性。

在一九二七年聯共（布）第十五次大會上，就是說，在全世界經濟恐慌史上最大的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爆發前兩年時，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正在高喊：「資本主義進到了『沒有恐慌的新紀元』時，斯大林同志却揭露了資本主義穩定的各種矛盾，指出了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和激烈恐慌到來是不可避免的。」

他曾經說：

「正是因為生產增加，貿易增加，技術進步和生產可能性的增長，而同時世界的市場，各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市場範圍和勢力範圍，已經相當的穩定，正因為是這樣，所以就發生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最激烈

的恐慌，包含着新的戰爭，並且將把什麼穩定要消滅起來。

從部分的穩定，發生資本主義恐慌的加深，這種將要來到的恐慌，將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穩定，——這就是現時這個歷史階段上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五次大會的

政治報告）

斯大林同志這種預言是馬克思辯證法運用的模範，共產黨員學習過、學習着和將要學習斯大林同志預見事變的藝術。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綱領委員會內，曾發揮了斯大林同志這個指示，並會給階級敵人的可恥企圖以強有力的打擊，他們曾經企圖用販賣私貨的方法，把「有組織資本主義」的理論插進共產國際的綱領中去。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指示曾是各國共產黨員的指路牌，幫助他們在階級鬥爭的複雜條件之下，找出正確的策略決定。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經濟恐慌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背景上開展起來的，這次恐慌異常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震動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這次恐慌，給資本主義國家裏幾百萬的勞動者，帶來了失業、破產和貧困，掀起了羣衆憤怒的廣大浪潮。資產階級被羣衆這種不滿意的增長所嚇着了，他們加緊剝削勞動羣衆和走向政治上的反動。在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薄弱的環

節，他們建立法西斯的專政，企圖用這種方法，來跳出恐慌。資產階級準備強盜的戰爭，企圖用戰爭來跳出恐慌。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主義上台執政了，後來法西斯主義在奧國和其他國家也上台執政了。社會民主黨的反動領袖執行了罪惡的「害小」政策，替法西斯戰線開闢了一條道路。在工人階級的隊伍裏中下了許多毒素和驚惶失措。如像他們曾經證明：「法西斯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主義是「新式的國家，應向它學習」。他們只看見了法西斯主義的「超自然的力量」，却沒有看見它的弱點。正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同志却給法西斯主義下了一個深刻的精確的定義。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法西斯主義是最反動、最侵略和最帶帝國主義色彩的財政資本底公開的恐怖的專政。這個定義會是共產國際第十三次擴大會議和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基礎。斯大林同志特別着重地指出了：德國法西斯的專政，不僅是德國工人階級軟弱的結果，並且是德國資產階級軟弱的表現，表現德國資產階級不能用國會制度的舊方法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不能用對外的和平政策，走出當時的困難狀況。

共產黨員用斯大林的方針，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裝了自己的頭腦，開始組織反抗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資本和法西斯主義的進攻，以及帝國主義戰爭的威嚇，把廣大羣衆的積極性提高起來了。他們異常不滿意德國、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投降政策。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使羣衆的革

命積極性也提高了，使羣衆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勞動羣衆中趨向統一的心理日益生長起來，走向戰爭的意志也日益鞏固起來。他們更加贊同共產黨所提出的統一行動的口號。現在在全世界展開着反法西斯的運動，特別是在法國、西班牙、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展開着這個運動。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反映了羣衆的情緒，估計到了法國共產黨團結勞動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經驗，提出了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統一戰線的策略。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對於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具有很大的意義，大會通過了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決定，這些決定幫助各國共產黨克服關門主義的殘餘，幫助他們走向羣衆，把反法西斯的運動提高到了更高的階段，給勞動羣衆的鬥爭以更大的規模。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工人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根據什麼思想和政治基礎呢？這個策略是根據列寧的立場，它是根據列寧爲建立工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立場。它是根據一九二二年斯大林同志致共產國際執委著名的一封信。斯大林同志在那封信中，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面前，提出了爲工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任務。它還是根據斯大林同志所常告訴各國共產黨員接近社會民主黨工人的方法，根據不厭煩地、忍耐地接近社會民主黨工人的方法。斯大林同志曾說：

『要與迷途的社會民主黨的兄弟們找到共同的語言，幫助他們走出社會民主主義的迷途，轉到共產主

義的方面來。』(斯大林在共產國際擴大會議德國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詞，『共產國際』雜誌一九二六年第三期第一〇五頁)

在目前具體的歷史情況之下，在許多國家裏有可能建立起工人階級、農民和小市民聯盟，以便共同反對資本和法西斯主義的進攻，以便共同反對戰爭的威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提出人民戰線，正是根據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他說：

『(一)在製定共產國際對各國工人運動的指示時，必須估計到各個國家的民族特殊情形。(二)在每個國家裡共產黨必須利用最小的可能性，以保障無產階級的群眾同盟者那怕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鞏固的和不可靠的。(三)必須估計到只靠宣傳和鼓動還不能夠教育成百萬的群眾，爲了對幾百萬群眾實行政治的教育，還必須群眾有本身的政治經驗。』(斯大林：『時事問題札記』，國家出版社一九二七年出版，第十九頁)

人民戰線的策略是幫助了和幫助着無產階級吸引同盟者的策略，它正是幫助了和幫助着羣衆用自己的經驗，以實行政治教育的策略。

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提出的人民戰線，還根據斯大林同志給中等階層作用與意義所作的估計。還在一九二三年，斯大林同志提醒了各國共產黨員，必須注意爭取中等階層或者最少要使他

們中立。他曾寫道：

『關於中等階層的問題，毫無疑問地是工人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所說中等階層，即是指農民和勞動的小市民。被壓迫民族也應該算在這裡，因為被壓迫民族中十分之九的人們是中等階層，就經濟地位來說，中等階層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有兩種情況決定中等階層的比重：第一，中等階層在現存各國人口中佔大多數，或是佔有很顯著的少數。第二，資本家階級在他們中招收後備軍，以反對無產階級，特別是在我們聯盟共和國裡，如果沒有中等階級的同情和援助，首先是如果沒有農民的同情和援助，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維持政權。如果這個階層最少沒有中立起來，如果這個階層還沒有脫離資本家階級，如果這個階層還爲資本的群眾軍隊，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要夢想奪取政權。』（斯大林：『論十月革命』，一九三二年黨的出版所出版，第四十九頁）

最後，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估計到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特殊情形，如像在這些國家裏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壓迫勞動者，並且還連帶到民族資產階級，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的階段和一定的時期，援助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的解放鬥爭，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根據上述這些國家的特點，提出了在這些國家建立民族戰線的策略。

在最近幾年來，特別是在最近幾個月以來，法西斯國家（首先是德國）瘋狂地進攻弱小民

族。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烽火正在由一個國家燃燒到另一個國家，法西斯統治者驅使本國的人民去當炮灰，同時他們奴役別國的人民，侵犯別國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神聖權利，他們把從前許多獨立的國家變成了地獄和集中營。可恥的法西斯的托派瘋狗們跟隨着法西斯的軍隊，嗅着人們的肉和血，並且在瘋狂地呼號着。他們狂呼着：被奴役的捷克斯拉夫也像德國一樣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他們狂呼着：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與叛軍匪徒佛朗哥之間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狂呼着：中國人橫直是要被人奴役的，因此，中國的人民不必抵抗日本強盜的侵入。這些資本主義的敗類分子正在企圖瓦解羣衆的鬥爭情緒，正在企圖解除羣衆的思想和政治武裝，而引向投降法西斯侵略者的道路，許多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中破產了，他們會變成了社會侵略主義者，他們會變成了工人階級的叛徒；但是，現在他們却企圖利用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中的立場，企圖證明「一切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因此，工人階級不應去反抗法西斯的侵略。

這般法西斯主義的走狗們爲了散佈毒素到工人運動的隊伍中去，他們自覺地曲解事實。他們企圖掩蓋目前情形與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不同點，他們企圖掩蓋現在的世界已分爲兩個營壘：社會主義營壘與資本主義營壘；他們企圖掩蓋現在存在有非侵略國家與侵略國家的區別，他

們企圖掩蓋侵略國家已開始了用暴力重新瓜分世界的事實。在這樣情況之下，共產黨在戰爭問題上的立場成爲全世界工人運動的關鍵問題，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明白和堅決的立場，是根據列寧和斯大林論正義的戰爭之學說，這個學說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裏曾經加以發揮了。各國共產黨員把握住斯大林同志的這個學說，就能高舉起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旗幟，推動勞動羣衆與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事業前進，並能在整個人類先進隊伍中佔着先進戰士的地位。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列寧和斯大林給了非常豐富的理論、戰略和策略，在報紙的論文裏當然很難包括這些豐富的內容。共產國際各國支部的最重要任務就是：更加高舉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偉大學說的旗幟，用馬列主義來教育黨的工作者，就是說：領導幹部必須精通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並把這個學說變爲行動的指導。解決這個任務就能培養出一批堅強的布爾什維克的幹部，這些幹部在最複雜的情況之下，在火藥充滿空氣的環境之下，將也能够獨立地找到正確的路。

這個任務是很大的。整個共產國際現在應該集中力量注意這個任務。

共產國際各個支部領導幹部和共產國際執委工作人員在目前的任務就在：根據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斯大林同志對於整個情況的深刻分析，去作出再三思考的結論，如像：在新的情況之

下，怎樣在實際上更好的運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的決定；怎樣更好地團結工人、農民、小市民和被壓迫民族，去進行反對法西斯侵略和反對正在開展着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

現在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意志、感覺和整個的本質，與列寧、斯大林的偉大學說融合起來。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幫助共產黨員們避免犯政治的錯誤，鼓勵他們的革命熱情和鬥爭勇氣，並給他們堅決信仰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

當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正處在苟延殘喘的時候，當現在法西斯強盜進行着空前未有的強奪的時候，當現在法西斯強盜正在企圖恐嚇和血洗人民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學說，給各國勞動者以光明的布爾什維克的前途。無論是日本的炸彈在中國的轟炸聲，無論是德國機械化兵團在克萊皮得的響聲，也無論是西班牙人民劊子手佛朗哥的「勝利」報告，都欺騙不了我們共產黨員。因為我們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信徒，所以我們深刻地感覺到和知道：歐洲人民的意識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動。難道只是在一個歐洲麼？不只是的。我們知道：共產主義的種子，列寧和斯大林偉大學說的種子，傳播在怎樣的階級衝突和民族衝突的土壤上。這些種子將生長成爲茂盛的果樹，並將獲得最好的果實。

法西斯資產階級和它的幫凶，正在製造暴風雨。因爲，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生長着和

鞏固着，因爲，資本主義世界裏受災難的成百萬的人們正在克服一切障礙，以便同各國勞動者的祖國團結起來和更加鞏固地團結起來，所以法西斯資產階級必然製造這個暴風雨。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羣衆看見蘇聯是自己的支柱，看見偉大斯大林是自己的希望，看見斯大林的領導是勝利的保證。

共產主義底偉大理論家——斯大林

曼努意斯基

馬列主義——由斯大林同志加以發揮充實了的馬、恩、列三氏的學說，乃是國際工人階級底科學的世界觀，是在六分之一地面上已獲得了全世界歷史勝利的階級底科學的世界觀，是依靠這個勝利，認定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階級底科學底世界觀。馬列主義乃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最革命的學說。它是在蘇聯和全世界勞動羣衆底戰鬥火焰中檢驗過的最先進的理論。惟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有創造力的，因為它自身是在試驗着辯證發展底諸法則底效力，因為它不僅僅說明了世界，而且給了一把改變世界的鑰匙。

把斯大林同志過去會增添於乃至現在正在增添於馬列主義的一切新東西，萬不能孤立地、不與馬恩貢獻給人類及列寧用以充實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東西生動而有機地聯系起來去加以觀察。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關於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工

人階級在壟斷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總而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無產階級的那包羅萬象的學說，本身乃是一種金鋼石般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列寧和斯大林——科學社會主義創始者事業底天才的繼承者，建立了自己的學說。列寧和斯大林發揮了並補充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給予了無產階級以新的更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它照耀着工人階級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道路，它闡釋着無產階級在未奪取政權時期內，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壓服剝削階級反抗時期內，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內，在完成無階級社會建設和迅速由社會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內無產階級底戰略與策略底一切問題。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乃是和馬克思、恩格斯不可分割的、一個一體的完整的學說，乃是馬恩二氏底觀點之繼續和發展。列寧和斯大林手攜手地在爭取社會主義底戰鬥火焰中研究了這個理論，他們每個都給這個理論增添了自己的獨立的創造工作底一份。

凡列寧添入這個理論及他用以充實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一切都用那偉大而深刻的意思，用那鐵的邏輯，用那登峯造極的明確性，在斯大林同志的名著「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書中被闡發盡致，該書已成爲各國共產主義者底案頭必備的一本書了。不過，這本書的本身，不只是對列寧的觀點底闡發，而且是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底最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把馬克思主義——列

寧主義的科學更向前推進了。在列寧生時，斯大林同志於二十多年奮鬥中就在自己言論中發揮了如同列寧所發揮的那些論則，他不僅以列寧底忠實的學生、忠實的朋友和忠實的戰友的資格而發揮了它們，而且以自己的獨立的途徑，達到了與列寧所作出的相同的結論來。他那反對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初期的論文及其他許多理論著作，在一九〇〇年代之初就抬高了爭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鬥爭。斯大林同志關於民族問題的一些卓越的論文，他對於殖民地問題的著作，都成了列寧——斯大林關於革命後備力量的學說底基礎。

我國從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所經過的全程，都是由斯大林的理論思想底強大探照燈所照耀着的。由於斯大林同志底理論的和實際創造的工作，今日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已不僅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而且是在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社會主義勝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了。

大家都知道，辯證方法，哲學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底創造者曾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在他的名著『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於謀修改馬恩二氏哲學觀點底企圖曾予以堅決的回擊，而概括了科學——尤其自然科學方面底最新發現，以此充實了馬克思主義底哲學，鞏固了共產主

義底理論基礎；斯大林同志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所寫的動人而有創造性的著作『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充滿了社會生活及階級鬥爭底顯明例證。這一著作剖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底新穎的方面，不僅推動了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底高漲，而且推動了遠出乎蘇聯疆土以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底高漲。全世界上千百萬工人及勞動知識分子將用斯大林同志底這部名著來在思想上訓練自己，在理論上鍛鍊自己。

斯大林同志，在其關於經濟、政治各方面以及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相互關係方面的多才多藝的國家工作中，顯示了他是馬克思辯證法底不可超越的名手。未來的後輩將不僅用斯大林同志底理論著作，而且將用他的全部革命活動底歷史、將用他的巨大的國家事業底歷史、我們的優秀的人民弟子弟一定要寫下而且將來也要寫的歷史，去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以前，西歐社會民主黨在口頭上曾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是他們宿命論地在資本主義面前低頭，誇大了資本主義生存力及其抵抗力量和機會，他們在歷史唯物主義底規律中只看見了摧殘人類意志的外部的自發性，而抹殺了工人階級底積極作用。斯大林同志對於歷史必然性底規律的看法——它貫通了他的全部革命活動，貫通了他的全部國家的工作——乃是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的顯著例證。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認爲人們以自覺的

影響加諸事變底運動，加諸它們的歷史底進程有着巨大的作用。在現代：沒有一個人像斯大林同志那樣英明地估計到了阻碍工人階級革命意志、阻碍社會主義國家意志的客觀界限，但是同時也沒有一個人像斯大林同志那樣勇敢地提出了改造世界面目照着所願的途徑嚮導歷史發展的革命任務。

大家都知道，列寧曾對帝國主義給了個有條有理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說它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級，揭發了它的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崩潰底條件。斯大林同志依據列寧的關於帝國主義學說，研究了與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相關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諸問題，揭發了使全部資本主義體系更加深刻與更加尖銳化的經濟危機底日益增長的破壞性，粉碎了「萬世長榮」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底「理論」，科學地闡釋了資本主義穩定底腐朽性，指出了它內在的矛盾，這些矛盾使帝國主義間的鬥爭尖銳化，而走向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斯大林同志曾指出了在資本主義政治上層築物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他揭發了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所具有的那種特殊的政治反動形式底性質，他指出這種反動底形式並沒有用一堵牆與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隔離開來，因為它們的基礎同是資本主義剝削底體系，他教訓各國共產主義者謂反動的加強不僅是工人階級軟弱及其力量散漫底結果，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上層分子底分化的及其出賣的工作而發生的，而且同時它也是資

產階級軟弱底結果，資產階級它們已經不能再用國會主義底舊方法來統治了，這一方法會在民衆面前掩飾了資產階級專政底真正的階級本質。

列寧底偉大功勳，就在於他從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底分析中，得出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底尖銳化的規律。從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出發，列寧發現了別一個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真理——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不可能同時勝利及這一勝利在某幾個國度或甚至在個別一國內可能的真理。從列寧這一命題中，可以得出結論說：第一，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被剝削者可以從帝國主義鎖鏈中最脆弱的某一環上突破它，並且即使在經濟發展上落後，但資本主義體系外部及內部的震動對它予以最致命地影響的國家，亦可成爲這種脆弱的環節；第二，不管俄羅斯底技術和經濟的落後，但是在它的裏邊是可以利用蘇維埃工農底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只要外國的干涉不妨礙這個全世界歷史任務之實行的話。

斯大林同志堅持了列寧的這一命題，反對企圖以俄羅斯的技術經濟的落後、以在它裏邊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來恐嚇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奸細，這種奸細預言說，工人階級和農民聯合底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斷言：『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底力量的前面是不能支持的』。斯大林同志指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匪徒在事實上是力謀恢復資本主義，力謀把蘇

維埃國家交給外國帝國主義強盜們去宰割掠奪。」根據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斯大林同志證明了列寧的命題底正確性，他領導黨和蘇聯人民把這一命題變成現實，使它成了國際無產階級戰略底基石，無產階級革命戰略底柱石。他把列寧這個命題底意義提到最高峯，使他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底一切政策底出發點，成了決定兩個世界底歷史競賽而有利於社會主義底基礎。他擴大了列寧的這個命題底範圍，而作出了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在蘇聯可以建設共產主義的結論。他指出：列寧的這個命題乃是推動各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向前進行的摩托機，是鞏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有力工具，因為已經勝利的國家底革命，並不是一種自滿自足的巨物，而是加速其他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手。他指出那些否認在個別國家裏社會主義有勝利可能的人們底立場，即是叛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立場。因為：

「……它不能開展而只是束縛了那些由於某種歷史條件而有單獨突破資本戰線之可能的個別國家底自動性，因為它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資本，而只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普遍爆發」底時機；因為它不是在個別國家底無產者中間培養革命堅決性底精神，而只是培養哈姆列特式的猶疑底精神；萬一別國不援助，那又怎麼樣呢？」（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一九三九年的俄文版第十一版一〇二

頁）

斯大林同志與列寧共同建設了新型的黨，他同列寧共同領導黨去襲擊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於黨的學說，使其適合於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他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底經驗武裝了這個新型的黨，幫助它不僅成了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而且成了勞動羣衆在其力謀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的先頭部隊；他洗去了黨內機會主義的污物和階級敵人底奸細，鞏固了黨的完整性及其部隊的統一，隨着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而建立了防止分裂它的牢固保障；用對黨的和非黨布爾什維克底新部隊底戰鬥鍛鍊，用提拔絕對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幹部，用提高黨內理論水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黨的隊伍等方法，擴大了黨和勞動羣衆的聯系。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乃是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底主脈。斯大林和列寧會共同創作了這個學說，在列寧死後，斯大林把列寧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觀念系統化，整理爲一個整體的巨大理論寶庫，同時並做了巨大的創作工作，向前推進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除此而外，斯大林同志又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這樣一個階段發揮了這個學說，這一階段是跟那向資本主義分子底堅決進攻、吸引千百萬個體農民經濟加入社會主義建設、消滅富農階級、將帶有資本主義殘餘的蘇維埃經濟——還不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變爲社會主義的經濟相聯系着

的。斯大林同志解決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工人階級專政底社會基礎及進一步鞏固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他教訓道，由於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工人階級在蘇維埃社會機構中的比重是在日益增加着，工人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中，對於勞動羣衆其他各階層的國家領導是在日益鞏固着。他教訓道，黨用農業的集體化，給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同盟奠定了新的不可動搖的經濟基礎，使這個同盟如像金鋼石一樣地成了不可破裂的、堅強的東西。他教訓道，黨用正確的民族政策結束了革命以前的民族仇視，把蘇聯境內的人民團結起來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友愛的家庭。列寧——斯大林的黨實現了斯大林所訓導的事業，鍛鍊了蘇維埃人民底空前未有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掀起了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新浪潮，因而鞏固了工人階級專政。

斯大林同志依靠蘇聯因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而發生的社會進展，確定了對於勞動羣衆永遠是最廣泛的民主，工人階級專政發展爲全民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人類歷史不會知曉的民主底具體路徑。現代的最偉大的文件——「斯大林憲法」——乃是用文字確定的社會主義的成就，這些成就就是人類的卓越智慧老早所幻想的，工人階級底優秀子女會爲這一成就而鬥爭和犧牲過，羅馬的奴隸行會的匠師以及在數世紀中被壓迫的人類，都模糊地夢想過這些成就，同時這個文件也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中之新的一頁。

斯大林同志用卓絕的銳見看清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被社會主義進攻所消滅的敵對階級將採取那種獸性的鬥爭方式。他教訓道，剝削階級底消滅——乃是一種辯證的過程，是一種矛盾底殘酷鬥爭，是新的誕生者跟舊的死亡者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新的一定要獲得勝利，因之社會便要提高到它的發展底更高階段。

斯大林同志教訓道，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的死滅」，而是要經過對這一鬥爭底加強，不是經過對工人階級專政底削弱，而是要經過對它的多方鞏固。他教訓道，由於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緣故，敵人的抵抗力量增加了十倍。他教訓道，這些敵視分子底抵抗，愈沒有希望，則他們將定要採用那更絕望的鬥爭方法；他們失掉了在國內的支柱以後，便去給外國的剝削階級服務，而變成了被外國的偵探機關派遣到社會主義國家裏來的暗探、破壞分子、暗殺分子匪幫。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曾給與了關於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底一般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天才的思想證明了科學社會主義創始者底先見之偉大力量，作了列寧和斯大林在爭取工人階級勝利、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理論著作和實踐活動底領導線索。偉大的預想家——列寧用新經濟政策指出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底道路，用他的著名的簡明公式「共產主義乃是蘇維埃政權加上電

氣化』，給了個社會主義工業的觀念，用他的國家電氣化計劃預想了未來的斯大林的五年計劃，用他的合作社計劃規劃了一條路線，這條路線以後便成了千百萬農民羣衆走向社會主義的直路。他用建立工人階級依靠貧農和中農牢固聯盟的方法，準備了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底條件。

斯大林同志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素描，根據列寧的著作，多方面地發展了列寧的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用具體的內容充實了列寧的觀念，把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變爲千百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底切身事業了。他展開了社會主義改造底龐大計劃，該改造底實行會改變蘇維埃國家的面貌。現在蘇聯已經不是列寧說的『五種經濟機構』之國了；也不是礦山破壞、工廠烟囪熄滅的『戰時共產主義』之國了；也不是工人階級保持其統治地位，以某種條件，允許資本主義分子在自己的經濟系統裏發展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之國了；也不是除社會主義工業外還存在着千百萬個體小農經濟之國了。現在它——蘇聯，是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度，它有強大的工業，有在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集體化的農業，有那操在國家、合作社和集體農業掌握中的社會化的商品流轉。

斯大林給了一把解決人類史上最先進的政權——蘇維埃政權跟蘇維埃國家經濟底低下的技術經濟水平——從舊的沙皇的地主資本主義制度承繼下來的水平——之間的矛盾底鑰匙，用全國內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解決了這個矛盾。

斯大林同志又給了一把解決另一矛盾——社會主義工業（它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分子）跟小規模個體農民經濟（它每日每時都在產生着這些分子，而造成了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實際危險）之間的矛盾底鑰匙。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完成了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之一，完成了「一個最深刻的革命的大變革，從社會的舊的質的狀態進到新的質的狀態底跳躍，照其結果來說，這一改革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的革命的大變革有同等意義的。」（「聯共（布）黨史」俄文版，二九一頁）

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行集體農莊制度而對這些重大矛盾的克服，曾造成了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從社會主義漸漸轉到共產主義底內部的保證。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曾創造了解決在現階段上最重要的矛盾——即蘇維埃國家和包圍着它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矛盾底前提。這些前提是以不斷的鞏固蘇聯國防力量而造成的。蘇聯國防力量是由於它——蘇聯技術經濟之不依賴於資本主義世界，是以蘇維埃國家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矛盾，執行獨立的對外政策所得到的；是以將蘇維埃國家變成各國勞動羣衆解放運動底有力而可靠的基礎而達到的。

斯大林的功績，就在於研究了與建設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有關係的各種理論問題。而在社會主義建設底每個階段上，他研究每個具體環境底特殊點，提出動員羣衆的口號，以克服內在的辯證的矛盾和推動蘇維埃國家向前運動，走向社會主義。他指出蘇維埃經濟發展底這些辯證的矛盾不是自發的，也不是『自流』的解決的，而是由於黨、蘇維埃國家及職工會底積極影響來解決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向資本主義分子底堅決進攻來解決的。他創作了著名的蘇維埃國家經濟倡盛底六個條件，解決了在社會主義時期關於貨幣和蘇維埃商業經濟核算作用的問題，揭穿了企圖在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即最初階段的條件下廢止貨幣和轉向直接的物物交換的各種空想計劃底搗亂性。他揭穿了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底反革命的實質，指出了他那反對社會主義的貪婪的富農的特質。

斯大林實行了列寧底合作化計劃，將農民羣衆的偉大的集體農莊運動導入成立農業組合底道路，這種農業組合賢明地把社會的和集體農莊莊員底個人的利益配合在一起了，他打擊了集體農莊建設中的『左』傾趨向，他指出只有經過集體農莊建設底這一形式——農業組合——農民才能夠走到最高的形式——農業公社。但是只有這種公社產生在發達的技術和豐裕的生產品的基礎上，它才能成爲真正的有生機的事業。

斯大林同志依靠在基本上已經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指出了社會主義轉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向前推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底理論。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他曾提出了在經濟關係上，即在每口人的生產品之數量上也要趕上和超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他在黨的面前提出了要不斷地栽培新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底任務，說明了知識分子在我國以後改造中的作用和意義；他在斯大哈諾夫運動中發現了共產主義的嫩芽，認為這一運動是泯滅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區別底槓桿。他教訓道，在蘇聯，人們已不會再是與他的意志無關的社會關係底奴隸，而是社會關係底自覺的創造者了，在這裏是掌握技術的人們，決定了一切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發了國家底階級性質，曾指出自從社會中發生了階級以來，國家永遠是統治階級底組織，即區區少數壓迫者用以壓服大多數被壓迫者底組織。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堅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防止了機會主義者對它的庸俗化和曲解，粉碎了社會民主改良派關於資產階級國家底「超階級」性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給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增添了些什麼新的東西呢？在許多年間，馬克思主義者抱着恩格斯的觀點，以為在無人所壓抑與箝制的無階級的社會裏邊，國家政權的需要便消滅了；以為生產手段之變為公有財產，便是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底最後的獨立的行動了。

斯大林同志指出，以社會主義在各國同時勝利爲根據：這種對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的觀點，已跟今日蘇聯底全世界歷史的經驗不吻合了。以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事實——已經開始由社會主義漸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事實爲出發，以兩個世界體系——社會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尖銳化的競爭爲出發，斯大林同志指出了一個新的主題，即是在無階級的社會中，在共產主義已經勝利的國家裏，只要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存在一天，那國家還是不能死滅的，雖然這個國家底形式和機能正在遭受着變化。

斯大林同志——國際工人階級底導師和領袖，對於國際工人階級底貢獻底歷史還沒有寫下來。斯大林同志的學說是由無數看不見的線索把他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千百萬工人和勞動羣衆聯系在一起的，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信徒都在斯大林的演講中和報告中找尋對於世界狀況的深刻分析，階級力量對比底正確估計，以及向前運動底光明的前途。他們在斯大林的言論中可以找出怎樣並向什麼方向處理事情，以便結束反動、結束帝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的答案。

凡斯大林給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理論添加的一切新東西，在今日不僅是蘇聯勞動羣衆底財產，而且也是整個國際工人階級底財產了。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總括了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底全部巨大經驗，就像燈塔一樣，照耀着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資本主義各國的

無產階級底道路。

同時，列寧、斯大林學說底國際意義，也在於它是跟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底建立配合在一起的。它在今天爲巨大的民衆所推動，它指導着世界上頭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底進程，用它的經驗檢驗着偉大的理論跟巨大的革命實際底理論的配合。所以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在世界底各個角落裏都在孕育着光明的希望，爲和平爲人民幸福而鬥爭、爲完全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而鬥爭的口號，宛如雷鳴一樣。再過些年，那可咒的資本主義制度，它的戰爭、它的反動、它的卑污、它的野蠻和暴虐，都要一掃而空了。人們將像回想痛苦的惡夢一樣，來回憶資本主義時代了。

斯大林的學說將在被解放了的人類底心中和理智中活着。未來的共產主義時代的人們將要從這四個偉大的共產主義巨匠——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底學說中汲取興奮的勞動底觀念和鼓勵。正在產生着有力的創作思想底和不可屈服的鐵般意志底新的巨人，他們將指出根據已解放了的人類經驗來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學說，征服盲目的自然，繼續斯大林同志爲了服務它而供獻了自己的腦力、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整個生命的那個事業。



論 馬 恩 列 斯

編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出 版 ·

1—10,000 (P)

基本定價 12.00

